靳以选集

JIN YI XUANJI

第二卷

前夕·下·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我社陆续出版
以下作家选集

丁玲选集

巴金选集

叶圣陶选集

老舍选集

冰心选集

阳翰笙选集

沙汀选集

何其芳选集

李劼人选集

沈从文选集

茅盾选集

郭沫若选集

靳以选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成都

责任编辑：陈天笑
封面设计：陈世五



靳以选集·第二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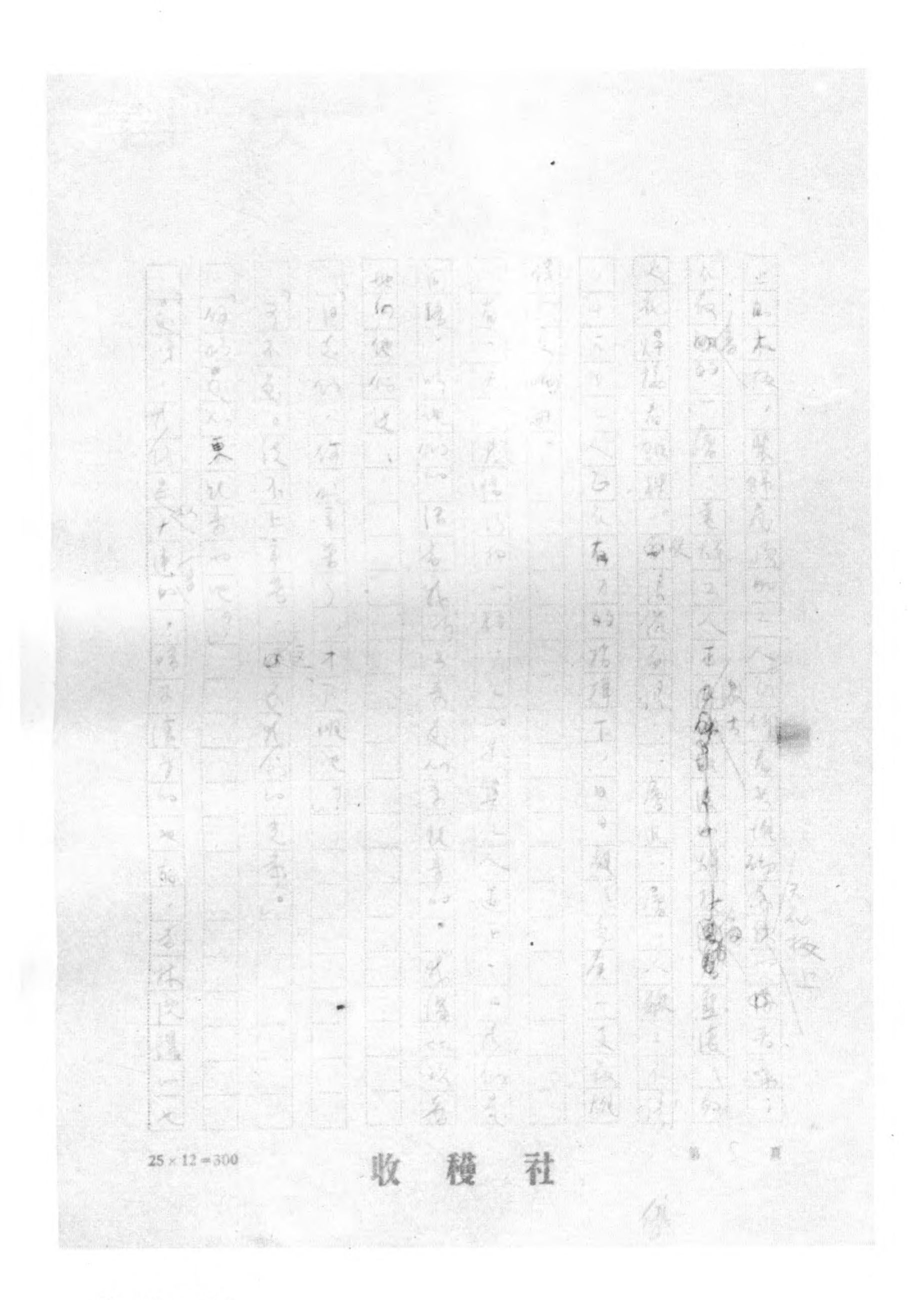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25插页 7 字数315千
1983年4月第一版　1983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600册

书号：10118·652　（平装）定价：1.70 元



作者像（一九四六年前后）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作者手迹

目　次

前　夕

■ 下

第 三 部

一

新年是过去了，漫长的、寒冷的、充满了苦难的日子仍然堆积着。

风和雪象泄愤似的击打着大地，扫荡着这个城市，没有一夜是恬静的，没有一天空中不挤着狞恶的黑云。地裂开了缝，好象它要张开大嘴把一切都吞噬下去，在路边，每一夜总有几十个倒毙的人。

雪总还是下着，下着，……

“唉，唉，不是好兆头，冷得出奇，只有庚子前一年的腊月这么冷过，又赶上了，又赶上了！”

老人喟叹着，捋着那又长又白的胡子。

“怕又是收人的年月哟！”

谁那么悲伤的，空虚的应着。

寒冷充满了各处，炉火无力的燃着，没有热力，没有温暖，人们在绝望之中过着日子。人们想着：“是不是就永远这样冷下去？是不是就从此再也没有春天？是不是这个世界

就此毁灭下去？”

“不，不，不，……”

从四面八方响着这同一的，有力的，简短的回答。那是些男的，女的，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孩子们的声音的总合。

站在生与死的边沿上，对于强暴的自然或是敌人，只有奋力的一击；不是永远的幸福，就是眼前的屈辱，只是在这个愚昧的国度里，更多的人只知道为了自己而忽略别人；仅是少数人为别人忘记自己。

因为旧历的新年快来了，许多人忘了寒冷，忘了苦难，象世纪末的享乐者一样，尽量用一点残余的力 量 来 装点太平。这一个年和那一个年是不同的，它虽然曾经遭过厄运，可是渐渐的它又抬起头来了。正象那些腐化分子一样，曾被打倒过，却又爬起来。

这个年是活在大多数人的心上，孩子们茫然的爱它那一份热闹，老年人固执的依了它回想逝去的年华，那些无可无不可的人们，那些游手好闲的浪子们原是想把每一个日子都安排成繁盛的年节，从这里得到生活的快乐。

不顾风雪的吹打，也不怕寒冷的袭击，街旁摆满了摊子。人们穿了臃肿的衣服，除开眼睛鼻子和嘴露在外面，整个的头也包起来。手拢在皮手插里，除非必要的时候不伸出来。每一阵挟着尘土的风卷过来，人人都把背向着它，那些来不及的人，就象从喉咙里生给噎下去些什么，把该喘出来的气压下去，把冰冷的两颗眼泪从眼角那里挤出来了。可是他们来不及抱怨，那好象冻得生硬的舌头是为别的事咕噜着：买

的人想买得更好，用的钱更少；卖的人想用嘴帮助货物的本身，想卖最高的价钱，在胡子上，水气凝成了霜花，在外衣的襞褶里，尘土找到了家，为了不使两只脚僵硬，那些站定不动的人只得不停地跺着地面。

他们卖着乾果和鲜果，纸钱和蜡烛，孩子们望得眼红的鞭炮和空竹，冻结了的鱼和肉，卖羊肉的人就在路边把一只活生生的羊按倒，随着咒语一把尖刀割断它的喉管，于是血流出来，那个被杀的动物抖着，卧在自己的血泊中，大大地瞪着眼睛，一直到它死了的时候。那个卖羊肉的很敏捷地剥了它的皮，取出脏腑，整个地挂在钩子上，然后把两只手插到背心里伸袖子的地方，腆着那穿着抹 得 油 亮的背心的肚子。

黄静玲和李大岳，也挤在这人群里，他们好奇的站在一旁看着那个被杀的羊，他们听见它那悲伤的哀叫，他们看到一双一直不曾阖闭的眼睛，——在那里面好象充分地表露着对于人类的悲愤和厌恶。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静玲用手臂碰李大岳的身子，就首先转过身去，他也就跟着走来。

“为什么人这么喜欢杀呢？”

“杀，那算得了什么？——”那个从杀中活过来的李大岳不在意的说着，“不过象这样，摆在大街上，实在是少见得很！”

“忘记是哪一个说过的，如果人类不为了口腹杀害其他的生物，人类中就没有战争了。”

“那是空话，完全是一派理想！你想，如果没有战争要我们这些人活着干什么？——”

李大岳故意说着轻松话，不提防一阵卷着尘土和马粪屑的风正从他那张着的嘴灌下去，使他下半句话就没有说出来哽住了。黄静玲忍不住笑，可是才微微咧开嘴，那个打旋的风就从她那没有门牙的嘴溜进去。她立刻止了笑，连眼也闭起来，微细的沙子打在脸上，正象一根根锋利的针尖。

等到风过去之后，他们才继续在人群中挤着，静玲抱怨似地说：

“都是你，惹得我也灌了一肚子风！”

“你埋怨我不是没有用，我比你灌得还扎实。我说是如果没有战争，我们将来也只好在大路边杀羊了，——不过，要杀就杀，用不着虚伪，譬如方才吧，还念什么咒语似的，我不知道那干什么！”

“那是伪善，——就是假仁义，中国人惯会这一套！”

“啊，我记得了，——”李大岳猛地一叫，好象有什么极紧要的事陡地被他想起来一样，跟着就不断地说下去：“那一年，我们行军到××，看见一个老太婆，她一个人在锅子前面又是拜又是念，走到跟前我才听见她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熟了就不痛了，”等她把锅盖一掀开，原来是一锅煮得红红的螃蟹。你想好笑不好笑！

“嗐，中国旧社会的事情，大半还不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才先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那也不容易，积弊太深，积弊太深，——”

“幺舅，谁教给这么玄，这么没有用的话？”

她拉住他，想问个明白；可是来往的行人，并不容许他们停留，他们只得还在那人流中滚着。

“我真奇怪，为什么今年的旧历年显得更热闹。”

“我怎么知道，我是头一年在这里过旧年。呵，我记起来，那年‘一二八’差不多正是要过旧年的时候，许多老百姓在逃难之先把那作好了的年菜送给我们吃，每一家差不多都有一只鸡，有的连毛都拔好了的，那可没有这么冷，天下着雨，……”

“冬天还下雨，我可没有经过，不要说啦，一两天之内这里怕又要下雪了。”

“是不是每年这么冷？”

“不，去年就不这样，今年实在特别，你看，这许多人，简直是抢着办年货，好象过了这个年就没有日子了！唉，真气人！”

“还是钱多的原因。——”

正说着的时候，他们已经走到街的转角，在那里有三四个只披着麻袋片的乞丐匍匐在路旁，他们都很老了，发黑发红的脸，衬着那结了霜的灰白胡子，全身象一片败叶似地可怕地抖着，他们用了那非人间的声音叫着：

“老爷呀……太太呀……不积今世积来世呀……可怜……可怜……我们是老来苦的……苦命人吧……”

可是人们的眼睛是惯于仰望和平视的，他们不大低下头来，有的人甚至于厌恶这悲惨的哀号，不是回转身去，就匆匆地紧两步，把这一些再都丢到身后。

静玲也不说什么，在衣袋里摸好了零钱，走过去的时候

每一个的面前丢一角，然后好象染了点罪恶似地很不自然地脸更红起些来。

“何必给他们钱，他们都是假装的，”

“什么？你说什么？”

“假装的，不要看他们抖得那么可怜，他们喝了酒，还吃点什么药就一点也不怕冷，——”

“即使是假装也很可怜，幺舅，如果你能装得象，我也照样给你的。”

“不是那么说，这样的施舍也没有用。”

“我也知道，整个的社会不改过，他们总还是没有路。按说到了他们的年纪，早应该象老太爷似的在家里享福了，可是他们不能够，依幺舅的说法，在这大冷天里，只得装出一份可怜相来骗过路人几个钱！”

“这几个钱也没有用处。”

“当然喽，可是再多我也没有，我总想，我能尽多少力就尽多少，我并不想做慈善家，我只求对得住自己的心也就是了。”

“如果人类都有你这一份心肠也还好，可惜许多人不是这样。”

“所以才需要改革，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得比别人好些，为什么不大家都生活得好呢？也许这是一个理想，我想总有一个时候它会到来。”

“哼，那不定是哪辈子呢！”

“可是我们不能因为目标高远便停手不做呵，我们该做的事情真是多得很，多得很，——呵，真糟糕，母亲要我们

买的东西也忘记了。”

“我倒没有忘记，时候还早着呢，到那边去买也好。”

“幺舅，请你一个人代劳吧，我还有点事。”

“那么你得把那张单子交给我。”

“好，好，这就是，——”静玲一面说着，一面从大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他：“我想 有 许 多 东 西 大可不必买。”

“什么东西？”

“象这些香烛纸锞，还有大年 夜 的 神 像，都 没 有意思。”

“既然知道没有意思何必还一定主张呢？你母亲一定是信奉这些，就是为了使她高兴也不得不办。”

“好，我不管，反正也麻烦不到我，我先走了；回头到家里见！”

静玲一面说一面就跳着走了，可是他忽然记起来不该放她走，因为自从出事之后黄俭之再三说不能再让她一个人东跑西跑，他叫了她两声，一点回应也没有，他就自己在心里盘算着：

“我若是回去得早，只好偷偷在门房里等她，那么她回来的时候再一路进去，仿佛一直没有分手似的。”

二

这些天在家里的日子可闷够她了，一家人都固执地不许她一个人出来，不只是她，几个人都被关在家里。挤得静珠象野猫似地东钻西钻，静婉象丧魂失魄的挨着日子。旧历新年快要来了，母亲强打起精神来说："我们好好热热闹闹过一个年吧，转过年一切就该如意了。"于是大家就忙起来。难得那个菁姑也从顶楼上赶下来，跟着她那只绕腿转的猫，帮忙蒸糕制果。——有的为人吃的，有的准备为神和鬼吃的。

母亲也起来了，她只相信这一年流年不利，到年底好好把鬼神伺候一番，来年的运气自然就转好，父亲只在一边端着水烟袋，望着她们，想着，他想些什么呢，他自己也许弄不清楚，在他的眼前他只看见静婉默默地做着，菁姑就象一只鸽子似地咕咕，不是说这样不对，就是说那样不好，静珠简直是在玩，她时而跑出，时而跑进，真真忙碌的还是静宜，她好象什么都懂，什么都弄得清楚，孩子的哭声起了，她赶紧放下手跑过去，把睡醒的孩子抱过来，母亲就问：

"奶妈到哪里去了？"

"她在下边帮忙呢。"

"不要叫她去，省得耽误孩子吃奶，——"

母亲说过后就把孩子接到手中，父亲就摇着头喟叹似地说：

"来年有合宜的还得给静纯提着，"

"爸爸，随他自己吧。"

"这不是要全家人都为他受累？他自己去找，能选到什么样的？现在这些大学生还甘心来给他管别人的孩子么？"

"那么我怎么算呢？"

"你是好孩子，当然与众不同，我真不明白这些将来怎么办！"

他扫了他们一眼，母亲就说：

"算了吧，大家高高兴兴过一个年吧，别的不说，我们得先图个吉利，……"

这时候，静玲跳进来了，她的一身都是雪，问起来，才知道她在院子里帮他们扫雪。

"你真是，无苦找苦，快过来烤烤火吧。"

母亲怜惜似地说，可是她的心里倒觉得她们都在无味的忙碌着，实在是有点无事找事。

"当着整个的国家都站在苦难的边沿的时候，一间温室，一串安乐的日子能就把一个有良心的好人关住么？"

她自己心里时时这么想，可是她近来不大说了，她知道只是言谈没有行动根本没有用。因为省煤的缘故，她和静珠都搬到静婉的房里去，她原来可以搬到静宜的房里，可是又

怕青儿夜中哭闹。她住到这三个人的房里，仍自仿佛一个人一样，她们不大说话，一谈起来的时候总免不了一番争执。

她时时暗笑她们的愚蠢，她真不明白难道人真是这样活下去么？可是她就被关在家里，不许自己跑出去，一点趣味也没有。

有时候她就想自己是完全失败了，因为她连自己的姊姊都说不动，连自己也跳不出这个有形的无形的樊笼。每天只靠那份报纸来看外边的世界在变，外边的社会在变；可是报纸又怎样有意地无意地来欺骗老实的读者们呵！只有聪明人才能从那里面看到些什么，实心眼的人只看到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完善地进行着。

她终于找到个机会跳出来一下，把该办的事都托给李大岳，自己就象在天空中自由翱翔的一只鸟般的飞走了。

她打定主意要到××学院附近去看赵刚，问问他近来有什么消息，一个洋车夫到她的前面问了声“要车么”，她摇摇头，就尽自低着头赶路。

在那热闹的街道上简直想不到这僻静的路有多么冷清，几乎看不见一个行人，只有寒风一阵一阵地溜着。

她埋头走着，到了那座拱背桥边，心中浮起来一番暗喜，不管怎么样，她记得很清楚，过了桥就要到她要去的地方。

可是桥上没有行人，桥下的水结成乌黑的冰，冰面上不知怎么也裂了缝；桥上却盖了薄冰和踏得坚实的雪，微微的发着一点光。

她把背稍稍弯下去些，一口气就几乎冲到最高的桥背

上，正巧一股强劲的风，从桥的那边 冲 过 来，一步没有踏稳，她就象一个木桶似地滚下去，她只觉得昏洞洞地，并不觉得疼痛；可是她也完全失去了自制的力量。余力还使她滚过去，这时躲在岗楼里的警察钻出来，用手拦住她，把她扶起来，他要笑也不能笑似地说着：

“大姑娘，您这是怎么说的呢……”

她站起来。自己拍拍身子，用迷惘的眼睛望了一下，看见拦住她的是一个警察，就记起来那次游行，连谢谢也不说一声，只点点头就又顶着风走上去。到底她还是成功了，站在桥背向四面望了一望，就匆忙地走下去，在下坡的时候她的脚又是一滑，她没有跌下去，可是吓出来一身冷汗。

她一口气就赶到了××公寓，也没有问伙计，就一直跑到他们的那间房，到了近前才看到门锁着。

“伙计，伙计，赵先生到哪里去了？”

被叫着的伙计还没有答应，从跨院里伸出一个滚圆的脑袋来低低地叫着：

“黄静玲，黄静玲——”

她回过头去一看，就一面应着一面走过去了。

“我不知道你搬了屋子，当你还住在那里。”

“我搬了一个星期了，这边清静点，——你很久都没有出来？”

“是呵，——”她说着已经跨进了屋子，可是一阵难耐的煤气使她忍不住呛起来。这间房子也很小，燃着一个冒着绿焰的煤球炉。

“唉，你怎么不打开窗，这股味真要人的命！”

她赶紧用手绢捂了鼻子，可是她还是咳嗽。

“打开窗，不跟没有生火一样么。我知道你受不惯。”

“哼，瞎说，我不怕。”

她说着，坐下去，爽性把捂在鼻子上的手绢也拿下去，可是那股气，塞住她的呼吸，正象被一只大手捂着。

“算了吧，我给你一点萝卜吃就能好点，我们是住惯了的。不怕这些。”

赵刚说着从桌上拿起一个萝卜连同一把刀，一齐送给她。

“那有什么好，早晚就要中毒了！”

“死要死得有意义，活也要活得有用，算了吧，我不惹你，我再给你倒一碗热茶。”

赵刚说着就从火炉边的铁壶里倒出一碗冒着热气的开水，她并不想喝，却正好用它暖暖手。

“向大钟呢？”

“他回家去了，说过了年再回来。”

“近来有什么事么？”

“没有什么，——听说那次冰场丢炸弹你也在场？”

“可不是，吓了我一跳，可说那次我也想着来的，我心里正想该吃一个炸弹，果然一个炸弹就来了。”

“那么说你也赞成的了？”

“那倒不一定，不过我以为对于那些醉生梦死的人该给一个警告，不知道那是谁干的？”

“我不知道，那种举动与其说是恨，还不如说是爱。”

“为什么呢？”

黄静玲不解地偏着头，等待赵刚的回答。

“根本不想炸死人，不过想要他们丢开那种无耻的生活，好好为国家努点力。”

“可是事实呢？——”

她没有说出来，可是他们都知道事情是怎么进行着。

“总还是我们做的不够，要责备别人该先责备自己。”

赵刚用一只手在他那光头上摸着，然后喟叹似地说：“我的手还没有全好，我也不大方便出去，所以事情好象脱了套。——”

“照这样下去怎么办呢？”

“我想这总是暂时的现象，不会久的，正赶上寒假，许多人都回去了，说起来我们还是在罢课期间呢？”

“可不，赵刚，下半年我们读书的事怎么解决？”

“不是说到××学院旁听么？你可以问你的姊姊，他们是老学生，总能帮帮忙。”

“不，我不愿意和她们说。”

“那也没有关系，等我将来办吧，还不知道哪一天才复课呢？”

“要是办不成怎么好？”

“怎么你对于读书这么热心起来了？”

“不是，我怕我父亲问起来没有话说，如果他知道我没有学校读，他也许就不让我出来。”

“唉，你不羞，这又不是十八世纪！”

“呸，我不要你说，他当然不能管住我，不过我为什么要在这些小地方和他争呢？我们的力量不该用在这上面，你说是不是？”

赵刚没有再说，只是把自己的手指的骨节弄得 的 咯 咯响，过了些时，他才悠悠地说：

“我总想，我们的工作有停顿的时候，我们有假期，日本人的侵略没有间断，那些争权夺利的汉奸卖国贼从来一刻也不歇手，象这样子，一辈子也弄不好，我们也得一步紧一步，象他们那样！”

“你的话很有理由，可惜我们的环境不好。——”

“这当然也是事实，譬如日本人吧，他们还有汉奸帮忙，我们原来是一心一意和日本人对抗的，先就犯了汉奸的忌，那些顽固的校长和教授又把我们看成叛徒，我们那辽远的政府，又怕我们有什么政治作用，也怕替国家惹下乱子；你想想看，我们有这么多敌人要对付，得费多么大的精神？再说落后的老百姓呆呆地望着我们，简直不懂得我 们 在 做什么事，那些警察和兵士，你当然还记得简直把我 们 看 成敌人——就是我住到这个公寓里以来，他们也总是三天两头来和我谈，有什么可谈的呢，还不是用那一双贼眼东张西望，看看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和东西没有？想起来我就难过，在暑假里，我回到家里关上门看看书，我就觉得自己的空虚：经过上学期的事，我才稍稍更看清了一点我们同胞的愚昧，……想起这些我真忍不住要哭了，谁是亲爱的兄弟呵，谁是我们的敌人呵，仿佛一概都不知道，还有比 这 种 事 更 可 怜的么！”

他说完了之后，还呆呆地站在那里不动，他难得有这么情感地发泄胸中的话语，不知道为什么引起他这一节滔滔的独白。

黄静玲只是静静地谛听着，自从上学期，她就看出来在各方面他都显得进步，他的浮躁的习性减少了，他的思想和行动都很有条理，他的观察，俨然也比别人深刻，所以她没有别的话好说，她只得听从他的指导，在先也许还要故意显出一番倔强的个性来，但是一想到自己："我怎么样呢？首先我还跳不出那个家的樊笼，有时候我能说，可是那都是情感的冲动，过去就消灭了。我也有主张，可是并不怎么彻底，遇见事情我就有一颗沸腾的心，可是我缺少冷静的脑子去思索，……"这样想着，她就自然而然地驯服了，当然她不会崇拜英雄的，如果说是有那么一个人，她认得清楚，确实地比她要强，那就是，——赵刚。

三

旧历的除夕毕竟来了，一切的活动，到晚来大半都告了一个结束，各自钻进自己的草屋或是高楼，人的忙碌也停止了，又是一桌丰盛的饭菜，几杯可人的醇酒，在那高烧的红烛的跳跃的光里，敬过了祖先又敬自己。互望着那张开花的笑脸，外边，——大片的雪呵，轻轻地飘下来了。远近的锣鼓不断地响着，爆竹，成串的，惊天的，从四面扯动了黑夜，它在打颤，它在为那不可知的命运抖动着。

黄家又是一番热闹，比过去的那个新年还更要热闹些，每个人穿起了新衣裳，在灯光和烛光之下闪着光。在正中的甬道，高高供起来的又是神佛又是祖先，一股香烧得象一大朵火红的花，母亲虔诚地叩过头就在一边望着，早就说过了，这一晚上谁也不许说不吉利的话。谁也不许弄熄一只烛或是一盏灯，母亲曾经郑重其事地说过：

"这可比不得什么阳历年，那没有讲究；阴历年可大不同，诸神下界，谁也冒犯不得，我就是注意这些，谁也不能

冷言冷语的，关系一年的气运……”

年夜饭摆上来了，大家团团地坐一圆桌，母亲的身体虽然不大好，也强自挣扎着坐在一处，老早还就说过，她仍然要象往年一样，通宵守岁，静宜首先就拦住她：

“妈，您还是歇着吧，香火的事您交给我，不会有舛错。”

“不，孩子，你不知道，这一晚上再怎么样我也得熬一夜，神佛保佑着，不会累着，你不记得年年我都是如此么？”

“不过您的身体——”

“我知道，我的身体，正因为要我的身体转年好些，我就更得守岁，神佛们会把我的病带走的。”

这晚上果然她的精神显得好些，她没有胃口，可是她不断的给别人拣菜，她的兴致很好，桌前的一大盆炭火，把她的脸也映得红红的。

“按说大岳就不能坐到我们的桌上来，他又不姓黄。——”

母亲带着笑说，父亲立刻就接下去：

“这年头没有这份讲究，那都是俗例，不生关系，如今都革新了，都改了。”

李大岳微窘地呆望着他们，还是静玲取笑地说；

“您看，幺舅让妈吓得连饭也不敢吃了。”

这使他的脸微红起来，又把头埋下去，匆匆地吃饭。

“那我可怎么算呢？”

菁姑把脸一沉，朝他的哥哥扬着那张猫脸，把碗筷都放

在桌上，一心一意等待着他的回答。

“这么几年你说你怎么算的？还不是象黄家的人一样，跟她们姊妹似的。”

“那可不同，她们不能象我这么倒霉，出嫁没有多久就死了丈夫，住回娘家来。”

“算了吧，快点吃，省的菜冷了！”

黄俭之有点不高兴地和她说，可是母亲早已听见那几个不吉利的字，象刀一样割到她的心上，她没有说什么，胸前好象压了点什么。

她静静地坐在那里，那份好兴致早已打消了一大半，她的心里自解着，时间还早，这些话不会被天神听见；而且她也算不得黄家的人，她自己原来是倒了霉的，倒了霉的，……可是她的胸前总是觉得有什么压着似的，只有静宜看到了就问着：

“妈，您觉得太累了吧，先回屋去躺一会，养养神不好么？”

“好好，”她应着站起来，要离开的时候，还在嘱咐“——那盘鱼可不要动呵，取个有余的意思。”

“还有余呢，只要求一个够也就是了！”

黄俭之只叽咕着，只有他自己知道说的是这句话。

静宜也放下筷子站起来，陪着母亲回房里去，过了些时，她再走出来，这一桌人已经吃完了。

“唉，唉，真糟，忘记你没有吃完。”

正在漱着口的父亲不安似地说。

“我吃得差不多了，回头还有许多点心吃呢，这阵我不

要吃。”

静玲吃过晚饭就跑到楼下去，左手捧了一盒“钻天鼠”，右手拿了一支香，她走到门外，就站到台阶上。雪还是落着，院子全是白色，漆黑的夜时时被冲天的花炮钻开，于是那一串金星渐渐坠落下来了，消灭了，她点了一颗“钻天鼠”朝院子里一丢，它冒着火光，迅速地钻到墙角去了。第二颗惹动了费利，它就朝着那个冒火花的东西追过去，它还在雪里滚了一遭，半个身子都白了；可是被它抓到的时候哀叫一声就拖着尾巴跳到台阶上来了。它象诉苦似地把身子偎依着她，它身上的雪正好都擦到她的新棉袍上，她一面怒斥着，一面躲开它；可是它还是傍到她的身边。她再点了第二颗，想引它跑开去；可是它并不动，那一颗钻天鼠也转不到两个圈子，钻到雪里去灭了。

她不再想点第三颗了，她不知怎么会觉得那样没有趣味，她想去年还不是这样，一直从小便记得过年是一件大事情，如今这件大事情，在她的心里也引不起什么趣味来了。

正在这时候她看见老王从门房里出来扫雪，在他的旧皮袍的外面也套了一件蓝布新罩衫，她就叫着。

“老王，老王，你过来，……”

“呵五小姐，您吃了饭么？”老王丢下帚把走过来，“您有什么事吩咐？可不要象去年似的把一个地老鼠丢到我身上，害得我三面新的棉袍烧了一个大洞……”

她站起来，笑了笑，她就说：

“今年不会了，你看，这一盒子我都送给你了，我玩得不起劲。”

她说着就连香火也交给他，老王笑着接过去：

"谢谢，五小姐的赏，可说您玩得不起劲，我倒玩得起劲！"

静玲并没有听他的话自己就跑进去了，每个房里都是明亮的，可是她的心觉得那么寂寞，她跑到母亲房里，母亲正在吃粥，静珠穿了一身红，头上还带了一朵大红花，好象一个新嫁娘，母亲看见她的一身装束，很高兴似的，就和静玲说：

"年三十的晚上，我就要这份热闹，这样子才好。"

"我又不想出嫁，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

"妈，您看，她这么说我，难说我要出嫁了吗？"

"玲姑儿，不许乱说，凡是我喜欢的，你们就不能说不喜欢，这就是孝道。难得你们都平平安安地在家过一个年——"

她说到这里，忽然记起静茵，她想起她的苦命，她也算嫁了，可是那个男人又丢了，她想那不一定是什么花样，否则好好的人怎么会丢？说不定他丢了她，不管她了，自己远走高飞，她的心一酸，就放下碗筷，向着她们：

"你二姊近来有信么？"

"不是前些天来的么，她很好。"

静玲抢着回答，故意看了静珠一眼。

"我就是惦着她一个人在外，没有人照顾，年呵节呵的，没有一个着落，归不得家，怪没有意思的，其实她爸爸也不会再生她的气，写信去要她回来好了。"

"妈，您不用惦记她，她很坚强，"——静玲怕母亲听不

懂她的话又解释了一句："她的日子过得很有意义。"

"有意义就好，青年人耐不得烦闷的，这一层我可明白。——"

静玲又想给母亲解释，可是静珠的那份故意摆出来的得意相，偏着个头，使她忿恨，她也就故意撇着嘴，表示出不屑一看的样子。

"去，去，静玲，到你大哥房里去看看，看看青芬的像片前面设了供没有？上了香没有？"

还没有等母亲的吩咐完毕，她已经跑到静纯的房里了。他好象睡着了，面朝里躺着，一只手拢着青儿的身子，脸还紧紧贴着。她悄悄地走进去，灯是亮着的，在那张遗像的前面，早已摆好了干鲜四供，一对素烛烧着，一支香升着袅袅的细烟，一股檀香的气味强烈地充满全房，正当她注视的时候，忽然静纯转过头来问着：

"静玲，有什么事？"

"呵，你可吓我一跳，我，我没有什么事，妈妈要我来看看你，看看大嫂的前面上供没有，我还当你睡着了，没有想到你没有睡。——"

"我是没有睡——"他说着翻身从床上坐起来，就把脚伸到鞋里，两只手掌揉着有一点红的眼睛，"本来我是看青儿睡觉的，没有想到自己也昏洞洞似睡非睡地，好，我们一同去看看妈妈吧。"

"孩子醒了呢？"

"不怕，门开着都听得见。"

他们才走出门，就看见静宜也来了，她说她是来看青儿

的。

“他睡得很好，我们一同到妈那里去吧，三姊呢？我也去找她来，让全家的人都聚会起来吧。”

静玲热心的说着，她全心想克服冷清，她简直有点受不住，等她把静婉拉出来之后，她又跑到楼下去找李大岳，原来他正和父亲对一局象棋，她要他们上来，他们不肯，她就一掌把棋子都搅乱了，扯着他们到楼上来，她的热心还没有休止，她又高高兴兴地跑到顶楼上去；可是当她下来的时候，她的脚步就慢了，她的嘴撅起来走到母亲的房里，静宜看见她就问：

“怎么了？”

她气得眉一皱，牙一咬，那点不快才消散了，于是她叫着：

“妈妈您看，我们一家人都在这里了，我们怎样热闹一下吧。”

“不成，等一下，等敬过神之后才能玩。”

“是什么时候敬神？”

“其实星星出齐了就可以，你们听，别人家不是在放敬神鞭炮了吗？”

果然，远远有一派不断的细鞭喧天地迎着，中间还夹着双响的“高升”。

“好，静玲你去吩咐吧，要老王把鞭炮备好，——我们大家净手，预备好了我们就敬神。”

母亲又打起精神来说，她的心里重复又充满了喜悦，深愿这一晚至上的神灵会把吉祥降到他们这一家。使每个人都过得好，过得顺遂。

四

静玲都忘记她是几点钟去睡的了，醒过来的时候，揉揉眼，耳底响着稀疏的爆竹，象前些年一样地她心里计议着：

“我又长了一岁了！”

她模模糊糊记得昨天晚上吃了不少东西，敬过神之后大家依次地给祖先磕头辞岁，过后就给长辈辞岁，最后是兄弟姊妹们互相辞岁。她就记得她的头磕得最多，她想只有青儿长大起来的时候才能替了她的地位，——可是她也分了最多的压岁钱，每个人都得给她，最后父亲才叹息着说一声：“还不是把我这点钱分来分去！”过后大家兴致来了，就挤在一张圆桌上“赶红”，赶来赶去，又把钱赶进她的袋里，最后她和幺舅赌一回“孤注”，结果又是她胜了，她记得她很高兴地笑着，她又吃了些什么才去睡觉，她还记得父亲的一句话：“有钱的人家还能够过个安逸年，没有钱的人家不知道要怎样提心吊胆来躲躲藏藏呢！”

她好象一直并没有睡着，她的耳边时常响着笑声又响着

哭声，她那渴睡的头象铅一般的沉重，她忽然想起一句话：“有这么多痛苦的时代，快乐是可耻的。”她的心也觉得沉重了，她于是想起来那些斗争的场面，象梦一样地在她的脑中闪着，过后她坚定的说：“那不是梦，那都是真实，我们是还要继续努力——可是我必须先好好睡一觉。”

她正要再睡的时候，忽然阿梅跑过来叫着：

“五小姐，五小姐，快点起来吧，别人都在等您吃中饭呢！”

“什么，你瞎说，天还没有亮，——”

阿梅不再说话，只是把窗帘一拉，金黄的阳光立刻就撞进来了。

“呵，想不到，这么好的天！”

她一下坐起来，正想披起衣服，才记起来昨晚原来是合衣睡的。

“去，去，快点给我弄脸水，——真糟，睡了这么久也不知道，精神又这么不济，象是没有睡足似的。”

可是当她遇到别人就看见每个人都有一双不曾睡足的眼睛，和懒洋洋的神态。

“这就是过年了，每个人的精神更萎靡，更消沉……”

静宜带着一副疲惫的神情走出房来，坐到饭桌前，好象很无味似地吞着一碗稀饭，因为疲乏，大家都忘记了互贺新年，饭桌是早就摆好，一个吃了一个走开，不再顾到团圆的吉利，当着静玲看到静宜的手时时放在额角她就关心地问；

“大姊，你有什么不舒服吗？”

“就是头有点痛，睡眠怕不足——”

“你就守了一夜。”

“可不是，陪着妈接神送神拜天祭地，还要拜四方，喜神从哪一方面来，财神从哪一方来，也真亏妈记得清清楚楚，又是上香又是磕头。”

“妈又是一夜没有睡？”

“是啊，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起来，我已经吩咐他们手脚轻点，让她好好睡一下吧。”

“还有谁守个通夜？”

“还有谁？谁也没有了，后来只剩下妈和我两个人了，也还别有一种风趣，就是不大适意。”

“我也觉得，我还想下午上街去看看呢。”

“我可不去，我还要好好睡一下，过了今天，拜年的人就要来了，你们去吧。今天天气好，最好跟爸爸一块儿出去，也让他散散心，——我简直觉得他一直没有出去。”

“那我们去了，丢你一个在家里好吗？”

“没有关系，你们尽管去好了，晚上回来，我们又可以热闹一阵，好，你们去吧，我还要去睡。”

静宜说完就站起来走了，静玲一个人坐在那里，想了许久都拿不定主意，正在这时候，父亲托着水烟袋从楼下上来了，她就起来迎接。

“爸爸昨天睡得好吗？”

“我有什么不好，到时候，我就去睡了，到时候我就起来，不过，唉，小时候我也欢喜凑热闹的，现在好象什么都‘索然寡欢’，也许这就是老境吧？”

“不，爸爸一点也不老，您看，今天这么好的太阳，回头您跟我们到街上去逛逛吧。”

“我不去，在家里多么舒服，外边有什么意思。”

“爸爸去吧，新年初一，难得这么一个机会，我们都去，您看好不好？”

“都去，那么谁看家？我知道你们都舍得开这个家，可是我，我舍不开！”

黄俭之说着，还固执地摇着他的脑袋，好象他一点也不能被说动的样子。

“爸爸您看，新年初一您就成心怄气，不是请您出去散逛一下开开心么，您看您又扯了那么一段，您这一点面子也不赏给我，我想这一年的运气都不好！”

“不要乱说，运气可不能看轻的，好了，我记得，还有两年我就转过来，咱们大家盼着吧。——好，你去找他们，等你们会齐了我就跟你们出去。”

“好，您就在楼上等着吧，我找他们去。”

她第一个跑到静纯的房里，他好象正在看什么书，看见她进来，把书放下，呆呆地望着她。

“大哥，我们到外边去玩玩吧，大家都去，连爸爸也同我们去，——”

“那么大姊呢？”

“她不去，她说昨天晚上她坐了一夜，实在没有睡足，所以她愿意看家。”

“那我更不能出去了。”

“为什么？”

静玲又把她的头一歪，等着他满意的回答。

“我得照顾青儿，省得又吵得大姊睡不好。”

“不是可以交给奶妈么？”

“不，我不相信别人，我觉得我不该再忽略，再对不起人，再对不起自己了。”

他一个字一个字说得很慢很持重，好象无论什么大力也不能撼动一分一毫似的。

“那好了，你也帮着大姊看家吧。”

她说完就走出来，心中虽然也有一点不快，可是她不生他的气，因为她明瞭他，她稍稍有一点知道他，而且她分明看到，自从青芬去世，他的脾气实在好起许多来了。

她走回自己房里，房里没有一个人；她跑到楼下，在李大岳的房里正看见他们三个走跳棋。

“啊，怪不得看不见你们，原来躲在下面跳棋呢，好，也不找我来。”

她走近前，李大岳赶紧把两只手护着棋子说：

“静玲，你千万可别又用手一搅，那下什么都完了。”

“你放心，我不搅，不过你们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静珠仰起脸来说，她还穿着那一身红，还插着一朵红花，在两颊还多一团红胭脂。

“我们一块到街上去走走，连爸爸也去，——”

“有什么好看的？平时你还看不够。”

静珠好象有点不耐烦似地说。

“瞎，你不明白——”

静玲正要想给他解释，李大岳就站起来说：

“就这么办吧，这盘棋我们就放到这里，等回来的时候

再接着下。”

“这不结了么！”

“我偏不信，急什么就得听她的话？外面又冷，满地又滑，有什么意思！”

“你看不见么？外边还有一个大太阳？”

“冬天的阳光有什么了不得，说不定晒化了地上的雪，泥泞得很，——”

“小姐，我给你叫一辆汽车好么？”

“怎么，你以为我不能走么？倒要给你看看，今天我们试一下，看谁走得远，我就偏不信你！”

说着她就站起来，雄赳赳地走上楼，静玲低 低 地 关照她：

“喂，轻点，妈妈还在睡觉呢。”

她并没有回答，也没有回头看一下，在她的后面，跟着静静的静婉。

五

街道也是过度疲惫，死静地躺着，家家门前一堆一片的爆竹的残骸，正象一个个溃烂了的疮口，显着污红薑黄的颜色，没有行人，每一家的大门都是紧闭着，只有一些穿得很污秽的孩子手里擎着一根香火在那残骸的当中寻找着不曾燃过的一个两个爆竹，然后再高兴地点着。

他们走出来一共是五个人，黄俭之为了步履方便还拿了一根手杖，可是他用围巾连眼睛几乎也盖上了，静珠和静婉都穿了一件外衣，静玲就穿起平日到学校去穿的大棉袍，只是外面罩了一件新蓝衫，李大岳穿一件老羊皮的灰大氅，他再三声明那原来是他的勤务兵的。

静玲有一股奇特的感觉，因为这许久她就没有和这么多家人走出去过，可是这冷静的街使她很扫兴，那么大的太阳，映着屋瓦上那么白的雪，再从屋脊望上去，又是那么湛蓝的天，好难得雪后没有风，可是一切都显得更寂寞，更没有趣味，只有或远或近的锣鼓，穿过凝固的寒冷，象是这整

个城市时有时无的脉搏。

静玲故意把脚步放慢，走在他们后边，这样她就可以很仔细地观察各人不同的行态。父亲总保持他那旁若无人的气概，他的身材虽然不大，可是他象自来有一份力量。在他一举步一挥手的时候都充分地表现出来。他穿着那么肥大的一件皮斗篷，恰象一座小山似地朝前移动；李 大岳随 在 他身旁，加上他那一件外氅，正象父亲的随从，不过若是从前面看去也许就不象了，因为李大岳不致于带着那副谄媚相；静珠和静婉紧紧地偎依着，好象有极亲密的情感。静婉每一步都是用脚尖走路，她的脚跟总是悬着。静珠就不同了，她走得很好看，象经过训练似的全是舞蹈的步法，她每走一步的时候，头顶上那朵红花就可爱地颤着。

“静玲，静玲，你干什么一个人走在后边？”

静珠低低地说，她还把一只手在背后招着。

“我高兴这样。”

“你走到前面来我们三个人一路好不好？”

“我不配，你们都那么美，我只是一个丑小鸭，我不敢高攀。”

“讨厌，你不来就算了，为什么要挖苦人！”

“我才不会挖苦人呢，人们惯于自己挖苦自己！”

“你不是要到街上来逛么，你倒骂起人来了。”

“我也不会骂人，夫人必自骂，——”

“算了，我不跟你说，任凭你在那里嚼舌头！”

为了不使父亲听见，她们的这些争论都是 叽 叽 咕咕地说，可是转到一条更热闹些的街。她们就都忘记了。

这条街也不大看见有什么人，只是从那紧闭着的门里，响着喧闹的锣鼓，有的爽性抬到街边来，那几个耍大钹的赤着膊，把两只手臂大开大合地挥着。有时把一支钹丢到高空里，那钹还在转着，红布的带子映着阳光，然后"嚓"地一声又妥当地落在他的手中，惹得围观的孩子们大声地叫好，那个打鼓的人，把眼睛瞪得溜圆，死盯着那面鼓皮，两只鼓槌一起一落地翻动，那声音已经很响亮，他好象还觉得不够似地，紧接着用力象急雨似地不断擂着，打锣的人一直是站起，拿着锣的左手愈打愈高，右手也不断地随着向上，他的脸涨得通红，当他抽空把头顶的小帽向后一推，立时就有白腾腾的汗气冒起来。

可是这些并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只在走过去的时候看一眼就算了。可是那些从城外赶进来的人，那些歇年工的学徒们，有一张苍白的脸和一双大而无神的眼睛，（有的眼睛还烂红了），却有味地嘻着嘴巴站在那里呆望。他们怕迷了路，总是五六个手拉着手，和那些城外人一样，每人有一身蓝布，那股新布的气味一点也没有失去，有的肩上和背上还留着白色的布厂的印记。有一个恰巧把"保不落色"这四个字挂到胸前，静珠忍不住笑起来，她想到那很有点象经过检验的屠宰了的牲畜，就在身上打了紫色的印记"验讫"。静玲也看到了，经静珠说明才想笑，可是她立刻忍住了，她心里想：

"这有什么可笑的？还不是我们愚蠢的弟兄？他们的无知也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笑他，应该想法子教育他，——"

她故意在后边停下来，转回去走几步就看到那个孩子正在又怕又喜地看着一个人放“两响”，他缩着脖子，两只手捂着耳朵，嘴半开着，眼睛有一点眯缝，呆气地站在那里。她拍拍他的肩头，他才一回头手松了一些，那个“两响”就在地上“嘭”的一声上了天，他的眼死地一闭，又在天上“拍”的响了一声。

“小兄弟，小兄弟，我问你——”

“你干什么拍俺，闹得俺手一松，把耳朵给震了！”

他好象很不情愿似地翻着眼睛向她嚷。

“我跟你说，——”

“说什么！大年初一不吉利碰见个妞儿，害得俺耳朵震得慌！”

“谁告诉你的碰见妞儿不吉利！”

“俺师父说的，俺不跟你说了，俺找俺师兄去啦。”

他说过后，头也不回，朝着那边敲锣鼓的跑去了。她有点气，恨不得赶上去捶他一拳，可是她记起来她自己的话，他不过是一个愚蠢的兄弟，连笑都不应该，捶一拳那更不妥当了。

可是她的心里到底有一点不舒服，她想不出这是谁的错误，她想了一会儿，就也跑着赶上去，这时候他们正站在街角那里等她。

“你跑到哪儿去了？”

父亲稍稍有点不耐烦地说，用他手杖点着地，不过她想也许他走得吃力了站住歇歇正好。

“我没有到哪里去，就是在那边站住看着。”

“我们还到什么地方？——还是从这里回去？”

“回去？才出来就回去？让我们想想。”

她们几个就站在街角那里。来往不断地流着红蓝的男女，缺了牙齿的老太太还一手扶着拐杖一手扶了孙儿的肩头，肩上斜挂了一只进香的黄布袋，慢慢地走着，静玲就想起来。

“爸爸，我们也去逛真武庙吧，您看这许多人不是都到那边去进香么？”

“我们又不去进香，去挤一阵有什么好？”

“吓，那个庙大着呢，有古董，有字画，有卖书的，有吃的有玩的！”

“好了，好了，不用说啦，我们去吧。”

他们又起始走着，父亲喟叹似地说：

“我一直有二十年没有赶庙会了。”

“我年年都来，今年又来了。”

“我怎么不知道你来呢？”

“您不让我来，就不给您知道！”

“那么凡是我不要你们做的事，你们背地里都做么？”

父亲有点郑重地回过头来问着静玲。她摇着头，很快地回答：

“那倒不，——不过这不关紧要的事，我想没有什么关系，至于别人呢，那我就不大知道了。”

她说着，故意盯了静珠一眼，可是父亲没有注意到，他还是自信似地说着：

“别人谁会象你这么不听话！——”他虽然带了一点申

斥的意味，可是他仍然充满了高兴，“——每次是你一个人来么？”

“不，总是跟老王来，他什么都知道，他简直是庙会大全！”

“哼，我倒不知道，我倒不知道，——”

“您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静玲在心里说，可是她并不说出来，她想她实在应该谨慎一点，不能把父亲的好兴致惹下去。

这时候，他们已经去到真武庙的那条街上，街的两傍摆满了香烛摊，行人就把街心都挤满了，没有路，也没有车，蠕动着的人群紧挨着晃动着的人头，象熟了的西瓜，在田地上滚着。

父亲又站住了，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算了吧，这怎么能走得进去？”

静珠也美丽地皱着眉，附和着父亲的意思：

“这股气味，就够人受的，还说挤呢。”

她一面说，一面用眼睛瞟着静婉，想要她也表示点意见。可是她什么也不说，她对于一切都淡然，她既没有别人存在，也没有自己存在，整个的人生对于她是空虚的，她只是用那无助的眼睛望着，可是她从来也不说好或是不好。

“与其在这里站着，还不如走进去呢，有什么可怕，年年还不是如此。让幺舅在前边开路，我在后边，那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黄静玲一口气说出来。她顶不喜欢观望的人，她只欢喜投身进去。

“好，就这样，‘既来之，则安之，’ 我们挤进去。”

黄俭之不知道怎么也一下想通了，就坚决地说。这时李大岳就走在前头，黄俭之紧跟着他，后面是静婉和静珠，静玲在最后头。

六

好容易挤到庙门前就又遇到点麻烦，原来在门上高高地悬起一块木牌，上面写了四句："男左女右，不可混乱，如有故违，带区究办。"

黄俭之已经挤得一身汗，他的心里好不耐烦，就气冲冲地问那个牌下贴墙站立的警察。

"这个门到底算左，还是算右？"

"这是右，女客们进出的，男客们请走那边。"

"那么到里边呢，还分不分男女？"

"里边就不分了。"

"真讨厌，中国人惯于维持这不彻底的礼教！"

因为气急了，黄俭之就顺势说出来。可是那个警察用一副可怜的口吻说着：

"我们这也是没有法子，还不是奉上头的命令，——"

李大岳和黄俭之只好走那边的一个门，和她们说好进了庙门就碰头。静玲笑得有点合不上嘴，她没有想到从父亲的

嘴里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正在这时候，一个不识字的人正要跨进门去，那个警察就举起手里的木棒，在他的头上清脆地敲一下，跟着对他吼：

“听见没有，说你呢，男人们走那边那个门！”

那个被打的人木头木脑地用手摸抚着，抬起头来看见那根还在空中晃着的木棒，就急急地向着那个左门挤去了。

她们顺势挤进去的时候，父亲和李大岳已经站在那里等候了，他们靠墙站立，挤出挤进的人不会再碰到他们，父亲简直是露出来厌烦的样子，他的眉头皱着，左眼不时地眨动。他不停地喘着气，他的脸不知道是由于冻或是由于热也许是由于激怒变成绯红。他们站在那里，一时没有说什么话，只看定庭院中心那座一丈高的大铁香炉，束发的道士们还不时地把残香剩烛丢到那里面，从上面的空隙中，火焰和黑烟争着冒出来，炉脚坐满了乞丐，他们既能取暖，又能伸出手来向善男信女们讨钱。钟声和佛号、争论和叫嚣搅成了一片。

“这有什么意思，都是些卖东西的，此外不过就是人看人而已。”

黄俭之不高兴地抱怨着，静玲接过去说：

“好玩的在后院，这是前殿，当中是正殿，正殿的后边就是大广场，那里边什么都有。”

“没有趣味，没有趣味——”

黄俭之一面摇着头，一面也移动脚步朝前走，李大岳看看静玲也没有说什么，都跟着他走。

这院子里只是堆满了货摊，那多半是让孩子们不肯移步的，自然，在黄俭之的心里不起什么作用了。在一个耍货摊

的上面，有成套的泥人，中间居然有一列请愿的学生。她也不声张，偷偷地买下来用手巾包起来提着，她还看见一个塑得极精致的美人，她正想问价钱买下来，忽然自己纠正了这不大合宜的想头，就赶着追上他们。

有好几个吃食摊引得她要坐下去，可是她知道父亲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她的，说不定还要骂她一顿。她自己想着过两天和李大岳再来，就可以爽爽快快地吃了。

走到中院，是一些古玩摊和书画棚，这可引起了父亲的嗜好，他在每一个摊前总要仔细看一番，钻进了书画棚，简直他不肯再钻出来了。这使他们皱起了眉，还是由静玲说：

"爸爸，您就在这里，多看一下吧，我们到后院去，过些时候来找您。"

"好，你们去吧，李大岳，你也去么？"

李大岳勉强地笑着回答：

"我想我也跟她们去吧，人杂乱，她们又都是女孩儿家，有我随着好些。"

"唔唔，这是正理——"他说着，始终也没有把他的眼睛从一幅画上移开，"可说你们哪一阵才来找我？"

"不会很长久的，我们去去就来。"

他们说完，就赶着从那阴暗的席棚跑出来，阳光还是很好地晒在地上。

"我们到后院去玩玩吧。"

"静玲，我们先到正殿上去看看好不好？"

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这是静婉说的，她难得说话，更难得说出自己的意见，这次出来，她还没有张过一次嘴。

并没有人回答她，可是大家一致地朝正殿走去。远远看到里面挤满了人，在缭绕的香烟之中人们进去了，又走出来。

走到近前，一个警察拦住李大岳说是没有带香烛的男客不能走进去，本来他也不打算进去，他就站在一旁；可是警察又说，这里不能停留闲杂人，因为维持风化的缘故。

“那么你要我到哪里去呢？”

李大岳也有点气了，那个警察就客气地和他说：

“您靠那边一点站就是了。”

可是她们三个早就跨到殿里去了，一群老少男女匍匐下去又爬起来，嘴里咕噜着，不断匆忙地东拜西跪。

静婉原来是想看看庄严的佛像，这几乎成为一种她的爱好；可是在那里，她什么也没有看到。高大的神像，一大半被黄缎的帷幔遮着，模糊的烟雾，填满了空中。她静静地凝视着，终于只得失望地低下头，她正看见一个穿西装的青年人跪在那里求签。静玲才在那边撞过那口大钟回来，就一派正经似地和静婉说：

“三姊姊你烧点香吧。”

她没有回答，只摇摇头，她想：我还祈求什么呢？在尘世中已经没有使我希求的了。可是静玲却观察得到，她正是受了打击，觉得灵魂无处寄托，就很容易投身到宗教之中的那样人，在她的心中，很快地就给了她一个否定。

“我们走吧，这香烟呛得人难过！”

静珠一面不断地用手帕挥着，一面还不耐烦地说；静玲也觉得再留恋没有意思，三个就又走出来，李大岳已经有点

厌烦地在墙边来回踱着了。

“走，走，走，我们赶着到后院去。”

他们紧接着走到后边，那可真是快乐的天地，这里那里堆满了人！大姑娘规规矩矩地坐在条凳上听书，小孩子和浪荡子在给练把式，卖膏药，摔跤，耍幡竿的喝采；耍贫嘴和说双簧的引了另一派观众，小学徒和乡下人有兴趣地伸着脖子把眼睛望着拉洋片的玻璃门，那个拉洋片的一手扯动锣鼓，一边扯高了嗓子唱：

“看了一片呵，又一片，
十冬腊月数九天；
日本鬼子呵，真可恨，
运来白面换洋钱，
洋钱化了不打紧，
染上了瘾头真难办；
流鼻涕，淌眼泪；
钢刀摆在脖子上，
不过瘾来也枉然！
有朝一日抓到官里去呀。——”

这时候，那副锣鼓着实地敲了一阵，那个人还拖长了喉咙唱着“哎哟哟哎哟哟”然后拍地一声把箱上的木板一盖，接着就是一句：

“可怜小命归了天！”

好象里边有了什么变化，有的看客就把脖子缩了一下又

凑上去；那个人又接着唱：

“大家来瞧呵，大家来看。
躺在地上多可怜；
没有人提，没有人管；
猪不吃来狗不餮，
化一滩脓血肥不了田。
奉劝诸位及早醒，
少上当来少化钱，
保全身体真真好，
攻打鬼子上前线，
赶走了鬼子，够有多么好噢，
大家快乐过新年！”

接着又是一阵锣鼓，那个拉洋片的人亮亮嗓子又在说：“诸位看官，演过了这一段，下边俺再奉送一段，这就好比那双生贵子一般；后来的您请坐，也是看一段送一段，包不上当，下边演的是“一二八上海大战”，这一二八，是阳历一月二十八，就和咱们这个时候差不多，中国的军队在上海跟日本人打仗，把东洋鬼子打得落花流水，要看的坐下看，要听的站着听，咱们说唱就唱：

“往里瞧来，往里看，
十里洋场上海滩，
…………”

黄静玲很兴奋地和他们说：

“想不到，拉洋片的也懂得宣传，我相信这效果一定很大！”

“哼，那有什么意思，”静珠撇了撇嘴，“谁还不明白这一套！”

“你明白，你不总还算一个大学生么？当然罗，你要是连这些事也不知道，那么连一个人也不算了，”

静珠正要和她发作，李大岳就说：

“你们听，那边也在叫口号！”

他们顺着声音走过去，原来那边是耍狮子的，一共有三只，每一只是两个人！它们在翻滚，在跳来跳去，震天的锣鼓不断地敲着，等着乐器停了，那几个敲乐器的人就大声叫着：

“打——倒——日——本， 赶——走——鬼——子！”

每念一个字的时候，从狮子的嘴里吐出一张写着那个字的纸来。

“这也倒很别致！”静玲想着。

那些老百姓高兴地笑着，识两个字的人也随着那些字高叫。

正在这时候，静玲忽然觉得有人扯她的衣袖，她回过头去，才看见是赵刚。

“呵，原来是你，你怎么穿这么一件老棉袍，还戴一副眼镜，我差点认不得你了！”

“我故意这样打扮，”

“还怕有人跟你么？”

“不是，不是，我是派定来说书，就在那边那个场子，你看向大钟就是那只抓痒的狮子头，”

“噢，原来是你们！不用说，那个拉洋片的也是了？”

“可不是，我们真都下了点功夫，回头那边还有新秧歌，你们可以去看看。”

“我想这种宣传的方法一定很好，老百姓喜欢这套。”

“是呀，所以才这样打扮，免得要他们一看见学生就不喜欢，你看他们笑得多么自然！”

“想不到你还会说书！你说哪一段？”

“我们分着说，从倭寇说起，一直说到大游行，我们把好多老百姓都说哭了。”

“真可惜，我不能加入，帮你们的忙，我觉得你们想得真不错！”

“唉，还不是为了培养将来和日本打仗时候有形和无形的力量。——你们到那边去看吧，秧歌快来了，那还有点意思。”

在那边，有高低的锁呐还有清亮的小锣，人已经围满了，到底他们还挤进去。几个化装的人正在场子里扭着应和音乐的节奏一抖一抖地。

那有一个穿和服留着日本小胡子的家伙，牵着一个戴官帽穿纱袍的满清官的鼻子，在这个官的身后跟定了两个人：一个是千娇百媚的姨太太，一个是红鼻子花眼睛弯腰驼背的读书人，那个官向着那个日本人就象一条可怜的狗；可是转过头来他就举起鞭子来打另外三个人，一个是扛了锄头的庄稼汉，一个是短打扮的手艺人，还有一个是穿勇字背心的兵，

那个姨太太一会儿依着那个官，一会儿又靠了那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时常咧开嘴露出那对假装的大牙，他好象一口要把这几个人都吞下肚去似地。

这样转了两个圈，乐声激昂了，那个兵忽然拔出腰刀斩断了那根牵着鼻子的绳子；那个庄稼汉也高举起肩上的锄头，那个手艺人把衣带上别着的斧子举起，连那个驼背的读书人也挺直了身子用长烟杆当武器；那个不再被人牵着鼻子的官和那个姨太太抱着坐在地上索索地发抖。连里带外的人大家一齐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那个日本人就跑，那几个联合起来追赶。有的堵，有的截，到了把那个日本人打倒地上。这时候乐声停了，那个日本人取下胡子和假牙，朝那些看的人说：

“诸位，我不是日本人，你们记住了，我们要打的是真日本人，打真日本人的时候，我也要加入一份。”

于是场里场外的人又叫了一阵“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观众有些走了，有些又聚拢来，他们几个乘机又挤出去，静玲更兴奋地晃着她那涨红了的脸，静婉始终是淡然的，静珠只是用鼻子哼着，李大岳说：

“我们走吧，怕你父亲等急了。”

“好，时候也不早了，”静珠看看腕表说：“都四点半了。”

他们走到中院，看见父亲一个人还很专心地在画棚里看，她们叫着他，他才抬起头来，有一点仓猝似地说：

“你们都玩完了？这么快我真想不到，好吧，好吧，我们回去吧！”

七

静玲这两天正是焦急地过着日子，她一心一意想方法也加入到他们中间去做宣传工作；可是她找不着一个藉口的理由离开家，家里这些天也很忙碌，来往不断的客人，多半是拜年来的，但是这些事她一点也不感觉兴趣了，她只是成天心神不定地在楼上楼下走着。

一天的下午，她正烦得不知道干点什么好，阿梅忽然向她说下面有一位客人来看她。

“哦，来看我的！”

她很惊讶地应着，心里想着该是谁来看她呢？走到客厅里才看见正襟危坐的原来是赵刚，她正要嚷一声，又看见父亲原来陪着他，看见她进来之后他才站起来说：

“静玲，你陪着你的客人谈吧，我要到后边去歇息一下。”

赵刚也很熟娴，很有礼貌地站起来向他行礼，一面嘴里不停地象念着咒语：

"您请便吧，您请便吧。——"

这使她很清晰地想起来，只是几个月前他鲁莽地跑来的情景，她忍不住笑了。

"我真不明白，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一套！"

"尽管学得好，也是没有用。"

"怎么会没有用？"

"真武庙的宣传已经被禁了，你知道么？"

"什么？我还正打算参加进去，怎么就会被禁了呢？"

"说我们鼓动市民，危害社会。"

"这罪名还真不小！"

"是呀，如今一动就是犯罪！"

赵刚也失去了那份涵养的功夫，气愤地说了一句，就鼓着眼睛坐在那里半天不响。

"那么，就这样算完了么？"

"当然不，当然不，——"赵刚自信地摇着他的脑袋，"我们总有方法做别的事，到罗马去的路不只一条，不过得费点思索。"

"怎么，你要到罗马去做墨索里尼的信徒么？"静玲显出很惊讶的样子。

"哪里，我不过是打一个比喻。"

赵刚也忍不住笑了。这一笑倒使静玲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脸微微红起来。

从前她总自以为没有人比得上她，可是这几个月来她分明看到赵刚在任何方面都比她强，她还猜想得到，在这世界上比赵刚更好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心里尽管这样想，嘴里

却一个字也不说，有时还故意装出来不服气的样子。

“你知道么？最近×××要给他死了十八年的母亲做阴寿，听说要有一场顶热闹的堂会戏。”

“这个时候还要化这许多钱，——”

“钱当然不会化他的，戏有人送，菜也有人送，总还有许多值钱的礼物送来；其实可恨的还不在此，他原来是想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

“这种人真不要脸！”

“什么是脸，不过象高尔基所说的，变成了可以穿裤子的脸了！”

“脸怎么能穿裤子？”

“你想想看变成什么东西才可以穿裤子？”

静玲果然就想想，随后就带点不好意思地和他说：

“你真坏，哪里学到这许多古怪的话！”

“我想不到你还有点道学气？”

“瞎说，这就算是道学气，——”

“好了，不要争这些小事吧，要争的大事还多着呢，我们现在正想怎么来表示一下民气。”

“我想，最好我们设法打消这件事。”

“那很不容易，他们从来不肯轻易听从别人的话，而且他们做官的人觉得自己神气得很。”

“那可怎么办？”

“总得有一个办法，过两天你留意报纸好了，——报纸不一定靠得住，我再来告诉你。”

“我不能够做点事吗？”

"那不必了，这种事我们弄得好，将来我们该做的事情还多着呢，我还忘记了，你那个当兵的舅舅在家么？"

"我不知道，我替你去看看。"

"不用，不用，回头你代我说一声就是了，我还有事，我得立刻就走。"

赵刚一面说着一面站起来，原来他还有一顶三块瓦的皮帽挂在墙上，自己摘下来，戴在头上，再用那条又宽又长的围巾把脖子一绕，静玲就忍不住笑着说：

"这一下你倒真象一个戴面幕的土耳其女人。"

"新土耳其的女人也不戴面幕了，——"

赵刚也哈哈地地应着。

"可是，学校的事怎么办？"

"你交给我好了，只要一复课，就请你到××学院上课——不曾想，你对于学业倒这么注意起来了！"

"你何必故意这样说，你简直不了解我，这样家里管着我不许出去，上了学，那我就自由了。"

"那就好了，我走了，下次再见吧。"

她送过赵刚之后，就跑到李大岳那里去，她敲着门，没有应声，她又叫了两声，把门推开，原来他躺在床上睡着了。

"幺舅，你倒好，大白天睡起觉来了，起来。"

她一面说一面推着他的身躯，李大岳一骨碌坐起来。

"你又淘气，我才睡着，——"

"谁要你白天睡觉，我告诉你，方才赵刚来了，他告诉我就是我们看到的宣传，已经被禁了。"

"我早知道，——"

李大岳很漠然地说着，静玲却不服气地睁大了眼睛问：

"你怎么知道？"

"昨天我还到真武庙里去来着，难道我还不能用眼睛看么？"

"好，好，去逛庙会不带我去，连通知我一声也不来，幺舅，有你的！"

静玲做成不高兴的样子，把嘴唇撅起来，两只眼睛瞪得溜圆，摇头晃脑地摆着。

"我也不是成心去的，还不是闷得慌，顺步到街上去走走，不知不觉就走到庙里去了。"

"好了，这次不算，下次要再不告诉我，我就不饶。"

"不瞒你说，我已经去了两三趟，从昨天起，那些宣传把戏就不见了，我也很纳闷，到底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那我可知道，我可不告诉你！"

"我猜也猜得到，是不是又说妨碍邦交？"

正在得意的静玲被这一句话怔住了，她低沉地说：

"可不是。"

"一面侵略，一面还说亲善；一面交战，一面还讲和平，这简直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那个军人出身的李大岳一时遏制不住他的情感，用拳头猛力把床边一击之后站起来，象一只愤怒的兽一般，在那不大的房里，迅速地踱着。

八

可是不管人们的愤慨，也不顾民众的气愤，更忘记了国家的危难，在死亡的边沿上，每张报纸用显著的地位登载着同僚们共同启事，那是一篇富丽的四六文，一直从×××的母亲生下说起，直到她死后十八年的今天，好象如果不来大大庆祝一番，天地都要为之颠覆，山河都要为之变色的，紧接着就是×××自己的启事，说明友人的盛意难却，只得在当日略备水酒，敬请友朋光临。

事实上，整个的城都为这件事喧动了，上下都忙碌着，欢喜热闹的人早就计算着怎么样办一份礼去听三天三夜的好戏。

“怕不行吧，十几年都没有这么热闹的堂会了，不相干的人怕放不进去。”

“想不到这小子会发迹了，怎么叫他给撞上了。”

“咳，可不是，近来的一些官还不是从前革命 革 掉 了的，想不到过十多年又是他们的世界。”

"哪里是他们的世界，分明是鬼子的世界！"

"怎么样，你猜，小余这会露不露？"

对于戏有兴趣的就把问题偏到戏的上面。

"他有骨气，也许又托病吧。"

"那可就没有意思了，都是花钱看得到的，那算不了什么？"

"难道你还成心去看么？"

"可不是，要是小余唱我总得去。"

"算了吧，这种是非场还是少沾为妙，谁知道那天要惹什么乱子呢！"

老年人，热心礼教的，一边捋着白胡子，一边得意地点着头：

"总算难得，这年头，还顾得到孝道，这总是天下之一大转机。"

"孝什么，孝顺他妈的——"一个气愤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冲口说出来，"还转呢，再转就都转成亡国奴了！"

"喂，你这小子怎么这样不讲理，哪能出口伤人呢！"

"我也没有伤你呀，你并没有孝顺他们呀，——"

"你甭这样冲，回头我跟你们家大人去讲理，妈的，我简直是看你长大了的……"

那个生气的老年人唠唠叨叨地走开了，这些不相干的争执也就告了一个段落。

在黄家，也在谈论着这件事，静玲再三怂恿父亲带她去，父亲就翻起眼睛来说：

"我，我黄俭之去奉承他？那就不用想，他是什么东

西，小人得志，如同登天，当年他给我做随从，我还未见得要他呢！如今他得势了，我还去讨他个喜欢，那就不要想！”

“爸爸，我不是说要您去奉承他，不过想法子带我去开开眼，我还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那不算什么，等我的运气转来，咱们也大热闹一回——”

这一句话倒把黄静玲惊住了，她没有想到父亲也有这么一份心愿。可这父亲接着又说下去：

“——可是象这种岁月，我们不能够，国危民疲，哪有这份心肠享乐？你还不知道呢，这位×××才上任的时候，照样还给我聘书，可是我原封退还，我不稀罕那几百块钱，我还要留着我这张嘴，好来批评他们呢！”

但是这种是非，只存在在他这不得意的人的嘴里。在报纸上，随时披露院长部长各省主席的贺电贺文，出名的画家献上一颗硕大的寿桃，许多珍贵的礼品从四面送来，他的下属，每个人献薪四分之一，表示他们的敬意。

“火山就要爆发了，火山就要爆发了！”

静玲这两天不知怎么样只在反复地想着这两句话，她还想着：“如果火山也象爆竹那样有一根引线，那么点燃那根引线的人不是别个，正是他们自己！”

那日子终于来了，静珠不知道受谁的邀请，从清早便打扮起来，快近午时，她已经盛装地等待着了。

平时，黄俭之不大管她的行动，可是这一天，他特别留意，看见她的样子就说：

"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我的一个朋友请我出去。"

"有什么事？"

"我不知道。"

她漠然地回答着，随时不忘记用手理着鬓发。

"你的朋友是干什么的？"

"他是外交专员，——"

"噢，我知道了，他请你出去看大堂会戏。"

她没有回答，只微微地点点头。

"不成，不成，今天一概不许去。"

黄俭之坚决地说着，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

"那怎么成，我和人约定了的，"

"活该，今天任谁也不准出去，"

"好，不出去，那我就死在家里吧。"

她说着，立刻把身子向床上一倒，呜呜地哭起来。黄俭之什么也不说，走出门，砰的一声把门关了，立刻吩咐老王无论什么客人来找小姐们，都说没有在家。

静玲很高兴，她知道静珠和她的动机完全不同，如果她要是去得成会引起她更大的愤怒，如今都被父亲挡在家里，倒也是一桩极公平的事。

可是一切的情形都可以从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在正式的记载之外，还有侧重趣味的花絮录，文字当中，还有照相铜版，一群和尚一堆道士又是一张，主席颁赐的匾额和日本天皇御赐的礼品又是一张，纸糊的汽车，楼房，冥器，又是一张……在那纪念的文字中，知道这个城里高等的中国人和日

本人全到场了，汽车的行列排满了×××胡同，大队的保安队和警察严密防守，临时断绝交通，正好象从前皇帝出巡时一样。

说到那宴会呢，是从早到晚不断的，戏是从下午一点钟唱的，一直唱到第二天太阳出来的时候。

第二天呢，还是照样无耻地过去了。

第三天来了，晚上的时候，那些中日贵宾正在欣赏一个花旦的"挑帘裁衣"，突然不知从那里飞来几块石头，连同打碎的玻璃，一齐落到那些贵宾的头上，把那些光亮的头皮打出了血。

立刻骚动起来了，保安队，警察和日本宪兵一齐出动，向四方搜捕，立刻就捉到二十几个嫌疑犯。

为了表示镇静起见，戏还是演下去，在场的人多把帽子顶在头上，头也尽量缩向颈项里，那些胆小的，早就乘机溜走了。可是在走出大门之先，要经过日本宪兵的一番搜查。

总算完了，×××跑到台上谄媚地道歉，可是什么都没有用，那个迟走的日本宪兵队长，提出为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日本宪兵随时有自由行动的权利。

九

“你们看怎么样，果然出事了罢。完全不出我之所料，倘若你要是去了的话，不是白受一场惊，说不定遭点殃。”

出事后的第二天清早，黄俭之看过了报纸，就向静珠说，那时候恰巧大家都坐在母亲的房里，大约看见她的精神好，一个一个来问安的就聚拢来，只有菁姑还躲在她的顶楼上。

被说着的静珠，显出丝毫不在意的样子，仿佛一直还觉得受了阻拦就是有害她个人的自由。而她最崇高的理想，原来是要自由自在地活着。

坐在墙角的静纯，不说一句话，只是抽着他的烟斗，自从罢课以来，他就不必到学校去，每天除开了看书抽烟之外，就是抚弄他的孩子了，他的性情有些改变，可是他还觉得对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不过在对人的态度这一面，他变得谦逊得多了。母亲正抱着青儿，逗引着这个孩子说呀哭呀的静宜站在床旁，静玲懒懒地躺在母亲的身边仰望

着那个时时朝她哭的孩子。父亲呼呼地抽过一袋水烟，把烟灰吹出，就又说下去：

“——那些都不是好东西，有谁是真为了国家？简直是些天狗星，下世来为害的，一朝得志，就显了原形，不知道要怎么摆弄好。一面吹牛拍马，一面无所不为，到了还是那句话，‘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爸爸，妖孽是有的，中国可是不会亡！”

静玲猛地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一手理着她的短发，另外一只手就象要演讲似地伸出去。

“我也不是说中国会亡，不过就着这句俗语来说，意思是说这个慌乱的年月，——你看，什么都不是那么一回事，就说你们学生吧，自从去年到如今也没有上课，这也不象话。”

“只要学生安分守已上课也不成呵？过两天日本人可以不声不响占了××。”

“可是象这样不上课怎么是了呢？你们不上课，他们照样办，一点也不受影响，那有什么用？我觉得该干什么干什么，所谓‘各司其职’大家分头努力求强，将来才能有一个效果，这算什么？放了假更好，有的去玩，有的去闹；上课呢就游行打架，那还算求的哪一份的学！”

黄俭之说得又有些激奋起来了，他的头发着亮光，眼睛在不停地眨动，母亲不愿意听这些话，她觉得没有一点趣味，李大岳在一旁为静玲担着心，生怕她又惹怒了她的父亲；可是静婉一直面窗站着，连头也不回过一次来，原来她只专心地凝视玻璃上冻结的冰霜的花纹。静纯和静珠又都漠

然地坐在那里，各有一份深沉的思想。

静宜生怕又引起了不快，就想借端把话引开，可是还没有等她说出来，静玲就又说：

"其实，国家要是派来好的负责人，老百姓真也都明白，学生们自然用不着荒废学业了，坏的是大部分人还糊里糊涂，一些坏蛋，任意胡来，学生们才不得不舍死忘生，说起来还不都是为的这个国家。"

静玲好象颇有条理地说着，可是这时静宜因为想不出什么话来，就把收音机转开了，立刻有配合着丝絃的大鼓播散出来，她还故意问着：

"妈，我记得您顶欢喜这一段。"

母亲没有说什么，只会意地点了点头。

他们不再说话了，因为从空中传来的声音，填满了房子，静纯和静珠都不耐烦地一先一后出去了，父亲在不断地捧着水烟袋抽，过了一会，也觉得无趣出去了，李大岳随着他出去。静婉还是静静地站在窗前，她自有她的世界，在她的世界中没有一切的存在，没有形象，没有声音，……她从那水花上看出远山和茂林，渐渐地在林中看到了一个人形，于是这个人形仿佛是她认识的，而且她的耳中就象听到了他那幽美的吟哦。一直到母亲停了收音机，大声地叫着她的时候，她才象从梦中才醒转，扭过身体勉强地挂着微笑望着母亲。

"婉姑儿，你过来，我看看你。"

她这才木木地移动着身子，走到母亲的身边。母亲拉着她的一只手，仔细地看着她，心里想着："她不是都很好

么，眉是眉眼是眼的，怎么，就那么不畅快呢，年轻轻的，为什么总是愁眉不展的。”

“你好好地跟妈妈说，屋子里又没有外人，你有什么心思？如果不便和你爸爸开口呢，告诉我我替你说，我就是不愿意看你这不快活的样子。”

静婉看看母亲的脸，又看看抱在静宜手里的孩子，随后又把眼光落在床上的静玲的脸上，终于望着墙角，她微微地摇着头。

“你们上学堂的人，不该象我从前一样，有什么话闷在心里，你看你的手够多么瘦，说是不是你喜欢一个人？”

她那淡淡的脸还是毫不动情地板着，她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也没有说一句话。

“唉，从前呢，我的病缠得我连我自己的命都顾不过来，如今好起来了，我就是惦记你们，哪一个不是我心上的肉呵！尽管说只要是你真心想说出来的什么对呵错呵的妈妈包涵你们，只要你们能快快活活地过日子。”

可是站在那里的静婉还是一句话也没有，她想：“有什么可说的呢，已经不是人力可为的了，早就成为一个梦，一股轻烟，醒了，飞了，远了，说，说还有什么用呢？”她的眼睛里却转着泪，她强自忍下去那两串没有淌出来的泪，正好酸酸地滴落在她的心上，她忍不住低下头去。

母亲抚爱地轻轻弄着她的手，转过去和静宜说：

“下次马大夫来的时候记住，要他替你们两个好好检查一下，顶好打点补药针，先把身体弄好，千万可不要象我这个样子，老了的时候离不开床，没有一点人生的乐趣。——

静玲倒结实，可惜掉了这两个门牙，你看象什么样子！也不去镶好，——”

“爸爸不让我出去！”

静玲理直气壮地说。

“不让你出去，还不是怕你到外边去闹事？好好的学生们，放着书不念，要去在街上打架，那算的上什么学堂！”

“所以我才不要上那个学校了。”

“好，阿弥陀佛，那才好，在家里好好躲一下吧，风声平静些再去读书也不晚，我又说了，女孩子念书还不是给别人念！——”

“妈，您知道，是那个学校不要我了。”

“不管是怎么回事，只要不上学就好，要不然上你三姐四姐那个学校，她们的学校就管得好，平平静静的不出事。”

静玲简直笑得都要合不拢嘴，霍地跳起来，她再也想不到母亲自己就给她开了一条路。她赶紧接下去说：

“妈，我也打算上她们的学校，好好安心读书，不上学太闷了。我跟三姐四姐在一块够多么好，妈，您跟爸爸说说吧，我怕跟爸爸提，一说就不成，也不管别人是什么理由。”

“倒是，她们的学校就比你们学校强，人家一点事情也没有，你们的学校闹得翻天覆地。我一定替你说，你放心好了。”

静玲故意向着母亲撒娇地说，静宜看了她一眼没有说什么。

母亲也觉得满有理由似地说，把脸转向静婉，问着：“她可以到你们学校么？”

静婉摇着头，静玲才有点急，就听到她慢吞吞地说："我不知道！"

"妈，我知道，我可以进去，有法子想，我们有好几个嫌那个学校太'危险'的都到她们那儿去，为的是能好好念点书，我还打算住到学校里方便点，还有三姐四姐的照料——"

"那我可做不了主，你自己问你爸爸去，你们都走了，家里又是冷清清的一个人，我还盼她们住回来呢，为的是家里热闹一点。"

"好，都住回来也好，我生怕功课有不懂的没有人问，都住在家里，上学去也有个伴。"

静玲急急地说，好象说慢了就没有人听她似的，静婉还是不说什么，只是用那深怨的眼睛望望她。

"就这么办吧，我给你们说，你们都到一个学校去，都住到家里。"

静玲高兴地答应着，当她走出来的时候，静宜也抱着那个睡了的孩子出来，低低地和她说：

"你真好，花言巧语地把妈哄个着实，还想得寸进尺呢。达不到目的，反拖下来两个！"

静玲笑着向她做一个鬼脸转身就迅速地跑到楼下去了。

十

二月将尽的时候，学校预备开学了。都好象换了一口气似地觉得很高兴，静玲也和静婉静珠在一个早晨一齐走出去，正在门口那里，遇见了父亲，他就和她们说：

“你母亲把话也说给我了，这样也好，三个人在一个学校也有个照应，来来往往的也能凑个伴，可是你的中学不是还没有念完么？怎么能进大学呢？”

静玲脸一红，觉得有点窘，回答着：

“总得先做半年旁听生，以后就可以跟得上班了。”

“也好，有才气的人不妨跳级，老实人可还是按步就班好，以后你们上学怎么走呢？”

“乘电车，走路，——其实一共也没有几里路算不得什么。”

“好，好，你们去吧，不要耽误了时候。”

他说着摆摆手看着老王为她们开了门，他还站到大门外，看着她们的背影在街角消失之后，跟着她们身边跑了一

阵的费利又跑回来，他才回到门里，看着老王把门关好。

在路上走着的静珠却有点摸不着头绪，就向静玲问着：

“你也要到我们的学校去么？”

“难说不可以么？”

静玲故意和她为难似地说。

“谁说你不可以，不过我不知道，问问你就是了。”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静玲故意讽刺似地和她说。

“大清早，哪个和你拌嘴，——可是总听爸爸的口气，好象要我们都走读。”

“我不知道，反正都一样。”

静珠望着静婉仿佛要从她那里得一个回答，可是她尽是埋着头走路，好象什么都没有听见似的，静珠一气站住了喊着洋车，同时有三四辆跑过来，她跳上一辆去，静婉也无可无不可地上了一辆，静玲却站在那里，等到车夫听到要去的地方提起车把要走的时候，她才又尖酸地说着：

“你们是小姐，要奴役人的，——我可只得使用我的两条腿。”

等她们走了之后，她也急切地向电车站赶去，因为她也想快一点到赵刚那里探询一下，近来有什么消息。

她迈进了那家公寓，自己一时间还以为走错了，因为突然变成很热闹的样子；可是在门房她照样看到那个伸长颈子的老头，向她打招呼，她就放心地走到里面去，可是那个小跨院的门反锁着，她不得不失望地停了脚步，四面的房里都是人，有的在大声谈笑，有的在拉着胡琴唱戏。她呆呆地站

了一会，用厌恶的眼光向四面扫过一阵，正转过身去要走的时候，就看见赵刚向大钟和一个戴眼镜很文弱的穿了制服的人一同走进来，她一看见他们，就高兴地说：

“我正要走了，看你们都不在家，——”

“我想你今天也许会来的，不过想不到你来得这么早，我替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宋明光，××学院的老同学，——这是黄静玲我们的老同学。”

他们相互地微笑点着头，赵刚就说：

“我们还是到屋里去坐吧。”

他说着，就在前面先去打开锁，静玲就和向大钟说：

“你早回来了，我看见过你，你可没有看见我。”

“我知道，赵刚告诉过我，真他妈的——”

向大钟还是粗声粗气地说话，不知不觉就又扔出一句粗话，觉得有静玲在前面，不大好意思，就猛然间顿住了，这时赵刚已经打开房门，一面要他们进去，一面喊着伙计泡茶。

还是那间小屋子，静玲不信似地问着：

“向大钟也住在这里么？”

“可不是，不住在这里还有什么地方去？”

这时伙计把茶泡来了，赵刚抱歉似地说着：

“我们只有两个茶杯，只好你一个人用一个，我们三个人用一个。”

“那何必，大家公用好了，”

“这还不算是公用么？”

说着他们三个一排都坐在床边，把唯一的一张椅子留给

她坐。

在生人的面前，她还有那份不安，她坐下去了，也没有说什么，还是赵刚引起头来说：

“你也是想来问问学校的消息吧？”

“是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入学？”

“我就是托Mr 宋办的，正在交涉。”

那个宋明光就接着说：

“不成问题，密斯黄我已经去问过了，照例旁听生入学是比正生晚一点，这两天学校当局又在调整功课，就是连我们正生注册选课怕也要迟几天呢。”

“噢，大学里的事情倒是不少！”

静玲半惊讶半嘲讽似地说。

“这一学期不同，因为要施行非常时期教育，许多功课要停开，有的新课程要增开。譬如许多社会科学，和战时一切的学科，还要有军事训练。”

“这倒好，这倒好，比我们那个中学好得多了！”

黄静玲激奋地说着，她的眼睛里冒着喜悦的光辉。

“还提我们那个学校干什么！”

向大钟厌恶似地说着。

“不过这次也许不同，无论大学中学都要施行，这是他们教育当局议决的，也是我们用行动争来的，”

“可是我们以前那个中学一定不会，你们看着吧，总要出事的，我们那个校长又顽固又守旧，而且还刚愎自用，他动不动就要把学校关门，好象那个学校是他一个人的私产似地，我们三个人不是因为游行就给开除了么，还说什么呢。”

赵刚详尽地叙述着，他把一切事比他们两个看得更清楚，他并没有说完，不过顿了顿，喝了一口茶又接续下去。

“我们虽然离开那个学校，可是我们的责任还没完，我们要从旁指导扶助，争取那一份力量，我们不能让那些纯洁的青年今天做校长的羔羊，明天做日本人的顺民，我们还得要好好提起他们爱国的情绪，——在××学院呢，我们应该好好表现我们的工作能力，和这里的同学合作，接受老大哥们的指导，总之，我们是为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Mr 宋是这边的老同学，他一定会好好指导我们。”

宋明光并没有说什么无用的谦虚话，他只是很平静很诚恳地说：

“希望我们大家好好共同努力！”

他把手轻轻地拍着坐在他身旁的赵刚的肩头。

十一

这两天静玲的思想倒全部被“大学”这个名词占据住了，这新奇陌生的事物好象和她的经验和习惯完全不同，她以前不是没有见过的，可是当她一朝也要投到这一个新的环境中，在她的脑子里就起了更深刻更不同的变化。她都想不出自己到底是喜是厌，她只是为这新的环境弄得有点不安，她看过了就思索，思索之后又看，到底她还是弄不清“大学”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观，穿什么样衣服的男女都有，什么样的头发也有，有的女人象男人，有的男人又象女人，头上各自顶着一顶五颜六色的毛线帽。女人也穿男人的西装，不过那颜色不是大红就是大绿，脚下照样是一双高跟鞋。他们谈笑自若，在操场上也好，在教室里也好，就是在大礼堂也是一样。一支烟也多半啣在他们的嘴边，剩下的一半，是随时哼着外国歌曲的。少数人穿着朴质的布服，凡是那些依旧穿了制服的，不必问就可以知道那是才从中学考进

来的。

每一个男学生都自以为是天之骄子，女学生以为是皇后，对待校工自然不必说了，就是那些办事员也象他们奴仆。那些受了气的人们也自会把他们的怨气泄在土头土脑的新学生的身上。

人象穿梭似地跑着，可是没有那份秩序，挟着皮包的教授走过去也没有一个人朝他点头！可是那个教授也不以为怪，只是埋着头匆匆地走过去。洁白的墙上横七竖八地贴着各同乡会各学会的征求启事，出奇立异地画着不同的花样，正象商店在招徕主顾似的。

上课钟敲了，到处跑的还是人，那些认真的教授已经指手划脚地在上面讲着了，下面只是三五个老实学生，门外却站了几个，象看戏似地大声讥笑，大声咳嗽。

“难说这就是大学教育么？”她时常自己问着自己，一时间她的心都有些动摇，她原是渴慕自由的，在中学的时候还常常用大学做榜样；可是当她来到了大学，她倒觉得这种自由并不是那么珍贵的。

为这些事，甚至于使她把爱国的事暂时忘掉了，当她实在不能解释的时候，她就偷偷地和静宜去说，静宜就微笑着回答：

“大学就是这样了，不过有的秩序稍为整齐一点而已，我以前读的学校就好些，因为是国立学生取得严，人没有那么多；这个××学院就不同了，不过有点好处就是思想特别自由，每次学生运动他们总是占很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我想你比我还明白，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么——”静宜说着顿了顿，

好象想过一下才说："在小学里学生问先生，中学里先生问学生，到大学就是谁也不问谁了，大学教授们上课照例是讲，讲过了就下课，也不管学生们懂不懂，学生们还以为愈使人不懂的愈是好教授。你慢慢试着看吧，最初一定不喜欢的，过后你也就能适应这个环境。"

静玲表示不同意地摇着头，嘴里还不断地说着：

"我不信，我偏不信，——"

"过些时候你自已就明白了，我也不必和你争论，不过读书求学是另外一回事，这都不相干，在这些杂乱之中，你自会理出一个头绪来。"

"一个头绪，一个头绪，"她自己心里还是在往后想着，开学快一个星期了，她也每天都跑到学校去；可是如今还是没有一个头绪，有时候她催着赵刚，赵刚仿佛带了点讽刺似地和她说：

"你倒对于上课这么热心起来了。"

"你在扯鬼话，人家天天跑来跑去干了点什么，不是弄好了可以安心做事么？"

"谁不是那样想，可是大学到底有些不同的！"

"可是别人有的不已经上课了么？"

"谁叫我们是旁听生呢，那就没有法子想，只好等别人的高兴了。"

可是终于有一天，当她清早跑到赵刚那里去的时候，他就交给她一张缴费单，她很激动地接过来，急促地问：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只要把钱缴上就可以了。"

"那我今天又没有带来。"

"也没有要你缴到学校，你看不见那上面不是写着此款由××银行代收么？"

"呵，——"

她答应着才把那张三联的缴费单拿到面前看着，在她的名字的下面，盖了一个大红印，有"旁听生"三个字。

"那么要不要现在就回去办？"

"今天也是来不及，还是明天办好，一路到学校来注册。"

这时，她才注意到那个宋明光原来就坐在墙角那里。她的脸微微红着，把头埋下去，仔细地看着那张印得很详细的缴费单。

"黄静婉，黄静玲也是你们一家的吧？"

"是的，她们是我的姊姊。"

她仓卒地回答着那个陌生语音的问询，她的脸更红了。这倒并不是羞赧，她实在不大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和他们联在一起。

她却一心一意地看着那张缴费单，那个二百元以上的总数几乎吓倒了她，她就从上面一条条地看起。学费是大的，不必说了，宿费根本没有，下面就是饭费，制服费，体育馆建筑费，图书馆建筑费，印刷费，还有图书费，校刊费，讲义费，再下边在预备费之外，还有水费，仆费……

"怎么学校还要造体育馆图书馆么？"

"不是，"宋明光笑着和她说，"那就是已经造成的，不过每学期新学生照例还要缴一次费，旁听还有一层损失，

将来改为正生，照样还要缴一回。”

“水费仆服也要收钱？真奇怪，还有制服费，现在要穿制服么？”

“从前是有的，现在大家多半不穿了，这笔钱到学期终了可以退还。”

黄静玲着实地吁了一口大气，抬起脸来向宋明光问着：

“怎么你还不去上课？”

“我还没有缴费，等候校长批准暂缓才可以上班听讲。”

“也真是，这笔数目真不小，——”她说着，转向了赵刚，“向大钟呢？”

“他出去向他的舅舅张罗钱去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和家里人说了，比上中学多了不止四倍！”

“咳你这又不懂了，大学教授还比中学教员的钱值得多呢！不信你去问问看，一个教授的薪水抵得上三个教员，他们每周任课还要少一半，你算算，里外里这个价格差了多少！”

赵刚做了一个有趣的比方。

十二

到第二天她拿着银行盖有“付讫”图章的学费收据跑到赵刚那里，好象许多事还没有头绪，赵刚虽然嘴里不断地说着：“没有关系，我有办法，……”他也是和向大钟每人拿了一张收条呆坐着。同院的京戏唱得正起劲，把他的心搅得更烦，正好这时候宋明光又来了，他们就象获救似 地 向 着他。

“我正是想来陪你们办手续的，走，我们这就去吧。”

他们就走出那间小屋子，赵刚锁好门，走在后边，他们就随着他走，从这一座楼又走到那一座楼，从楼下又跳到楼上，终于每个人捧了一堆小卡片和一张上课证，在教务处的门前课程表下呆立着。

“好了，你们在这里选课吧。”

不同名称的课程，正如同不同名目的货品一样写在小木牌上挂在那张大木板上。那前面还是挤满了人，前边的一张大长桌上也伏满了人，有的没有地方写，就把纸铺 在 墙 上

写。

“选好了的时候就到主任办公室里去签字，签过字之后就可以上课了。记着，一年级的新学生就只能读十八个学分，多了就不行。”

“什么叫学分？”

向大钟茫然地问着。

“一星期上课一小时的课就是一个学分。”

宋明光有一点觉得他的问询呆得可笑，静玲也要笑了，可是一想到自己原来也不明白，就赶紧收敛了笑容。

“一年级的课程还算好选又不分系，先检普通必修的课程选好了，譬如英国文，算学，物理或是化学选一种，中国通史，再加上体育军训，大约就差不多了。要紧的还是弄好到哪一组去听课，譬如同是一年国文，就有四五组，由四五个不同的教授来上课，选得好就有趣，不好呢，就活遭殃，平常愈是教得不好的家伙们愈来得凶！你看那边就是教授表，你们自己去仔细看看好了。”

他们果然很服从的靠了墙壁把课目写好，然后就站到那教授表前看看。

“还有要注意的事呢，时间还不能冲突，最好自己先把功课表排起来，有的教授虽好，时间不对也是白费。我看你们三个人还是都选一样的课吧，还能少一点麻烦。”

“不是还有非常时间课程吗？”

“那多半是大课堂，演讲式的，可以去听，有的许多功课你们还不能选。”

好容易把功课都选定了，他们才象三个罪犯似地站到主

任的办公桌前面。虽然天气还很凉，可是他们的头上早都渗出汗珠来了。

那个主任象一个猴子似地蜷坐在那张圈子椅里，一直到觉得他们三个遮住了他面前的光线他才扬起那张小脸来。

“把上课证交给我呵！”

他象哭似地说着，他们三个就赶紧把那张大卡片交给他，可是他又翻起眼睛来！

“小卡片呢？为什么不交给我？”

他们才象记起来似的把那些填好的小卡片又交给他，他一项一项地看着，忽然嚷起来！

“英文丙组人满了，去换，去换！”

他们互相望着，又失去了主意，宋明光低低的和赵刚说：“张主任换一组相同的吧。”

赵刚照样说了，可是他又翻起滚圆的眼睛。

“干么？难说要我给你们改么？自己去改，改到丁组也好。”

还没有等他把上课证丢下来，向大钟已经把三张都拿到手里了，只一改好，又放上去，那个主任就把学分加好，写了数目，然后签一个字，不耐烦地说：

“去，去，去！”

他们三个就象被判决或是被释放的从里面滚出来了，有一点失措地不知干些什么好，向大钟掏出手绢来擦着脸上的汗，赵刚的脸也涨得通红，黄静玲的垂到前额的发尖被汗沾住了，她不得不用手把它掠到后面去。三个人几乎是同时地喘了一口气，可是学生们还是不断地穿着，有的在不断地打

着口哨，有的当签字的时候还不断地和主任象买卖似的嬉皮笑脸地讨价还价。多半都是很轻松自在的样子。黄静玲偷眼看到了静珠，她简直象女王一样地昂立，她的身边是那些随从的男学生们，那个可怜的主任真象匍匐在她面前的奴仆，抬起头来就是一张笑脸，当时她故意躲着她，不愿意被她看见那份窘迫，也不希望她的援助。

“好，我请你们去吃豆浆吧。”

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宋明光的存在，来不及说什 么 客 气话，就随他走着。

小小的一家豆浆铺里也挤满了学生，正好当他们进去的时候，有几个人站起来，他们就占据了那张桌子，伙计一面收拾碗碟抹着桌面，一面问他们吃什么。

“四碗豆浆，冲一个，卧一个要甜的，快！”宋明光吩咐完了，才向他们问：“你们都吃甜的吧？”

没有回答，只是点着头。他们这时才觉得嘴有点干渴，肚子有点空，当伙计把糖糕油条送上来的时候，他们也就不再客气，自己拿着送到嘴里。

“刚才给我们签字的是什么主任。”

沉默了些时之后，赵刚就开始问。

“说不出，有人说他是新生主任，可是又没有这一系，不过每一个新学生第一年都要经过他这个关，学生给他一个外号——”宋明光把声音稍稍低了些，“叫白皮猴。”

黄静玲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把吞在嘴里的一口豆浆都喷到桌上，她怪不好意思地羞红脸，赶紧把自己的手绢掏出来擦。

宋明光一面叫着伙计，一面阻止她，可是这时候哗啦啦一声，一张桌子翻了，连碗带碟子碎在地上，五六个雄赳赳的男学生挺起身来走了。那个五十多岁的掌柜，勉强陪着笑脸连声说：

“对不起，对不起，……”

那个不服气的伙计不断地唠叨着：

“还逞什么雄的，有本事打日本人去，……”

“不用说了吧，谁叫咱们吃这碗饭呢，赶紧收拾起来。”

那个掌柜的悲愤地说着，全房的人全朝那边望去，过后就低下头去吃自己的东西，只有他们几个一直望着，那个伙计看到他们在注意就向着他们说，“我倒请明白的先生们评评理，那几位先生说：糖少了，我说：您试试看，我加的糖，不少了，要是不甜再加，下文也没有一下就把桌子翻了，这算怎么回事！”

“还说什么呢，干你的活去，——”

那个掌柜的一句也不抱怨，可是他的眉毛紧皱着背着手在那狭小的柜台里往返踱着。

“他妈的，我就不信，赶上去揍他们。”

向大钟起了性子，可是赵刚一把按住他，低低说：

“你还是一个新学生，一个人怎么敌得住他们五六个——”

宋明光悲痛地呆望着，他象被人狠狠地打了两个嘴巴，脸红起来，可是也说不出一句话，黄静玲偷偷地站起来，溜到柜台那里，掏出一张钱票来放在柜台上，当着那个掌柜含

笑俯下身来她就和他说：

“掌柜的，你收下这点钱算我赔偿你的损失。”

看见她到柜台前面拿出钱来，宋明光立刻赶过去，赵刚和向大钟赶着喝完了豆浆也站起来走过去，他们只听见那个老掌柜和善地说：

“不，您把钱收起来，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买卖小，还担得起来，不过让别的先生们受惊使我们于心不安。不过人也不同，就说宋先生吧，他也是我们的老主顾了，有事没有事总是那么和颜悦色的，您看我这么个粗人还常这样想，人跟人干么有那么多的仇恨——”“掌柜的，记在我的帐上。”

“好，小姐，您还是得把钱收回．您这点心意就够了——”

黄静玲没有说话，好象这罪过是她犯的，低下头走出去，宋明光替她把那张钱票接过来几个人默默地走出那间小屋子。

走出来之后，宋明光把钱给了赵刚，和他说：

“你们今天不必上课，只要把课堂找好就是了，我还有点事不能陪你们，回头见！”

他们三个人默默地走回公寓，才走进门，又遇到一场殴斗，向大钟和黄静玲还站下来看着，赵刚赶紧把房门打开，就把他们两个人拉进去了。

当他们才坐定的时候就听到外边的喝采和鼓掌，随后就是一阵奔跑，整个院子暂时静下来。

静玲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叹息地说：

“我真想不到大学原来是这样子！”

赵刚只是弄着骨节咯咯地响，他不那么容易灰心，他想了想说：

“本来别人说学校即社会，大学更接近社会了，无怪它也有社会的那份混乱。可是事情原来不能一概而论，总也有好的分子存在，否则那不就糟了么！”

“我也这么想，可是你想想看，就是这上半天我们所遇到的事哪一件是合心意的？我总以为大学可以好好 教 育 我们，让我们更适宜我们的世界，可是如今所看到的，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因为你抱得希望太高，所以更容易失望，我们到底不过是才跨进一只脚来，还看不清什么，将来我们自然能给它一个新的估价。”

当他们正在说着的时候，向大钟一歪身倒在床上呼呼地睡着了，黄静玲忍不住笑着说：

“你看，他倒好，无牵无挂地倒下头就睡起来了。”

“也难怪他，昨天晚上三点钟才睡！”

“为什么睡得这样晚？”

“帮救国会弄宣传品，向大钟一直推油印机。”

“噢！这个学校里倒有救国会。”

“现在听说还算半公开的组织，不过许多事都由他们推动，不久就要召集全体学生大会了。”

“这我倒不知道，——”黄静玲的眼睛冒着光辉。

“所以我们不能只看那腐烂的一面，我们还要看那光辉的一面。”

“可是这个时代正是光辉藏在黑夜里，在阳光下只是无耻的举动！”

“不要悲观，我们的责任多着呢，我们和好的携手，感化那些落后的，腐败的，如果不成功，再用脚踢开他们！”

赵刚的坚决的语调才使静玲那被悲痛包着的心开朗了，他的话给她一个希望，她热情地说：

“那么什么时候我也来工作？”

“不久自然就需要你的。……”

“好，好，我走了，我想你也要好好睡一觉，我们明天再见吧！”

她怀了欣喜的心，拉开门，就跳到外面的阳光里去了。

十三

晚间，她在家里遇见了静珠，这些天静珠都不高兴，因为她强制地被关 在 家 中，她觉得是失去了“自由”，为了这自由的问题她和静宜争论，她也和父亲当面辩理，可是一切全归无效，于是她就把愤恨堆积在静玲的身上。几天来，她们见面都不招呼，这晚上不知为了什么，她却问着静玲：

“怎么？你也入学了么？”

“当然罗，难说我就没有资格？”

静玲还是挑衅似地回答着，她在任何人的面前都不低头的。

“怎么我没有看见你？”

“你当然看不见，可是我看见你了。”

“你说，你说，在什么地方？”

“不必管在什么地方，总之你的身边有那一大群人——”

“那，那我到哪里都还是一样的。”

静珠好象很骄矜地说着，她正在用铜夹卷着自己的头发。

“呸，那有什么得意，青年人要是都象你们这样，那我们老早就成亡国奴了！”

“喂，你为什么骂人？”

“我，我不知道，我这不算骂人。——”

静默沉在她们中间，可是过了些时，静珠又象是把一切都忘怀了似地和她说：

“你知道么，今年还要受军训，那我可真受不了——女生说是可以学看护，那多么肮脏又多么怕人呵！”

“真正肮脏怕人的事还多着呢。”

“小五，你今天好象故意来和我拌嘴的！”

“也不是我找你来说话呵！”

“好，你甭理我，我们干脆还是不说话好。”

静珠一面跺着脚一面走回自己的房里去了。静玲就慢慢地找到了静婉，她正在书桌前埋着头不知写些什么，看到她来就急速地折起来放到自己的袋里。

“三姊，你的课选好了么？”

静婉先只是点点头，过后才象记起来似地问着：

“你也注册了吧？”

“唔，一位宋明光帮我们弄的。”

“呵，宋明光他是救国会的重要人物，他很能干，也是一个危险人物。”

“什么叫做危险人物？”

静玲故意装做不懂的样子问着。

“别人说他前进！”

“有人还说我呢，你信么？”

静玲的话接得这么急，使得静婉又沉默下去了。为了使她说话，静玲故意问着：

“三姊，你对于当前的大局有什么意见？”

她没有回答，只摇摇头。

“悲观么？”

她还是摇着头。

“那么你的意见是什么呢？”

“我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兴趣。”

这回答象一桶冷水从她的头顶浇下去，如今她亲自从她的嘴里得到这样的回答，如今她不得不觉得悲观了。

“这还是大学生们，何必说一般民众呢！”

当她又是独自的时候，自己这样想着，有的人对于一切都没有兴趣，有的人又热心得不是路，而且她猜想混在这些青年之中一定还有些无耻的走狗。

可是她才觉得一点消沉，立刻就自己加以纠正，她想这是不应该的，她记起来一句话：

“不好的用脚踢开，落后的加以教育。”

而且她也想到，在大学里，纵然存在那些污浊与混乱，到底救国会是成立了，不致于象以前那样贼一般地暗地里进行。

“只要能有光明的影子，一切就不是没有希望的。”

于是她躺在自己的床上静静地想，从请愿到示威，用勇气和鲜血到底使那些败类不敢任性去做，到底在民众的脑子里留下些印象，要争取最后的成功，只有不断的努力。

“只有努力，努力，”

她没有想到把这几个字冲口叫出来，更没有想到正在这

时候静宜走进来。

“正吓了我一跳，我还当你睡着了呢！”

“我没有睡，我没有睡。——”

说着她一下就从床上跳起来，几乎撞到静宜的身上，静宜一面用手挡住她一面退了半步。

“你看你，真象一个男孩子，近来倒不看你玩你的洋囡囡了。”

“呵，我倒忘记了，不过——现在我不想玩了，等中国不再受日本的压迫再来玩。”

“那下子你不晓得有多少岁了，还玩洋囡囡，怕不要笑死人！——可说我倒忘记了，静茵有一封信给你。”

静宜说着，就把衣袋里的一封信拿给她，她急速地接过去，匆忙地拆开，贪婪地看着。

“你看你急得这个样子！”

静宜自己平静地捡了一个椅子坐下，有趣地望着她那饥渴的眼睛；可是她并没有看到她，只是那熟练的，热情的字一个一个地跳进她的眼里：

“玲玲，你的牙齿补起来没有？我很惦记你，不要以为我变得软弱了，有一个该关心的勇敢的妹妹，真是姊姊的一点光彩呢！

各地已经象回声似地响应你们了，我想在报纸上你或者能看见一些消息；可是我又想到那边的一些人不会放松言论的，他们尽可以掩住一切真象。S埠就不同了，平时我们厌烦它那半殖民地的性质，但是在言论方

面，它还比较自由一点。（不过也不能直接碰到那些帝国主义的威严！）你知道么，自从北方的运动起来之后，中国的各个城市的青年都起来了。在我们这里紧接着那次市政府请愿，就是万人以上的妇女救国会的游行，我们的中间除开学生和教员，还有一半的女工，她们并不落后，并不象北方那些女工的知识浅陋，有的真是读过些年书呢，她们的精神比这些知识分子还好，因为她们能吃苦，真的每天都在和生活搏斗。我以为每次学生运动总是陷于孤单，终至失败，这一次各地都仿佛不曾忘记民众，是的，广大的民众才是我们的国家的支柱。

你知道么，在武汉、在长沙、在安庆、在山东、在广州、……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学生们都起来了，他们不只游行，请愿示威，应和你似的下乡运动，各地也都组织乡村宣传队，热烈地号召'到农村去'，'到民间去'，人们都了解这一次是艰巨的工作，是要全国的民众一致奋起共同战斗的。

可是你们呢，最近仿佛倒消沉了，我当然知道你的特殊的环境，我也在那里经过的，也许你们受着更大的压力，可是你们无限期的罢课是无理由的，固然我们要表示我们的勇气和决心，但是我们不能不随时批评自己纠正自己，在学生之中我们不能讳言有许多不好的分子，有的贪图安逸，有的短视，有的无所谓，有的甚至于丧失良心出卖自己；下乡运动既然遭受了阻碍，就该赶紧回来了，立刻复课，再把自己团结起来，那样即使有什么行动也显得有力，否则，爱国吃苦是少数人的

事，有的过着荒淫和无耻的生活，有的又把自已关在狭小的书房里，再加上汉奸走狗的挑拨利诱，结果不是把原有的力量又分化了么？而且这也极容易遭受外人的误解，有的会说这是学生们懒惰好玩，所以借故逃学，有的又要说这不过是被少数投机分子所利用的错误的举动，那不是很可痛心的么？我站得远，看得清楚一些，所以我才肯定地认为不该再罢课下去了，学校到底是学生的集中地，先要学生们都回来吧。在可能之内，学生们和学校当局，还有那些教授们，不要站在敌对的地位，不只如此，还要联合所有的人，发动全民众的救国运动。不要和任何阶级有正面的冲突，（当然汉奸走狗在外）那也不是说和他们无条件的妥协！我们学生应该象冲锋的士兵，后面随着各色各样的全民的组合，他们是我们的生力军，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战斗中，我们站在一起，肩并肩地朝着一个方向。玲玲，你觉得我的话对么？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过我和许多人都谈起过，他们也多半同意。你有什么意见么？

你们的学校怎么样呢？我知道你们的校长是又固执又胆小，自诩为有道德的人又缺少从前士大夫所持有的气节，他要对你加以惩罚吧？我想他还不会使你退学的。

我很好，我的健康一点也没有被那次生养影响，告诉妈妈，不要惦记我，妈妈近来好么？别人都很好吧？告诉我大姊的近况，让我下次想起她来的时候是一副健康、快乐的影子显在我的脑里，而不是那个苍白的衰弱的影子时时使我不安！”

十四

这一天，早晨起得迟一点，她就匆忙地一直跑到学校，果然上课了，她就迅速地钻到座位上，心在不停地跳着，那个戴着老光眼镜的国文教授正在有味地讲孟子“鱼 我 所 欲也”那一节，他一面讲一面摇着头，而且他的嘴是不断地咂着，她把假做低着的头抬起来搜寻着赵刚，没有看见他，就是向大钟也没有来。她自己就很无趣地在计算下课的时间，正在这时候她的身后的门口那里，起着“嗞嗞”的声音，她回过头去，在那里探头探脑的原来是赵刚，他很急的样子，还不断地做着手势，看情形是要她出去的样子。

她点点头，装做没有事，等着那个老先生转过身去写黑板的时候，她就敏捷地溜出去。

赵刚还在那里等她，他们急急地走出了教室，他才说：

“我们的学校又出了事情。”

“什么？不是好好地在上课么？”

“嗐，不是这个学校，是我们从前的学校。——”

"噢，怪不得，——"

可是她并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她的话也就无从接下去了。

赵刚有点不耐烦地说：

"你不要岔我好么，让我把这件事好好告诉你，你知道今年开学不是学联决议各校成立救国会么，单独我们那个校长不许，他说中央没有命令，显然是奸徒捣乱，危害治安，不但这样，他还把那个学生救国会的男女代表何道仁和刘珉开除了。——"

"呵！刘珉和何道仁！"

"是呀，就是他们两个，我想你当然记得，这种处置当然极不公平罗，所以救国会的全体代表十一个人向校长请愿，结果你猜猜怎样，校长把十一个全体开除了。——"

赵刚很激愤地抓着他那个光头，这时他们已经走出了校门，便又走向他的公寓。

"那真岂有此理，不知道这十一个人里面还有谁？"

"不用问了，你听着吧，后来全体学生做他们的后援，请求校长收回成命，可是这一下，那个校长更神气了，说：'你们不同意我的办法，全体离校好了，我的学校可以关门……'"

"他又是这几句话！"

静玲切齿地说，她想得起那个发亮的脑袋，还有那刚愎自用的个性，他只在威力之下低头，同时应用他自己的威力压迫比他软弱的人。

这时他们已经走进了他的屋子，赵刚显着许久难得露出

的愤慨，他不坐，只是在那一个小屋子里转圈。

“可气的是这样，这一下学生就分了两派，一派是不妥协的，一派向着校长的那面。”

“我问你，我问你，我们从前那些人是哪一派？”

“那当然是不妥协的，听说连白淑兰都表现得很坚强。——”

这点事实把他那失望的心又刺激起来，黄静玲也得意地摇着她的头，好象她也分得有一份光荣。

“可是，”赵刚又把话接下去，“仿佛护校派是由张国梁在暗中操纵。”

“张国梁？呵，那个家伙，我早就看出来他不是好东西！他怎么还在那个学校？”

“谁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呀，看样子他大学都该毕业了似的。”

“那怎么办呢！”

黄静玲也在搓弄着自己的手，应和着赵刚不断地按着骨节。

“学联已经有了一个决议声援，而且还发动所有从那个学校出来的大学生，一致行动，向大钟从早就去通知旧同学，为了声势的关系，当然别的同学我们也欢迎。”

“到底是什么时候，怎么办？”

“就是今天下午一点钟，大家在××大学集合，到那边去交涉，不但要他收回成命，而且要当场把救国会组织起来。怎么样？你去不去？”

“我，你还用问么？”

黄静玲好象被侮辱似地霍地从椅子里跳起，把两只眼睁得滚圆。可是赵刚并没有留意这些，他只匆忙地说着：

“好，好。你去联络本校的女同学吧，我也就要走了，我还有许多事要做，下午在××大学见！”

赵刚说着就把围巾打了一个结，预备就要离开的样子，到他离开这个房子的时候，他把钥匙交给她，和她说：

“好，你可以在这里呆一会，想想怎么办，不过你出去的时候不要忘记把我的房门锁好，——还有碰见我或是向大钟，不要忘记把钥匙给我们，否则我们只好在外边蹲一夜了。”

赵刚走了，她一个人留在房里，她想这些事怎么入手呢？自从进了这个学校以后，简直还没有和她们往来，不住在学校里，许多事都觉得不方便，终于被她想到去找静婉，她想，她原来是一个老学生，一定有很多熟人，要她介绍给我，也省得我象一个瞎子似地乱扑。

想定了之后，她就站起来，正走到门外把门反扣起来的时候，向大钟气咻咻地回来了，他的脸涨得通红；不知道是风吹的还是热，他推着一辆自行车，向墙根那里一靠，就走过来。

“怎么，有什么事情发生么？”

“没有没有，”向大钟一面用手绢擦着汗一面回答，“走到那边恰巧遇上查捐，我一看不对，赶紧绕道就跑，警察一直追我，可是也没有追上。”

“你的车没有上捐？”

“上捐还会怕他们才怪呢，平常我也不在乎，今天不是

有事么，抓住倒不怕，可耽误了我的事。赵刚呢？”

“他才出去，——你的事办得怎么样？”

“他要我去接洽的都弄妥当了。”

“好，你们的钥匙在这里，我交给你好了，我要到学校里去，你还到别处去么？”

“我不去，我得休息一下，你今天下午去不去？”

“当然去，你呢？”

“我，我休息一下，还预备贡献点力气呢。”

向大钟得意地笑着伸伸拳脚发出咯咯的声音。

“那不成，你得提防打坏了事情。”

“也得看什么人，什么事情。象张国梁那小子不揞两下出不了气的。”

“打他我赞成，记住替我搥两下！”

她说完了就赶着到学校去，她简直摸不清该在什么地方找得到她，正当她站在院子里不知向哪一边走的时候，就看见一群男的女的走了来，他们正和唱着一支“永远的爱情”歌，走近了才看到里面原来有静珠。她好象故意停下来，她就乘机问她：

“你知道静婉在什么地方？”

“怎么，你还不知道，她休学了，医生说，她一定得休息，她今天来过又回去了。”

“你到哪里去？”

“你还看不出来么？”静 珠 说 着很漂亮地把她的头一扬，静玲才注意到在那些男学生的肩上每人背了一双或是两双冰鞋，“这是最后一次了，今年冬天才能再来。”

静珠向她做一个爱娇的手势，就又 投 到 那些人中间去了，歌声重复起来，他们浩浩荡荡走向校门去。

静玲呆呆地站在那里，在她的心中升起了无比的憎恶，朝着他们的背影，她狠命地向地上吐了两口口水。

“呸，呸，……”

十五

一共有三百人的样子，在××中学的门前聚集着，那两扇无情的大门严紧地关闭着，叫了些时，也没有应声。

站在前面的人用拳头搥用身子撞，可是那两扇门仍然是不可撼地闭在那里，有谁在嚷着："我们要合力去撞，不怕撞不开的。"

"好，我们合力干，向后退一退。——"

说着，人们退出一丈多的距离，然后同时向前奔跑，把全身的力量使上，那两扇门，果然动了动。

"再来呀，再来一次就行了。"

人们照样又退回来，这一次，那两扇门在这一群人的力量之下倒进去了，他们冲进去，传达室的校役呆呆地站在那里，二十几个穿着童子军制服缠着护校团臂章的学生们，飞快地拖着木棒跑进去了。

他们一路走一路叫着口号，在课堂那边有人应和着，许多人跑出来迎接他们。赵刚、黄静玲和向大钟特别象回到家里

的孩子一样高兴，他们的手都来不及和那许多伸出来的手握着。

静玲跑到女学生那一群里去，她热情地和刘珉拥抱了一下，又抓住白淑芸和李纫芝的手。她的头是不断地点着，那许多熟习而亲热的脸，使她的心都笑开了。不知道谁在嚷着：

“我们到操场去开临时大会，请本校的和外校的同学一同去！”

于是就象一群蜂似地一面嗡嗡着，一面走向操场。每个人都特别高兴，就是外校的学生，一大部分也是从这个学校出去的，有熟人的牵在一处，没有熟人的热望着那些房屋，那些什物，那些树，那些路。

那个操场黄静玲还记得清清楚楚，可是这一次她却象得胜般地来了。

关明觉冷不防给了向大钟一拳头，向大钟才转过身，就看见他，他们的手握着笑了。

“李玉明有信来么？”

“有，有，他已经入伍了，他真行，小伙子有他的！你这小子也不错，挨一拳头，纹丝不动！赵刚呢？”

“我也不知道他跑到哪儿，一转身的功夫，我就看不见他了。”

这时他们这六七百人已经在那个木台的前面站定了，人头象海浪似地起伏着，一个声音又在吼：

“学联的代表请到上面，我们再请本校的和外校的同学上去组织临时主席团，我们要争取时间，快点办。”

学联的代表们自动地跳到台上去了，有的人在叫着名字，赵刚被人拥到台下，一抬就上去了，刘珉就算是本校代表，她不愿意做，可是在大家的鼓掌和叫喊中她也不能退缩了。黄静玲也被别人推上去，她倒很习惯，她站到刘珉的身边，觉得她的身子有点抖，她就紧紧地拉着她的手。

一个人把传声筒放在嘴边叫着：

"我们今天，到××中学来，为的是帮助你们和校长接洽，组织救国会，不得任意开除爱国学生。——我们来的人少数是学联的代表，大半还是××中学的校友，我们诚心诚意地来和校长接洽，可是他把门关起来，不许我们进来，他自己呢，他自己可象耗子一样地溜掉了！——"

哄笑的声音在台上、台下响成一片，那个人喘了口气又继续说：

"连重要的职员也看不见了，你想这叫我们向谁去交涉呀？诸位同学，我们不能做这没有结果的举动，我们要推定几个人留在你们学校里，他们是代表全城大学中学的学生们，要他们负责和你们校长接洽，使你们不再受无理的压迫，使你们有爱国的自由……"

热情的喊叫和鼓掌混合着，正在这时候有二三百个属于护校团的人来了，那里面还夹着校役和小职员，跑在前面的是童子军，一个穿着军长制服的体育教员挥着手跑在最前面，他们的手里拿着木棒和铁棍，他们一边喊着一边奔过来。

"他们来了。我们要迎上去，不要伤害他们，抢下他们的武器来！"

主席台上的人发着号令。下面的人都转过身去准备着，站在台上的人跳下来，当着快要接触的时候，站在这一边的本校同学大声嚷着：

“不要弄错我们是自己人，我们应该站在一条线上，放下你们的棒子棍子呵！”

这样叫嚷着，迎上去，女学生大半躲到外边去了，两边相对厮打。有些人果真放下棍棒，撕去臂章加到这边来或是溜开去，向大钟挨了几木棒，他并没有打人，只是扯下他们的棍棒来向地一掷，可是他一眼看见了张国梁，他并不在这群人里面，他躲在通校园的门边，他就猛力地追过去，许多人看见他跑，也跟着他跑，向大钟一面跑一面喊：

“我们去赶那个走狗，打死那个走狗！”

张国梁看见他跑过来，早就转身拔脚跑去。更多的人听他的叫喊跟着他跑过去，留在后边的还混乱地打着。对面的人也有许多莫明其妙地跑着，有的跑有的追，这些人终于都跑到向大钟的这条路上！

赵刚紧紧追着向大钟，他一面跑一面喊：

“大钟，不要追了，我们还有正经事要做呢。”

可是向大钟只象一只野牛似地奔跑，他只朝前跑，——后面的人也跟着他跑。

这时候，群众的激情已经爆发了，每个人都象视死如归的兵士，勇往直前地跑去。追到办公室那里，张国梁仓卒地钻进校长室，可是在后面紧追的向大钟什么也不顾，一拳打碎了门上的玻璃，他的拳头满都是血，再一脚，那个门倒了，他跑进去，又一拳正打在张国梁的后背上，他踉跄了几步，

摔倒了，恰恰从另一个门滚出去，向大钟正要追，赵刚死命地拖着他。

“你，你不能再打了，要惹祸的。”

可是这时候追随在后边喊打的人来了，看见没有可打的人，就把他们的愤怒放在这间房子上，屋里屋外都是人，有的从门那里挤进来，有的从窗子跳进来，不知道谁把红墨水丢过去，许多人的脸上和身上都沾满了这鲜血的颜色，这更激起他们的愤怒。

“打呀！打呀！……”

人们疯狂地跑着，不知谁用什么丢中了那个百烛光的大电灯泡，訇地一响正象一声枪。

“放枪了，放枪了，……”

有的朝外跑，有的朝里挤，人们简直塞住 那 间 小房子了，这些只手，这些只脚，这些个愤怒的心，挤在这间房子里，把凡是可以毁坏的全毁了，终于还是以 站 在 外边的人嚷：

“住手吧，住手吧，都是自己人了，”

里面的人才痴呆地望着，不知道该再做些什么好，还是站在外边的人又嚷：

“大家都出来吧，我们到外边集合。”

这些人才一个个地出来，这时候，不知道谁还拖出校长的绣花被来，在院子里划一根火柴点起来烧着。

那些护校团没有了，那些职员和校役也全不见了。这全是他们的力量，可是燃烧着的丝棉的焦味却呛着他们。那个主席宣布：

"军警在外面已经守住了，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冲出去吧！"

"那不成，那不成，我们的人数太少……"

刘珉紧紧地拉着静玲的手，她的眼红着，不知是为了恐惧还是被烟呛红的，她不断地低低说。

"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

人们都觉得这件事做得有些过火了，沉默着，可是没有人埋怨。

"首先，我们得要注意，我们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学联的代表准备留在校里和你们的校长接洽，……"

这引起了那些学生们的同情的掌声，冷静地，有力地鼓着。

"——我们也要留在这里负这次事件的责任，我们不能不解决你们的问题，反倒给你们增加困难——"

刘珉低低地和黄静玲说：

"这才好，这才好，你留到这儿吧？"

"我，还不知道，看他们的计划吧！"

"其余的同学们和代表们，请分散着走出去，如果遇到阻碍呢，我们再用行动，第一我们要化整为零，——"

"好，好，……"

许多人这样叫着，他们各自整理凌乱的衣服，有的洗去血或是墨水。向大钟那只打破了的拳头，已经用一张手绢包好了。

黄静玲走过来向着赵刚：

"怎么样，我们有没有留在这儿的必要？"

“不好，我们是这里的学生，那一下他们一定咬定是我们主动了，——”

“那我们不是显得太胆怯？”

“这不是胆怯，这种牺牲不必要。”

先走出去的几个人没有引起什么动静，过后就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分着从正门和后门走出去了。

十六

过两天，黄静玲到公寓去找赵刚的时候，赵刚就告诉她那些学联的留校代表和××中学的一些同学都被捕了。

“真有这样的事！”

黄静玲气愤地说着，她立刻想到刘珉，她就又问：

“刘珉她们也被捕了？”

“一个也不少，在他们的眼睛里看起来这不但是违反校规，而且是有关国法。”

“什么国法，还不是随口乱说！”

“你可不要说，你没有看见报纸上××中学校长的启事么？”

“什么？我没有看见，那说些什么？”

“不必说了，那篇洋洋大文也长得很，我也无法记，他只把我们算成暴徒，——还说我们是有政治作用的暴徒，真奇怪，这种人，而且他还说他有真实凭据，说我们是受别人指挥捣毁全校，并且还向我们提出赔偿二万五千元，你看好

笑不好笑？”

“其实那天何必去打毁他的住室？”

“那倒是一个错误，不过当时群众的激情也无法控制得住，所以才有那种幼稚的举动。”

“都是张国梁那个坏家伙，要不是他，还惹不出这么大的事来——怎么，向大钟呢？”

“这两天我要他住到他亲戚的家里，风声很不好，我怕又要有什么事，他在这里一定要把小事化大，大事就不可收拾了。我看你这两天也先告几天假吧，免得被他们注意有什么不便。”

“注意有什么关系，——”

“只是注意当然不要紧，就怕那个狗校长为了泄愤把我们的名字也报上去，那真有点麻烦了。”

“我不怕，我不怕，——”黄静玲又在迅速地摇着她的脑袋，“总归有个真假是非，”

“什么真是非假是非，把你丢到狱里先过一年 半 载 再说，看你那时候怎么办？”

这几句话才在她的心上有一点作用，她好象想了一些时才说：

“那么你呢？”

“我！——”赵刚笑着缓缓地摇着他那个圆脑袋，很自信似地说着，“我有办法。”

正当他们说话的时候，忽然院子里响起了不同的人声，赵刚赶紧跑到门边去张望，立刻缩回头来和静玲说：

“果然来了。”

黄静玲显得有点慌张，匆促地问着他：

“那我们怎么办呢？”

“不要紧，你跟定我好了。”

赵刚立刻戴上帽子缠起围巾，推着后面的墙，那原来是一面后窗。

“快点，从这里爬出去！”

黄静玲觉得很奇怪，平时再也没有注意到那是一个窗口；可是她来不及和他说，只是遵从他的话从那个窗里爬出来。赵刚紧随着也爬了出来。

那正是一个后院，有些杂乱的树木，和一堆堆秽土，赵刚压低了嗓音说：

“我们得从那个墙头翻出去。”

她只是点着头，到那个墙根下面，才看到那有一丈高，她无论如何也爬不上去。

“来，你踩着我的肩头，快点，”

赵刚说着蹲下去，静玲两手扶着墙，两只脚才慢慢站在他的肩上，这时他才渐渐站直了身子，正好把她升起到只一跨就坐在墙头上了。

看下去觉得很高，她把眼睛一闭就朝下一跳，好象跳到另外一个世界似地落在地上，她的头向前一俯，两只手生痛地跌到地上，脚跟也好象摔碎了似地，一张大手抓住她，扶着她站起来，她张开眼睛一看，就看到他那黄制服，红领章，还有衣袖上鲜红的宪兵两个字。可是在那帽子下面是那么一张既和善又严肃的脸，她才想叫一声，告诉他不要下来，这里有埋伏，看见他已经跳下来了。他跳得很好，没有

跌倒、而且他显然看见她和那个宪兵了，掉过头就向左手跑去。那个宪兵就打着东北口音和她说：

“跟着他，他识路，——”

那张大手松开了她的手臂，还在她的肩上轻轻拍了两下。她回头迷惘地望着，那个宪兵不耐烦地说：

“快跑，快跑，去罢！”

她真就象孩子一样地撒开腿跑了，她很快地就追上了赵刚，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尽在小胡同里绕，终于他们转到一条繁盛的大街上，他们很快地就没在人群的海里了。

“怎么办呢，暂时你当然不能回去。”

走在繁盛的街上，她倒能和他低声地说着。

“我想得到这件事，可是没有想到这么快，——”

“我也没有想到那个宪兵——”

“唉，人心到底是肉长的，谁没有兄弟姊妹，谁没有自己亲爱的一群！——”

“不要说这些空话吧，我想我们还是先回到我的家里，你可以先住在我们那里几天，避避风。”

“那怕太不方便了。”

“那有什么不方便，我想我的家总是顶平安的——”

“我不是说那些关系，——”

“此外还有什么，你和我幺舅是认得的，正好住在他的房里，就是和他说明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也算是不得已的了。”

“好吧，就依你的，——”

他们就挤上电车，很快地就到了秋景街北头，他们又跳

下了电车。

“你的肚子饿么？”

“我不饿，可是你看，——”

赵刚机警地自己先停住脚步，随后一把拖住了还在向前走的黄静玲，他们看见在她家的门前，正站了四五个穿着黑制服的警察和黄制服的宪兵。

“不好了，怕有什么事。”

“也许和我们有关，我们先到别处躲一躲，看些时候再来吧。”

“好，我们去吃点什么。”

说着他们两个又迅急地转回身子，朝方才来的路走出，看见路旁一家面馆，他们就走进去。

静玲的心简直不能安宁下去，她不能断定到底是什么事，当着那热腾腾的面放在她的面前，也引不起她一点食欲，只是愁苦地坐在那里。

“我不预备到你家里去，”

赵刚吞完了一碗面就和她说。

“那你到什么地方去？”

“你不用管我，我自有去处，我想事情过去三四天之后，也许就没有什么事，我还是回去，不过我也许要搬一个地方住。”

“那也好，我过两天到学校去和你见面吧。”

他们付过钱，站起来，在门口两个人分路走了。静玲一直朝家里走，她远远就留神看着。门前那几个人没有了，仍是象经常一样冷清清的。

她紧走了几步，到了门前按着电铃，老王特别大声地问着：

“谁呀？”

“我，怎么你听不出来，”

“噢，我的五小姐，您快点进来，——”

老王赶快打开门，他的脸上还带着恐怖的样子，他跟着把门关好，几道门闩都上紧，然后才惊异地和她说：

“您可不知道，刚才来了七八个吃衙门饭的人，——”

“什么衙门饭，现在也没有衙门，——”

“就是吃官饭的人，来了七八个，有几个就把着门，有几个去见老爷，也不知道说些什么，过了老大半天才走的，——”

她正要给他解释，就听见一声严厉的叫喊，她转过头去，就看见父亲的那张气得发红的脸正笔直地盯着她。

“静玲，你过来我跟你谈话。”

她失去了平时的那份活泼，就伏贴地，很顺从地走到父亲的面前。

父亲没有说什么，可是他的眼睛里都象要冒出火来，他走在前面，进了客厅，静玲也静悄悄地跟在他的后边。

他猛然转过身来，就站在那里，和她面对面地说：

“你说，你说，你在学校里搞些什么，——”

“没有什么事情呀，我又是一个新学生，——”

“我不是说你在××学院，我说你在××中学，闹些什么名堂！”

“那也不是我的事，——”

“不是你的事，难说是我的事？”父亲忍不住咆哮起来了，“公事上说得明明白白的，说你们因为思想过激早已经开除，不料最近勾结暴徒数百人，将校舍捣毁，……”

“爸爸，您不要听这些，他们胡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告诉您：——”

“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想不到你人小鬼大，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爸爸，您不要这么说，那又不是我自己的事，——”

“本来么，惹出祸来还不是大家遭殃！我告诉你，你得放明白点，你有什么举动你也早告诉我，免得这一家人的性命都送在你手里！”

父亲说完气冲冲地走了，她呆呆地站在那里，许久都没有动，她的心一酸，两颗又圆又大的泪珠从眼角那里滚下来。

十七

"二姊，你的信接到许多天了，我时常想着你，有一个时候，我真想跑到你那儿去，说上三天三夜的话，你简直想象不到我的心中有多么愁苦！

可是我知道，我现在不能走，我只好给你写一封长信，如同我在你的面前述说。我明白，你一定了解我，你也爱我，要不是想起来也觉得怪难为情的话，我想你真的觉得有我这样的一个妹妹要值得骄傲的。

难说我气馁了么，难说我因为胆小便落后或是闪在一旁么？难说我有一点卑贱的行为沾污我自己或是我的勇敢的姊姊么？不，我站起来说，不，不，——"

静玲写到这里，果然放下了笔站起来，肯定地摇着她的头。夜已经很深了，一座台灯的光只照亮了伏写的桌面，当她站起来的时候，迎着她的眼睛的是嵌满窗口的繁星，春日的夜，依然是寒冷的，那些星仿佛冻得更明亮，更闪烁

了。

她用右手掠了掠头发，就又坐下去写着：

“我们和社会上的恶势力搏战，我们和那些无耻的汉奸走狗搏战，我们准备和日本帝国主义搏战，即是受了伤，我也不会退却半步，我们的战斗是再接再厉的，这不还都是为了别人的幸福，为了全民族的自由与生存么？这中间没有一点偏私的心，虽然我们毫不希望报酬，可是我们也厌恶他人的误解。如今误解我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最亲爱的人，你想，那该是多么使人伤心的事。这一回，我好象独立在一个孤独的岛上，所以有时候我想到我是一只能翱翔的鸟，飞到你那儿去，那么我就不会再愁苦了。

其实这许多事不说也好，因为我生活的目的，并不是永远关在这个温暖的家庭里，而且我也更不希望从一个家庭跳进另一个家庭。那么我就不该再来这无用也无味的诉苦，让我好好告诉你我们这一段战斗的日子吧。

我想有些事我实在不必重说了，从报纸上你一定知道这里的学校已经复课了，这正说明自己觉得无期罢课是一个错误，重复集合起来，发扬我们不屈的精神。

我先应该告诉你××中学已经把我斥退，我已经和另外两个男同学，都到××学院做旁听生，（在平时，这个变动相当大的，总使我有相当多的感触和许多话的；可是现在我不说了吧，也许留在将来再说。）我想你也能知道一点我们为了援救××中学的学生，因为又

出了事，引起宪兵的搜捕。关于这一点，我相信报纸上记载的一定不同，那么还是由我给你做一番解释吧。

那次的事情也是由于情势激起来，以致原来是极简单的事，结果是愈来愈麻烦了。譬如把××中学校长的办公室打毁，那是没有意义的甚至于是一种错误举动，由于这，那些人才把暴徒的名字加在我们的头上，当然他们用护校团来对抗，是引起众怒的最大因素，结果是情感奔发了，没有人能遏止，连自己也不能管制自己了，才造成那些幼稚的举动。

随着，那些学联留校同学，和××中学的救国会分子都被捕了，就是那些参与的人，尤其象我和其余许多曾经在××中学读过的，更是按名搜捕，学校公寓，甚至于到了我们的家。——这就是引起父亲和我的不快的缘由。

可是最使我惊讶的，还是那次在公寓里，我和另外一个人已经被包围了，我们就赶紧从后墙翻出来。我们以为自己够敏捷够聪明的了，没有想到他们早有了准备，当着我才跳下来，还不能站稳的时候，一只大手几乎已经抓住我了，没有想到他是给我指路的，他扶住我不至于跌下去，然后告诉我跟定那个人快点跑。二姊，想不到那时我忽然想哭了，我贪婪地望着那个宪兵的脸，我的心里想着：'他是我们苦难的兄弟呀！'要不是他催着我快走，我真不知道要看到什么时候。

那些关到狱里的人呢，还不到一星期的功夫，就死了一个女孩子，她就是××中学的女生，她的名字是刘

珉，她原来是一个善良而胆小的人，我一直还记得当我们到××中学去的那天，她是多么温顺地、恐惧地紧紧握着我的手呀！我还觉得出她那打颤的手，还有那抖动的身子，她的脸是多么白呵！我总象听见她的声音：'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一直到我们要走的时候，她还握住我的手和我说：'你留到这儿吧。'可是她也被丢进狱里，只是由于我们从前的那个校长，那个老刽子手的愤怒，她就活生生地进到监狱里，只有一个星期，躺着出来了。她那愤怒的眼睛没有全闭，她是不甘死亡的，可是她冷静地永远躺着了，连颤抖再也不能够！

这引起我们的暴怒总不能说没有理由的吧？我们用眼泪和泥土埋葬了死者，为了表示对死者尊敬和使更多人认识，决定开一个追悼会。

那天我去了，正好天空落着今年第一次的春雨。走进会场，那遗像是用忧郁而恐惧的眼睛望着我。使我惊异的在那鲜花的覆盖之下，有一口黑漆的棺材，我分明记得我们已经把她埋葬了，不知为什么又把她放在那儿，我低低地问着别人，原来才知道那是一口空棺，可是我到底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它放在那里。会场里的空气是相当悲壮的，可是当着那寡居的母亲在台上讲演的时候，全场都陷在悲伤之中了。她是一个旧式女人，刘珉是她的独女，她们原来住在离这个城八十里的小镇上。她说：……当初我只惦着城里的繁华会杀害她乡间的朴实的生活，没有想到她却死在这无理的强权的手上。

要说我的孩子死了我不伤心，那是假话，尤其是我的珉儿，您们想不到她是多么好的一个孩子；可是如果她的死能有一分力量造福人类，我一个孤单单的母亲就觉得她死的值得了。……’在这激奋的情绪之下，人们简直不能再恋惜生活了。每个人的流了又停，停了又流的眼泪，使两个颧骨那里变成油亮的了。于是大家决议抬棺游行。

当时也许有人觉得这种举动不大好吧，可是没有一个人反对。就是我在那时候也是赞同的，到后来我才觉得那是不宜的行动。

我在人们起始蠕动的时候就跑到刘珉的母亲那里，她正一个人埋着头坐在那里，我低低地告诉她我是刘珉的同学，我们也是很要好的朋友，于是她拉着我的手，——她的手是怎么颤抖着呵，可是她的手紧紧地抓住我，使我疼痛，正好象一个就要沉溺的人伸出水面抓住引援的一只手。她没有哭，可是她被悲伤包住了，她就和我说：‘不要管我，小姐，更重要的事等着您，不必为我耽误了。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坐坐就是了。’我就听从她的话，当时她使我记起高尔基所写的母亲，我就缩出我的手，一面跑一面洒着眼泪，我想追上才走出门去的游行大队。

跑完了那狭长的甬道，跳出大门口，向左向右都望不见人群的影子，我正有一点诧异，从两边来的四只手，就各自抓住我的一条手臂，大声地向我怒叱：

‘您也是他们一伙的么？’

‘我，我不是，——’

我并不是怯懦我必须逃脱，我已经料到发生了什么事。

‘那您干什么到这儿来？’

‘我是来看热闹的。’

‘这有什么好看，快点去吧！’

当时他们的手同时松开，还推了我一把，我就从那台阶上跑下来了，我就在街边缓缓地跑着，有许多凶眉恶目穿便衣和穿制服的人站在那里，就在不远的地方我看见那具黑漆的棺木，歪斜地倒在污泥之中，还有那张遗像，已经撕破了，有脚印，还有污泥的点子。在那上面我还看见了鲜红的血迹，我真想不到只是这一转眼的时间就有这么大的变化。我有点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终于我不敢相信这个人的世界。

但是亲爱的姊姊，我再告诉您，我们不气馁，我们也不退缩，我们只是向前。……”

十八

“我们必须得好好谈一下了，我们必须得好好谈一下了，您们也得告诉我，您们心里转的是什么念头！……”

黄俭之气急败坏地说，他不知道是坐着好还是站着好，他的头不断地摇着，那副眼镜好象就要滑溜下来似的，害得他不时地用手去扶。

静玲是才被叫起来的，因为头一晚是星期六，她睡得迟些，在这大清早她就被摇醒了。还听说是要开家庭会议，她就急忙梳洗，赶到下面来，所有该到的人已经到齐了。

父亲的话每一句都象是朝她说的，她不得不自己在心里盘算，准备到该说话的时候发言。

“——大岳也不是外人，这次您来到我们家中也将近一年，您来看，这些事，我这个做父亲的人算不算得一个放任派？好容易把一个个养大了，今天是你，明天是她，总是不断地出事，都为自己打算，谁也不想到我这个可怜的爸爸！我也太无能了，今天在社会上我黄俭之没有地位，在家里难

说我也只能听您们的支配么？……”

他说着把手向桌上一拍，跟着支起身躯，把他的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这里有李大岳，他木木地，毫无兴趣地坐在那里，静宜是无力而担心地望着，静珠只望着自己十只染得血红的指甲，一点也不在意，很自然地坐着，静纯空虚地不知看些什么，他的思想也许远远地飞走了，静玲可是一直紧张地想着，她那滚圆的脸涨得通红，她想着父亲全是为了她的事。静婉没有在，她自从休学以来，就遵从医生的话，睡在二楼的一间房里。

“——您们每人都有自己的路，就是把我的路挤得没有了。先说静婉吧，年青青的一个人，怎么就会想到自杀？想死的人没有死，倒把一家人吓得个半死！——”

“不要说吧，爸爸，她是一个病人，传到她耳朵里不大好。”

静宜低低地恳求着，可是他一点也没有听到，仍自说下去：

“——才上学，没有几天，好，病来了，肺不健康，心脏又衰弱，肝也不好，胃还有毛病，唉，唉，一个人哪能有这些病呢！结果是象您母亲一样躺下去了，——年青青的一个人，难说就这样下去么？再说静玲说起来倒是一个好孩子，遇上这个潮流，不但不懂得明哲保身的道理，反倒比别人还来得起劲，您想想看，您们争的是什么？”

“我们要提醒那些汉奸走狗，不能把我们的土地送给日本人，不要使我们做日本人的奴隶。”

“唉，那些混帐王八蛋有什么好东西，日本人难说就会

被你们吓倒么？”他顿了顿，接着又说下去：“还不是白白牺牲，一点意义也没有，你这样一来不要紧，全家也都遭了殃，我活了这么大年纪没有遭遇的事都来了，那简直就是抄家！”

“那不是抄家，”

“那还不够么？还要他们做什么！这已经就丢尽了我的脸，说不定有一天受了你的连累，全家都送了命！”

“爸爸，事情不会有那么严重。”

“你还说，我不比你们知道得清楚！你还以为你做得对么？”

“我并不觉得我怎么不对，情势到了这样，我们怎么就能驯顺地做亡国奴。——”

“亡国奴，亡国奴，自从有学生运动我就听见这个名词，可是至今我们不还是堂堂的中国人？”

静玲还想说什么，静宜在桌下用手扯了她一把，她就把要吐出来的话咽住，果然这缄默生了效，父亲过些时就把话题转到静珠的身上了。

“你说，你说，你怎么认识那么一个人？”

“还不是在社交场所，经别人介绍的。”

静珠极其安闲地回答，可是黄俭之却捺不住他的气，简直是用粗暴的语气说。

“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还没有等他把下边的话说出来，静珠就插一口：

“恋爱原来是盲目的。”

“你们认识有多少时候了？”

“三个月，”

“三个月就谈得到婚嫁？”

“许多人都是一见钟情。”

“我没有见过，我没有见过……”

黄俭之气得脸都变了色，象拨浪鼓似的摇着头，可是静珠仍旧很坦然地说：

“您大约是没有见过他，所以引起误会，我想最好要他来见见您——”

“我？——我不要看那小卖国贼！”

“爸爸，您为什么要骂人？”

“我岂止要骂人，我还要打他，你不要叫他来，不然的话，我就用打狗的棍子把他打出去！”

“那还不如我先走出去！”

静珠说着就站起来，静宜就赶紧拦住她。

“不要这样子，你疯了么？”

“不要拦她，要她去，看她到哪儿去？我才不怕，不要来要挟我。要走就永不回头，我落得个清静！——”

这次静珠并没有站起来，不过她失去那付闲逸的态度，鼓着气在盘算该怎么办才好。

“散了吧，散了吧，大家都散了吧，我是谁也不留，就是你们都走了，我黄俭之——”

“爸爸，不要说了吧，我们还是下次有机会再谈，事情总有挽回的地步。——”

“哼，我不怕天塌地陷，我总还是我。”

他于是笑着，那么悲怆地笑着，和静宜先走出去了，静

珠跟着就匆促地跑到楼上去。

静玲的心放下一些去，她知道这一次静珠的事情最严重，可是她到底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对方是怎么一个人。

她去问李大岳，他摇摇头，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还一点也不感觉兴趣，她又溜到楼上去，静纯正在读书，她又不便去打搅。静宜在母亲房里不知道谈些什么，她就到她的房里去，过些时果然她回来了，她才想拉住她问，可是她又走出去，嘴里许着她：

"你等等，我就会来，我得先给静婉试试脉搏。"

静玲的心里想："大姊倒是一个工作的好伴侣，可惜她用的不是路！"

这时候，静宜又推开门进来了，她好象感觉疲乏似地，把两只手掌蒙着脸，随后把头发向上一掠，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大姊，你累了吧？"

静宜微笑着，摇摇头，把自己的身躯向软椅里一坐，便象极其舒适地轻轻叫了一声。

"大姊，您知道爸爸今天到底为什么生气？"

"都有，静珠的事重点。"

"静珠的什么事？"

"怎么您还不知道？她想结婚。——"

"同什么人？"

"什么外交专员，她才认识不久。"

"呵，就是那个请她看戏的小汉奸，他原来和日本人最接近，那怎么成！"

静玲忍不住站起来了，静宜赶紧拦住她，和她低低地说：

“您不要嚷，今天晚上我们好好和她谈一下。——”

“这可不怪爸爸生气，那怎么成？”

“晚上说话的时候千万不要讽刺她，好好劝她，最好把她劝回来。”

“一定要劝回来，否则我也不能饶过她，她要丢尽了我的脸！”

十九

晚饭后母亲显得特别好的兴致和她们谈话，显然她还不知道这许多事，静婉已经够她担心的了，她时时提起来，她说从她那紧皱着的眉就看出她有病，要不然，一个人不会那样的，她只盼望到夏天她们还是住到山上去，那么她就会养好了。

好容易从母亲的房里出来，菁姑又象影子似地随了她们，花花在她们的脚下缠，不住地叫着，她好象已经知道点什么，就用那尖鼻子到处嗅，想从她们那里闻到些不幸的消息。说到静婉，她就一口咬定那是女儿痨，嘴象连珠似地说着：

"不得好的，不得好的。……"

"姑姑，您不要用这么高的嗓子，怕三妹听见了不舒服，——"

"那怕什么，有病早问医，我还不是一番好意，提醒你们，难说我还盼她死么！"

这个“死”字说得那么重，在每个听到的人的心上投下黑影，静玲紧紧地咬着牙，恨不得狠狠给她一拳，恰巧她那两片薄嘴唇又向她搧动起来：

“五小姐，您这两天忙吧？”

“菁姑，这是什么意思，跟我说话用不着用‘您’字。”

“礼多人不怪，我这个倒了霉的人，还不得处处小心，免得招灾惹祸。”

“这是什么话，跟我说这些有什么意思？”

“我那敢有什么意思，——”她用那干嗓子叫着，不服气似地摇着她那小脑袋，然后偏着一点说：“您还不是黄门一家之王，谁还惹得起！不要说我，连那些校长宪兵您都说打就打——”

“菁姑，您说这些干什么，这又是过去的事。——”

静宜实在怕又弄出什么事来，就插嘴说，可是她并没有因为她的劝止就停了嘴，反倒更提高了嗓音：

“怎么，有别人做的，还没有我说的么？我偏不信。——”

“不是那样，说有什么用呢，不过把小事化大，再惹一番唇舌。——”

本来静玲要说话的，静宜又扯扯衣角拦住她了，就替她说。

“难说我就是那么一个搬弄是非的人么？好，我就知道这两天又要惹气，我眼跳了三天，我都不下楼来，果然下了楼，您们就都容不得我了，把我看得比外姓人还不如，谁还拿我当人，我真不如死了好，死了好。——”

她一边说，一边轻轻打着自己的嘴巴，两只脚还同时地

跳着。

“菁姑，您这是何苦呢，谁也没有说什么，——再说都算是您的晚辈，就是说得轻呵重呵的，您也得多包涵，犯不着生气。我妈妈也才睡下去，这阵闹了她，睡不着，这一夜就不用打算再睡了。——”

“好，我知道，别人都比我重要，我还是回到我的楼上去，从此三年不下来，看你们怎么样！”

说完了，气冲冲地走出去，又是很重地踏着楼板走，等她走上楼去，静玲悄悄地爬上楼梯，把楼梯上口的一块木板盖好，又悄悄地下来，这时静纯正站在他的门前，他的嘴里啣着一个烟斗。

“刚才是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她故意吵一顿上楼去了。”

“真讨厌，她简直是我们家里的不祥之鸟！”

静纯说过后，又回到房里，关起门。她也就走回静宜的房里，告诉静宜她做过的事情，静宜就急急地和她说：

“那可不好，万一有什么事可怎么办，再说给她知道了她更要大闹一番。”

“不会有什么事，回头我们和静珠谈话，保不定她又要悄手悄脚下来，明天清早我记着打开就是了。”

“也不用您打开，回头我吩咐阿梅还靠得住些，好了，我们去看静珠吧，记住，不许讽刺她，也不许骂她。”

“我听大姊的话，你看今天不是两回我都接受你的暗示，闭紧了嘴么？”

她们说着已经站到静珠的门前了，轻轻地敲着门，就听

见里面象音乐般地应着。

“请进来，——”

她们推开门进去，正看见她穿了一身红绒的睡衣，手指里夹着一支烟，看见是静宜，怪不好意思地把那支烟放下，笑着站起来。

“我还不知道你会吃烟——”静宜说着，一面用手绢掩着鼻子，在那柔和的灯光之下，那氤氲的烟，正象雨后山林间的云雾那么美丽地飘着。

“我不大抽，闷的时候就想抽。”

静珠做着漂亮的手势，可是静玲什么也不管，先把严闭着的窗户打开，回头过来又说：

“点着的烟真呛人，你要是不抽，还是弄熄吧。”

静珠也没有说什么，拿起那根烟蒂，走了两三步，就投向窗外去，那点燃着的火亮就一直坠向无尽的黑暗中去了。

“你不会么？”

静宜关心地拉她的手，她笑着摇摇头；可是随手又从床上拣起一件外衣披在身上。

“你好象在想什么事情似的。”

“唔，我想得很多，心里乱得很，后来索性不想了，过一天算一天，总有一天——”

她说到这里顿住了，两只手指绞着，先是用牙齿咬着上嘴唇，过后又咬着下嘴唇，好象这一切都是阻止她把话说出口似的。然后她很巧妙地换了话头：

“我们都坐下吧。”

虽然她装成极不在意的样子，但她的心里一直 在 盘 算

着，她还不能做一个肯定。

“你的事情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呀——”静珠答着，耸了耸肩，“我有点听天由命。”

“他叫什么名字？”

“杨风洲，还是我们的同乡。”

“噢，原来是他，我看见过，我看见过，在报纸上，他是个秃头——”

静玲急急地说着。静珠就显得一点不高兴，说：

“我并不以貌取人——”

“眼前他倒是一个红人，所有中国和日本的交涉都少不了他，每天报纸上都有他的名字。”

“我不注意他的事业，我知道他人很好，对我更好。——”

“你怎么知道他对你好？”

“难道我没有眼睛么？我当然看得出。——”

“你可知道，他对我们的国家不好。”

“那是他的事业，我不管，——而且这些事我们也弄不清，不能人云亦云，他就亲自和我说过：‘我不怕别人骂我是忠是奸，到死了以后才能断定。’”

“你就相信了？”

“那倒不一定，我自己总有自己的见解。”

“那你的见解是什么呢？难说就是把你这么一个年青青的生命交给那个莫名其妙的中年人，平常既没有听见你说过，和你来往的时间又短，这么轻易就把一生葬送了，——”

“怎么能说葬送呢，没有一个人能占住我的，也许我以为一个人是很好的丈夫而不是一个爱人，在爱人之外，我还要有许多朋友，假如我是一个太阳，我就不能把我的光只照一方。——”

静玲听到这里，几乎要笑出来，她心里想：“这个比方够多么不恰当！”

“假使对方的思想和你一样，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是合则留，不合则去。”

静珠很悠闲似地说，好象这一切问题她都思想 过 的 样子。

“你知道，他们这些小官僚今天在社会上有了点地位，不会是一个独身汉，他也许要有外室者象你这样的年青女子，他已经到手了两三个，那你的一生不就毁了么？”

“他得跟我正式结婚，我能生活得舒服，男人过了三十性情才定，他懂得体贴人，会顺从我的意思——”

“听说他有四十岁？”

“不，三十八岁，按照外国算法。”

“你记得，我怎么不记得？”

“你记得，我怎么不记得，他还告诉过我，男人选择妻子的标准，年龄是他自己的年龄被二除，再加一，那么卅八，十九，二十——我才只差两岁。”

“得了吧，是再加七，该是廿六。”静玲不服气地纠正她。

“廿六，也差不多，我才不管这些！”

“好妹妹，你不要都照你自己的方法计算，你也替别人想

想，我们虽然不必有什么门第之见，可是你想，那个杨风洲是一个什么人？难道你真想从此就丢开双亲，丢开自己的兄弟姊妹，和那样的一个人白头偕老么？”

“我还要说，在你是一步路，静珠，在我可是从姊妹一变而为仇敌。”

静玲也诚恳地说，这在她还是少有的，她也想用真的情感打动她。

静珠用跳舞的步子往返地走着，看得出来她的心也正在踌躇，静宜不放过这个好机会，便又诚意地说：

“——好妹妹，你该听我一点话，你正该好好地生活，好好地恋爱，这个世界原来是你们的？——”她说到这里自己忽然觉得心一酸，有无限的感触涌上心头；可是她即刻遏止住自己的情感，接着说下去：“年青的人应该和年青的人在一起，不要只看眼前，要把眼放得远大，将来的世界，也还是青年一代的世界，那么为什么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那么一个人呢？不要听他花言巧语，过后，就都不是那么回事。那些年青人呢，也许眼前没有发展，也许他们的性情不好，不会讨你的欢喜，可是那些都是真情感，不是那批骗人的家伙能表现得出的。你不还是青年么，你又何必急急忙忙给自己加上一套圈索。你不是喜欢自由么？那又何必把自由这样束缚住？听我的话，好妹妹，我都是为的你们好，你们都能有一个好生活，做姊姊的也就安心了，……”

她说不下去了，这番话倒引动她自己真心的伤感，可是静珠呢，只是埋着头，忽然扬着下颏很高傲似地问着：

“家里的人都反对这件事么？”

静宜以为这是说服她的好机会，便赶紧说：

“是的，是的，母亲也不会赞成，……”

“本来我倒无所谓的，您想，说到爱情的话我会喜欢那么一个难看的家伙么？不过，既然一家人都反对，我倒偏要试试看！”

“什么？”静宜简直惊愕得跳起来了，她以为自己没有听清楚，又问着：“你在说什么？”

静珠露出勉强的笑容，她又重复她的话：

“我是说一家人都反对，我倒要试试看。”

这一句，每一个字静宜都听清楚了，好象一盆水从头浇下，使她有点摸不着头脑，她不了解，正想再问她一句的时候，静玲走到她的身边，她显得再平静也没有了，就和静宜说：

“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

二十

第二天早晨，他们照样到学校去，可是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静珠也没有回来，静宜就低低地问着静玲：

“您在学校里看见她没有？”

“我向例看不到她。”

“也许她走了吧？”

“不见得，我还不相信她有这份勇气，怕又是有人请她吃晚饭。”

“不，我好象有一点预感，才觉得她要拿自己的一生做孤注，早知道她是这样的脾气，我就不该和她说真话了。”

“唉，您不说真话也没有用，她总有方法为自己辩护，她简直是替我们黄家丢脸。”

“丢脸还是小事，怕她把自己糟踏了。”

“她太看轻了自己，假使将来真的照她自己的话做去，我真不明白她是跟谁赌这口气？”

“还不是自己跟自己赌一口气！”

静宜意味深长地说着，她叹了一口气。

在吃饭的时候她一直耽着心生怕父亲或是母亲问起来，难得回答，还好，菁姑没有下来吃饭，因为昨天生气的缘故，否则她一定要多嘴问询了。

可是大家都好象故意避开这个问题不谈，格外显得沉默，显得无话可说。

吃完了晚饭，静宜就回到自己的房里，她心里想：

“难道母亲也知道了么？假使又有一个离开家，那母亲不知道要怎样难过了！”

她洗过脸之后，又到母亲的房里去，把一切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了，她才又回到自己的房里，她关了电灯，捻开台灯，微弱的光恰好照了整间房，她坐在迎窗的书桌前，两手支着两颊，似想非想地静静坐着。

她是在谛听，听着一声狗叫，或是一声打门的音响，甚至于连老王的混浊不清的语音也使她企望；可是一切都那么静，静得象冬日的池塘。

远地有车的声音和人语了，她兴奋地站起来，心里想着，“该是她回来了吧？”那声音果然愈来愈大了；她的心更充满了喜悦，脸贴着玻璃朝外望去，心里想：“我还得好好劝她一次，我不能看到她自己跨到井里去淹死，还使一家人都为她悲伤，……”可是车声和人声又渐渐地小了，终于在那黯黑的夜里消失了。

她颓然地坐下来，仰望着天空，闪烁的星星象相对细语；可是她只是一个人，在任何方面说起来，都是空自等待着。

忽然壁钟响了，那好象震醒了她的灵魂，一下一下的清澈地敲在她的心上，她数着，一直数到十一下，一切又都静止了，万物重复陷进黑暗的深渊中，她的心中低低叫着："已经十一点了。"

在无聊中她重又站起来，忽然拉开了房门走到门外暗黑的甬道中，只有从一扇没有关紧的门透出一线灯光，恰象圣光一样地佈着微亮。她心里想：

"这是谁呢，还没有睡？"

为了怕惊醒别人，她悄悄地走着，她已经想到那是静婉了，她就轻轻地敲着门。

"谁呵？"

当着那细弱的声音响着的时候，她已经推开门进去了。

"呵，原来是大姊，我还当是谁呢？"

静婉正用长枕垫了后背在床上倚坐着，看见静宜进来了，急忙放下手里的书，床边小桌上的灯把她的脸照得格外惨白，只是在两颊那里，因为羞急，象开了两朵不衬合的鲜红花朵。

"您这么晚还没有睡？"

静宜说着，就坐到床边，顺手拿起来放在枕旁的几本书。

"实在睡不着，成天成夜地躺着把头都闹昏了。"

静宜低着头看着那几本书名，原来是漱玉词断肠词选，曼珠小说，还有一本是宣纸手抄的《大鸣诗稿》，在这本书里，仿佛还零碎地夹着几张草稿。

"您不应该看书的，更不应该看这种书，医生不是说要

您好好躺一年，就可以起来，连报纸都不能读么？”

“我知道，可是我太闷了。”

她说着低下头去，在看着自己纤细苍白的手指。

“我替您收起来吧，等待您好了的时候再给您”。

静婉立刻就象一只受了惊的小鹿似地睁大两只眼睛望着那本《大鸣诗稿》。

“你放心，我不会给你弄丢了，等你好了的时候就还给你，难道你还不相信我么？”

静婉摇着头，她那一双忧郁的大眼睛，深情地望着她。

“好好睡吧，静婉，医生本来不要你动的，你倒时时坐起来，时候不早了，——”

静宜一面说着，一面抽出她倚在背后的枕头，给她放平，看着她躺下去，还把被角替她拉好，都弄妥当了之后，她才说：

“你自己熄灯吧。”

她正要走出去，静婉又叫住她！

“大姊，我问你一件事，”她极其小心地说：“是不是静珠不回来了？”

“没有，没有，你怎么知道，谁告诉你的？”

“静珠自己和我说，她没有说不回来，可是今天晚上她没有来看我。”

“她跟你说了些什么？”

“也没有说什么，只说她心里烦得很。”

“其实事情简单得很，她用不着烦，她有什么可烦的呢？”

“呵，各人都有自己的烦恼，那不是别人可以想得到的！”

“好，好，不要说了吧，早点睡，明天再谈。”

她急急地走出去把门为她关好，又借着从自己房里透出来的烛光，走了回去。

夜更寂静了，她把书向桌上一投，里面落下一张纸，她拾起来看，那好象是静婉的笔迹，排着长短句，她心里想着：“这个孩子也做起诗来了。”

夜更沉静了，她把那张诗稿夹在书里，忽然警惕似地想到：“呵呵，春天又来了！”

她脱了衣服，睡到床上，把灯关了，壁钟又在响着，她数到十二下。

一连三天也没有静珠的影子，人们都好象故意避免着不提起她来，连母亲也象是如此。可是每个人都预感到一定要有什么事发生，正如同雨风将来的时候。不但同别人不说起来，也许连自己也避免想到，终于在第四天下学的时候，静玲慌慌张张寻着静宜，把她拉到她自己的房里，她才说：

“今天在报上我看到了静珠结婚的启事，——”

静宜赶紧问着她：

“是和那个什么外交专员么？”

“不是他还有谁！”静玲也气冲冲地说，她几乎想哭了，“好几个同学都告诉我这个消息，我自己也看见报纸。”

“唉，我真是忙得连报纸也没有看，走，我们把报纸找来，我想一定在幺舅的房里。”

她们一边说，一边匆促地走下去，把李大岳的门叫开，

静玲从李大岳写字的纸下抽出一张黑迹斑驳的报纸来，看日子，果然就是当天的报纸。静玲拿起来找寻，终于她说：

“就是这里，——可是不知被谁剪掉了。”

静宜看见，果然那张报纸上齐齐整整剪掉一条。

“怪不得我没有看见。”

李大岳惋惜似地说，静宜却低沉地说出来：

“就让它在我们的心上永远是一个空白吧！”

二十一

自从那次搜捕之后，赵刚和向大钟就住到校内宿舍去了，那还是宋明光为他们想的法子，顶替两个旧同学的地位。有的同学知道这件事，就是宿舍管理员也知道；可是没有人干涉，所以他们也就平安地住下去。只是这样对于静玲有点不方便，因为女同学不能自由出入男生宿舍，在课堂里他们倒时常见面，因为他们的功课是固定的。

那一天，她才上完一节英文，忽然一个陌生的声音从后面赶来叫她：

“密斯黄，密斯黄，——”

她站住了，回过头看见一个穿蓝长衫的人朝她走来，她稍稍觉得一点面熟，可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他是谁，正当她不知怎么应付才好的时候，那个人已经走到她的面前站定，自己介绍自己：

“我是方亦青——”

这个名字对她也有点熟，可是她还想不起来他是谁。一

直到对方的人说：

“我是黄静珠的朋友，——”

她才恍然想起来那一群人中最朴实的一个，她就很爽快地伸出自己的手，他们高兴地握着。

“我听说你来到××，我总想遇到你，和静珠也说过，一直也没有碰到。”

“怕还是因为走读的关系，在学校的时间不多，下了课就赶回家去。——”

“也许你不记得我还在这个学校。”

“那倒不，静珠有一次还和我说起过，——”

“静珠结婚了，——”这几个字他说得特别低沉，在他那朴实的脸上显出一点痛苦的样子，接着又问：“你还有课么？”

“下一点钟没有，”

“那我们找一个地方去谈谈好不好？”

“好吧。”

她答着，就随着他走；可是走了许久也没有找到一个适宜的地方，终于他象自语似地说：“那我们还是到校外的小铺子里坐一下。”

他们还是走到那爿豆浆店，她实在不愿意到那里去，因为上次留下来的不好的印象；可是她不好说，而且她觉得没有理由不进那爿店。

他们刚走进去，那个老掌柜就向她笑着点头，好象一直记着她，幸好没有人，他们就拣了一个座位坐下，他们要了两份豆浆。

“我真想不到静珠的婚姻。”

“家里人也没有想到。”

“呵，那么完全是她自己做主的？”

“可不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从此也就不知道她的去向了。”

“那真怪，我真不明白一个年青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即使象她自己所说的：‘游戏人间，’也不该走上这么一条路，她又何苦来承受人们的厌恶呢！”

方亦青叹息着，他象是仍然很关心她的。

“不要管她吧，任她去，她本来也就是那么一个人！”

“是的，如今也只好任她去了，”

方亦青象回音似地应着，在他的心中还记起来静珠自己的话：“——如果不能呢，你不要再理我了，也不要骂我，任我去好了，——那我就是彻头彻尾不堪救药了。”

“——不过有时我想，”他又接着说；“与其这样，她还不如跟那些喜欢玩的富家子弟去好了，那样无论如何也不致于受别人的批评呀，现在可真是一件难以解说的事，连我们这些朋友——”

“嗐，不要再提她吧，让她倒在一旁腐烂好了，这些人的行径是无法了解的，她怕真是不堪救药的一类！”

黄静玲苦恼地说着，可是她也看得出方亦青的苦痛并不比她少。

“时间真是可怕的东西，有的经它磨练发出耀眼的光亮，有的却经不起，慢慢地长锈了，终于腐蚀了，——”方亦青象很感伤似地低着头说，随后又抬起头来，说下去，

“就拿我来说吧，我不能说我的性情不孤僻，一直到现在我还有一点，从前我简直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我讨厌人群，——当然那群人本身也是讨人厌的，我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说老实话，我一直还是在梦里过日子——”

“梦里的日子也许容易满足。”

“可是那种满足有什么用呢？一旦时代的号角吹奏起来了，别人都应着它的声音跑去，可是我，我显得多么孤单可怜呵，——这才使我自动地打碎个人的小天地，跨着大步走出来了，原来外边还有一群人，这一群人只有一颗心，他们忘记了自已，为别人的幸福奋斗。——”

“去年的游行你参加了么？”

“第一次没有，那时我还在徬徨的时期，可是第二次我参加了，后来我总有的。”

“那你倒没有遇见我。”

静玲稍稍有点自语地说。

“没有遇到，可是我知道，这也是促成我和你熟识的最大的原动力，我想我们只有把无数颗热诚的心结成一座堡垒，它既能抵御进攻的敌人，又能保护里面的善良人民。”

静玲很兴奋地把手伸过去，他们的手又热烈地握起来。

“就是这样，生活的目的不应该只为自已，尤其在今天，敌人和汉奸正想法使我们都变成奴隶，我们必须起来反抗，引导大众来反抗；那你，你认识赵刚么？”

“认识的，我们现在同在救国会工作，他很好，你们是同学？”

“不只是同学，我们还是好朋友，还有向大钟——”

“我也见过，不过那个人好象没有什么意思。”

“他一定要有人引导，否则就不知道要跳到什么路上去了，可是他也是一个好人。”

“那我也知道，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不断的纠正和学习，也能把他训练成一个极好的战士——希望我们以后多接触，我们也能成为好朋友。”

“那不成问题，——可是我们尽顾说话，豆浆也冷了。”

“不要紧，先生，我给您换两瓶热的就是。”

这个老掌柜好象很高兴地说，正在这时候，钟声响起来了，黄静玲就站起来说：

“我要去上课了，来不及喝，那怎么办呢？”

“是近百年史吧。”

“是的。”

“那我也要去旁听，那我想，存在这儿吧，下了课再来。”

可是那个老掌柜又很和气地说：

“不要紧，您上课去，这两瓶退了好啦，下次再来另叫，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那不难为情么？”

“嗐，方先生您说这样话，就算见外，那有什么，我们又没有损失，象您，我们还请不到呢。”

“好，那我们下回再来吧。”

他们走出了豆浆店，方亦青就和她说：

“这个掌柜好象一直在听我们谈话，他又过分客气，也

许有什么关系吧？”

“我想不会，上次我就遇见一回，他实在被那些公子哥儿虐待苦了，遇上我们就特别欢迎，我想他没有什么作用。”

“有许多事不得不疑心。”

“过于多疑也就一事无成，我总想如果用至诚感动人，总能生效的，——尤其是这些纯朴的人们，有知识的人们就不对，知识可以帮助他们为善，同时也使他们作恶。——”

“是的，你的话不错，我也这样想。”

“呵，我想起来，我们得快点走，这一课的人特别多，要抢座位，去晚了只好站着听。”

二十二

到底他们还是去晚了，虽然还没有摇铃，可是那个教室已经挤满了。不但座位没有了，就是窗口和门口都挤满了人。

“真糟糕，这可怎么办！”

“看看赵刚他们在不在里面，可以要他们把座位让给你。”

“唉，即使他们有座位，你看我怎么挤得进去，我真不明白这一课为什么有这许多人？”

“你还不知道，教这一门的林教授算是有名的学者，尤其是最近，大家都想明白一点这几十年来中国的情形，所以他更受欢迎。”

“难说这些同学都是爱国之士么？”

静玲带一点轻蔑的意味说，因为她已经颠着脚朝里望一下，那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

“那当然不是，大学正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也包含着三

教九流，譬如说有的到今天还只知道读死书，一辈子也不把眼睛从书本上抬起来，有的还是无所谓地过着日子，有的做什么事都是凑热闹，没有一点主见，有的天天还在做梦——恋爱梦，官僚梦，发财梦……！喂，你看上课了，林教授来了。”

果然在甬道的一端，一个身材矮小，拖了一个大皮包的黑影向着他们移来，走到门前停住了，看看教室的号数，然后一下就钻进去了。

“他的本事真不小，我正替他犯愁怎么进得去呢，转眼不见他已经跳到讲台上。”

“在社会上做人的，那个不会钻。”

方亦青笑着，把衣袋里的小抄本拿出来，准备好了要抄笔记。

这时教室里的人声立刻静下去，没有抽完烟的同学赶紧把烟蒂从窗口人们的头顶上丢出去或是在椅脚擦熄，每个人都忙着打开笔记本。

教授林如海照例地向黑板望些时，然后转过身就用响亮的声音讲起来：

“其实李鸿章还算不得一个民族的罪人，按照当时中国的情势来看，……”

想不到从那矮小的身躯竟能发出那么动人的音调，高亢的时节不觉得刺耳，低沉的时节也一点不模糊，说话的人还好象把他的情感完全寄托在他的语言中，全场是鸦雀无声，有的只是低着头手不停地写着，有的忘记写了，嘴唇微张着呆呆地望着，有的随了他的讲词不时地发出轻微的叹息；

……总之，这许多人都被他抓住了，好象在那时候他要是有所命令，他们也会毫不迟疑地听从他，为他做去。

“唉，他讲得真不错！”

当着教授林如海停止了讲授，正用手绢擦着脸的时候，黄静玲低低地对方亦青说。

“是的，他很会讲话，尤其是现在，许多人都要明瞭中日之间过去的情形，所以都感到很有趣，不过，他有点不正确。——”

静玲象是有点不解似地。

“对了，讲近百年史的人很容易走上这条路，你不看，×××、×××他们么？”

“我常以为如果全是为了国家的好，也不必管是什么党派。——”

“当然，当然，——他又讲了，回头我们再谈。”

方亦青又把他的精神放到谛听上去，他只是随时扼要地记下些字句来。黄静玲还不能养成这种习惯，每次才上课她总是很用心地记录，慢慢就随不上了，跳过一节，留一段空白，再跟着记，可是不久又完了，终于她只用铅笔支着腮，无望地看着那个愈讲愈快的教授，她心里时常想：“大约这就是大学生和中学生不同之处。”

终于铃声响了，讲授告一个段落，那些坐着的站着的学生才象从一个美梦中醒过来，恋恋不舍地站起，或是移动着脚步。这时他们才站起来，已经到了吃饭的时候；胃腔中象烧一把火。

“走吧，我们一同去吃饭。”

方亦青和静玲这样说。

“你不是要在学校里吃么？”

“不，今天我陪你到外边吃，我们还要谈谈。”

“那不成，得说好我请你吧，要不我不去。”

“嘻，那有什么关系，到时候再说吧！”

学生们都急着向不同的方向走着。才走到操场，一只手就在黄静玲的肩头轻轻一拍。她回头一看原来是赵刚，他也和方亦青打着招呼。他说：

“你们也认得的。”

“我本来和黄静玲同班，当然该认得她，走，我们一路到外边去吃饭吧。”

“好，学校的饭连我都受不了，菜钱简直都被庶务和厨子赚去了，一点油水也没有。”

“那为什么你们不反抗呢。”

静玲稚气地说。赵刚笑了笑，回答着：

“哪个把精神化到这些事上去！”

当他们走到门外的小饭馆，每一家都装满人，有许多同学和他们一样，走马灯似地出来进去。

“这可怎么办？”

“不要紧，要是不太饿就等一下，——”

“要等我们还是到别的地方去等，这么嘈杂我简直受不了。”

“好，那我们还是到校园去吧。”

“怎么，我们也有校园？我就不知道。”

他们重复又走进学校，这时候显得很清静，因为都在吃

饭。

“你还不知道，”方亦青说，“就在图书馆的边上，——”

他们说着已经走到了，只有一座破烂的草亭，和几棵常绿树，再有就是去年遗留下来的残花败草，有的被霜雪侵蚀得发黑了，有的居然从那腐烂的根枝发出一点绿芽。

“这简直比不上我们××中学，我们的校园可比这个好得多。……”

静玲鄙夷地说着，脑子里晃出来那整齐的树木，花草，路径，——最活泼地跳着的还是那些红眼睛白毛的兔子。

“……你看，连一个坐处都没有，这么脏，还不如坐到图书馆的台阶上去呢。”

她不断的抱怨却使赵刚不得不说：

“那有什么用，他也要你的思想和行动都那么整齐你受得了么？——”

静玲好象没有听见他的话，她只是独自搜寻。忽然又叫起来。

“你们看，原来那边还有许多棵玉兰，快开花了，一定是的，花苞都这么长。”

“年年它们都开得很好，也不见有人培养——它们是自然生长，自然死灭，美花和荒草都有，你不要看那破烂的亭子，那一边却有一条清泉，这正是整个宇宙的缩影，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还是我们这个学校的——”

“对了，在大学，真是无奇不有，譬如在中学，我们厌恶校长，可是在这里连厌恶的对象都没有，我就没有看见校

长的影子。”

“我们的校长是‘虚本位’，他本人在做官，因为那年学校要立案，不得不勉强抬出那一个校长来，其实一切事还不都是那个秘书长办，我来了两年，只见过校长一次，还是他到这边来观察行政，顺便到学校来的，那一趟他请全体师生吃一顿好饭，连讲演前后不过二小时，——”

“那怪不得学校没有人管了，就说教授们也很奇怪，有一个教国文的才三十岁，就把那瘦长的背驼着，说话好象三天没有吃饭。只选明人小品读，写起字来倒有点象——”

“象那个文学大师杨子乔是不是？你还不知道，他是他的得意弟子，他的靠山就是杨子乔，要不然他还不能到这里来教书，他简直就是杨子乔的应声虫，还有一个人更可笑呢，叫朱正平，他是一个戏剧家，教戏剧原理，他一上课就南腔北调地唱，引一般同学的兴趣，怪不得有许多同学欢喜听，还有秦玉，——”

“秦玉？——”

静玲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想了想，才恍然地说：

“她也在这里教书么？”

“可不是，她教西洋美术史，她简直在和每个学生恋爱，有许多男学生都欢喜选她的课，分数又容易，又有趣；可是那个西洋文学系主任陈若明正相反，他每到一个学校挽一个太太，——总是从别的学校带一个来，再在这个学校里找一个，就偷偷跑到别处去了，把那个旧的丢下，现在听说他又和一个大四的女学生很好；不过这也算了，都是他们私德方面，我们管不着，有的教授言论同行为都和汉奸走一条路，

栽赃，诬害，无所不为，那才害人呢，就象——”

“不要说了吧，不要说了吧，听多了连饭怕都吃不下去！”

静玲简直是叫起来，她愈听愈不高兴，她就打断了话头。

“好，我们吃饭去，时间怕也差不多了。”

二十三

自从静珠离开了家后，黄俭之唯一的表示就是把报上的那节启事剪去，此外就永远守着缄默了，别人也绝口不提起，真好象从记忆上涂去一般，可是关于她的消息，报纸上不时地记载着，说是结婚的那天有什么样的盛况哪，在文字中间不时有铜板插图，有时是静珠和那个秃头的男人，有时是他们夹在那一群男女之中，……可是这些，在黄家不是一方空白就是一团墨，明白简单地表示他们对她的态度。

青儿长大些了，正好填补他空寂的生活，怀着中国人本有的对下两代的钟爱，他时时把那个婴儿放在自己的膝上。孩子的沉默正象他的父亲或是母亲，每当极不愉快的时节他才流了很多的眼泪，哭着，含混不清地喊叫："妈妈——妈妈！"这就引起他的注意，自语似地说：

"静纯总还要接一门亲，照这样下去也不是事。"

于是他象安慰似地向他说：

"妈妈就要来的，妈妈就要来的，……"

可是孩子的哭声并没有因此停止，反而愈来愈大了，一直到静宜闻声赶来，把他接过去，孩子才止住了啼声。

黄俭之的心却一酸，他看看静宜，想想静纯，忽而又想到相离将近一年的静茵，想到静珠的时候，他简直忍不住了，匆忙地站起走出去，他走到院子里，故意象什么事也没有似的，仰着头在走来走去，忽而他又想起来以前说是三年就要转过来的好运，现在是一年已经过去了，而且这许多不可补的缺陷，要有多么大，可以挽天的好运才能把死去的复生，落下的跳起，失去的归来，衰残的重新？想到这里，他也不得不颓然地叹一口气，心里说：

"算了，哪里还有好运气转得过来；这也都是气数，非人力所可为者！"

正在这时候，静玲从外面跳着跑回来了，看见他，就叫着：

"爸爸，您在院子里干什么？"

"我？——"他想了想才说："我看看院子，打算好好修理一下，树木都得收拾，花草也要栽种，照这样下去实在是不成样子，你过来，我问你，你每天上学就是走么？"

"不，有的时候得坐电车。"

"那有多么麻烦呵，——"

"可说呢！爸爸您给我买一辆自行车吧？"

"那，那也不合宜，再说你的牙还没补，就是补好又要摔掉。"

"不会，爸爸，我骑得又慢又稳，不会出事。"

"好吧，你跟你大姊去要钱，要买就买一辆好的。"

“好，谢谢爸爸！”

静玲就又活泼地跳上台阶了，他望着她的背影，心里想着：

“到底她还是一个好孩子，她的心地纯正，身体又好，为人也热心，就是——”他在心里又一转，“太喜欢动，将来不知道还要出什么事。”

他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一天在学校里已经又出了一桩事，原来今天是××学院的周年纪念日，往年是要悬灯结彩唱戏三天上下狂欢的日子，今年倒并不是因为感愤家国，不忍作乐；却因为怕学生借端出事，所以只停课一天，举行纪念仪式，招待返校校友。

黄静玲对于这许多事还不熟，这正是星期一，早晨照常夹了书包赶到学校去，一看校门那里连夜搭起来的松牌坊，上面有几个大字：××学院××周年纪念，她才想起前些天旧同学曾经告诉过她。她正想转身向回走，赵刚叫着她：

“不要走，不要走，上午要开纪念会，凡是不到的做旷课论！”

“那真岂有此理！为什么大学也这样？”

“学校倒并不是严厉，实在是怕学生都不到，给那些贵宾和校友看到使学校丢面子。”

“那我就偏不管，看他们把我怎么样！”

“何苦呢，你回家不也是没有事做，我们在这里谈谈不正好，再说，也可以看看大学的花样，好难得呵，怕花钱也看不到。”

静玲也没有说出什么，不过她不再坚持着回去了。

“几点钟开会？”

“十点。”

“那我们这么早干什么去？”

“还怕没有事情做？你还不知道，许多同学星期六星期日忙了一天半，到昨天晚上还赶了一夜，把课室都布置成展览室，好在听说年年都是那一套，用不着费许多事，八点钟就开始任人参观，我们早点去看一下也好。”

黄静玲点着头跟着赵刚走，进了校门，转进去，就看见课室的前面黑压压地挤了一大群人。

“这是怎么回事？别又有什么事！”

“走，我们快点去看看。”

他们紧着脚步走，到了近前才看到原来没有什么事，下面围着的是一群学生，在课室门前台阶上站了几个中年男女，有的他们认出来是教授，那个尖嘴猴腮的是孙秘书长，在他的身边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裹了一身发亮的缎子，梳着一个高髻，脸上象是想用脂粉把皱纹填平似地，横在那门前的，却是一长条红缎带。

“这是干什么？”

“我也不明白，看着吧。”

过后就有一个人报告：“请孙秘书长太太剪彩。”

那个中年女人果真就微笑着，露出一只金牙，接过一把剪子，把那条红缎带剪断，许多人莫明其妙地鼓掌。然后一窝蜂似地拥进去。

“这算什么，我不懂，”

静玲站在那里，尽力地摇着头，她也不想一下就挤进去

参观。

“我也不懂，这大概是上海派——嗐，还不是那些无聊的人想逢迎秘书长，才想法子要他太太出个风头？这路子倒不错，想使老爷喜欢，得走太太的门路。”

“赵刚，谁告诉你这一套？……”

这时要挤进去的人也差不多了，他们也随在后边，缓缓地走进去。这简直使她想不到，一两天的功夫怎么能把课室变成这个样子？过道算是“艺术走廊”，屋顶上悬着花灯和五颜六色的纸条，很象一个下等的跳舞场，壁上挂着假字画，美人广告图，明星接吻图，好容易有一片洁白的墙，还被一张××市明细地图给盖住了。每一间课室算一系的陈列室，门前站着穿得很整齐的男学生，或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学生。陈列一些钱币，图表，帐本的是商科的，法科的用活人，在表演假法庭，语文系把些旧书抬来，还有一个留声机在嘈杂地教授发音，生物系把荷兰鼠和猴子都搬了来，工科实在没有什么可放就把测量仪器架起。

当他们正走到楼梯的时候，忽然遇见了方亦青，他正一个人走着。碰见了，他们就走在一起。

“真没有一点意思！”

黄静玲不耐烦地说，赵刚低低和她说。

“不要在这里批评。”

“我们到楼上去看看吧。”

他们才走尽了半层楼梯，方亦青忽然低下头去，急促地低声说：

“我们走吧，不要上去了。”

可是黄静玲正仰着头向上看，一个打扮得极妖冶的女人，正多姿地守在楼梯口。她的手里有一束花，她随时把花朵插在男人们的胸前。静玲不解地问：

“这是干什么？”

“不要问了，我们下去吧，——”

还没有等他说完，那个女人已经跑下来，拉住方亦青，尖着嗓子叫。

“Mr 方，你不要走呀，怎么静珠走了，你也就不理我了，我偏不信，一定得给你插一朵花。”

她竟强力地把方亦青拖上去，他们也不得不随着上去，可是她的话还没有完：

“你看，这多么好，平时使人头痛的自习室现在改成社交堂了，这里有茶，有点心，你还可以招待你的朋友们，——说完了，你还没有给我介绍你的朋友们呢！”

她说着，用那修画过的眼睛瞟着他们。

“都是同学，有什么可介绍的？”

“真奇怪，难道同学就不用介绍了么？我先介绍我自己，——我是Mary柳，文学系三年级。”

他们没有回应，方亦青不得不苦着脸说：

“那位是赵刚同学，——这是黄静玲同学。”

“噢，——黄静玲！”她又尖叫一声，简直要把她自己的身子投过来似的，她那热烈的情绪，使静玲不得不退后半步避开，“我同你哥哥是好朋友，怎么，他没有跟你说过么？——我和静珠从前一直是同房，我们一天也不离开的，昨天她还用汽车把我接到她家里去玩，她说她今天也要来

的。”

“怎么，她还要回到学校来？”

“可不是，不但她来，杨专员也要来，学校这面正准备欢迎校婿呢？”

黄静玲忍不住，她从牙缝里挤着说：“什么是校婿？”

“学校的女婿呀，静珠从前不是这里的学生么？当然杨专员就是校婿，——你看你，兴奋得这样，我想你一定高兴极了吧，”

黄静玲没有回答，她象逃走似地一直冲下楼去，他们也跟着她走下去，到操场里才叫住她。

“我想回家去了，”难得她的脸都有一点变色，气愤地说，“我不要看见她，更不要看那个鬼专员！”

“这不成，这也算是逃避；就是鬼也得仔细去看看它到底丑得什么样子，而且我们还得想法子打鬼，那才可以。”

“要打我倒干。”

“我们立刻就去讨论，商量对策，你不要走，会场里我们坐在一处。”

后来，果然他们集到一处，看到静珠裹着银鼠大衣，仰着那张又红又白的脸，娲娜地走上讲台，灿烂的宝光在她的手指间闪着，一个秃头的有尖鼻子的人走在她的身后。当着那个做主席的秘书长谄媚地介绍，轻轻地拍手迎着那个站立起来的校婿，下面忽然发出隆大的吼声：

“打倒卖国贼杨凤洲！”

“取消黄静珠学籍！”

“驱逐汉奸出校！”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震山倒海的声音在礼堂里回荡着，台上的人惊愕地呆立着，杨凤洲的脸上露出极不自然的苦笑，他大声叫着“诸位同学，我有几句话说，——”可是没有人安静下去，洪亮的歌声响起来了。

黄静玲到这时候才把胸中的郁闷吐出来，她大声喊，大声唱，当着杨凤洲匆匆地拉着静珠走下台去，他们也用这不屈服的歌声相送，没有人拦得住他们，她走在前边，一直到随从拉开汽车的门，静珠才象一只饿狼似地回过头来呲着牙吼：

“噢，——原来是你，——小五，我记得你！”

二十四

春天正想用它那无比的生命力使万物滋长，可是从遥远的北方卷来了弥天的黄风，老树连根被拔起了，在空中旋着，又落下去打破别人家的屋瓦，凡是可以吹动的，都上了天，不定的移动，然后又落下。细小的黄沙萧萧地降下，落在没有花瓣的花蕊上，落在青青的草尖上，落在洁净的桌儿上，落在每个人的心上。它是吹不去的，拭拂不净的，简直是粘着地附在每个地方。

人们觉得烦闷了，也觉得一点恐惧，从窗里望出去，挡住眼睛的无非是那黄茫茫的天色、竹竿、树枝，——都惊人地叫着，在牙齿间，细砂使牙齿磨得响。吐出去，江水象细丝一样地拖长，有时看见那在天空中运行的太阳，可是它失去了威力，失去热，也失去希望的红光，只是惨白地，无言地显出一个模糊的轮廓。

黄俭之这一天也是不宁地从楼上走到楼下，他指挥老王把大小窗门都关好扣好，正在这时候，忽然响了一声，哗啦

啦地响着，他赶紧吩咐老王到外边去看。

“看看外边，哪里飞来的东西，再看看外边有什么东西吹跑了没有？”

老王急急地出去了，又急急地跑进来，说是藤箩架连根都上了天，有一扇窗子都在地上，大约是顶楼上姑太太的。末了他还加了一句：“上面的玻璃都打碎了。”

“废话！窗户掉下来玻璃还能保全？还不快点到顶楼上去看。”

老王仓皇地又跑上去，很快又跑下来，他说：

“姑太太的门锁着呢，我叫不开。”

“大白天锁门干什么？好！我自己去，——”

这时候李大岳从他自己的房里出来，拦着他：

“您甭去，我上去看看好了。”

“你，你也不成，她不讲理，我早就知道，她成心这么办，……”

黄俭之一面说一面已经走上楼梯了，李大岳和老王都跟着他。顶楼上，风声显得更大，还觉得有一点摇撼似的。这就使他的气平静些，当他叫着开门的时候，她早就应着打开，可是她的头发有一点乱，风就顺着门吹出来。

“你的窗户吹下去了，是不是？”

“我起来才看见的，方才我睡在被窝里，这顶楼上简直象坐海船一样。”

他已经没有气了，反倒同情似地说着：

“你搬到下边去住两天吧，要他们给你修理一下，——”

“我不，——”她把头一偏，“我才不放心他们，有些

纪念物要是丢了是死也找不回来的。”

“我负责，好不好，”黄俭之又有一点气似地说，“你看你的房里都吹乱了，总得赶快把窗户安好，——”

“好，那也得等我收拾收拾。”

她象极不情愿似地又走到那间房里，她摸摸这样，又摸摸那样，终于把睡在床上的猫抱在怀中，晃着小头走下楼了。

“姊夫，您也下去吧，有我和老王一会儿就能弄好，这上边的风又大，——”

“好，那也好，小心不要给她弄坏东西。”

“您放心吧，我知道，”

黄俭之又走下去，天色象是晚了，遇到静宜的时候他就问：

“玲姑儿回来了么？”

“还没有，好象听说今天她的课要到四点钟——”

“现在快五点了吧？”他又说一句。

“没有，”静宜笑着回答，“顶多也不过才四点，您抱抱青儿吧，他也睡得不安宁，总要人抱，我去看看静婉。”

静宜就把手里的孩子交给他，他并不象往常那么高兴地接过去，就信步走到母亲的跟前。

静宜推开静婉的门，很惊讶地看到菁姑正坐在那里，好象很得意地在说着，一看见她进去，极不自然地闭了嘴。

“姑姑，您什么时候下楼来的？”

“还不是你爸爸吩咐我下来的，没有话，我才不敢下来呢？”

静宜实在猜不透，她为什么缘故总是好话没有好说，仿佛看见她的时候就把脸一沉。可是她实在是能忍耐的，就不去理她，只问静婉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我倒好，不觉得有什么，只是满嘴都是沙土，随时要嗽口，别的我倒一点也不觉得。”

她为她试温度和脉搏，看着菁姑没有离开的意思，她也故意坐下来。果然，菁姑耐不住了，她悻悻地站起来，抱着那只猫走到楼上去了。

“她和你说些什么话？”

静婉先是摇着头，过后才说了半句：

“她提起静珠就说这都不是好现象，还说了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话，——”

“不要听她，你好好养你的病，守寡的人心境和别人不同，你记着就是了，她们总不愿意别人幸福，她说话你只当耳旁风就是了——”

正在这时候，黄俭之忽然推开门，进来向静宜说：

“怎么静玲还没回来？”

她看看表，就笑着回答：

“现在也不过四点十分，总还要有些时候。”

“唉，你简直不知道，我近来的心情真不同了，你不知道，我的胆子有多么小，我真怕弄出些什么事。这里真成一个是非之地，要不是这瓦房子，要不是你母亲的病，我想我们还是回老家去吧。——呵，我想起来，会不会老王在顶楼，她回来叫门，没有人听得见？”

“不会的，李庆大约在门房吧？”

"这小子也不是东西，他也有点不好好干，常常看不见他的人影儿，再这样，我就叫他滚蛋。"

"爸爸，我们到外边去吧，静婉还得睡——"

这样他们才走出来，正碰见李大岳和老王从顶楼上走下来，从那楼梯口，有一个尖亢的嗓音在他们的身后叫：

"你们瞧吧，把我的房子弄得有多么乱，这是劳驾他们收拾窗户了，我倒情愿让风吹死，免得受你们大的小的上的下的气——"

黄俭之才走上楼梯几步，那声音就停止了。他问着：

"修理好了吧？"

"修好了，风吹乱她的东西，她就不依不饶地骂一大顿，还要到您面前讲理呢。"

"不要理她，她就是这样子！"

父亲和他们又一同走到楼下去，可是到了五点钟，他好象更不能忍耐地跑上来，甚至于他都说出来自己要去找她。

"你看，这么晚，天都黑了，还不见回来，一定有什么事，——"

"天倒并不黑，才过五点，按说该回来了，怕学校有什么事，耽误住了也说不定。"

"就是怕学校里那些鬼事，也不知道他们那些人自己有儿女没有，拿别人的儿女糟踏，这是什么世界，呵，你听外边简直是鬼哭神号！"

一直到六点钟的时候静玲才回来，那时候晚饭已经摆好等着她，可是她一身泥土，头发根、鼻翼旁眉毛同眼毛都变成黄色，衣服的壁褶也都是沙土，吐出的口水都是黄澄澄的

颜色。

“快点洗脸嗽口换衣服，你看你成个什么样子？怎么，你还是骑车回来的？”

“可不是，赶上个大顶风，一身的力气都用尽了，缺了门牙，沙土更灌得足，膀子打得生痛，眼睛都迷得看不见。”

“你这个傻孩子，这么大风还骑车！”

父亲又气又怜地说。

“您不是告诉我们要俭省么——”

“嗐，俭省也不是这么回事，明天再要是刮这 么 大 的风，告一天假吧。”

“明天是星期，不用告假。”

“那就好，那就好，——阿弥陀佛，谁见过有这么大的风！”

母亲接过去说，她跟着向静宜说：

“你把孩子交给我，帮她好好洗一下，我要是有力气，恨不得按着她的头给她洗！”

“您放心吧——”静宜说着把青儿又送给母亲，“我也会按着她的头洗。”

静宜走去帮她的忙，先把她的衣服给她找好，然后就用干毛巾替她擦湿淋淋的头发，一面叫阿梅再多打点热水来。

“我问你，你到底又到什么地方去过？”

静宜乘机低低地问她。

“你不说，我才告诉你，——”

“我当然不说，”

“我到车站去了，正看见从关外运来的大批私货，”

“是烟土？”

"不是，不是，全都是日用品，什么布匹、白糖，煤油，都是这些东西。"

"谁在运？"

"出面的是那些日本浪人和高丽棒子，其实还不是日本的政策，他们是经济战争。"

"那海关不干涉么？"

"谁说不，我们今天去看的就是大批被扣的私货。可是不久，就有上百的浪人，带了中国苦力，硬给抢走了，你看这还象话么。"

"日本人真无耻，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可不是，他们是双管齐下，一面想军事侵略，一面表面象和平，其实更厉害，那就是经济侵略。"

"这算不得经济侵略，这是抢劫。"

"谁不说，这一来许多工厂没有办法了，日本货太便宜，可是外国的货也无法竞争，将来总有事情。"

"不要和爸爸说——"静宜反倒嘱咐她，"你知道爸爸等得你多么焦急，你要告诉他这些事，下次他更不放心了。"

"我知道，我知道……"

静玲把脸又揩干，静宜催着她：

"快点吧，爸爸、妈妈都在等你。"

"好，就去吧，大姊，你知道么，河里涨了水。"

"现在又不是夏天，怎么会涨水？"

"谁知道，也许是风的原因吧，水还很大似的。"

她们说着就一同走进母亲的房里。

二十五

自从过年以来，李大岳忽然有了夜里睡不着觉的毛病，他知道那是因为日子过得太闲，心又总不安宁，时时东想西想，到了晚上睡到床上也不能沉静，于是就耽心着会睡不着，果然就睡不着了。他懂得要睡得好就该日里多劳碌，他就时常帮着老王作许多事，尤其是那吹上了天的藤罗架，简直是他一个人弄好的：可是渐渐的工作的事情完了，他又懒下来。他明白这样下去总不可以，一定得好好有个交代。

那一晚上的风助长了他的不眠，本来黄昏的时节，风势杀了些：可是吃过晚饭就更凶猛地刮起来，关紧的百页窗每一条木板都吹得响。

他听见黄俭之向老王叫要小心火烛，他就拿了电筒到院里四周走一个圈，不知哪里飞来的木棒着实地打在他的膀子上，象谁给了他一拳。

“妈的。——”

他脱口叫出来，可是立刻想起了从前的生活。他象彻悟

似地想到。

“我还得回去的，我本来过的是野活野长的日子，怎么能象一只家畜似地关在院子里？”

走回房里，他深思似的想着，他想他实在该离开别人的这个家了。外面的风声正象千军万马的召唤，要他出去和他们一起去攻击，去战斗，又是他，真是连自己也想不起怎样过去的，这将近一年的日子，他一匹驰骋千里的良马，他也想起一把宝剑；谁说他自己也甘愿生了锈或是无用的老死枥下？

他陡地站起，窗外的风正大，人们想来早已睡了，可是他不耐的彷徨往返，电灯也象是摇着，还象黯了些，一腔难言的烦闷，正象一块巨石压在心头。他用自己的拳头使力地击打着胸前，咚咚地响，他是想捶散那一团烦闷，可是他只木木地，连一点疼痛的感觉也没有。

“难道我就这样下去了么？难道我就这样下去了么？”

他自己不断的问着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答复才好，风还是强暴地吼着，他想时间一定很晚了，什么也不顾，就脱下衣服睡到床上。

他赶紧关了灯，想在黑暗的境界中、求得心的安静；可是他的心还是应和着，外面不曾安静下去的风声急剧地跳动。他还觉得细小的沙粒纷纷落在脸上，牙齿中间更积了许多，甚至于他觉得喉咙都被塞住了，他不得不又开了灯，从床上跳下去，倒一杯水去嗽口。他觉得嘴清爽得多了，他相信这一下他可以很快的入睡。

当他再睡到床上关了灯，他的神智又是很清楚，滚在外

面的风正象发怒的海涛，他就真觉得自己象坐在一只无依无傍的小船上，震荡着，摇晃着，波浪随时想吞噬它，暴风随时想颠覆它；他想到他最需要一点火亮和指路的指南针。要从毁灭之中逃出去，他一定要正确的引导。

“可是我的引导在哪里呢？我的指南针在哪里呢？”

他简直有点悲哀了，他不甘沉没，又没有那大智大慧的力量向前，只得在这茫茫之中忍受着心灵的折磨。

好容易才睡着了，仿佛是傍着悬崖的小径前进。忽然一脚迈空了，立刻全身沉下去，惊了一身冷汗醒转来，原来是一节似梦非梦的幻境。还记得幼小的时候，这样惊醒了之后，一定是哭着，母亲就会说：“孩子，不要怕，那是身体在生长呢。”现在还要解释为生长，连自己也要哑然失笑了，他记得在书上看到，这原来是神经衰弱的现象。

“——一定是神经衰弱，”他自己心里肯定地想着，“我这么一个军人，还会神经衰弱，那也算笑话！”

于是他又抛开这一切想头，伏在枕上追寻他的安眠，可是好象又睡了不久，如同真一下一下地敲着他的脑子一样，他不得不愤怒地叫起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呵？”

这却惊醒了他自己，原来有一个人敲他的门。

“谁呀？有什么事？”

“幺舅，是我，我有事找你，”

“天还没有亮，过一会儿再来吧，”

“还没有亮！——”这句话惹急了静玲，她也不等他的话，推开门就进来，别的话也不说，赶着替他打开窗户推开

了百叶窗；“你看，多么大的太阳！”

“呵！真的，风也停了，还出了太阳。”

李大岳也快慰地说着，他的手揉着那一双觉得有些疲困的眼睛。

“幺舅，你快点起来，我找你到河边看点东西。”

“河边，河边有什么好看的。”

“不要说了吧，你快点起来，我在院子里等你，回来再洗脸。”

静玲说着就先走出去，站到院子里，还听到河里的急流的声响。

李大岳果然很快就出来了，她招呼他，一同走出大门，向左转走到了河边。

“呵，想不到河里涨了水！”

黄色的河水翻滚着，也激起小小的白色的泡沫向下游迅速的流去。

“——真想不到今天还有一个蓝天！这两天可真闷死人，连一口气也喘不出来，——”

“幺舅，我不要你看蓝天来的，你看那边，——”

从上游，好象漂着两三件包袱似地，随着水流冲过来，有的是蓝色，有的又是黑色，到了眼前他才看到那原来是泡得肿涨的淹死的尸首，朝天的脸象一只灰白色的大球，看不出鼻眼和嘴来，有的脸朝下，手背在上面，好象被什么绑住似的。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淹死呢？”

李大岳说着，怜悯地摇着头。

“清早我本来想看水势，没有想到漂来这么多尸首，我才叫你来着。”

“也许是在河边的老百姓，一阵水来了，没有赶得及躲，就给淹死了——”

“不象，不象——”静玲直摇头，“你看，没有小孩子，也没有女人，倒都象做苦工的男人，你不信你看，又漂过来了。”

静玲用手指点着，这一次，总象有一二十个黑点，漂过来，当着那些尸首经过他们的面前，果然那里面没有一个女人也没有一个孩子。

“我说的怎么样，都是男人，两只手总是拢在一处，一定是绑着的。”

“这倒怪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李大岳抓着自己的下巴，一定也想不出道理来。

“幺舅，你知道走私的事么？”

静玲忽然这样问着他。

“就是在报上看过一点，不大知道详情。”

“昨天我去车站看过了，正看见那些浪人抢私货，把海关上的人给打散了。”

“唉，中国人真没办法。”

“不要说中国人，外国人能有什么法子？昨天不就有一个外国记者么？正在他们抢的时候偷偷照了几张像片，不知怎么一来给一个浪人看见了，他赶过去就给那个外国人一拳，把照像机抢下来，当场取出底片，还把照像机给摔了，那个外国人正要和他们讲理，一群浪人赶过去，这个一拳，

那个一脚，把外国人打跑了，——”

“你呢？”

“我也是那阵子跑的，我何苦吃那些眼前亏？反正我也看见了，我相信尸首也与日本人有关。”

“不见得吧，”李大岳不信地摇着头，“那能有什么关系？”

“你不知道，他们去抢私货，还要用中国工人，怕就是把那些中国人杀了，丢在河里。”

李大岳想了想还是摇着头说：

“我想不是，他们没有理由弄死那些工人，他们走私也不是一次两次就算数——你看，你看，又漂过来了。”

他们朝远处望，果然又是许多无告的冤魂，从河面上漂来。

二十六

第二天到校里的时候，一遇到赵刚，静玲就把这个可惊的消息告诉他，可是他好象什么都知道了似的，很沉静地和她说：

“今天下午有一个座谈会正要讨论这些事情，你也来参加吧。”

“我不能回去得太晚。”

“不会晚，两点钟起始，大约五点之前就可以结束，还有两三位教授参加——”

“好，不太晚就可以，到时候我来找你吧，”她才要和赵刚分手的时节，忽然又想起来问着：“你说，那些浮尸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反正都是日本人的事，正面侧面一齐来，总是要达到他们侵略的目的。”

“我也这么想，可是那怎么办呢？”

静玲象是很忧愁的样子皱起了眉毛，赵刚却很肯定的说

着：

“悲观犹豫是不成的，你想想自从这一学期开始以来，我们经过多少困难，可是人到底还能活下去，如同一个国家要好好存在--样……”他喘了口气，爽性就坐下去，“我们总要好好努力。”

他象厌恶似的，把一口水吐在地上又忽然想起来似地问着：

“你就要有课么？”

“我，我还不是和你一样。”

“那好，这阵我们正可以谈谈，我们还是到图书馆那边去吧，那边清静一点。”

赵刚说着站起来，拍去沾上的尘土，还没有等他说，静玲就问着：

“怎么这几天不见向大钟呢？”

“他忙了，他天天练十项，预备参加运动会。”

“唉，现在还有什么运动会好开？”

“就是说呢，这也是学校当局的方法，故意占去学生的精力，免得再出事。”

“那真可鄙，向大钟又何必去参加？”

“他去也好，他是一个行动的人物，要他思想，要他沉着，也不可能，你看，这布告牌上！……”

赵刚指点着静玲就看到在那木牌上贴满各色各样的布告，什么课余联欢会，评剧研究会，燕集，艺术研究会话剧组，文学会……出奇立异地画着裸女，脸谱，一瓶花和一杯咖啡，……有的自说游艺动人，有的说茶点丰富，有的还用

了包君满意的字样。

“不好意思开大游艺会，就用这些来吸引同学的注意，这方法也太可怜了，也就是那些快要毕业的同学们受学校当局支配，他们就要走向社会了，不得不和学校保持良好的关系，结果就是这些，你想想看，将来这些人到了社会里，这个社会能好起来么？”

他们已经走到图书馆后面的石阶上坐下，赵刚就接着说：

“你看日本人怎么样？简直是一步比一步紧，一月里就提出了‘三原则’。学校当局只让我们学生好好读书，一切国耻都洗刷干净，在这个世界上，算得起一个国家，不受别人的欺负，也不受别人的侵略。……”

“赵刚，你好象灰心起来了？”

“不，不……”赵刚赶紧站起来，用力地拍打尘土，“灰心就不算人！这时候正该我们努力，不但自己不能灰心，还是要唤起民众，一致对日！”

“是这样，我也觉得该这样！”

二十七

大约有一百多人挤着坐在一间只能容得下五六十个人的课室里，多半都是两个人坐在一张椅子上。静玲去得有一点晚，没有一个空座位，正好方亦青坐在门口，他立刻就给她介绍坐在近旁的一个女同学：

“这是黄静玲，——这是李明方，我想你们坐在一张椅子上吧！”

李明方微笑着点了点头，匀出点地位来，黄静玲就坐下去。李明方有一张大脸，短发散乱地披着，戴一副眼镜，上嘴唇微微翘起，露出一副很深沉的样子，人们都是安安静静的，在讲台那里坐着宋明光，还有两个中年人，象是教授，可是她却不认得，她就低低地问着方亦青：

“那两个是教授吧？”

“是的，那个个子大，红脸孔的是哲学教授，李群，那一个戴眼镜的是经济学教授，赵 明 澈，他 们都是××文化界救国会的重要分子。”

“为什么不请林如海来？”

“不是我告诉过你么？他有点国家主义派的思想。”

“当然他也很爱国，为什么不能大家联合起来？”

“好固然是好，有点近于理想，事实上还有许多困难，……”

“我总主张团结一致……”

正在这时候，宋明光站起来了，黄静玲赶紧停止自己的话。

“诸位师长，诸位同学，……”宋明光很斯文的说着，“因为当前紧急的局势，我们才想到召集这个座谈会，打算集思广益地来商讨最近的大事，以便应付……”正说在这里的时候，那个尖嘴猴腮的孙秘书长匆匆地走进来了，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也没有和别人招呼，一下就坐在宋明光坐过的那张椅子上，他安静下来一点，就用他那溜圆的小眼睛望着坐在他对面的那些脸。

黄静玲厌恶地低声问着方亦青：

“为什么要请他来呢？”

“他代表学校，要是不请他来，也许这个会都开不成！”

“真岂有此理！”

她低低说了一声就又转向前面。宋明光接着说下去：

“我是被推来说明这几件事实的，过后再请诸位师长同学发表意见，第一件我要来说明的，就是关于走私事件。我想这一件事大家在报纸上，在车站上，都看到许多了，事件发生了已经好几个月，一直到现在，不但没有减少，反倒变本加厉，这有一些统计数字，我来读一下，请诸位仔细听

听，……”当他读完了那些数目之后，他又继续说：“现在许多厂家自然不能维持了，倒闭之后日本人立刻来收买，就是许多守法的商人也没有法子存在，摊子上，店铺都充满了私货，这一面破坏中国的关税和法令，还摧残中国的工商业，此外他们就是想尽力吸收现金以作对华战争的准备，——”说到这里，他顿了顿，掏出一块手绢来擦着脸上的汗珠，又继续说：“——第二件就是河中浮尸的事，以先还以为是河水突然涨了，上游冲下来的乡民的尸身，现在由于数量之大，和详细调查的结果，知道这也和日本人有关。但是究竟为什么原因，也有几个不同的说法：有的说那是些白面客，他们养起来预备请愿的，因为不听从命令，所以杀死，丢在河中；有的说是修理××军用飞机场和飞机库，有的说是修筑秘密工事，怕那些工人，泄露了风声，所以就杀死他们丢在河里，最可恨的是现在街上还可以遇见那些招募工人的流氓，利诱那些才到城里的乡下人，这实在是很可怜的。——最后一件，就是很显明，很强暴的，华北增兵事件。最近从关外，从日本，不知道新开来多少日本军队，这很显然的看得出他们准备行动了。眼看着我们的国土又要变色了，总上三件事，其实是一件，那就是他们要发动灭亡中国的战争了，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这些热血的青年不得不仔细讨论，这不是我们个人的事，这是我们全民族全国家生死的关头，我希望诸位尽量发挥，能从许多意见之中归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做为我们行动的基础。”

宋明光说完了又掏出手绢来擦额上的汗，正想坐回他的座位，注意到那位林教务长已经坐在那里，便默默地走向墙

边，方亦青拉了他一把，他们就合坐在一张椅子上。

人们都沉默着，可是没有一张快活的脸，正在这时候，那个秘书长站起来了。因为他的身材不高，一直到他发言的时候，别人才注意到他用那干枯的嗓音说：

“关于这三件事，我倒有点意见，先说日本华北驻军增加的事吧，我很确切地可以说，我们的当局并非没有注意到，而且随时指示当地的长官，密切留意。其实这些事，乃一国的大事，用不着人民来杞人忧天。人民的责任，只在各治其事，维持治安，不要节外生枝，譬如学生们吧，只要好好读书，——”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忽然干咳了几声；下面立刻就有许多干咳的声音应和着，一时不能止息，他瞪着眼睛更提高声音嚷：“再有，再有，——”别人的咳嗽才稍稍止住些，他就继续说：“关于浮尸不是亲眼看见，不一定相信，——”

“我亲眼看见的，我亲眼看见的……”

黄静玲蓦地站起来，她的脸气得通红，再也忍不住，简直是跳起来嚷。

那个秘书长也象被打的蛇一样，猛然转过昂起的头笔直的朝她望，可是一大阵讽刺的哄笑弄得他更加不安。

“请你们静下来，我还没说完我的话呢，——关于走私，当局已经再三提出抗议，而且最近还有一个极好的消息，我们的外国顾问已经很注意这件事了，他到这边来调查过，兄弟还跟他谈过几句，他表示一定设法制止，最近也在报上看到，他就要到东京去，和日本政府直接办理，我想一定有好结果，只要我们大家体谅国家的苦衷，稍安勿躁，一

切事都有办法的，都有办法的。”

当他说完才坐下去的时候，不约而同地下面起来表示不满的“嘫嘫”的声音，他又站起来，怒目向四面观望，好象要记住是哪个人发出这声音似的；可是每个人的嘴都没有动，这声音只是用舌尖塞着紧闭着的牙缝发出来的，那些无表情的脸都朝他望，使他不得不气冲冲的走了。

这时黄静玲才停止了声音低低和方亦青说。

“天下的老鸦都是一般黑！”

“我们这只还是白颈鸦，不但黑，还不祥呢！”

那个经济学教授赵明澈站起来说：

“方才孙先生所说的也许是事实，”他顿了顿，随后又接着说：“世界上想来没有正义，也没有公理，想依靠那些没有用，想依靠别的国家，更是奴才的恶根性！难说自从‘九一八’以来，我们的教训还不够么？到今天还来这一套，只是无耻的行径，就说最近结束的意阿之战吧，那是非曲直还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到？结果阿比西尼亚国王三番五次几乎要跪倒在国联诸公之前，才认意国为侵略国，准备加以裁制，怎么来裁制？道德的，经济的，武力的，好长一段时候还不曾议定，结果那些血肉之躯，不晓得死在意国的飞机大炮之下有多少，于今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于是那些支持国联的国家，先后停止施行对意制裁之原则，这就是国际间的公理正义，就是一个小孩子也不会再上当吧？”他顿了顿，听众没有一点声息。“关于浮尸，提起来真是十二分的痛心，追根究底来说，自然是我们的国民教育不普及，见解浅陋，因为生活穷困就被眼前的小利诱引，也许他们根本

不知道去作什么，一旦身入陷阱，无法退出，为我们的敌人利用之后还冤里冤枉地送掉性命，说起来这也是我们的责任。给他们适当的教育，自然来不及，可是我们宣传的工作还没有作够，当然，理论的实践总有一些困难，我们必须有绝大的力量克服这一切困难。所宣传的对象不该只是这城里人，因为占了我们人口大部的还是那些乡下人，我们应该想法子打到他们里面，使他们对我们既不因怀疑而拒绝，也不因畏惧而远离，要注入他们心里使他们普遍地了解当前局势的严重，和敌人的一切欺骗，狡诈，狠毒的计策，这不只是为眼前的事件打算，到将来真的抗战军兴，那些纯朴的老百姓自然就是我们队伍中一股洪大的力量！”说到这里的时候，忽然有人在鼓掌，宋明光赶紧站起来说：

“请同学不要鼓掌，免得耽误时间阻扰谈话进行。”

“至于日本增兵问题，主要的还是对我们的当道加以威吓，有人说他们是走马灯式的增兵，又说他们的弹药箱里装的是石块，这自然是很浅薄的看法。”

正说到这里的时候，那个哲学教授李群站起来了，他先向他说：

“明澈，你让我来说两句好么？”

赵明澈点着头坐下去，用手绢沾着额上和额角的汗水，李群就起始他的话：

“赵先生关于前两个事件的解释，我完全同意，关于日本增兵，我却有不同的看法。可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也许结论和我一样，我先请他休息一下，让我替他说下去，如果他不同意还请他改正，补充，”

他说到这里就把嗓声提高了些：“我认为日本增兵完全是做战争的准备，这不是突如其来的，每个人都看得清，中国如果不准备向日本屈膝，那么就只有战争之一途，他们的准备也不是自今日始，平时他们的特务机关就豢养一些汉奸走狗，为他们做些秘密工作，同时他们还不断地遣送青年，到我们内地各角落游历考察。时至今日，不过是他们以为不必隐晦了，可明目张胆做去，而且变本加利迅速准备。反观我们这些负军事之责的人呢，倒知道和那些日本军官杯酒言欢，真的在梦想共存共荣呢！不过这只是那些少数的高级军官，他们平日的生活太舒服了，他们原来就是旧军阀的部下或是忽匪忽兵的分子，由于那些失意政客的包围，自然就愿意苟安下去，可是那些中下级军官呢，他们有许多照样是热血青年，他们也有丰富的政治经济知识，而且自从‘九一八’以来他们身受许多刺激，心中充满了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只是拘于服从为军人最高的天职的原则，不能自由发挥他们自由的意见——但是这一点我们要记清，他们决不是没有意见的。至于那些军士呢，除开那些营混子多半还是来自乡间。乡下的日子不好过了，或是由于灾荒，或是由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压迫，就丢开家远走天涯，投入军营。自然向他们要求爱国的思想是不可能，他们也都是些忠厚老实人，他们却懂得爱他们的家乡，这正可以由我们设法接触开导，可是纵观过去的情形，我曾经犯了个很大的错误，那就是和这些士兵们站在对立的地位，就因为他们的情感单纯，天性善良，才容易被那些败类利用，以致将来要并肩作战的伙伴，变成势不两立的敌人，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呵！这不

是我的错误，我们要立刻加以纠正，不但和这些兵士们携手，就是那些工农店员都是我们将来的战斗的伴侣，不要再保持从前读书人死抱住不放的优越感，要知道我们将来和日本人要做全面战，那就需要上下一心，全民团结，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强盛，使我们能尽量发挥我们民族的光辉！”

教授李群肯定的下了结论，他的话说得很清楚，由于激奋的缘故，他的脸更红涨着，他的眼睛冒着光，在说话的中间，他不知不觉的扯开领口，那个黑色的领带闲散的吊着。

又是一阵轻微的掌声，过去之后，宋明光才又站起来，他请同学们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觉得，”一个穿制服的男同学站起来说：“事实的认识与分析，赵先生和李先生已经为我们说得很清楚了，再说也说不出，而且空说也没有用，留给我们的只是实际问题，我们又要行动了，这一次我们既不是向当局请愿，也不是向当局示威，我们向日本人示威，要他们知道我们的力量。”

“是的，我们要向日本人示威！”

听众有许多人都站起来应和着这句话。这吼声惊动了几个抱着书本来上课的学生，他们似怕又似不怕地挤进来，听着这些人激昂的呼喊。

二十八

为了反对日本在华北增兵，为了反对即将爆发的内战新危机，几千个热血青年，又高擎起旗帜在××的街道上集会。

那正是炎炎的六月天，太阳的热力烤熔了街道上的柏油，热烘烘的粘住人的脚掌，肥大的树衬着蔚蓝的天空，象静物写生画一样地安排在那里，纹丝也不动，热好象在空间凝固着，只有汗是流淌下来，一直落在干燥的路上。

这支人的洪流，一面呼喊着向前行进，一面渐渐肥壮拖长，应和着那热烈的吼声的召唤，市民们毫不迟疑地跨到队伍中，这时自有一只陌生的手递过来一个旗子，于是自然而然的顺着大家的呼喊他也喊着，合乎大家的心跳动他的心也在猛烈地跳着。

转过××街就是日本领事馆，这整齐的行列用更大的声音叫出来。

“反对日本增兵华北！”

“一致团结对外！”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有些声音在抖颤，那不是恐惧，那是从心底发出的激奋。

街道上布满了宪兵和兵，他们只是热情的望着，从他们的眼睛里也可以看出愤怒的火来，可是他没有那份自由投身到这支人的洪流之中，就是从那领事馆窗口上探出来的圆头颅，小胡子，长着横肉的脸也有点呆了，他们一向只看到那谄媚卑贱的中国人的笑脸，他们一向只听到那婉顺悦耳的语言，他们没有想到中国人还会怒吼，也没想到中国人还有气吞山河的大愤怒。

黄静玲也来了的，她因为有自行车，所以和向大钟一样担任了纠察。别人走的是一条向前的路，他们却穿梭似的往返跑着，虽然跑的不是他们的腿，他们的脸也格外红涨，汗水不断的淌下来，他们除开联络大队，还带了救急药品随时给中暑昏倒的人，可是他们中的一个，太热心别人，忘记了自己，忽然他自己连车带人倒下了，嘴吐着白沫，额上还跌出血来，这时自有许多只手臂从队伍中伸出来，扶起他撬开牙齿，把救急水灌下去，过后交给赶来的救济队。

走到×××大街的时候，情形有些不同了，这里没有兵，可是有许多穿着黄制服的警察挡住了去路。还有许多穿着黄制服的警察已经冲过来，一场激烈的殴斗又开始了。

黄静玲从后面赶到前面，到了之后，赓即从车上跳下来，她把车提到边道上，正打算把车架好，再加入那场争斗，忽然有人连车带人推了她一把，几乎把她摔在街心。她

愤怒地扬起头来问：

“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讲理——”

她一看见那张架着黑眼镜的胖脸，她就赶紧顿住不说下去，可是那个胖家伙已经又把一只肥手伸过来，紧紧地抓住她的膀子。

“不讲理？哼，我还要跟你找地方去说理呢！走，推着车，走！”

“你干什么。呵，——”她不服气地把车把一丢，用另外一只手推着那只胖手，“凭什么你要抓住我？”

“好，你还要动劲呢！——”他象是一点也不在乎地说着然后替她拾起了车把，一只手还是紧紧抓住她，一只手给她推着自行车，“小姐，我还得侍候您，我已经侍候您老大半天的了，从××街 我 就 跟着您，您可真辛苦，该歇一歇了。——话我可跟你说开了，大家客气一点，如果你还跟我扭，我可就要对不起你了！”

黄静玲不再说话，只是紧咬着嘴唇随着他走，心里想，“看他把我送到什么地方去！”走了不很远，就到了一个警察派出所，在那门前已经堆了十几辆自行车，还有零零碎碎的什物，那个人把她的自行车也向那边一放，就把她 送 到 屋里。走过一个小夹道，把她朝另外一个开着的门一推，她几乎跌倒，有些手扶住她，等到定了定神一看，原来在这间一丈五见方的小屋里，已经挤了三十多个人。她在那些人里面看到向大钟，他也看见她了，故意把头一低，她也装做不认识的样子并不招呼。

地下发出腐烂的臭气，几个小窗，开在靠屋顶的上面，

就不会有空气流进来。可是这三十多个人，每个人呼出的热烘烘的气，就使这间阴凉的小屋变成闷热了。

过一些时，一个穿了全副警官制服的人出现了，他得意地走进来，原来他穿着一双直贡呢的便鞋，他有几根胡子，一半是黑的，那一半大约是被纸烟给熏黄了。他向四面看着，然后亮了亮嗓子，撇着没有中气的炸音说：

“你们，你们是些干什么的，呵？——学生，工人，——干什么不好上学，好好做工？我们中国原来是文明之邦……堂堂大国……天下十三省，哪能有你们的份？……听见了没有，呵，呵，——国家大事国家自有办法，用得着你们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么？你们是白白自己牺牲，死了都没有人给你们伸冤，我就要过堂，李贵发，——”

他一回头，朝守在门口的警察叫，他一面答应一声“有”，一面两个脚跟朝一起靠拢。

“——记住，要他们先提男的，后提女的，一个一个的来，不能乱！”

说完之后，他迈着很威风的步子踱出去了，黄静玲在心里暗暗骂一句：

“这个混蛋，到这阵他还重男轻女！”

提到她的时候，已经近黄昏了，由于她的观察，她知道有的人提出去就没有再转来，有的人却被送进更里面的院里去。

这一天已经很够她受的了，她不知道出了多少汗。她很饿，可是那个玉米粉的蒸糕，只吃了一个就好象饱了，当她站起来朝外走的时候，她全身摇晃着，除了饥饿，她的两条

腿也酸痛了。

当她走到警官办公室的时候，那个警官也疲乏不堪了。他早已扯开衣领，不断地挥着扇子，面前的一杯茶，淡得象开水一样了。看见她来了，他就少气无力地问：

“怎样，你也是游行的一份子么？”

“我不是，我站在边道看热闹，我的自行车碰了一个人的腿，他楞不讲理，把我给抓进来了。”

“噢，还有这么一回事，——”那个警官张大了嘴，用力摇着扇子，好象要把风扇进去似的，“你说的是真话么？”

“当然是真的，大热天，哪个不愿意在家里歇歇，谁还要无事找事，自已给自已找苦头吃？”

“这是正理，这是正理，——”这几句话好象正打中了他的心，他懒洋洋地说着，“这么热的天，在家歇歇凉多么好，要不是为生活所迫，谁犯得上出来受罪？本来是么，本来是么，好，你到那边具个结回家去吧，——记住下回有热闹少贪看，沾上事可不是玩的！来，再传下一个！”

她一面具结的时候，一面偷偷地望着他，看见他一仰头，把那杯其淡如水的茶又灌到肚里，然后懒懒地叫着：

“来呀，再给我沏上。”

二十九

在星期日的大清早，黄静玲独自溜到楼下的小客厅里，把纸和笔放在桌上，轻轻地推开了窗，流出去的是那没有人居住的一股霉气，放进来的却是万般的鸟鸣。她站了一会，忽然记起来该做的事，就赶紧坐到桌前铺开纸，拿起笔来迅速地移动着：

> “亲爱的茵姊：这正是一个早晨，极早的清晨，我一个人跑到这没有人来的小客厅，我想和遥远之外的你相谈，却没有想到一推开窗子，各式各样的鸟争着和我说话，要不是我立刻想起你来，我真要在忘我的境界中一直迎窗站立下去。我原来是打算告诉你，（记着，千万不要使家里人知道，他们爱我，不了解我，）最近我被捕了一次，就是那一天。我想你在报上一定看得到，反对增兵反对走私的大游行，我被他们捉到了，可是说起来也很好笑，只关了不到十二个钟头就放出来了。——”

她写到这里停住了，把笔杆夹在牙齿中间转着，她原来是想好好组织一下这封信，可是当她停笔深思的时候，婉转的鸟鸣又钻进了她的耳朵，她把笔放下，闭起眼睛，用两手捂着耳朵，正在集中思想，忽然一个混浊的声音响着：

“想不到五小姐您在这儿，您这是怎么回事？——”

她睁开眼，原来是老王站在面前，他还啰嗦着：

“——楼上楼下我都找遍了，也没有看见您的影子，老爷太太都还没有起来，我问着自个儿：‘没有看见五小姐出去呀，’唉，唉，……”

“你快说吧，有什么事？”

这时老王才停住嘴，慢慢从怀里掏出封信。

“这是您的一封信。”

她接过来一看就知道是静茵写来的，她就急忙地打开：

“真巧，真巧，正要给她写信呢，——”她抬头看见老王还呆呆地站在那里，她就吩咐着：“你去吧，——”等着老王才转过身去，她又加了一句：“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我知道，您尽管放心好了。”

老王还回过头来露着那堆满皱纹的笑脸，然后才悄悄地走出去，轻轻地把门关好。

从静茵的来信中，她知道S埠五月三十日的集会和游行，静茵特别说那不只是学生，而是上海的各界。她再三遗憾说根据淞沪停战协定，S埠附近是不能驻兵的，所以那个联合阵线之中看不见将来和敌人在战场上周旋的新中国的军人。而且她还说到就是这联合阵线在六月中又有进京请愿运

动，以致车站上的客货车停开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我们已经不是孤独作战了，”静茵这样写着，“抗日救国已经是全国人民一致的口号，凡是不愿做奴隶的人，都有这同样的心念，这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实！”

在她的信里，极其关心的问到走私事件和华北增兵，在信尾还说起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全家实在可以回到南方来。静玲就迅速的写下去：

> “再巧也没有了，你的信正好是在预备给你写信的这一天收到了，我贪婪地读着，因为从那里不只知道你，还带给我你们那边活动的实况。上面我不是说了吗，我们的游行，增兵事件是一个极大的原动力。关于走私，我们也正加以密切的注意，只是这几个月海关税收的损失就有二千五百万，而直接受走私影响的工商业还无法统计。这种下流的方法，当然是卑鄙又狠毒，一举数得，在他们认为真是一件极合算的事。我们已经抗议了，还引出一切协定和条文证明他们没有根据；可是大批的私货还是源源地流进来，为了监视我们的缉私，日本军舰也派来了。有的人很乐观以为这已经引起了国际间的注意，不久就能圆满解决。其实那还不是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那关系最深的来实地调查，向日本大使谈判，甚至到东京去交涉；在国内呢，也引起了上下的不安，议院中加以讨论，有地位的报纸加以抨击，还为了施行报复，抵制日货，提高日货的进口税，有的在华的

利害关系轻些，只执行后者，以为警戒，有的国家爽性就表示无兴趣，有的就根本没有反响。说来说去，没有一个是为中国着想，这是可断言的。这正给那些不自己图强，一味依靠外力的一个当头棒喝，想不到他们还执迷不悟，那真是很可悲的，日本增兵已经有了一个惊人的数目，如果没有更大的野心，这种举动实在是不必要的。在铁路线上重要的城市，在海上，在通都大邑，他们都有新兵开来，他们的干部，随时都保持严密的联系，他们随时开会讨论中国的大小事件，他比我们更关心我们的事。反观我们自己呢，几年的苟安生活又把人们养得肥满了，不过有一点事倒值得鼓舞，那就是从这次游行中，我们已经感觉到士兵就要走到我们这边来。虽然又有一番争斗，动手的只是那些警察和特务。我就是被一个戴黑眼镜的抓住的，他们原来算不上什么，他们早已失去了良心，他们只为利所驱使，他们可以为任何人养用，将来有一天他们很容易就投到日本人那边，做我们仇敌的爪牙。不过我很奇怪，为什么要豢养这些奴才呢？来培植他们，训练他们，将来不过是增加日本人一分作恶的力量。但是那些士兵们，他们奉令值守，没有一个和我们为敌。更使敌人惊讶的还是他们的长官，他一直是我们反抗的对象，这一次居然能不理日本人的抗议，还说明这一次的学生运动并无越轨行动，所以他也不便干涉取缔。茵姊，你想这个想不到的收获是多么伟大，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当然这一面说明了华北危机的严重，一面也说明我们的不断的示威和工

作。在政治上的感应和影响军政长官的态度多么有效！我们虽然高兴，我们还不满足，我们一定也要把他们争取加入我们的阵营来，或是说，一旦和日本的战争开始，我们也就要加入到他们的中间为了保卫祖国而并肩作战。

这边市面上的情形，确是有一点慌了，虽然没有人说得准，可是都想得到中日免不了一战。街市上却反常地显出畸形的繁华，许多大商店关了，街旁都摆满了小摊，上面陈列的都是那些廉价走私货。白面馆不必说了，新近又有许多赌场，那是些流氓和日鲜浪人勾结经营的，听说有的还有霓虹灯，可是我没有看到，那地方我已没有去过。回到南方去的事，早就想到了，不知为什么却留下来。这简直是一件讲不通的事，谁都不知道为什么住在这里，所以谁也不移动一步。这两天我不能说，生怕爸爸知道我上次出了事，过两天我可以提一个醒，那么我们可以又聚在一处了，——不，我不会回去的，我要留到这里，留到最后的一天！”

三十

静玲高高兴兴的写完了信装在信封里粘好，忽然想起来，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没有说到，她就很仔细地把封口拆开，又用一张信纸写着：

“我想有一件事你也急于知道的，那就是浮尸，你还记得我们屋边的那条干涸的河么？不久以前忽然涨了水，我在那里面亲眼看见许多臭尸，可是近来没有了，听说是他们为了避免过于刺激平民，在半夜把那些死尸用车运到河边下游，这样就可以不必经过这个城里的居民的眼目，一直流走了。可是为了安顿民心起见，××城已封锁了关于浮尸的新闻。为什么会有浮尸呢，一般人都推测到日本人在修筑秘密军事工作，怕走漏了消息，所以就把他们弄死，可是我们的当局向日本人交涉，只说不该把白面犯人丢在河里，这一下他们可抓住理由，一面说中国的报纸的记载失真，一面不断的把白面

犯送过来——这些人原来是他们平日豢养预备作民意请愿或是暴动的，可是这么一来，多少善良的老百姓的冤情真是永沉水底了！谁能替他们申诉，给他们报仇，要是有的话，那也只得等我们将来在战场上再为他们复仇吧！”

她才放下笔，忽然门被人推开了，她赶紧把信藏在衣袋里，走进来的原来是李大岳。

“我还当是谁呢，吓得我赶快把信藏起来，——”

她又把信取出来，好好封起，李大岳却用很严肃的语气和她说：

“静玲，我要离开这里了。”

“为什么，呵？——”她还故意顽皮地说，“这两天我不是看你在河边钓鱼很有兴致么？——”

“咳，不要说吧，那还不是为了太无聊？可是现在我真的要走了。”

“到哪里去？”

“我归队，”他接着问，“你说，你的意见怎么样？”

静玲的心中充满了高兴，因为想不到他这么大的一个人竟会问她的意见，于是她也很郑重地反问：

“你还和谁谈过了？”

“没有谁，只是昨天晚上和你父亲说起一点来——”

她急急地问：

“我爸爸的意见怎么样？”

“他没有多说，大致的意思是不赞成我去，他说那是以

下犯上，以邪侵正，没有什么好结果，劝我们不必染那一水。”

“不成，不成，这个看法太旧，正如同当年他不赞成革命一样，我的意思是现在是要一致团结对外的时候，反对任何内战，你参加到哪一方面我都绝对不赞成。”

“你不知道，他们的口号是抗日救国，——”

“我怎么不知道，不过现在时候不同，抗日救国要全国上下一致去干的，绝不能还象从前，只是孤军应战。要打全国都得打！不然的话，那就不算，你看，自从这事件一发生，表面上日本人对我们不好象松了么？可是暗地里他们可忙起来，正好乘此机会挑拨离间，要中国人打中国人，他可以躲得远远的看热闹，到了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只轻轻一动，好，那就什么都是他们的了！”

“这一点我也想到过，可是，我们都很相信我们的军长，我原来又是一个军人，怎么能过这安闲的日子，只要是打日本人，我就去干，我是早有这份决心的。”

“那就好，真正对日本人的战争，一定在北方爆发，不会在那极远的南方。你还看不出来么，前两天×××军还和日本军队在海口冲突过，象这样的事件，一天天地增多，终有那一天，大规模地打起来，那时候你正可投效。如果你要是在南方，怕赶还赶不及呢！”

李大岳象是有一点被她说动了，默默地两手捧着头在苦思。

“那么象我这样的人就该象废物一样地活下去么？”

他象极痛苦地用手捶着自己的头。

"不，你当然不是，——"

"唉，我真想换换地方，这样安定的生活我过不来。我去钓鱼，原来就是想磨性子，没有想到性情愈磨愈大了。"

"麻木的人才没有知觉。谁也忍不住这口气，除非那些汉奸走狗们。我真想不到那些高官，当着别人左一个嘴巴，右一个嘴巴打过来的时候，有哪份脸还举杯庆祝别人的健康？我不明白，也许我年轻——"

"我的年纪虽然大，也不明白，我就是有点拗脾气。如果我也象有些人一样投到别处去，怕不早得了势？可是我早就下了决心，和日本人打，我做一个士兵也情愿！不然的话，我绝不参加！"

"那就好，那就好，现在我已经不上课了，——"

"怎么，这样早，就放了暑假？"

"不是，又罢课了，你还不知道上次游行吧？"

"不知道，报纸上没有，我也不出去。"

"这次罢课就是抗议那次的殴打和拘捕，——"

"我不赞成你们罢课，这样力量容易分散，工作又要停顿。"

"不，不，这次正在讨论一个最好的方法使同胞们不散开，合起来才是力量，分开就什么也没有！"

"好，好，这样才好。"

"幺舅，那你更不能走了，等着加入我们吧。"

李大岳笑着摇头说：

"你们是学生，我是一个军人，——"

"现在正需要军民合作，将来正式作战的时候需要军民

合作，——”

“好，你让我好好去想想吧，许多事情把我缠住了，我简直有点弄不清，过两天我再回答你，好不好？”

他说着，站起来，她也和他一同走出去，才站到院子里就看到那蔚蓝的天上有几个移动的小白点飞机的马达嗡嗡地吼着。他们无言地仰视，过后两张沉郁悲愤的脸对视了一下就各自低下头去。

三十一

到了六月半，暑热已经不可耐了，还是静宜首先提醒母亲：

“您看，去年我们在山上过得多么好，今年还是去吧？”

“我也想到了，婉姑儿也该到山上好好将息，就说你近来也显得不大好，虽说你苦夏，那不过要瘦一点，你的脸色太不好，到山上去住倒是不错——”

在一旁的静玲忽然打断了母亲的话头：

“妈，我也去，我也想去。”

“那正好，省得我惦记你在城里又要出事，好好去歇伏假，收收性子。”

“我们全家都去吧！”

“都去了谁管这个家？”

父亲翻起眼睛来望着她，他好象很不情愿听这句话，他的心里在想着，“哼，我知道你们都不把这个家放在心

上！”

静玲心里也在想，“还是这个家？整个的国家都在危难中，我的爸爸只想到这个家！”

一时间大家都静默着，忽然父亲象记起来似地说：

“怎么你们的学校放了假，静纯的学校没有放假？”

“不是放假，是停课，”她怕又惹起父亲的脾气，不敢用罢课两个字，“我想他们学校也停课了的。”

“那他怎么说不回来？我总也看不见他的影子！”

“大概是在学校里看书方便些，——”

静宜接过去说。

“还不是那样，谁都不把这个家放在心上！”

这次，他简直说出来了，他的气还没有平，接着说：

“你们都有路走，到时候就不管不顾，我可是活该的辛苦了大半辈子，倒把我自己给管住了。——”

“俭之，大热的天你何苦自寻烦恼，你总得想得开才好，象我就不这样钻牛角尖，再说，这也是一件小事，——”

“由小观大，三岁是老。”

“我看你总是有点小题大作，你看我，大事都看开了，哪一个不是我十月怀胎，从小养到大，好就这么飞了一个，又飞了一个——”

“妈，不要埋怨二姐，她不是为了个人走的，她很值得佩服。”

静玲忍不住替静茵辩护，可是母亲接着只是一口长长的叹息：

"嗐，我才谁也不埋怨呢，你们看不出来吗？茵姑儿走的时候，我还忍不住，珠姑儿走，我就是哑口无言。我自己不愿意说，我也不愿听别人说，你们倒都明白这一层，谁也不来提醒我，只有菁姑，她象得着理似地时常到我耳边来叨唠，她还当我听了她的话就生气，其实，哼，我才不呢。——"

"菁姑总是这样，她惟恐天下无事。"

"——说起来你们哪个不是我心上的肉？就是珠姑儿虽说我看不惯她那份样子，一想她离开我不知道这辈子还见得着见不着，我就象剜心似的痛，可说有甚么法子呢？这都是前世注定，唉唉，我只得向开处想，有这一口气多看你们几年，大限到了还不都得撒手一放，任什么也带不去？少生点气、就多活两年，我倒真想多活两年。"

母亲说着，眼圈有一点红，可是她并没有流泪，为了打断她的难过，立刻拍着手掌引逗抱在静宜手上的青儿，那个孩子果然就朝她张着手，她接过来，强笑的说着：

"还是抱一抱下一代的人吧，"

"哼，长大了还更淘神！"父亲好象不服气似地说。

"长大了还用得着你我管，你真是一个老糊涂了，那下该让他们尝一尝做父母的滋味了！"

"妈说这许多话太费神了，还是快点商量商量谁上山吧，我想幺舅陪爸爸在家里，三妹，五妹都去，把阿梅带去，——"

"人多了，还是把张妈也带去，她还能做饭，"

"就这么办吧，订好汽车，后天就走。"

当她们从母亲的房里出来的时候，静宜偷偷向着静玲：

“怎么，今年你也想上山了。”

静玲只是笑着不回答，这更引起静宜的好奇心又说了一句：

“你一定有什么花样。”

“我不知道，”静玲还是笑着说，“到时候你自会明白的。”

三十二

当着他们的汽车才到了紫金山的山脚，阿梅就高兴的和静玲说：

“五小姐您看，那边有变戏法的！”

静玲望过去，果然在大树根下面围了许多人，她看了看，忽然笑着说：

“好，等我领你去看。”

正在这时候，静宜不耐烦的说：

“你们在说甚么呀，还不下来！”

这句话提醒了她们，原来别人都已经下了车，母亲抱着青儿和静婉都坐上了山轿，她们赶紧下了车帮着李大岳和静宜招呼行李和什物，她向静宜说：“大姊，你也先坐一乘轿子陪母亲去吧，我和幺舅押着东西随后就到。”

“我得先过一个数，然后再交给你们。”

“有幺舅在这里还怕什么，他弄得清楚。”

“静宜，你先去好了，这些东西都交给我没有错，阿梅

跟张妈都随你们走，把行李带几件，好到那里就铺好休息，我们叫好人就挑上来。”

静宜这才应着坐上轿，阿梅和张妈随在后边走着，张妈的手一直也没有离开她的包袱，到走路的时候背起来，阿梅都是一步一回首，恋恋的看着那下面“变戏法”的一大群人。

静玲只是站在那里，空洞地望着，想着，她想到阿梅的生活，平顺，狭小单调无趣，怪不得她热心地看着外边的事物，另外她也在想，怎么样去找到他们，怎么样安排工作……忽然又是一下声音惊醒了她：

“别人都在等你了，你还在等谁？”

这是李大岳说，她转过身来微笑着，才看到在他的身边三个乡下人已经把什物都挑上担子，就在等她一个人。

“我谁也不等，走吧。”

他们就随在挑夫的后面走着，那幽静的山径，那不断的松柏的低语，就好象在欢迎她似的，她一边走，一边跳，张开两只手臂，象是要把大自然抱在她的怀中似的。

在路上，他们时时遇见三三两两的学生们，他们一边走一边在唱歌，她一心想碰到熟人，可是一直走到他们的屋前，一个也没有遇见。

“五小姐，快来吧，饭都预备好了。”

阿梅站在门前，看见他们，老远的就叫起来。

“那你们倒真快，我们一点也没有耽搁就上来了，你们倒有法子把饭都烧好。”

“不是我们烧的，房东给我们预备好的送过来，太太就

等着舅老爷和小姐呢。”

“好，你来帮帮忙吧，先叫他们挑到屋里去。”

“您不用管了，只要挑到房里就交给我，您快点吃饭吧，”说到这里，下半句凑到静玲的耳边低低说，“您吃完了饭可不要忘记带我去看‘变戏法’的。”

“你倒记得清楚！”

静玲跟着就跑进去，菜是已经放在圆桌上了，菜在绿纱罩的下面，母亲正和房东太太说话，看见她进来了，那个穿了一身新浆洗裤褂的中年妇人很恭敬地站起来：

“五小姐，您好呵！”

“请坐，请坐，——”母亲拦着她说：“你不必这么客气，她还是一个小孩子，你看你这么大热天还跳，跑得红头胀脸的，快点去叫阿梅打一盆脸水洗洗吧，洗完了好吃饭。”

“不用叫她，她在收拾东西，我自己会来。”

说完了她又走出去，在间壁的房里她看见静婉闭着眼睛躺在床上，静宜在地上缓缓的踱着，手里抱着青儿，静宜看见她进来，赶紧摇头示意，要她不要出声。

她就轻悄悄地拿了脸盆自己去舀了一盆冷水放在凳上，简直把头浸在里面，一只大手按了她一下，抬起脸来才看到那是李大岳。

“你看，你满脸是水，我满脸是汗。”

“你快洗脸吧，就要吃饭了。”

吃过饭，人们都被瞌睡缠得东倒西歪的了，静玲也懒懒地坐在籐椅里，两眼闭着，似睡非睡地朝前一倒，在这一惊之下冒着汗醒了，可是一双手早已扶住她的身躯，她睁开模

糊的眼睛，站在她面前的原来是阿梅。

“五小姐，我等您好大半天了。”

“瞎说，我才吃完饭，你大抵还没有吃吧？”

“早就吃完了，服侍太太睡下去，我才到您这儿来站了些时候，不敢惊动您。”

“好，你给我绞一把冷水手巾，——”等着她从阿梅的手里接过手巾来，她又说：“你跟大小姐说了没有？”

“说了，大小姐答应我去了，——”

“好吧，我们就去，”

这时候李大岳也醒了，揉着眼睛问：

“你们到哪儿去？”

“到山下去看‘变戏法的’，您去么？”

“得了吧，谁象你们那么大的兴头，大晌午的还在下面卖命？我，我不去，我歇歇还要赶下午的车进城。”

说着他又挥着扇子闭起眼睛来。

“阿梅，你听见没有，我们还是后天去吧。”

“不，五小姐，您就是带我到下边走走也好，好容易来了，要是没有你跟着我，太太更不让我出去了。”

“那就走吧，——”

她们就一先一后地走出来，下山路很容易去，不久就到了山脚，那群人好象还围在那里，阿梅老远就在催促着她；

“五小姐，快点走吧，还在那里呢。”

再走近了点，她又自言自语地说：

“不是变戏法的，八成是卖艺的，那不是还有一个穿花衣裳的姑娘在那儿么？还有一个白胡子老头，您看，一定是

爷俩儿卖艺，……”

“不要尽叨唠了，一会儿不就看得见！”

走到前面：就听到那个姑娘正在唱小调，阿梅拉着静玲的手赶紧走到前面，那个姑娘正唱完一段。

“好呀，好呀！”

四面的人拍着手叫，阿梅懊恼似地说：

“来晚了，人家都唱完了！”

“你急什么，还要唱的。”

果然，等了一会儿又唱起来，在唱的时候周围的人还顺着腔哼。

“这倒怪，我简直没有看见过，——五小姐，您看，那个卖艺的乡下姐儿长得倒很俊俏，那个老头儿可真精神，怪不得人家都说住在乡下人活得寿长。”

“不要多说话，好好看吧。”

转眼之间，那个老头子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生起气来了，他一手抄起身旁的鞭子朝那个姑娘狠狠地打去。

“可不好了，五小姐，那是怎么回事！”

阿梅慌张的依了她，她不大看得惯这些事，就很惊慌地依靠着她。

可是这时候，忽然又从人群里跳进去一个年青人，一把就从老头子的手里抢下了鞭子，四周还发着喊打的声音，阿梅这一下可怕了，她拉着静玲的手就朝回去的路跑，等她跑开了的时候，那喊声又停下去了。她又停下来转过身，远远地望着：那个老头子好象在哭，那个年青人在场子里边说话，过后，当那个年青人喊过之后，周围的人都跟着喊起

来，这又吓坏了阿梅，她又拉着静玲跑，跑到更远的地方又停下来，静玲微笑着和她说：

"你听，你听，他们在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阿梅只是茫然地睁大了一双眼睛朝那群人呆望着。

三十三

过些天的一个早晨，静宜低低地和静玲说：

“怪不得今年你也要到山上来呢，我才明白！”

静玲望着她只是笑，静宜说着这句话，也没有谴责的意味，她就乘机和她说：

“大姊，今天晚上我陪你出去散步好不好？”

“才月初，没有月亮，到外边去有什么意味？”

“不要紧，我们有手电，到了那边自然就什么都看得见了。”

“哪边呀？”——静宜故意问着她，“你的话说得有头无尾的，让人摸不着头绪！”

“今天我们在柴石园前边的大草地上举行野火，你跟我去看看吧。”

“我，我不去，我是落伍的人，离开学校虽然不太久，我知道简直让你们甩下了。”

“不要那么说，不过是乘这个机会去玩玩，有唱歌，有

戏剧，还有教授演讲，……人很多，你去看看，哪阵不高兴，我就陪你回来，好不好？”

静宜有一点踌躇不决的样子，静玲就拉了她的手故意撒娇地说：

“好姊姊，答应去吧，你去看看，不好，下次就再也不要去——”

“好，我跟你去吧，我要是不去，你不死心的。”

吃过晚饭，天渐渐黑下来了，远山和绿树都失去它们的存在，窗外只是一片黑。静玲耐心地等着，静宜一个个地安排母亲，青儿和静婉都睡好了，才到静玲这里来。静玲立刻高兴地站起来说：

“我们走吧，时候不早了。”

“你看外边多么黑，怕人得很，还是不去了吧。”

“黑有什么可怕，愈黑愈要去看个清楚，自然就不会再怕了，”

“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

静宜笑着和她说。

“那我们就走吧，最好你带一件薄的毛背心，怕晚上凉，受了寒我可担不了。”

“我也没有要你来担呀，只要我不担别人，我也就算好了。”

静宜说着，从椅背上拿了一件毛衣，就和静玲手拉手走出去。

在黑暗之中有许多个细小的绿光一亮一亮地在空中漂着，静玲得意地说：

“大姊，你看，那不是有许多个亮么？”

“那有什么用？一点也照不亮，还不是和没有一样。”

“要是聚得多了就有用。”

“可惜它本身不愿意，只愿意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飘，——”

“大姊，我们还是仔细走路吧，怕一个不小心就要跌下去。”

静玲右手拿着电筒，左手扶着静宜一步步地向上走，灯火只能为她们照亮下脚的路，四周还是被无边的黑暗包着。

路是寂静的，潺潺的流水无休止地响着。偶然有一只两只被惊的栖鸟叫着飞走了，一群留在巢中的小鸟就惶急地乱叫。

静宜怕真是有一点胆小，紧紧地抓着静玲的手臂，生怕她一个人被丢在这黑暗之中，静玲可什么都不怕，依旧挺着胸，大步地跨上去。

“静玲，你走得慢点好么？上山的路怪吃力的。”

“好，——大姊，你听！”

在这暗黑的山谷中，回荡着雄壮的歌声，好象树梢都被它摇动了，山和山都在助着它的声威。

“你们有这么多人！”

“可不是，还多着呢，全国都有，就说××的家，在外县的还是回去工作，路多得很，可都是要到罗马去！”

她也这么说了一句。

“不要提那么远的地方吧，就是这一段路已经够我受的了。”

静宜也故意和她说，停了停，才又举步向前走去，转过山头，就远远望到一片火光，在山腰上亮着，静玲就很快活

地叫着：

“大姊，你看，就在那儿呢！”

静宜先长长叹了一口气才和她说：

“有那么高呀！”

“那怕什么，只要朝着那个亮光走，就不觉得远也不觉得高了，人总喜欢向上的，——”

“可是根据牛顿的定律地心一定拉着人向下那可怎么办？”

“哼，大姊总故意为难，有这精神我们早多走些路了。”

当她们走到的时候，歌声好象迎接她们似的起来了，熊熊地燃烧着的一堆火照映着无数个红红的脸，他们的眼睛明亮地闪着，他们的嘴大大地张开：用这张嘴喊叫，用这张嘴歌唱，也用这张嘴吞咽下自己的血。

她正觉得有一点晕眩的时候，忽然有好几张红煦煦的脸来在她的面前，那是静玲的声音在说着：

“这是赵刚，那是宋克明，方亦青，那是李明方，呵，白叔芸，你也来了，——这是我的大姊。”

“到我们那边去坐吧，——”

这个说，那个也说，静宜没看清一张脸，也没有听清一个名字，她就被他们安顿坐下来了，转过脸去一看，静玲还是在她的身边，她那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才稍稍平静些。

火炽烈地烧着，从四面投进去木柴，发着响声，冒着火焰，歌声一直也没有休止，人们的声音愈唱愈洪亮。

歌声才停止，立刻就有人报告，请李群教授演讲，接着在火光中，那个庞大的身影就站起来了，他的红脸被火光照

得更红了。他吼着：

“时局的情势一天天的紧张，我们站在国防的最前线上的知识分子们，一定要好好应用我们冷静的头脑，做明晰的考察，我们要怎样才能做一个时代的青年，来挽救国家的危运！敌人和汉奸还不能畅所欲为，可是我们不能有一时的松弛，我们必须严密注意一切变化，随时为国家民族奋斗，假使有一天，我们的民族召唤我们，我李群是不惜以血洒地的，我相信你们也是如此。我再来告诉你，在遥远的西班牙现在起了战争，一面是代表人民的政府，一面是代表贵族和落后的军人的叛党，这些人，失去了统治的特权，不愿意大多数人过着幸福的日子，就施行残杀自己同胞的罪行，他们有法西斯蒂党人的实力的支援，正在用德意制造的飞机大炮向自己的弟兄进攻。一面是代表人民的各党各派的结合，为着众人的福利而应战。我想他们也就要得着国际的援助，同是在苦难中的人们，我想我们应该对于西班牙政府表示尊敬，还预祝他们得到最后的胜利！”

随了他的话，人们又都站起来了，他们叫喊，他们又歌唱，在歌声中人们缓缓地移动他们的脚步，有的还三个五个聚在一处，那些将要离开的从地上捡起树枝就着那不曾熄灭的火堆点燃起来高擎在手中，歌唱着走开了。

在归途中静玲忽然叫住了静宜：

“大姊你看，——”

她们回过身去，无数的火亮在高处飘着点缀着那暗黑的山，抑扬的歌声浮在空中，洞穴和山谷，都给它更大的回应。

三十四

又一天一阵繁雨把整个的山打得叮叮淙淙地响，雷在山谷间滚着，更威猛，更响亮地摇撼着天地，急骤的雨点是它带来的，从窗外一直到里面，连关窗也没有来得及，关上了之后，雨水立刻冲净了玻璃上的尘土，可是这番急雨也是在一阵雷声之后消歇，赶紧推开窗子，簷间和路边，平白地添了无数流泉，有的奔放，有的清脆，增加了许多高低不平的音响。

雨并没有全停，还斜飞着濛濛的细丝。洗过的树叶，那番碧绿象要从叶尖上的水珠滴下来。

静玲怀着孩子般的喜悦跑到静宜的面前说："大姊，我们出去玩玩好不好？"

"雨还没有停，路又湿，有什么好玩，"

"就是这样才好。路虽然湿，可是没有泥。雨还没有停呢，正好有一把油纸伞，大姊，你看外边多么好。在城里再也没有这样的好景致！"

"静玲，我不能去，你不看——"静宜说着，故意把抱在手中的青儿指给她看，接着又说："过一下妈的午觉又要睡醒了。你想我怎么能脱得开身呢！"

"我看你全是自己把自己套起来，而且一点意义也没有！"

静玲好象有一点不高兴，一面说一面咬着大草帽上垂下来的细绳，静宜只是很平淡地微笑着，好象在那笑中说出来。"你不过还是一个孩子，你还不大知道人世间的事，"正在这时候她忽然看见从树林那边闪出来几个戴草帽的男女。就立刻向静玲说：

"你不用气，你的朋友来陪你了。"

静玲不相信似地把头一抬，果然看见那边走过来的几个人，她的心里正在想："他们也不一定是来找我的，"那些人已经叫着了：

"黄静玲，黄静玲……"

静玲高兴的应着，急匆匆和静宜说过再见，就跑出去了。来的正是赵刚他们几个人，有的撑着伞，有的戴了草帽，赵刚是光着头赤着脚。

"我正要出去呢，找不到同伴，你们倒来了，……"

"那不好么，我们可以一路到山顶上去，天也许会晴起来。"

"还晴呢？这么大的雨点落下来！"

"那不是那树叶上下来的水滴，现在只下毛毛雨了，刚才我们还看见一丝阳光。"

"好，我们上去吧，上去看一定更有趣味！"

静玲兴奋地说着，她的声音很高，可是流水的声音却盖住了她的语调，

"我们手拉着手向上走，一定能 走 得 快些，还省点力气。"

不知谁在这么说，他们果真就拉起手来，他们一共是六个人，方亦青、赵刚、李明方、向大 钟、宋 明 光，还有静玲。

在路上他们时常遇到同学或是别的学校的学生。他们有的是一边走一边唱，有的在路边采着鲜菌，有的象诗人一样地在水边呆坐，在一把大油纸伞的下面常是两个人，他们故意遮住他们的脸，可是从衣服上看得出那是一男一女。

过了紫石园，再向上的路就被若云若雾的白茫茫一片锁住了，有的人，多半也是由于疲乏，就有了借口懒懒地说：

"上边没有路可走了，就在这里玩一下好了。"

"那算什么！我们还得跑到顶，要不然就算是孱头！"

向大钟得意地嚷。

"我们稍稍歇一下，回头再走上去。"

这是宋明光的话，这得着大家的同意。

"这样好，这样好——，"

他们走进了紫石园，有的用手掏着泉水喝，有的在池边看着那些向水面接喋的游鱼，细雨把水面漾着碎纹，鱼又在吐着泡，一个个的小圈渐荡渐浅，向大钟和黄静玲不愿意坐下来休息，在园里绕了一个大圈，在静僻的所在，他们又看到一对对偎依着的男女，跑回来的时候，黄静玲仿佛厌恶似地说：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当他们又在路上走着的时候，静玲才提起来：

“我真不明白这次大露营为的是什么？”

“还不是一面团结自己一面向民众宣传！”

“当然那我也知道，可是你们没有看见么，一对对的人来干什么？难道真的是来避暑么？”

“嗐，那总是少数人的行动，以后想法子纠正一下就是了。你看，上山的路全被雾锁住了。”

“那可得小心；滑下去可不是玩的。”

这引起每个人的注意，他们不再说话了，只是一心地埋着头看着脚底下的路，同时也很谨慎地把腿伸出去试探着。

“你看这里还有太阳呢！”

不知谁这样高兴的喊，大家把头抬起来，果然看见耀眼的阳光，还有那澄蓝的天，再往下看，云雾原来都留在脚下了。

“这真是奇怪，还没有看过。”

黄静玲也很兴奋地叫着，大家就更用一番力朝上走，不久就到了竖立着“紫云第一峰”的山顶。

“到了到了——，”

在那石刻的右边一面不可攀援的峭壁上刻了一个极大的梅字，静玲就好奇地问：

“那个大梅字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出名的戏子梅××刻的。他好象也打算把他的名字给所有的人看，和世界永存。”

“呸，他凭什么？”

“可不要说人家还是博士呢，中国的艺术都靠他才能在海外发扬。”

“看那些有什么意思，你们转过身来 看看 我们 居住的城！”

他们转过来，望下去只是一片绿色的海，只是在树叶没有完全盖住的地方看出雪白的粉墙和大红的栏杆。更远处只看见矗立的塔，和发着反光的黄色的琉璃瓦。

“你们看，那一块是怎么回事？”

从伸出去的手指望去，就看到那模糊的一片，象凝聚着的烟。

“那是在下雨呢，夏天的雨真是这样，这边是晴天，那边落大雨。”

“真好看，真好看，怪不得孔夫子说，‘登泰山而小天下，’我们现在是，登紫云而小××，我真还 以 为 那些景物，都是玩具一般摆在我的面前，你们想城里的人会不会看见我们。”

“你真呆了，我们也没有看见城里的人呀，连街道和房屋还多半被树挡住了，你既然看不见他们，他们怎么能够看到你？”

“可是我总觉得我是站在无数人的面前，他 们 看 得见我，我也看得 见 他 们，我 真 想 喊 叫 几 声，要他们都听见——”

“听见什么！”

“听见我的声音。”

“得了吧，大 约 只 要 你 自 己 听 见，还 有 我 们 听

见，——”

“那是不如闭住嘴吧，省点精力，——”

“不要说吧，你看，那边的云雾拥过来了，快点向下跑吧，一会儿就要看不见路。”

“好，好，走吧，——”

他们紧接着向下跑，可是云已经赶到他们了，谁也看不见谁，脚步自然就慢下来，细雨又在淋着，他们只得抑扬地呼唤，模仿幻想中的呼号。

“喂——哪一个在前头？”

“我——呀，——你们的朋友向大钟。”

三十五

暑假匆匆地过去了，那份炎热还留在人间，母亲和其他的人还住在山上，静玲随同那些学生们回到城里来了，当她回到家里的时候，老王首先就表示很惊讶的说：

“哟，五小姐，你怎么晒得这么黑呵！”

“怕什么，黑才好，——”

静玲答着，取下来头上的大草帽，用手绢擦着淌下来的汗；可是这时候费利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拖着舌头，摇头摆尾地在她身边绕。

“去，去，大热的天，哪个要你来？——”

正在这时候，李大岳也跑出来了，他热烈地拉着她的手接过她手里提的包袱，才走进房，他就迫不及待地和她说：

“静玲，我听你的话算是对了，要不然我那一番爱国的热心就搁了浅——”

“什么事，幺舅？”

静玲反倒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她的汗还是一直往下淌，

她的心里在想："你要是给我倒一杯冷开水还有道理。"

"唉，假使我去了，现在可怎么说呢？"

"等着吧，也许不久，抗战就要开始了，你不看日本人在一步步的逼，总有一天无路可走，那就不想打也得打了。"

"我还最需要一杯冷开水，——"

静玲说出来，李大岳就赶紧给她倒了一杯，还把茶壶送在她的面前。她一口气就喝了三杯。

"好，等一下我们好好谈。"

这两个多月的日子可把李大岳过厌了，他简直找不到说话的人，黄俭之的忽喜忽怒的个性，使他不敢和他说上三句话。静纯要不是住在学校里，就是关在自己的房中，他的性情虽然好了些，还是那么喜爱孤僻，他把每天的报纸都读烂了，连启事和广告都不放过，实在没有事的时候，他就蹲在院子里，看着结群而斗的蚂蚁，有时忘了自己在一旁瞎用力。那一次在七月里，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海口登岸演习，和当地驻军发生了冲突，当时又激动了他，他正要在第二天赶早车跑去，报纸上又说事件已经和平解决，只把他气得牙发痒，把那张报纸扯个粉碎。

他随时想把血肉之躯献给国家，可是没有那么一个值得的机会。

等一些时候，静玲又跑来了，她头发上的水珠都没有擦干，很急迫地说：

"我都有点不惯了，这么空的房子，我的一举一动都有回音似的，真有点不舒服。"

“怎么，你还怕么？”

“哼，我才不怕呢，不过觉得没有趣味。”

“你大哥不是在楼上么？”

“他在么？我简直不知道，真奇怪，我看到他的门关在那里，你知道我一边说一边在唱的，可是他也没有理我，……”

“也许他睡着了，他的精神总不大好。”

提到“一二八”，李大岳的脸上仿佛在发着光辉，他拍拍自己的胸膛，两颊挂着自信的微笑——肌肉不动地凝在那里仿佛是一座雕像。

“好，希望我们将来扩大发扬‘一二八’的精神。”

静玲说着轻轻地拍着李大岳的肩膀。

三十六

又是一个“九一八”来了。在日本人高压之下，连一个公开的纪念仪式也不能举行，××学院中一些充满了热血的青年，在一间大课室里默默地举行他们对它的悼念。

有些人缅念着失去的乡土，在这一天，更深切地想到还生活在那里的家人，有些人怀着充沛的爱国热情感到长此压伏下去，也要变色变质的×地，兴起无比的伤痛。

“是的，六年了，我们的家乡在日本人的铁蹄之下，——”那个报告的主席是一个东北人，他的语音很低沉，更打动了每一个东北人的心，“谁能知道我们受的是些什么罪！我们的家里的人，在那边忍受一切无理的压迫；我们这些年青人跟到关里来总象带了满脸洗不清的耻辱。请问，这耻辱是谁给我们的，谁使我们永远有的？——不错，我们是些亡省人，我们没有能尽保卫家乡的责任；可是那全是我们的责任么？我们总算千辛万苦地投到了祖国的怀抱。”

他的话顿住了，他的喉咙好象被什么哽住，他的眼圈红起来，下面的人也多半低下了头，过了些 时 他 才接着说下去：

“个人的荣辱我们一点也不在乎，就说对于我们全体，有钱有势的还是那些把东三省送给日本人的人，我们这些农人的儿子，关东草原上生长起来的老实人，忍受了一切的苦难。兄弟总记得那一年的冬天，我们东北人的老幼妇孺，为了不愿意做日本人的奴隶，这么老远的跑进关，弄得个进退不得，大冷天站在马路上象一串求乞的叫化子。对着排头的原来是几架新式机关枪。——不瞒各位说，兄弟的七十岁老爹就站在这个行列里。——从那一次以后，有些意志不坚强的人，一怄气，又坐上火车出关了！难道这只怪我们老百姓么？

过去的事，我们也不必提了，我们的家乡是 全 中 国。不幸我们又来在这国防的前线，又碰着我们的仇人，看看当前的局势，到底是谁家的天下？日本兵尽量增加，随时在各地演习，这种情形立刻使我想到‘九一八’以前的东北，我生怕有一天演习变成实际，把这一方大好的土地又拱手送给鬼子！你们不看么？日本军在××以我们这里为进攻目标，以×××军为假想敌，扒了老百姓的房子，践踏了老百姓的庄稼，还要他们抹去眼泪给皇军烧开水，可是我们负责的长官，还有那份心肠和日本军官在××堂杯 酒 言 欢，互祝健康，他妈拉个巴子的，我们老百姓不是人呵！——”

他再也忍不住气，把一句野话扔出来，随后他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滚滚地从两颊上淌下来。他不得不取下来眼

镜，两手抱着脸。全课室也不断地响起啜泣的声音。他强自制止着情感的流露，又说下去：

“——我不得不再说明当前我们是在严重的情况之中，在绥远的边境，匪伪正准备进攻。其实表面是匪伪，暗中还不是日本人！在我们的近旁，还有‘冀东’。还有大量的日本军，他们会借口在我们的内部发动战争，我们应该随时准备，千万不要再有第二个‘九一八’悲惨的结果。我们还得怎样自立图强，把鬼子从家乡撵出去。这决不是有关我们个人的存亡，这也不只是我们这一地区的，这是我们全国的生死存亡的关键，希望我们大家一致努力争取，我 的 报 告完了，下面是我们新从关外来的同乡同学报告家乡的情形。”

接着一个光头的，很象一个商人模样的人站到讲台上，他土头土脑的向四面行礼，亮亮嗓子才说：

“兄弟就是这样才从俺们那边跑出来的，——”

大会沉静地进行着，到完了的时候，天已经近黄昏了，各自怀着沉重的心情，人们缓缓地散开了，赵刚陪着黄静玲走出校门，老远，就看见卖报的孩子们撒开了腿跑过来，嘴里大声喊着：

“快看×××战的新闻！”

跑得红头胀脸的孩子很快地就来到他们的面前，他们赶紧拦住他，掏出钱来买一张，急忙凑近那张报纸一看，在报端果然有这么几个显赫的字。

他们同时看到一则极简要的新闻，说明中日两军在××附近，已经开始战争。

静玲的心全被喜悦抓住了，她急促地说：

“你看，——打起来了，——什么都得有一个限度，——我们的国家出头的日子到了。”

她那么激动，都象有什么塞住她的喉咙，赵刚却还保持着应有的镇静，回答着：

“我不相信这是真正的开端，也许将来有这么一天，现在都显得太早。”

“我讨厌你这样说，赵刚，”——黄静玲有一点愤怒地嚷着，“你不应该这么冷静，你看别的同学们不都高兴地跳起来了么？我走了，明天早晨见，我要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带给家里的人，他们一定还不知道，我走了，我走了……”

她一边说着，一边还时时回过头来，这一条街上聚满了××学院的学生，她微笑着望望每个人，一面加紧了自己的脚步。

第二天一个大清早她就跑来了，她兴奋得大半夜没有睡着，精神照样还是很好，李大岳上山去接静宜她们回来，她就跑到学校，她在路上已经买到报纸，她坐在车上贪婪地读着第一行重要消息，就是说战争仍在进行中，中日两方都派大兵驰赴××。她几乎自己叫出来。

“一点不含糊，这下子果真打上了。”

街上的人也有异样的表情，都显得不安，没有一个显得象她那样快活的。她在心里盘算着：

“倒要给赵刚看看，看他还有什么话说！”

于是她就读着军事的原因的记载，说是骑着高头大马的日本军官，在××市街上忽然冲进了×××军的队伍里，他不但不表示歉意，还用马鞭抽打中国的兵士，原来就有几个

兵被马踢倒了，现在又有兵遭受抽打，惹起其他兵士的愤怒，就把那个日本军官拖下马来打了一顿，后来两边都增援，对垒战争就起始了。

等她到了学校，找到赵刚，就把那张搓揉得有一点烂的报纸朝赵刚的手里一塞，得意地说：

“你看，你看，是不是真的打起来了？”

“我已经看过了，——”

赵刚依然很冷静却很不愉快地说，他无望地绞着手，眼睛象是望了远处。

“你这个人真有点别扭，怎么这么不爽快，这么久了，我们盼的什么，如今真的和日本人打起来了，你却显得这么不热心！”

“我不是不热心，我简直有点不相信，——”

“你还不相信，你不看报纸上说中日两方都派大员去指挥去，难说这些你也不相信！”

“去是去了，可不一定是指挥，你能保得定他们不是去说和？”

这句话却震住了静玲，她也没有那确实的把握，她也显出一点颓丧的样子说：

“真要那样才叫糟糕！——”她说着，又问了一句，“学校有什么举动？”

“大约不会上课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尽力去做吧，同学们正在组织战地慰劳队，救护队，宣传队，四处去征集慰劳品呢，我们也去参加吧，只要弟兄们打一天，我们也要尽力一天！”

这一天，他们果然忙了一天，从课室里走到操场上，从操场上又走到街上，到下午，晚报都出来了，两方已经停战，说是原属误会，经双方大员仔细调查，真相大白，当即停战，后经商议之结果，中日兵士整队，相对敬礼互致歉意，然后各回军营，双方负责长官决将两军调开，以免再发生此类不幸之事件。

“你看怎么样，我早就猜到了！”

赵刚说着，可是他一点也不觉得得意的样子，他坐在石阶上，沉痛地把脸埋在手掌里。

静玲也不说话，她的心好象落在无底的深渊去了，她紧咬着嘴唇，恨不得咬烂了它。

操场上的人不少，却很安静，近黄昏，西沉的阳光把人的影子投射得长长的，错综地落在地上。静玲也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缓缓地移动着她那两只沉重的脚。

三十七

“——我太激动了，在这深夜的时光，我也不得不从床上跳起来写这封信给你，我不能入睡，晚饭也没有吃，我那临街的窗口的下面的水门汀的路上，正橐橐地响着日本陆战队的铁跟皮鞋，一下一下都象踏在我的心上，我不必向下张望，我就知道一个正站在我的窗下，他那上了刺刀的步枪在他的手中平端着，随时都要刺进人的身体似的，可是我不怕，在两小时之前，我正从他的身边走过来，把个人的死亡都看得无足轻重，大约也没有可怕的了。

这一下午我都在法庭里，我并不是被审问的犯人，可是我觉得受践踏的正是我们全中国，这耻辱我们都有一份，我想你总知道前些天发生的枪杀日本水兵事件，哪一个杀的，为什么杀的，却是不可知的谜，可是居然捉到了主犯和从犯，因为日本人再三地声称这事件的严重性，于是，犯人也就提到了。我好容易托人找到了一

张旁听证，在走进法庭之前还经过探捕的搜查，于是我就坐在一条木凳的尽端，那时前面还一无所有，可是旁听席已经坐满了。

过些时法官进来了，我们都站起来，当他坐下去的时候，我们又坐下。随后律师来了，有三个是为犯人义务辩护的，有的是代表治安当局。

一阵响亮的皮靴声音，引去每个人的注意，原来是一些日本军官和士兵雄赳赳走进来了，他们每个人都有武器，显然他们并没有经过搜查。

这时候犯人提来了，用这个提字实在是再恰当没有，因为那三个都是那么瘦小，手铐着，高大的巡捕提着他们的衣领走进来，就向那长凳上一丢，正象把一些什物扔下来一样。

开审了，第一被告又提到前面，一个巡捕就毫无忌惮地在公案前架起一只脚来得意地抖着，他那凶恶的紫红的脸正对着那个可怜的犯人。他的身材很小，他的脸是苍白的，在他的鼻下有伤痕，衣服的纽扣脱落了，前胸的上半敞开来。他用细小的声音答复法官的问询，到后不知怎么一来，他忽然大声地哭着说：

‘他们打我呀，他们打我呀！’

‘哪个来打你这个混帐王八蛋！’

那个站在公案前的巡捕扬起手来威吓着他，可是这时那个代表治安当局的律师站起来了，方才我还没有看到他呢，原来他是才赶到的，他的同事正帮忙他穿起制服，他是那么一个年轻的家伙！他的头发油亮，他的

脸雪白，可是那模样，使我想起来城隍庙里勾魂的小鬼，他冷酷又干燥地说：

‘请庭长注意，该犯人显然诬蔑西洋文明，在我们的拘留所中从来没有虐待犯人的事！’

这时那个犯人忽然朝地上一跪，大哭起来说：

‘我对天起誓，他们打坏我了，用橡皮管子抽，用香火薰……’

站在他身旁的巡捕赶紧把他从地上架起来，他就再也不松手，可是他还是哭着。他数说着把他上了三次电桩逼他招认，他真受不了那刑罚，才想法自杀，那些脱落的衣扣就是他吞下去的。

‘我没有死成，大人呵，你快点要我死吧，我受不了！’

人们沉静下来了，那个法官也好象被他打动，可是他只把头低一下，看看放在面前的卷宗，接着又很平淡地抬起来，这时报告律师请求把犯人解送法院，那个盛气的原告律师立刻说明，调查完毕，正要移解法院来，也许关于这些辩论引起那个日本军官的不满，他粗暴地站起来，走到窗口，掏出一块手巾来扇着，这举动引起全庭人的注意，连那个把情感磨得平坦的法官也不得不朝那个日本军官看着，在那一分钟的沉默中间，每个人都怀了不安的心情，也许以为他要有所举动吧，可是没有人敢干涉，一直到他又坐下来之后，人们才又平静下去。

于是那个青年的原告律师站起来，两手捧着一叠文

件，他数说着被告曾经犯过了什么刑事罪，他有一大捧证据，还说他是一个流氓，平日就作恶多端，现在捕犯查到一个证人，他可以证明被告是这一次谋杀案的主犯，这时一个穿得很好的男人走上去了，那个被告茫然地把头转过来，看到那个人就大声叫：

‘不错，我是一个流氓，可是他不能给我做证人呀！他跟我有仇，他会害我的……！’

那个被告吼着，抓着他的巡捕很自然地给了他一拳，那个仇人还是昂然地走到前面，陈述他的证据。

‘小××，你没有良心，你何苦害死我呢？……’

那个被告悲痛地叫着，可是法官为了法庭的尊严，用力敲着他的法案，不许他再发声，起先好象他还不能不忍耐呜呜地哭着，过后他不哭了，他也很平静地听着那个证人的详尽的叙述。这中间，有时被告律师站起来驳辩，可是那个原告律师就象一只山狼似地站起来了，露着他光利的牙齿，象要吞噬人一样伸长了颈子，当他说到了那些下流的中国人的时候，全庭的人发出不满的声音，可是他故意重复的说着，过后寻衅似地瞪着旁听席里的人，不满的声音又起来了，当时我也气急了，恨不得有一把利刃朝他丢过去，做为对他那副骄横、忘记了祖国的人的一个合理的教训！象这样的汉奸的存在，实在也是我们的耻辱。

就象这样的辩论和审问过了整个的下午，房子不大，人又多，虽然是秋天，江南还有一番蒸热，天渐渐晚下去的时候，秋阳正从朝西的窗口钻进来，落在我的

脸上，汗不断地流下来，当时我看到法官，律师，日本人，面前的那一大杯冷开水，我真不知道怎么羡慕呢，可是我们这些旁听的人只是空咋着嘴象市上放在案上出卖的桂鱼一样，除开嘴部的干渴，我想许多人的胸中都还烧着一股愤怒的火吧，因为每个人都看到在日本人的意旨之下，在原告律师的咄咄逼人的气焰之下，那几个犯人怕没有好结果。

其实日本人本来的目的并不是这样，他们故意造成这份恐怖，于是有所藉口了，是战队在租界里巡查想利用这个机会重演‘一二八’的故事。可是站在租界当局的那一方面，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他们必须设法塞住日本人的嘴，把他们认定的抗日行为化成私仇谋杀，这样就不得不牺牲几个无辜的人了，所以当犯人叫着，‘我不是好人，可是我没有干这椿事，我是冤枉的！’连承审的法官也不得不沉默了。谁都知道他们的无辜，可是他们却逃不开死罪。

真的，他们就是这样判处死刑了，两个死刑，一个无期，那时候我都想叫出来了，可是那几个被告，却低下头，沉默地不发一言，也许他们早就知道了这不可免的命运，所以他们不叫也不争论，只是脸显得更苍白些。就是那个法官说着如果不服判决，在十天以内还可以上诉的时候，那几个犯人一点也不觉得鼓舞。他们默默地又被巡捕提出去了。

旁听的人倒发着不平的骚音，人都站起来，渐渐散去，我的心感到酸痛，我的泪流出来了，我知道，我是

忍不住哭了的，因为受这种无妄之灾的，并不只是他们三个人，而是我们全中国四万五千万人。

是的，我吞不下饭去，我的胸间一直有什么哽着，我走回来的时候，那日本兵怒目地望着我，好象他要一下就把刺刀戳进我的身体，我不怕，可是我的心被悲痛啮着，我又不能睡，我就爬起来了。这时街道更安静了，自远而近起了一片整齐的步履，我从窗口望出去，原来还是那日本陆战队的巡查队，我的心更不安宁，我确信只有一条路能救我们的国家，——那就是战争。不是全死，就是全活，这种不死不活的日子再也不能过下去了！……”

三十八

…………

静玲激愤地握紧了拳头在来回地踱着，她是一只惹怒了的大虫，可不知道朝哪一方扑去，这时阿梅忽然推开门向她说：

“五小姐，您回来了，太太要我看看您。”

“有什么事么？”

“没有什么事吧，不过太太嘱咐我顶好找到您，请到楼上去，太太有话和您说。”

“好，你先上去，我就来。”

自从那次冲突发生之后，母亲他们就都下山了。当时全家都有些惊惶，过了两天平静下来，黄俭之就得意地说：

“我早就算定打不起来，中国兵怎么敌得住日本兵；那些汉奸狗腿子又只会朝日本人磕头，能有什么用。”

当时静玲才要说话，静宜就一把拉住她，她只得强自忍耐下去。过后静宜偷偷地和她说：

“你怎么那么傻，有什么可驳辩的，你又不是不知道爸爸的脾气，白惹一场气，有什么好处？我的心思，就是能得着一份和平就好，不管是家务或是国家大事！”

“中国和日本的事呢？”

“那也一样，谁不希望和平，只要和平就是好的，战争总要毁灭许多人，太可怕了。”

“如果得不着和平呢？”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总而言之，我怕争执，我怕杀戮，我怕流血，人真是一个奇怪的生物，为什么不能好好活下去呢？”

“谁不说，都象大姊这样心肠，天下就不会有事了。”

静玲故意这样说，稍稍带了一点讽刺的意味。

“你不必讽刺我，静玲，——”静宜一句话点破了她，“各人有各人的路，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也并不反对你的路，为什么你和我甩酸腔？”

静玲赶紧笑着，伏在她的肩上，撒娇地说：

“大姊，我和你说着玩呢，你倒真的气我了。”

“我不生气，这就是我的做人的态度，可是我不愿意你说话酸刻，——你看你的头发也不知道梳，又这么短，简直象乱草堆。”

静宜说着，又用手为她扒梳着头发，从她的指尖传来一般温暖，这是她许久都没有感觉到的，她的心发了一阵抖，赶紧象逃避似地跑开了，和她说：

“我自己去梳，我自己去梳。”

她知道自己不该被一切个人的情感绊住，她生在这个苦

难的国度里，她属于这个苦难的国度。

母亲把她叫上楼，原来问着她关于静茵的事。

“茵儿来了一封信，是吗？”

“是的，二姊有信来。”

“她在外边好吧？”

母亲的两只手把青儿搂在怀里坐着，殷切地望着她，等待她的回答。可是她怎么回答呢，这封信简直没有提到个人的事，母亲不放松地又问了一句：

“她没有问起我么？”

她不得不扯谎了，她就说：

“她问起您来的，上次我告诉她您的身体好起来，她真高兴极了，这封信要我代表她给您问好，给您请安——！”

“她能想到我，就能知道我怎么想到她，古人的话一点也不假：‘儿行千里母担忧，’我的心都分给你们了，将来你做了母亲的时候，才能知道这种滋味，空说是一点也领略不到的，——”

“我不做母亲，这一辈子我也不做母亲，——”

“不要那么说，那不是没有世界了么？人活到世上，各人有各人的事，不能扭天而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自然你还早，你的大姊真是一份心思，”母亲想了想，忽然又记起来：“你把茵姑儿的信唸给我听听。”

“呵！——”这倒给她一个想不到的难题，可是她能很机警地说：“唉呀，那封信让我给丢了！”

“你看你，这么大的孩子了，办事多么不谨慎，怎么会丢了呢，你再去找找。”

“不用找，我知道丢了，”她肯定地说，她心里想：“我不用找，我知道得顶清楚。”

“算了吧！写回信的时候跟她说今年回家来过年吧，你说我想她，就是她能回来住些日子再走都可以，——”

“妈，您真是这样么！”

“嗐，傻孩子，你就这么写好了，等她回来的时候，我还能放她再走么？在这个乱世年月，活就活在一处，死也死在一块儿！”

静玲抬起眼睛望，看见随着母亲这两句话凝在眼角上的晶莹的泪珠。

三十九

随着深秋的早寒，随着卷在风沙中枯黄的落叶，日本驻屯军万人的大演习的噩耗象一只不祥的鸟飞落到×城人们的心上。说是一共要有十天，以××做起点，沿着铁路前进，到了×城之后还要从东门进来从西门出去。也许这是他们的示威，响应南方和北方最近发生的“仇日事件”，那些善良的胆小的市民，或许真被这件事吓住了，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因为知道也没有再好的法子，只是要沿路的人民迁移，躲开他们的凶焰，可是他们能躲到什么地方去呢？从祖先传下来的土地躺在那儿，千辛万苦搭造起来的黄土房固执地站在那里，难说要他们那一群饿得干瘪的身子交给那无情的寒风，从此就在乞讨中过日子迎着不可抵拒的严冬么！乡间有钱的人自然早就搬到大城市里去了，那些更多的穷苦人，只得等待着那不可知的命运。

日本军的行动是准时而来的，正象一大阵蝗虫，扫过村庄，扫过田地，吃尽了，践踏光了，可是随在他们身后，正

有一群热血的青年，他们一面做视察的记录，一面慰问受了伤害的老百姓。同是生在这个不幸的国度里，人和人中间感情的距离是愈拉愈近了。

“我怎么活呀，我那上磨的驴子牵去了，连我那老儿子也给他们抬枪弹去了，我的豆子呀，我的麦子呀，留下我这么一个老来苦的人怎么过得去这个冬呀！”

白发的老太太，倒坐在门坎上，在寒风里哭着，老头子惦记他的种子，他的猪，还有他那才修好的几间房。

“什么都拿走了，只有磨石没有动，他妈的，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我们也没有受这么大的损伤！……”

难得接着来的是一张张温和的笑脸，他们是那么年青，是一群城里的大少爷大小姐，可是他们那么亲热地叫着他们：“老妈妈，老伯！”拭去障在他们眼上的老泪，记下他们的损伤，告诉他们想法子要求赔偿，明明知道不一定能到手，这一口气总算平了些。

“有一天，我们会跟他们算总账的，打胜了之后，他们就得如数地赔我们，——”

“真要是打的话，俺的家里毁了也不在意，俺是中国人就得争这一口气！”

横暴的队伍向×城行进，一天天的逼近了。不甘屈服的热血青年预定在日本军进城的那一天举行示威运动，在早晨八点钟，就由各校出发，到××大街集合，规定一面游行，一面慰问受损害的市民。

大批的士兵和警察也出动了，站在街旁，守住路口，可是看起来他们并没有敌意，他们的心中也许同样地感到悲

愤，可是他们更不自由，遵从命令是他们的天职，忽然来了一个消息，驻×城长官，预备和学生们讲话，在公园集合。

学生们就起始遵命移动了，万人的行列扭曲地前进，不甘做亡国奴的呼声从他们的嘴中叫出，那些兵，那些警察有时也随着他们叫，一直到他们全走进公园，顺序地在那露天讲演台前站好，才有人低低不安地传着：

“糟了，我们上当了，公园的大门锁上了！”

“真的么？真的么？”

学生们起始骚动，都不把脸朝着那空无所有的演讲台。转回头去，想得着一点确实的消息，正在这时候，从公园事务所抬出几大篓面包和几大桶茶，两个年老的公园主任随在后边，到了他们的面前很客气地向大家说：

“诸位同学，×长官才来了电话，有点事，耽搁住了，怕诸位饿，先预备点茶水点心，请诸位随意用，一会儿×长官就来和诸位训话。”

一个洪大的声音在人群中叫起来：

“不要听他呀，他把我们给锁起来了！”

“抓住他，要他开门！”

人们起始乱了队伍，可是那个胆小的人，脸变了色，双手不住地摇着：

“诸位不要错怪我呀：大门是倒锁的，连我也 锁 在 里边，都是一番好意呀，谁跟谁都没冤没仇呵！”

“同学们我们也不必难为他，看有什么方法出去，关在这里总不是事呀！”

一个细高个子的学生代表嚷着，另外一个又在叫：

“请诸位同学各自维持秩序，我们要保持纪律，现在召集各校代表讨论办法，请诸位同学耐心等待。”

“请诸位同学随意吃点东西呀！”

那个公园主任松了一口气，又大声地在叫，靠近他的一个代表就和他说：

“请你抬回去吧，我们不是跑来吃面包的，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都经得起饿，我们又不是三岁五岁的小孩子。”

那个主任脸红红地走开了。他并没有把那几篓面包抬走，没有学生过来舀一碗水喝，也没有一个人吃那些面包。

大门是紧紧地倒锁着，墙很高，好容易爬上一个去，也没有法子向下跳，而且墙外都布满了军警。

人们默默地坐在地上，有的用手拢了膝头，空洞地望着远天，有的在低低谈着。天是一片蓝，太阳自由地照着，高大的红墙无情地站在那里，把一颗颗鲜红活跃的心给关住了，没有风，无边的树林中，落叶萧萧坠下，在笼里跳跃的猴子凄冷地高号。

“我们唱歌吧！”

有人这样说了，歌声就扬起来，在空中回荡着，那声音渐渐地扩大了，许多人都应和这歌声唱着，当着这边停歇下去，那边立刻又接起来，这雄壮的歌唱象那无边无涯的海，回答天上的狂风暴雨，是它那汹涌澎湃的波涛！

近午时分，有人很细心地听到远处短急的军号，他们听得出，那是日本的号声。

“听，鬼子进城了，那号声我听得出来。”

许多人就伏在地上，把耳朵贴着地面，于是就听到大地

的不平的抖颤，那有沉重的炮车和坦克，那有兽和人的蹄子和脚，……才仰起头，就看到头上嗡嗡飞的旭日徽的飞机，人们全被这激愤的情绪抓住了，回答这些的是那万人的高呼：

“打倒日帝国主义！”

“团结统一，一致抗日。”

“打倒汉奸走狗！”

“…………”

“…………”

太阳慢慢地向西移动，忽然后边起了骚动，有人传说×长官来了。

果然看到一个穿着长袍马褂的人走过来了，他的身后跟随不少兵士，认得的人就说：

“他不是×长官，他是他的部下，新近调任×城的市长。”

可是走来的人既不象一个军人，又不象一个政客，他有一张圆圆的脸和两撇黑胡须。他虽然不十分胖，却腆着肚子，他很象一个得意的大商人。

当他走上那演讲台的时候，他的头不住地向四面点着，他的脸上堆满了笑，亮着嗓子大声叫：

“诸位，诸位，多辛苦啦！”

“不辛苦，不辛苦，……”

四面都起了这压积着愤怒的不平的回答，可是那个人还是堆满了笑，在说着：

“诸位，……你们要相信长官，……他和诸位一样，有

决心，不信你们看，我拿我的脑袋打赌，哪个要有一分卖国的心就不是好娘养的！今天的事，也是无可奈何，这种牺牲是无谓的，没有很远了，诸位，也请你们相信我×××，有一天我们要手拉手上战场！”

他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当着×市长演讲完了，他们虽然饿着肚子，却还能大声叫喊，他们从东门走到西门看着堆在地上的马粪和轧得陷了下去的路面。两旁的店铺仍自紧紧地闭着门，只有几个摆地摊的小贩蹲在路旁。一片凄凉的景象迎着面前，当着他们叫着口号的时候，有脑袋从那才打开的门里伸出头来胆大地站到街边。

果然在八天之后，×××军开始了对抗大演习，邀请学生代表参加，有许多学生都愿意参加，他们坐在没有篷的货车里，朝着郊外驰去，他们挤在车里不停地喊叫，歌唱，把那不屈服的声音一直带到演习的山口。

在一匹大山的下面有一个广场，阳光正自灿烂地照着那一眼望不断的队伍。这些充满了热血的孩子们，为这情景打动了，他们自己就分配工作，有的去烧水，有的提水，有的拿着慰劳品。

无数的马驰骋着，扬起一片尘土，马上红脸的汉子喊着：“杀杀”，炮车隆隆地响了，朝着远方射去，上了刺刀的步兵，向前冲锋，抛掷手榴弹。

大地也笑开了，它那么高兴地驮着它的儿女，它那么热烈地拥抱着他们那充满了鲜血的心。

繁密的枪声响了，青天白日旗插到远远的山头上，人们然后又静下来听着官长的话：

“我们是抗日的军队，……我们不能埋没喜峰口的光荣……现在实弹演习虽然是一种浪费，……可是我们将来……每一颗子弹都要打死一个敌人！”

在官长的领导之下，大地回应起来了，滚过广场，冲击在山头上，那匹山都象有点摇动了。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国万岁！”

第四部

一

雪又降落下来了，寒冷重复压在大地上，可是在那冻结的路上，无数的青年跳跃着。他们那没有被围脖遮住的脸冻得发红，手指也有一点僵硬，但是他们的心是火热地烧着喜悦的火焰，他们还象小鸟一般的在路上跑着，跳着，想从语言中，把那一份喜悦和那一份热情传给路上的行人。

"先生，您知道么，我们在百灵庙打了一个大胜仗，"还没有等他说完，那个人仿佛什么都懂了似的，顺手从衣袋里抓出一点钱连头也不回就递过来。这个赶紧接到手中，急急地数着放进背着的竹筒里，急忙又抽出收条簿来，用僵硬的手填写，连一口喘气的空闲也没有，又仓卒的叫着：

"捐钱的先生，这是您的收条，请您保留……"

可是那个毫不在意的人已经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他用失望的眼睛搜索着许多背影在眼前晃动，许多走近来的脸，使他茫然失措，终于只得有一点不安地把那收条撕成细小的纸片，一撒手，它们就在寒冷的风中翻飞。

一转眼，他又跟在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的身后了。他又在说着：

“老太太您不知道吗，咱们在百灵庙打败了鬼子——”

“百灵庙是哪儿呵？”

那个老妇人倒很感兴趣地站住了。

“百灵庙，还在大北边呢，属绥远管，还在包头北边呢！——”

“我的儿子今天还跟我说过呢，怪我的记性不好，没有记住，——”那老妇人好意地说着，“他也到街上捐去了，可说，那地方八成冷吧？”

“可不是，您说的真对，活活要把鼻子冻掉的，——”

“唉，这怎么说的，都是鬼子搅得我们民不安生，唉，那么冷的地方，连冻也冻死了，多可怜……”

她一面说着一面松开拉着孩子的手，两手谨慎地解开握在手里的手绢包，一张一张很仔细地数了十张花花绿绿的钞票，过后，她又包好手绢，才把那十块钱递过来，抖索地擦着流下来的泪水和鼻水。她还轻轻地推着那个小孩：

“小玉你也拿出一块钱来，咱们都爱国，这就是老百姓的一点心意。……”

那个小孩子果然就在怀里去摸，摸出一块钱来，好象有一点害羞似的举过来。

“这才是奶奶的好孩子！”

那个老妇人又拉起孩子的手，才要走的时候，那个被感动得几乎要哭出来的青年赶忙叫住她：

“老太太您慢点走，我还有收条给您呢！”

那只写字的手，越发抖颤了，好容易凑合着写好，才双手捧过来。

“这有什么用处吗？”

“也没有什么大用，就是一个证据，表示您已经为国家出了钱，——那么别人也不会再请您捐了。”

“那也好，省得我那老儿子回来的时候再捐我一笔，今天清早他已经捐过我了，他要我捐十块，说是开市大吉——可说我们小玉的收条呢？”

“我给您写在一张上头了，一共十一块，我真希望咱们的人民都象您这样。”

“唉，算不得甚么，明明心也就是了。”

她把那收条又仔细放在手绢里包着，才牵着那个孩子走了，一个洋车夫向她兜生意，她就说：

“我们不坐车，没有几步路，走走还活血！”

那个捐到钱的青年人站在路边有点怔了，正在这时候，那个洋车夫忽然向他说：

“先生，您坐我的车，我也出一份力。——”

“呵！我不坐车——”

“您没有看见吗？方才坐上包车的是××洋行的经理，您坐上我的车，我拉着您追他，准保能赶上，他起码也得捐一百！”

“那也好——”

那个青年应着跨上车去，那个车夫果然迈开脚步飞奔，渐渐地那个有棉篷的洋车在眼前了，转了好 几 条 的大街小巷，才在一家西餐馆的面前停下来，那 个 车夫也赶紧 收住

脚，放下车把，他一面喘着还一面说：

“先生，就是那位穿水獭领大氅的人，您赶上去捐，准没有错儿，——”

他真就跳下车去，三步两步赶到那个绅士的身后，很和善地说着：

“先生，您知道吗，我们在百灵庙打了胜仗，——”

还没有等他把话说完，那个人就象一只发怒的舐狗一般呲着金牙朝他吼：

“我怎么不知道？——可那关我什么事！”

“不过请您捐几个钱，慰劳在冰天雪地作战的将士，——”

“又不是我要他们去的，凭什么我得化钱？再说我身边也没有带钱。——”

“您到这么好的饭馆吃饭——”

“这有什么，还不是别人请我，——”

“那您多少总得捐点！”

那个青年人也有点忍耐不住了，他干脆地说出来。

“哼，多麻烦，——杨二，你拿一块钱给他！”

那个绅士皱着他的眉头，只用手杖向他的包车夫一指，转身就走了。这时候那个拉他来的洋车夫，却大大地向上吐一口唾沫，发出一声：

“呸！还是他妈的经理呢，别丢他娘的人了，——先生，我没有钱，我拉您这一趟，您看值多少就替我捐了吧！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不是洋字号，——”

“我就替你捐一块吧。”

“那不多点么？”

“不多，不多，凭你这点心和你这点力气，百八十都值，谁叫我拿不出那么多呢！这张收条给你，——”

那个车夫走过来，恭敬地接过去，还行了个鞠躬：“谢谢先生！”

“没有什么可谢的，我们都是为国家出一份力！”

这时候那个包车夫也从腰带里取出钱送过来，他接到手中，才看到那是两块钱。

“你的主人只捐一块，——”

“我知道，先生，那一块算是我的份吧！”

“你一个月也没有多少钱，——”

“不要紧，先生，回头我就有一块钱的饭钱，大小伙子少吃顿饭算不了什么。”

那个包车夫也是和善地和他笑着，他只得收下来，写了两张收条，他才写完，他的身后就有一个声音响着：

“宋明光你怎么捐到——”

他回过头去，原来是黄静玲站在他的背后，她也照样地背了一个竹筒，等他把收条交给那个包车夫，他才问着：

“你怎么也赶到这儿？”

“我是从××大街跟着那一对宝贝走过来的，——”

她说着，朝前一指，远远地还看见两个男女很亲昵的背影。“到这里他们嫌我太烦了，才老大不情愿地丢给我一块钱，算是他们每个人五毛，你，你怎么捐到车夫身上？”

“不是，你不知道——”

宋明光就说了几句。当黄静玲好奇地转过去看，两个车

夫都已不见了。

“我们到这个大西餐馆去捐一下吧。”

黄静玲这样提议，可是宋明光立刻就反对：

“没有用，肯化钱吃的人就不一定肯捐。”

“我去试试看，你跟着我吧，再怎么说也可以暖和一下，这半天也冻得够受。”

她说着就朝里走，宋明光不得不跟在她的后边。还没有等她推门，那个门自己就打开了，一股温热，充满了菜香的暖气迎面扑来，当她走进去的时候，看到开门的原来是一个十二三岁穿了制服的男孩，很象一个木偶人。

接着，一个穿西装的人就迎上她来，堆了满脸的笑，问她有几位客人。她摇摇头，那个人就象换了一个人似的立刻收了笑容，又站到门口去了。她就朝一个独自在那里吃得很有味的老年人走去，她很有礼地站在他的面前，起始她的话：

“先生，请您捐一点钱给在绥远抗战的将士。”

不提防那个老头子把刀叉一放，翻起眼睛来反问着：

“难道他没有军饷么？”

“不是这样，因为他们为保卫土地而战，我们必须得表示点心意，——”

“谁跟你们定的规？”

那个老头子简直朝她斥责了，她也忍不住就回答着：

“也没有谁定规，不过表示一点人民的良心。”

“我先告诉你，我不是人民，我是××委员会的委员。”

“那就更好，更得为民表率！”

“可说，谁要你们这些学生们来管这些闲事？”

“也是出于良心！”

“凭什么我就得把钱捐给你们，相信你们？”

“先生，请你仔细想想我们只是一群热心的青年，不象你们做官的，惯于——”

她才说到这里，那个老头子简直跳起来了：

“惯于什么，你说！”

这时候宋明光也劝住黄静玲，推开她；可是她并没有示弱，她还在说：

“我还没活到你这么大年纪，懂不了那许多事！”

“好，你出口伤人，——”

那个老头子象气伤了似地朝她走来，那个穿西装的招待立刻赶过来，温顺地说：

“×老爷，您何必动气呢——”他转过脸就冷冷地对他们说：“请你们出去吧，我们做的是生意。”

“活该，你们这些只知道自己不知道国家的人！”

她一面说，宋明光一面拥着她走出去。她的脸气得绯红，到了门外，她才感到那自由的呼吸。

“你看怎么样，我的话不错吧？”

“我真想不到！”

黄静玲好象还是余怒未消的样子，她的嘴唇翘得很高，眼睛冒着愤怒的光。

“其实早想通了就都没有什么，洋行买办，老朽官僚，野老遗少，……这都是一类的人，逼急了他们，他们就会把

他们的主子抬出来吓人，天生的奴才，一点办法没有！”

黄静玲却兀自站在那里，半晌不说一句话，她很想哭一场，可是极力忍住。她不明白这算是个人的事，还是众人的事！过了一些时，她才气冲冲地向宋明光说：

“好，我们走吧！”

二

头一天惹来的不快，睡过一觉，早就忘得干干净净的了。静玲依然很高兴地从床上爬起来，赶到楼下先看过当天的报纸然后才跳到楼上吃早点。吃完了，才抹抹嘴要走的时候，母亲却叫住她：

“玲姑，你们今天又要在街上募捐么？”

这问询惊了她一下，她没有告诉过家里的人，她又不能扯谎只支吾地答着：

“嗯，嗯，……”

“那多么难为情呵，这么大的姑娘在街上拦着人要钱！”

“那有什么关系，又不是给自己要，那钱都去慰劳打仗的兵，——可说妈，您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会不知道，——”母亲微笑地说，“昨天有一位小姐募到咱们家里来了。”

“呵，没有想到，早知道我自己先募多么好！”

“当时我也说，可是那位小姐就说还不都是一样，反正都是捐给前线的兵，提起来她还认识你，她说你们是同学，只是没有说过话，——”

“怪不得您也知道募捐的事了，——”

“瞒我有什么用呢，象这样为国家出点力不伤身不害体，我当然也不反对；就怕你们打得个血淋淋的，那才让人惦记。”

“现在不会了，从前和我们打的是那些兵和警察，如今他们也跟我们走一条路，就打不起来了，要打将来只有和鬼子打！”

“我明白，那就不是你们的事了，去吧，快去快回来，天短了，不要等上灯才回来，一个姑娘，多么不方便。”

“我知道，……”

她一面应着一面走出去，她的心里却在想：“将来和日本人打，也保不定不是我们的事，全国的人都得起来那才成。”

她赶着跑到学校领到竹筒小旗和收条，又急急地跑到街上去了。

冬日的太阳温煦地照着，昨天的雪粒发着闪亮，在路边，在瓦檐上。因为天气好，行人也格外多些了；热闹的××大街上，她每次追着一个人，那个人总是把手中的收条向她一晃，她就不得不失望地停止了脚步。

她正自无趣地站在那里，赵刚恰巧也皱着眉从那边走过来了。走到她的面前，她就说：

“我还当你今天不来了呢。”

“我来晚一步，你们都抢先走了，怎么样，你的成绩好么？”

赵刚没有回答，只摇摇头，等一下他才说：

“我们换个地方吧，这里的人太多，轮到我们的头上，都是捐过了的。”

黄静玲赞同他的意见，他们就一齐向前走，转了个弯，他们就站在××大街上了。在这条街上有几家西书店，正好一个穿得很整齐的青年人站在一片橱窗前专心地望着。

“这是我先看见的，你不能去，让我去捐。”

静玲说着，也不等赵刚的回答，急急地走了几步，就站到那个人的身旁了，可是她的脚步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她只在那面大玻璃窗里看见那个人面貌的轮廓，他好象只是很专心地看着陈列在窗橱里的书。

“先生，我想您早知道绥远的战事了，我们打了一个胜仗——”

她这么说着，那个人还象无闻似地站在那里，她又接着说下去：

“先生，我为了在冰天雪地中战争的兵士们向您请求，这也表示我们人民的一点心意，——”

那个人忽然望了她一下，他的脸红着，他咕噜了几句话，她听不懂，可是她知道那是哪一国的语言，她的脸也绯红了，还没有等那个人转身走开，她就厌恶地跑开了，这倒使站在路边的赵刚吃一惊，他赶紧问她：

“什么事，什么事？”

“走，走，等一下再说，——”

她就拉着赵刚向另外一条街走去，嘴里低低地说：

“早知道要你去捐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呵？”

“还说呢，我糊里糊涂捐到我们的敌人的头上去了，——”

“怪不得你说要我去呢，你要我去倒这个霉！”

赵刚也笑着说，他们就一同走到另外一条街上，那条街的一端有一个拱背桥，他们老远的就看见向大钟半截塔似地站在那里。

“他倒好，一个人守住这里，不过到了他这儿，怕别人早已都捐过了。”

他们正说着的时候，就看见一辆洋车要上桥了，向大钟就傍在那辆车边走着，因为是上坡走得很慢，所以他也不用跑就跟得上，还没有到顶点的时候，那个人就把钱给他了，他很快扯了一张收条，填上数目，就交给那个坐车的人。过后那辆车就象箭似地飞奔下坡了。

“向大钟，向大钟——”

赵刚叫着他，向大钟听见了，转过头来看见他们，就摇着手又走下桥头，他们三个就在桥下遇到了。

“你倒好，一个人拦住一座桥，——”

“到你这里别人都捐过了，看你怎么办？”

“我、我当然有办法。上坡路，洋车拉得慢，假使他拿捐款收条给我看，我就说：“爱国不怕重复，这么办，我给您推着车，您就再捐点，”这样一来他就不好意思了，只好又捐一次。”

“你倒有你的办法，我们这大半天也没有捐到什么，你看，你看，来了，你去吧，——”

原来从那边正有一辆包车拉着三个背着书包的孩子，他们一直在车上又挤又闹，那个车夫不耐烦地说：

“你们这样捣乱，爬不上桥去，咱们就都滚下去！”

“去，去，向大钟你去捐吧。”

“那我还不是白卖力气，我朝谁捐呵！这种事我不干，我要种瓜得瓜，——”

“你看，瓜来了。”

从身的那边，原来跑过一辆汽车来，可是一转眼间，那辆汽车就从他们的眼前飞驰过去了，只在后面的窗里看见一个披散着头发的女人的背影。

“汽车你可就没有办法了。”

他们目送着那辆汽车消失之后，黄静玲故意地说着。

“那我再快也撵不上它，它上坡也不费力，——”

“这么办吧，我和静玲两个人拦汽车——”

“我不干，——”静玲摇着她的头：“有钱有势的都不肯捐，都不是好人！”

“你不能那么说，昨天你不过碰见例外的一两个，再有汽车来，我摇旗拦阻，等它停下来的时候你就上去捐，捐到的算我们两个人的份好不好？”

黄静玲只是无可无不可地点着头，正在这时候，又一辆汽车来了，赵刚跳到路的中间，不断地摇着他手里的旗子，那辆汽车果然慢慢降低了速度，终于在他的面前停下来了。

黄静玲这时赶紧拉开车门，看到坐在里面的是一个中年

妇人，带三个孩子，她就很和蔼地说：

“太太，请您捐一点吧，——”

那个中年妇人笑着，掏出来二十块钱给她，她赶紧写了收条，递过去，微笑着把门关好，然后那辆汽车就又开驶了。

“你看我们这方法好不好，抵得上你二十趟！”

静玲得意地和向大钟说。

“这还是我出的主意，他先还不肯来。”

“就这样吧，下一次捐到钱就算是他的，这样还省事一点。”

“随你的便吧，我不在乎，——”

向大钟什么也不说，只是在那里等着他的机会，虽然数目少，可是一次也不落空。

又是一辆汽车来了，赵刚照样摇旗子，静玲拉开车门，看到坐在里面的正是一个披着羊皮大氅的军官。她就说：

“请您捐点钱，援助×将军在绥远抗战。”

那个军官很和气地向她笑着说：

“同志，我就是才从绥远回来的，我就是×将军的部下，到×城有事商洽。”

这可使她遇见了一个难题，这可怎么办呢，可是她看见那个军官的悠闲的态度她有点怀疑，她又想到也许他不是×将军的部下，故意这么说的。她就不很恭敬地说：

“请您也破费一点吧，这是捐给在前线浴血抗战的弟兄们的。”

那个军官还是好心地笑着，听到她的话，知道她有点误解，就拉开大氅露出他的符号，还和蔼地说：

“我们很感谢同志们为我们努力，奋力御侮原来是我们军人的天职，可是我不能自己把钱捐给自己是不是？”

“对不起，我们打扰了你。”

静玲说着一鞠躬，关上门，到她抬起头来的时候，她还看到那只举在帽边敬礼的手和那堆满了笑容不断地点着的头。

“这是你的运气，怪不着我。”

她向赵刚说，赵刚倒并不怎么在意这些细节，他只是说了一句：

“下一次，该是我的了，——”

“那可不成，你的机会过去了，下一次是我的，再下一次才是你的呢！”

“随你的便吧，只要我尽心尽力，我也就问心无愧了，我倒不在乎数目。”

可是当他们又拦住了一辆汽车，静玲拉开门的时候，这可使她惊住了：

“我想不到是你，——”

“早就看见你了，你不拿我当姊姊待，我可想着你，你信不信？”

那正是静珠，穿了一身华贵的衣服，手里还抱着一只长毛的白狮子狗，她一个人倚在车角那里，象是长大了些，也许生活的装饰使她更不同了。

回答静珠的话，静玲只是使力地把车门訇地一声关上。

“不必这样，拿去，这是我捐的，——”

静珠从车窗里伸出纤纤的手，抓了好几张十元的钞票，

可是，静玲并不接过来，她只是骂着：

"呸、哪一个要你们那小卖国贼的钱！"

"不要生那么大的气，不要，我倒偏要给你，"

汽车开动了，她的手一松，那几张钞票落在地上，黄静玲正眼也不看就站到一边去了，赵刚捡起来说：

"你不要，这一百算我捐到的。"

静玲站在一旁鼓着嘴，突然她跳过来叫着：

"我也不许你要！"

"那没有道理，多一文钱就有一分好处，凭甚么不要呢？"

"那是汉奸卖国贼的钱，有损我们的人格！——"

"真要是汉奸卖国贼的钱才更好呢，拿这个钱犒劳和日本人作战的勇士，那正是以毒攻毒！"

黄静玲还是不服气地鼓着嘴，默默地站在那里，还是向大钟欢天喜地赶来说：

"走，我请你们去吃饭，想不到那个乡下人捐了五块，他说是上趟日本鬼子操演踩了的庄稼，他许下的愿，他还说要是和日本鬼子真打起来，就把房子和地都变卖了捐犒前线，自己也去当兵！"

三

一切工作上的困难和挫折都不足使那些热血的青年灰心，有的忍耐，有的纠正，一一加以克服，他们只是全心全力向着那些抗战的勇士们伸出同情的手，还有那热诚的呼号。可是有一天，当着黄静玲照样高兴地从家里跑到学校，走进救国会的办公室预备领取竹筒和捐册时，就看见在那间房里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他们的脸上都充满了不愉快的样子；还有几个人伏在桌上写着。她才要找一个人问，赵刚就走近她的身边，告诉她当局为了社会治安的关系即日起禁止沿街募捐的行动。

为了不扰乱别人，赵刚说的很轻，可是黄静玲如受了惊的鸟似地大声叫起来：

“是真的么？”

“可不是真的！”

这是另外一个坐在椅子上用手支着下巴的青年，懒洋洋地回答着。

“我真不明白这是什么理由！”

黄静玲气愤地说着，把右脚向地上顿，那个青年又懒懒地回了她一句：

“谁也弄不清楚为的是什么！”

“什么社会治安，还不是有碍邦交？”宋明光也不平地插进来。

“照我的意思就什么都不管，看他们怎么办！”

这是向大钟的意见，他很热心地做了几天推车的人，他的气力卖得最多。

“蛮来也不成，至少我们得想想为什么他们要禁止我们呢？”方亦青接过来说；

“噢，我想起来了，——”黄静玲忽然象醒过来似地想了起来，“我记得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老头子，我向他募捐，他不但不给，还说了我一顿，当时他自己就说是××委员会的委员，说不定是他作祟，借那一点细故就设法弄来一道禁令。”

“那太个人了，我不相信会那样。”

“咳，中国大老爷们的事还不都是个人的事？你还睡在鼓里么？”

“我们还是看森林吧，不要只看一棵不好的树，我们该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大处看得出什么来，还不是那一套！”

“我倒并不觉得这样，自从两×事变以来，我倒看出一点国家的大策来，你不看×先生飞来飞去么，大概就是由他自己宣传他的主张，一切大概都是一个时间问题。——”

“又说了，还是时间问题，‘九一八’以后听惯了，‘一二八’以后又听惯了，结果这样多时间都白白地流过去了。”

“事情不能那么简单，这又不象小孩子打架，说打就打，说完就完，要打之先也得有一番准备，打起来之后，又不能轻易就完，总得分个高低上下。在我们中国说起来，不是全存，就是全亡。要发动这样的战争，你想是不是要有一番好好的准备？”说的人在这里顿了顿，好象等待谁的回答，可是接着他又说下去：“你们看最近×、×、在××会晤，×先生飞××，×将军也坚决声明抗战守土，我想总要打的。”

黄静玲不大喜欢这一番论调，她就说：

“可气的还是这些眼前的事，我们的工作怎么办呢？”

“你不看么，他们在那边办理结束，预备把这几天的捐款做一个总结，在报纸上登出来，省得使别人怀疑，——”

“那些对我不相干，我说我们还做什么？”

“你倒不必忧心，学校早就给我们安排好了，要我们乖乖地走进课堂去！”

“在这个时候读死书，那真没有意思！”

“有意思的事，也不许你做。学校当局就出了一个布告，告诉我们学期将尽，诸生应好自努力，不可再行荒废学业，贻害前途，那我们就只好遵命照办了！”

“不必说，有些人一直就蹲在学校里，手里死抱着书本，上课就坐在教室里；不上课就跑到图书馆，做一个彻头彻尾的书虫，真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用！”

“你不知道，还有一些鬼头鬼脑的人物呢！”

“这样就把一切的情势搅得乌烟瘴气了！”

“我反对这种颓废的说法，人总是要活着的，社会也总要进步的，假使有这种种劣点存在那就该是我们的责任，究竟，我们还是占大多数，我们应该努力去做，起更大的作用，说服他们，改善他们，如果他们不听从，我们就该施行一句话‘敌人不投降，我们就消灭他们！’”

“对了，敌人不投降，我们就消灭他们！”

四

静玲怏怏地离开学校，向家里去。她虽然有一颗火热纯洁的心，不悲观，不颓废，也弄得上下都不宜，不知道该怎么好。她相信自己，也相信自己的力量。可是这力量近来显得没有用处。一天热，一天冷，她生怕自己的心也会僵硬了。

可是从她的心底立刻就涌起强烈的反抗：

“不会有那一天，果真有了，那就该是我的最后的一天了！”

她一路走着，（她的自行车早被父亲收去了，）果然在道旁再也看不到沿街募捐的学生们。偶然在街角遇见三四个十二三岁天真的小学生，他们还不知道禁令，依旧拿着旗子向路人募捐，警察赶紧就跑过来，把他们的旗子要去，连说带骗的把几个小孩子给弄得哭丧着脸走开了。路上只是一群茫茫走着的行人，不时地有三五个带了刺刀的短矮的日本兵横冲直撞地走着。其中的一个一脚踩在路边的瓷器摊上，打碎了

几件，便大笑着向前走去，那个看摊的老头赶上去一把才要抓住那个兵，另外一只手却拉住他，回过头原来是一个警察。

“干什么你拉住我？”

“还是为你好，”

“为我好？我的瓷器都让那个兔崽子给踩碎了，还是为我好，”

“可是那有什么用呢，那还不得自己认倒霉就是！你抓住他，他还会赔你，——”

“咱们有地方去说理呀？这又不是没有王法的地方，怕什么，”

想不到那个老头有那么倔强，静玲连同许多过路人都停下脚步来看；可是那个警察却有点不耐烦，一面撵着围观的行人，一面说：

“算了吧，有理他们还这么胡来呢，谁叫咱们的国家弱，打不过人家呢？”

“谁说打不过，这两天不是尽着打胜仗么？”

说这话的是一个小学生，他只有别人一半高，仰起一个小脑袋在叫着。他还背着一个竹筒，静玲仔细一看，原来就是方才募捐的小学生，转一个圈，又回来了。

“谁告诉你的，小孩子，知道什么！”

那个警察不服气地，拦住那个小学生。

“报纸上说的——”

“报纸胡说！”

“老师也说，人人都知道，就是你不知道，看有多么可耻！”

“怎么你骂人！”

警察气急了，拉着那个小臂膀，嘴里还说着：

“走，走，我们到分所去，这点点的小孩子就会骂人，——”

“算了吧，这么大的孩子说话算什么，再说他还没成年，到法院去告也不受理，他的话也不错——”

“怎么，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可恶？”

这时警察又把话转向那个穿学生装的青年人，他的脸涨得通红，好象围着看的都是他的敌人。

“你有什么根据要说报纸胡说？”

“那你管得着么，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那可不成，我可以到法院去做原告，告你一个诬蔑罪——”

那个青年人理直气壮地说。

“你是干什么的，你管得着这份闲事么？”

那个青年冷笑了一下，从衣袋里掉出一个名片，嘴里还在说：

“我可不是管的闲事，你看，怎么样？”

警察接过名片，右上角的一行小字使他吃一惊，因为那正注明他是××报记者。

“散开，散开，有什么好看的！——”

他先把怒气放在围观的人的身上，过后才转向那个青年记者：

“请您原谅，我方才是信口一说，不过跟小孩子说着玩——”

“我倒希望你以后说话负点责！……”

他们还在说着，可是那个摆瓷器摊的老头却呆呆地站在那里，静玲从书里取出两块钱，偷偷地给了那个老头，她拔脚就走，可是那个老头追着她：

“小姐，这不成，又不关您的事，这简直不合公理——”

“没有什么关系，看你的摊去吧，怕有人要拿你的东西。”

她连头也不回，一面急急地走，一面说着。她的话提醒了那个老头，他只得站住了，高声叫着：

“谢谢你呵，小姐，行善有善报，作恶有恶果呵！”

可是她只是急忙地向前赶路，心通通地跳着，脸也觉得有一点热。

五

她回到家，叫开门，闯进去，老王就很诧异地说：

“五小姐，您怎么跑得红头涨脸的？”

她没有回答，一直跑进去了，被关在屋外的费利把两只前爪搭在玻璃门上面。

她匆匆跑上楼去，在静婉那间没有关闭的门里，她看见静纯坐在里面。她觉得很奇怪，就跑了进去。

“大哥，你也回来了。”

“唔，——”他微笑地应着，他把右手里的空烟斗放在嘴里，吸了一下，接着又拿下来了。

半躺在床上的静婉就说：

“大哥，你抽烟吧，我不怕，门是开着的，不会呛着我。”

“不，我不一定要抽，真要是忍不住的话，我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里去。”

“静玲，这给你，算是我的份——”

静婉就从枕头下面拿出两张五圆的钞票递给她。

“三姊，这做什么；”

“算是我捐绥战的——”

“你怎么知道？”

静婉微笑着说；

“大哥才来跟我说的，要不我怎么能知道呢？——”她轻轻地摇着头：“又不许我看报纸，又没有人告诉我，我简直什么也不知道，也别说，菁姑倒不断地到我这里来，可是她说的都是那些琐碎使人不高兴的事！——”

“她顶讨厌了，有她一日，我们的家就不能安宁！”

静婉也愤恨地说着。

“你不知道，当局禁止我们在街上募捐了！”

静玲说着的时候，简直都要哭出来了，她走到静婉的床边坐下，把手里的书就放在床头。

“不要放在这儿，——”静婉轻轻地推了一把。她赶紧又把书放到手里，“这又不是街上，室内募捐总该不会停止吧？”

“噢，我倒忘记了，”静玲高兴地笑出来，“我还以为一切募捐都停止了，——”静玲说着，把那两张钞票接过来夹在书里，“大哥，你们那个学校里怎么样？”

“不要提我们的学校吧，我们那里的学生只知道读死书！愈是情形不好，愈逼得紧，我们的训育长，他简直是一个活阎王，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静纯说来很愤慨，这在他实在是很难有的。

静纯说着的时候，又把烟斗送到嘴边去了。静婉又说了

一次：

“大哥，你抽吧，我不怕。”

“不，其实也并不是需要，不过是一个习惯而已，”

他说着就把握在手中的烟斗装进衣袋去了。

许多天不见，他分明换了一个人，使静玲都觉得有点惊讶。

“唉，我也算是白过许多日子，当初我什么都不看，所以也看不见；如今我想睁大眼睛；可是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是躺在床上，被病给拉扯住了！”

静婉显出一点焦急，静玲赶紧拉了她的手说：

“三姐，你不用急，好好养病要紧，等你好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手拉手上前线。”

“我还好呢，我只觉得越睡越软。”

这样说着的时候，静婉的两只大眼睛全被泪水给蒙住了。

“不要难过，个人和社会都是一样，总是一天天进步向前的。”

“我可不同，我有我的悲观想头，我总觉得我是躺着等死！我既不用脑力又不用体力，将来有一天就都不能用啦，于是没有事情的时候我就想，我知道现在我有一份热心，过去我是错误了，我只好以将来纠正我的过去，可是我却一天天地躺在床上，什么事都不能做！……”

她说着的时节，更多的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了，她自己就用一方小手帕擦着，过后用自己的手指拉着那方小手帕，用手指弄着它的边。

"我以前何尝不是错误的。——"静纯也 说 起 来了，"可是我不后悔，因为后悔没有一点用，我只希望将来能为国尽一份力也就是了。"

"不久我们的国家就要召唤我们了，你不看么，这简直好象密云期的郁闷，人简直不能这样活下去的，是不是？"

"那谁知道？——"接腔跨进来的却是静宜，她的手里还抱着青儿，"好，大家都在等你吃饭呢，还以为你在学校里没有回来，想不到你钻到这里高谈阔论！"

"我才回来不大功夫——"

正在这时候，抱在手里的青儿"爸爸爸爸"地叫着，伸开两只小手，向着静纯扑过去。

静纯也就站起来，接到手中，青儿就把他的小脸紧紧地偎着他的爸爸。

"真不同呵，到底是父子骨肉至情——"

静宜这样说，自已反倒呆住了，站了一会，才象忽然记起来似的：

"走吧，妈在等我们吃饭呢！"

六

到了母亲的房里，果然父亲和母亲都等在那里了。收音机正在响，看见他们进来，母亲就旋过去，很关心地问着静玲：

“你怎么这样晚才回来？”

“我回来一会儿了，在三姐的房里说话，——”

还没有等别人说话，父亲就从一张晚报上把眼睛翻起来说：

“从小就教你们出入必告，如今倒都不注意了！”

“不是，——”

静玲才要有所辩白，母亲赶紧岔过去说：

“俭之，报上有什么新闻？”

“没有，没有，……”

他不耐烦地摇着头，静玲又接着说：

“妈，我倒有，市政府禁止我们在街上募捐，说是影响治安。”

“那也好，省得大冷天站在街上挨冻，唉，日子过得真快，一转眼，又快是一年！”忽然她又伤感地说：“青儿的妈妈死了一年多了！”

“去，去，吩咐他们快点开饭吧。”

静宜看见站在屋角的阿梅就支使她下去。

“青儿倒跟他的爸爸很好似的。”

“他好久不回来了，孩子也喜欢个新鲜劲，我看也不该久候了，门当户对的得续娶啦，这简直不是那一回事，静宜也不能就这样下去。”

“这些事情我可不敢管了，我自己还想多活两年呢！我没有那么大精神！”

父亲尖酸地说着，又捧起茶几上的水烟袋。

“你又要抽烟，就吃饭了。”

经母亲一拦，他又无可无不可地放下了。

“爸爸你看晚报上绥远的战事怎么样？”

“那远得很，不成问题。”

“我知道，那是日本人来试探中国的态度，冲锋打仗的是蒙伪军，指挥的是日本军官，在空中助战的又是日本飞机；可是口头他们总说中国有处理绥事的全权。幸亏×将军是一个忠勇爱国的军人，才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迟早还不是那么回事，不信你看看才登台的都是些什么东西？想不到这几年间的历史就是一个循环。”

“爸爸，你错了，历史不是循环的，人类社会是不断地前进。”

静玲不服气地说着，她的嘴在鼓起来，好象含了一个大

果子。

“你那说的是空论，事实还不是如此！”

父亲象是不屑似地说倒她了，静玲正要再发挥一番理论，静宜就乘机拦住了说：

“菜都端齐了，大家入座吧。”

父亲昂然地用眼睛扫了一下，才坐在他的座位上，忽然又象才记起来似地大声问着：

“怎么你菁姑又没有下来？”

“老妈子来说过了，姑太太有点头痛，不到楼下来吃饭，把饭已经给她送上去了。——”

“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她倒有三百天是这样！——”

父亲很生气似地说着，“家里一共还剩下几口人，总没有个齐心，无怪看不出起色！”

“算了吧，俭之，吃饭的时候生这许多气干什么，不到下边来不省事么。”

“真要是不下来倒也好了，就是故意这样，平时倒东张西望，无事生非。——”

“吃饭吧，菜都要冷了，你这样他们也不肯吃了。”

“好，好，下次告诉她，生病就不要吃饭，没有人天天这么侍候她！”

吃过了饭人们散去了，静玲走出母亲的房子，才要到静婉的房里去，李大岳就在后面低低地叫住她：

“静玲，我有点事情问你。——”

“什么事，你说吧。”

“这里太不方便，还是到楼上去吧。”

在下楼梯的时候，他就说出来：

“你知道，人民阵线是什么？”

“呵，你在哪里看到的？”静玲很惊讶地问着，过后她就象自己醒悟过来似的，“噢，我知道了，你是说西班牙内战是不是？”

李大岳笑着点点头，这时他们已经走进了李大岳的房子，他开了灯，在桌上很触目地看到了一大堆书，静玲又很惊异地跑过去，想翻一翻，可是李大岳赶紧抢过去放到抽斗里，他的脸通红，好象怪不好意思似的。

“你怎么不给我看看呢？”

“都是不相干的书，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吧。”

“人民阵线就是左派的各党的联合阵线，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谋取大众的福利。”

“怪不得西班牙的工人在保卫玛德里呢，那个政府原来就是代表他们的。”

“是呀，你看，那些工人也都打得很好，他们一样能发挥他们的战斗力，虽然叛军的大炮和飞机不断地轰击——。”

“说起来自相残杀真是一个悲剧！”

“唉，你还不是这个悲剧里过去的一个好演员！”

“惟其如此，我才更感觉到苦痛。”

“从前中国的内战，不过是供几个有野心的军阀的利用，全在他们的私利一面，西班牙可不同了，支持叛军的是那些法西斯带强盗国家，尽量供给武器，还派远征队，简直

是拿西班牙人的血肉财产来做他们的试验，我猜想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你信不信？”

“我还想不到那么多，不过我总以为这个场面是不能持久的，中国也是如此。——”

“对了，你想得对。——”

“我想不到人民的实力有这么大！”

“那还不是从血的教训中磨炼出来？正式的军队叛变了，只好用自己的力量抵御，打得这么多，也真算不容易。所以我想，将来和日本人全面打起来，人民的力量也不可轻视。”

“无论什么，总要聚结起来才可以。——”

“可不是，要团结要联合，——否则，那简直是自取灭亡。”

“现在我看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一面在绥远打了胜仗，一面最高当局正开诚布公地亲自到各地商洽，我想全面抗战的日子快要来了。”

“就是我们从耻辱中站立起来的日子！”

七

突然一个极大的霹雷从晴朗的天空上抛掷下来，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使每一个人都立脚不住，对于一切的变故都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结局。

那天静玲到学校去的时候赵刚显得那么不安地拉住她，很激动的问：

“你知道了么？”

“我，我知道了。——”

“这件事眼前对绥远战局就是一个大打击。”

“我就不相信你们，难道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转机么？”

向大钟自有一番见解插进来说。

“什么转机？——”

“我说是从此就可以抗战了。”

“你那是废话，只有我们的敌人才高兴我们有这样不幸的事发生。”

“你看那些东北将士哪一个不盼快点打回家乡，——”

“其实他正可以带领他的队伍出关去杀敌，或则加入×将军在绥远抗战，乘胜不就可以打进热河、很快就可以打到洮南府。”

“没有命令呀，军人本来是该服从。”

“那现在好了，他倒完成最大的不服从，你说是不是？”

“真不知道这件事有什么结果，我一点也猜不到。”

“说不定又要引起内战来了。”

“那真是极不幸的事！”

“也许不会的，真要是以兵戎相见反要把事情弄糟了，——不过无论如何，这已是一个错误。”

“虽然是错误，我倒觉得不平凡，说不定将来会促成中国的全面抗战。”

“但愿如此。否则只惹外人的一场笑，敌人的一场快活。”

“说实在话，自从九一八以来，人民的痛苦也够受的了，长期准备的话真也有点不耐烦，——”

“真要是准备还好，你看哪里有一点准备的样子？”

“我们不能悲观，要能顺应万变，我们得看清我们青年该走的路，走，我们去上课吧，下午他们要召集一个座谈会，可以去听听，看有什么消息和意见。”

这是赵刚的坚决的话语，黄静玲总觉得有点昏洞洞，好象在做着梦，向大钟的意见都是直觉地发出来，他自己那么想，就那么说，说过也就算了。

“我们不该彷徨，也不该不安，我们要坚定我们的意

志，我们要有一个表示，——”这是宋明光在座谈会里说着，“凡是促成我们团结一致对外的，都是好的，凡是分化破裂的，都是坏的，前者是我们的友人，后者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用这个标准来权量事物，才能分析得清楚洽当。关于这次事变，我们还没有法子认识得清楚，可是人民的烦闷很可以看出来了，我想这个消息传给前线作战的士兵们，一定也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我们必须应用全部精力，仔细观察讨论，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得以显出我们的力量来。”

“我不是替×××说话，——”一个东北口音的同学接着站起来说：“我是站在流落在关里的这些东北人的立场上发言，这几年的生活真使我们受够了，我们并不埋怨当前的生活，我们从实际上觉得将来的日子也没有把握。我们的军队原来全心全意都是向着家乡，因为那是他们生长的地方。我们真想为祖国牺牲自己的性命，可是有什么法子，他们不能躺在家乡的土地上，请大家想想，这种悲愤还不够受么？所以这一次事，我个人以为不是偶然的，也不要信从外人的诬蔑，他们全是出乎爱乡爱国的一番热诚，只要能有一个具体的方针，我知道我们都会笑着跑向战场跑回家乡，就以兄弟来说，我也要跟在他们的后边跑回去的。”

“动机虽然纯正，手段可错误了，——”这是那个经济学教授赵明澈站起来说：“——这种举动只为亲者所恨，仇者所快，再加上奸人走狗中间的挑拨生事，就容易酿成大变。我们必须理智，不可陷入幼稚的错误，从客观的观察上，已经可以看出来团结的影子，而且绥远抗战也将是全面抗战的先声，这是对事的问题，而不是对人的问题。千万不

可以自己削弱自己的力量，这是极重要的，不错，思家愤国的思想在每个失去故土的人的胸中澎湃，但是 如 此 发泄出来，却走了一条错误的路。我们应该赶紧策动，使我们能纠正自己，不然的话，前途实在是很可悲观的。”

静玲就是怀着那解不开的郁闷回到家中。那些空洞的话语一点也没有消除她的迷惘，李大岳的意见，却是这样：

“我们军人要服从，这是以下叛上的举动，当然不可以的。”

静玲本来没有什么主见，听他这样说，她倒忍不住反问一句：

“那么当初‘一二八’怎么算呢？”

“不同，那是实际作战，而且还是箭 在 弦 上，不得不发，后来还不是有友军和我们协同作战，——当然并没有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就是了。”

“现在怎么说呢？”

“小×不是那么好的人，当初‘九一八’的时候，他还不是照样过着糜烂的生活，就是那年他在××医院戒吗啡，临走还带去两个女看护，——”

“不能只以过去的事来批评他，也许他这几年有极大的进步，——”

“什么进步，简直是一群妖孽！”

黄俭之突然插进来，他好象也很关心这件事，因为说得很用力，他赶紧挟住要从鼻梁上溜下来的眼镜，他显然还有一大堆话要说，他就又抢着说：

“这是什么年月？我就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事！以下犯

上，简直都没有一点王法，——”

“是没有王法，因为帝王早就不存在了。”

静玲故意纠正他，他很不情愿地瞪她一眼！就自己改正说：

“就是没有国法了。一国的最高当局，是何等重要呀，还能用这种手段来对付？小×胡子的儿子，×××也是土匪出身，都还脱不了匪性。照这样下去，国家是更没有希望了！还抗的什么日，自己同自己这笔帐就算不清！……”

李大岳和静玲都不同意他的话，可是他们也不愿意多说，静玲偷偷地一个人先溜走了，不久李大岳和黄俭之就安排在一番棋盘上的对垒，因为这样他就不再多说了，把全副的精力都放在车马炮的调遣上。

八

两三天，她的愁闷还解不开，反倒加上许多不愉快的事实。有一天，她接到静茵的来信，她就匆忙地打开读着：

"——绥远的抗战，实在是一件使人振奋的事，那好象从我们的身上，脱去一件沉重污秽的外套，（可是我们还有好几套穿在身上呢！）使人的心感到一份轻松，跟在你们的后边，我们也发起了援绥募捐运动。

我们很努力，发动了所有的学生，可是我想不到，在这个近代资本主义的都市中竟有许多不知道绥远在什么地方？你想，百灵庙和红格尔图那就连提也不用提起了！这的确是一件可悲哀的事。这里的市民，并不是没有那份热情（有人说那只是一份凑热闹的心肠），听他们说，在一二八的时候，市民的援助再热烈也没有了，他们有的简直很勇敢地和那些兵士们一齐去奔赴死，听说有一队义勇团就是壮烈地牺牲了；大多数的人什么都

捐，乘着黑夜到前线去慰劳。我想那是因为飞机不断地在头上转着，炮声也不断地在耳边响着，机关枪和着他急促的脉搏响着……如今，一切都离得这么远，他们看不见，又听不见，无怪引不起象从前那样大的兴致。

我并不过责他们，用他们短视的眼睛前望，原来也望不到五步远的。而且大多数的人都被生活迷住了，或者说是缠住了，那些投机家这两天正在公债上用功夫，金子也不放松，他们还很注意南洋的树胶和美国的铁路，……因为那些好象更有关他们的生死存亡。

可是最近的事实却使我迷惑了，我不知道这些高贵的，可尊敬的市民到底怀了一份怎样的心肠！你当然知道英皇爱德华第八逊位的事了，关于他逊位的事，我想你不会想到象我们的×将军一样‘不爱江山爱美人’，他有他的苦衷。所以旧的势力就不容许他存在，他情愿退位，让给他的弟弟约克公爵，就是乔治六世。

这桩事在英国自然朝野震惊了，这不平凡的作法使保守的英国国民目瞪口呆，接着就是一位新皇登极，当然是由呆转喜，总得大大庆祝一番了。我想他们的举朝上下的欢腾是应该的，至于S埠的租界，英国人的势力很大，商业机关也极多，当然也得有一番点缀，为了他们的壮观，早就有无数的中国苦力在为他们流汗了。

使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在外国人的指挥之下，一切都做得很敏捷，也都做得很好。在桥头，在高楼的尖顶和大门，在一些公共的场所，早都用各色的电灯，排出大大小小的GR的字样。英国的国旗，也列成好花样，

很整齐地列好。

奇怪的是国人所经营的大公司也照样在高入云霄的楼顶上排出花样，而且在今天，又悬满了大大小小的英国国旗。

我恰巧晚上有事情要到大马路去，从我的寓所出来，还要经过那些日本兵的岗位，他们在黑暗的角落窥视着，可是他们的刺刀在暗中发着寒冷的光。

我搭上电车，在这寂静的路上，电车象飘浮起来似的向前飞奔，渐渐地走入了热闹的市街，渐渐走进那繁盛的区域。我还没有注意，在我的身边已经立满了乘客，从他们的言语中我知道他们并没有什么事 不过乖巧地，搭上电车就可以穿行那条已经被人挤满的大马路。

我远远地望见那许多灯彩，有的是转着，有的在闪着，远处还时时起着欢呼。当着我所坐的电车走到桥上，它就再也无法前进了。起先我们就坐在车上，许多乘客都伸长颈子朝外望，因为他们已经算失败，他们没有能如愿地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也就不上不下地给搁在这儿了。我倒没有什么，我望着桥下的水，在那里面我看到无数条曲曲折折的各色彩线。正当我出神的时候，卖票的却来说车子要开倒车了，请我们走下去。

其实当时我大可以坐在那部车上再回到我的住处下来，可是不知怎么的心神一动，我也随着他们下来了。当我下来之后，我就再也不能做我自己的主了，我就顺着人们拥挤的力量缓缓地向前移动。人塞满了那宽阔的

道路，大半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同胞，你望我、我望你，身子却有点不由自主地前进和后退。当着几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人过来了，那就显得格外挤，因为大家都跌跌撞撞地给他们让路。更可恨的是，当着那些外国人欢呼的时候，我们的同胞也张开嘴叫着，谁知道他们叫的是什么呢，谁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这份欢乐呢？

我真生气，我也真难过，这才是一些殖民地的人民的嘴脸呢！我的心还隐隐地发痛，自从我来到S埠之后，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的人，假使这人群为的是我们国家，喊的是不甘做奴隶的呼声，那么该使异族人如何瞠目而视呢？可是，如今都不是，连欢乐也说不上，在这么遥远的国度里有一个国王登基，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那不是比绥远更远了，他们不也是照样看不见，也听不见么？

不，我说错了，他们也许能听得见英国教堂的音乐和会唱，因为这两天连中文报纸也那么热心地通告有无线电收音机的人家，注明波度和时间，说是可以听到英王登基的音乐。

我实在忍耐不下了，我看得够了，只要我把头向四面一望，我就看见那许多蠢动着的露着茫然的目光的头颅，那简直好象在海面上浮着，我想那海该是血的海吧，那些血也该是为抵抗侵略者的我们同胞的血！

在一个叉路上我拚命地挤出去，这我才能自在地喘一口气，我还是向北走去，走着僻静的路，走向我那阴暗的街，在那街旁我依然看到两手把着上了刺刀的步枪

的日本兵，我走进去，上了楼，推开南向的窗，我还看得见在黑夜中闪动着的不同颜色的灯光，远天是一片红，我还仿佛听见人们的欢呼，唉，我的心痛苦的跳着，我忽然记起了尼采的一句话：'在这么多的痛苦的面前，快乐是可耻的！'玲，我们的痛苦还不够多么？我们的痛苦还不够深么！可是他们却在快乐，不，快乐都说不上，快乐还是属于别人的，他们不过是那么愚蠢地随在别人的身后叫啸，只要你能静心想一想，你就知道我的痛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了！……"

九

“茵，和你写信的日子差了一天，就发生了那么一件大事变，这许多天我们都在不安中过着日子，我想你也是如此吧？

差不多有七八天了，既然没有急剧的变化，想来不会有更大的不幸吧？听说绥远抗战的士兵，听到这个消息，许多人都哭了。我想这是一个值得哭的事件，中国的命运，全在这次事变的转化之中了。

只有思想幼稚的人才希望这件事有不幸的结局，还有那些野心家，惟恐天下不乱的人，又可乘此机会争权夺利。从小处到大处，我总觉得这件事只宜迅速地和平了解，保全自己的元气，振奋国民的精神，作将来的全面抗战的准备。

我想现在最高兴的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在远近瞭望，时不时地去探听一些具体的消息；也许有些设施，还出于他们的间接的策动呢！

虽然各自看法不同，每人都觉得出事件的严重性：他们都认为这是一桩不幸的事件，即使我能因此达到团结抗战的地步，也必须快快地跳过这沉郁的阶段。这是事实，再这样下去，很怕人民要忍耐不住了。

茵姐，你说是不是，这样停滞下来实在是毫无理由的。居民的心情都是惶惶恐恐，一经奸徒挑拨，就要使事情更繁乱。

我总有个呆想法，既然全国的人民都切望抗战，在朝在野的党人为什么不能携手登高一呼，大家同心协力朝着敌人扑去呢！

人们的心情虽极紧张，表面却显得很消沉，每一张脸都是不愉快的，不再听见绥远抗战的消息了，也不再有中日交涉的报告，这件突发的事变，占据了人们的全心，我忽然止不住要叫一声：'天呵！让一切都得一个良好的结果吧！'我明知道天是不存在的。可是我也极自然地这样叫了。我不知道你急了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叫着天？

S埠的民众怎么样呢？从你的来信中，使我看出S埠大多数的嘴脸，我相信我不会喜欢他们的，甚至于我都想到你怎么会在他们中间生活？而且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怨言？我就受不了，我想因为有那半殖民地的特性，所以日本兵才能无忌惮地游行，放哨！这里可不同了，我相信我们的表示更露骨，运动更热烈；可是那些兵只知躲在他们使馆的高墙里，或是关在他们的兵营中，他们还没有能象在S埠那样放肆。我还记得，根据那一次淞

沪协定，S埠没有中国正规兵，我想这也是一个使他们猖獗的理由。在我们这里，不必说了，中国兵的数量也还是可观的，而且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情绪都异常热烈，就要和我们手拉着手走上一条路了。

以前的信里我还没有告诉过你静珠的事吧，她竟会糊涂到那种地步，把终身交给那个汉奸××专员杨凤洲！家里的人没有一个赞成，于是她就离开家，从此也不回来了。那个人我看见过，是个秃头，大约四十岁，长了一双狡猾的眼睛，我真不明白，静珠喜欢他哪一点？我不懂得恋爱，我也不知道其中有多么大的奥妙，不知道他们的结合是否在恋爱的原则上可以说得通？如果是说得过去的话，那我该更厌恶它了！

我一共看见过她两次，一次是学校纪念日，她兴高采烈地随着她那个丈夫到学校来了！可是她简直可以说是被同学撵出去的。我跑得快，跑在前面，所以当她才要走进汽车就回过头来向我象饿狼似地呲着牙吼了一句。还有一次是最近的募捐，她仿佛很慷慨似地把钱给我，可是我不要，我心里还在想，如果我接收了她的钱，就是侮辱了我自己，更侮辱了那些英勇的将士们。我终于没有要，（当然别人的举动我不能负责，）茵姊，你说，我的这种举动到底对不对？

记住，不要和别人说起来，她简直是我们一家人的弱点！尤其是我们两个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家中算是思想行动都最激烈的。

好了，再见吧，我实在不愿意絮絮叨叨再说这许多

无谓的事了。新年虽然又来近了，可是我没有一点心绪来庆祝你的新年快乐，我想你了解我的心情，你也一定会原谅我的。”

十

一阵寒风，一片雪，大地又冻起来了。人的心也在这寒冷中凝固，面颜再也开不出快乐的花朵。

雪还没有停，从墙角溜过来的寒风几乎把静玲吹倒。兀然巍立的大楼，每扇都关着，每一个伸出来的烟囱都没有烟，显出一副冷清的样子。自从发生了这件事之后，许多天都不能按步上课，人心总是那么不安定。

才走到校门那里，就看到一个一面走一面抽泣着的女同学走进来，她认得她，可是不知道她的名字。她还记得她说话的语音，知道她是东北人，她就起了同情心。她很体贴地走过去，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可是那个同学把身子一闪，就急匆匆地跑了。她正愕然地站在那里，看见方亦青走过来，他也是很不愉快的样子，勉强带着笑容和她招呼。

“几天没有遇到你，——”

他说到这里顿住了，不知道下面该说些什么才好。于是他又勉强地笑了一下。

“寒假你不回去么？”

“回到哪里去？我的家就在陕西，连消息也没有了，”

“呵，我还没有想到你是陕西人！”

“我不是陕西人，前年才搬去的，我的父亲在那边做事，唉，这两天又不知道是怎么一个情形！许多住在陕西的人都担心极了，有的经济来源断绝，还在担心一家人的安全。更痛苦的是那些军官的家属，他们驻在陕西，家眷还在这里，局势又不知道怎么样，按月的养家费寄不到，还在惦记要打仗。同学中有好多人都是这种情形，性格弱的就时常哭——”

“噢，怪不得，——”

静玲想起来方才那个女同学，梗在心上的不快，立刻就消逝了。

“你到哪里去？”

“我回家去，你要是没有事陪我走走好不好？”

“也好，每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更烦，我简直就不知道怎么才好。”

他们说着已经走到街上。因为停课，这一条街也显得格外清静。

他们沉默地走着，许久都没有说话，象经过一番很大的思索似地，方亦青忽然和她说：

“最近你看见静珠没有？”

“没有，没有！……”

她极厌恶似地摇着头，好象连这个名字也不愿意提起。

“她约我会过一次面，她哭了，——”

“怎么，她哭了？——”这却引起了静玲的兴趣，她立刻就想把一切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她还懂得悲哀？她有什么事值得哭？”

“静玲,你不要存太深的成见,到底她也是一个青年人，她就是没走到正确的路上而已，她的人生观就错误了，因为她妄想追求快乐，就说追求快乐她也追错了，——”

“怎么，难道她觉得现在的生活不快乐么？”

“她不说，你应该知道她的脾气也很梗，可是她尽是哭……，”

“哭有什么用？就好象享乐对于人生也没有关系似的。”

“你太苛求了，你不饶恕人。”

“我不象你那样大量，对于静珠我决不宽恕，我知道，她也顶恨我。”

“她可没有对我说起，这都是你一个人的想法，你不知道她的确有点变了，——”

“我就不相信，那次援绥募捐我还碰见她，她还不是那样很得意地坐在汽车上，我一点也不相信她会变，——”

“你不要只以外表为定，我知道她的心的确很苦痛，你不记得有人说过么，‘了解一切就是宽恕一切。’也许她有一番大决心，——”

“那她为什么不回来？”

“她回来有什么用？还要她回到这个学校来还是回到家中？只要在祖国的怀抱里，我想她将来总有作为的。”

“我希望她如此吧！”

静玲在这样短短的一句话中仍然是充满了轻蔑和不信任的意味。这时他们已经走上那条×××大街，这条街在他们的心上有极清楚的记忆，可是如今又装点得华丽辉煌了。许多外国人笑着走着，有的手里抱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有的就堆到在路边随着他们走的包车里。一看见橱窗里站着那个嘻开红嘴笑的老人，就使静玲记起来圣诞节又快要到了。

"日子过得真快，你看——"

"我想中国人一定没有心肠再来这一套了。"

"那可说不定，你看那边不是过来了么？"

果然对面走来的几个穿西装的中国青年男女，可是他们都在说英文，尽管他们两个故意站在那里盯着他们，他们也还是毫不在意地走过去，他们的肩上背着冰鞋，手里抱着纸包，女的就把空着的两只手吊在男人的手背上，他们的嘴里不是滚着说不尽的英文，就是哼着一个洋调，还有一条大狼狗，跟在他们的背后。

"我回去了，——"方亦青极不愉快地说，随后又压低了声音，"我不愿看到这些！"

"好吧，我们明天再见。"

她看着方亦青转过身走回去，她还站在那里看了许久，一直等到那个怀着不大坚定的心情的背影在街角消失，她才走她自己的路。

十一

“这些天你们都是怎么回事呵，失神落魄的，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似的！”

母亲有一天不耐烦地这么说了，她的话正把捧着水烟袋闭目养神的黄俭之惊醒，他向前跌去，猛地张开眼，轻轻叹了一口气，又闭上眼睛。静纯坐在那里，右腿架在左腿上，不断地抖着？他抽着烟斗，时时都要用火柴去点，地上丢了一片火柴的木梗，李大岳用右手 支 着 下巴，也在深思的样子，静玲照过一个面，又走出去了，所以她的话没有一个人接腔。

“你们可说呀，天天照这样把我闷出毛病来呢！”

这句话又引起三个人的注意，可是他 们 还 是没有回答她。

“静纯，你不要抖你的腿好不好，闹得人心乱。”

听从她的吩咐的静纯，爽性站起来在地上踱着了，他走近睡着的青儿身边，俯下头去轻轻吻着，孩子好象吃惊似地

一跳醒了！

“你看，多不小心，把孩子又吵醒了！”

可是被吵醒的孩子，并没有哭，只是瞪着他那一双大眼睛露着笑容。静纯赶紧放下烟斗，把青儿抱起来。

“妈，您看，他的眼睛愈长愈大了。”

“什么，还不是奶断得不好，孩子瘦了，才格外显得眼睛大。唉，还真亏宜姑儿，要是都靠我，就要累死我了。人虽然不少，着用的可不多，不高兴的时候倒都会摆一付丧门神的脸子——”

“妈，不是有什么事不告诉您，是国家的大事，”

“国家大事要我知道也明白明白，”

“说起来还离我们这儿远着呢，害不着我们的事，空担一份忧，也无济于事。”

“我才不象你们那样傻呢，看有什么事我才担忧，于我不相干的，那才管不着。不看阳历年就要来了么，你们也不张罗过年了，这一点都不是过家之道，说得明白我们也有一个准备，难道就这样下去连日子都不过了么？”

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辩驳，这时静玲走进来，连她都不象从前那样跑跑跳跳，她也是轻悄悄地进来，就把自己安顿在一张椅子上。

黄昏渐渐地沉下来了，还没有开灯，只有炉火的微光不停地闪着。吹了一整天的大风这时停了，一切都显得那么安静。

“太太，开晚饭吧。”

这是阿梅的声音在门口那里响着，母亲没有好气地回答

着：

“还用问么，到了时候自然就得开饭。”

她把电灯拧开了，在亮光下照见那几张迷惑不安的脸，有的在伸着懒腰，有的石像似地一动也不动。桌子架好了，碗筷也摆好了，菜也端上来，人们就象吞着石子似地埋着头吃饭。

正在这时候，忽然听到远近的爆炸的响声，父亲警觉地放下碗筷。

“听，这是什么声音？”

人们都停了，父亲又抛出一句使人惧怕的话：

“怕是枪声吧？”

李大岳赶紧站起来，把耳朵贴在窗玻璃上去听，然后摇着头说：

“不是枪声，好象在放鞭炮，——”

“是的，是的，我看见有人放钻天花！”

这是静玲喊着，可是父亲却极不高兴地说：

“又不是年节，放的什么炮仗？”

“噢，噢，我记起来了，今天是圣诞节，我还忘记了，大概外边在庆祝圣诞，您听外边的钟不是都在敲起来了么？”

“这是什么年月，还有那份心肠庆祝圣诞，中国人真没有办法！”

黄俭之厌恶地说，果然远近的钟都在不停地响着，鞭炮的声音愈来愈繁密了，满天都亮着美丽的火花，李大岳摇着头说：

“这不象庆祝圣诞，——”

“再说庆祝圣诞是昨天晚上的事，昨天才算是 Christmas Eve”

这是静纯说，忽然静玲站起来急切地说一声：

“有卖号外的。”

她还没有等别人的话，就一溜烟跑下去了，母亲又在抱怨着：

“吃一半饭就跑下去了，大冷的天，中了病可怎么说，这孩子，真不听话！——”

还没有等母亲的话说完，静玲已经拾着一张报纸跑上来了，她的脸绯红，两只眼睛冒着光，她激动得连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把那张报纸一直送到父亲的面前，继续地说：

“爸爸您看……您看……”

接过报纸来的父亲，来不及戴他那副老花眼镜，先放在眼前，又推开一尺左右的距离，这时几个头都凑过来，看见出号黑体字的大标题：

“××事变和平解决。

我最高当局已飞抵××”

“呵，就好了，这就好了……”

黄俭之也兴奋地说，他的左眼止不住眨动，连他的手也不停地发着抖。他把那张报纸，送给别人，自己就离开桌面，往返地踱着，嘴里不断喃喃地说：

“这才是正则。这才是正则，既然都是为国好，什么事不可以好商量？……”

每个人都被这喜讯深深地抓住了，李大岳赶紧跑到静玲的面前，激动地和她握手，他那么一个汉子，快活得眼睛里包着泪，用有点抖颤的声音说：

“这真是我们国家的幸运！”

“对了，——”静玲的眼睛里也噙着眼泪“抗敌的日子快要到来了！”

“我也快要走了，我就在等着这一天，我不能这样待下去。”

“我欢送你，可是你要到哪边去？”

“到那需要我的地方，我已经找到了，过了年我就可以动身。”

爆竹还是不停歇地响着，还听得见市民的欢呼，静玲就和父亲说：

“爸爸我们到外边去看看吧，在家里我闷不住了，我想看看这个场面，——”

“好，好，你们去吧，——”

可是母亲这时候插进来：

“你们连饭都不吃了？”

“呵，我忘记了，妈，我这就吃！”

“饭菜都冷了，告诉他们去热一下才能吃，”母亲说着，也茫然地露着笑容，“我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忧愁，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高兴；只要你们高兴，我的心里也很高兴。”

“妈，值得高兴，您知道我们就要和日本人打仗了，”

“那有什么可高兴的！”

母亲不解地问着。

“从此我们就不受日本人的气了，我们还不高兴么？”

静玲站到母亲的身边，偏着一个脑袋说。大家的脸上都绽着笑，抽着烟，大声地谈说。远近的爆竹一阵比一阵紧，催得她心里怦怦地跳，要不是为了母亲的好意，她早就要跳到街上去了。她的心里只是在想着：

“将来我也要响应抗日的炮火的召唤，立刻投身到战斗中！”

十二

这个新年是明朗，爽快，衷心充满了喜悦的。所有的人们拉起手，象兄弟姐妹一般地庆祝着。人们懂得悲哀的时候悲哀，快乐的时候快乐，战斗的时候战斗。满街都点缀着红绿的灯彩，前面走的是军人的龙灯，后面就随着学生的狮子，还有整车的化妆宣传队，随时随地工作。最难得的是绽在每一个人脸颊上的笑，好象即将开放的花朵，——解放的花朵。遍地都是歌声，都是不甘再屈服的音响。

在黄家，这一天显得更热闹，因为除开了年节的意义，还是为李大岳饯行，他已经正式和黄俭之说过，当时黄俭之就说：

“为什么一定要走？——唉，也都是时运不济，一年多我也没有能给你张罗一个事！”

“姐夫，您错会意了，我不是要做事，——”

“那就是慢待了你，你才想换个环境。”

“您这说的是哪里话，不要说在您这儿住得好，就是不

好，一个军人也不抱怨的。”

“那我就想不到你为什么要走！”

黄俭之象百思不得其解似地说。

“您知道，我本是一个军人，不该只养在家里的，我还是要回到军队里去。”

“噢，你是要归队，不错，你们的十×路军又恢复了番号，前者还开到北海又和日本人闹了一回事，不过现在象是又调开了。……”

李大岳就微笑着摇头，说出来：

“我不到南方去，我什么地方都可以去。”

“人各有志，我也不阻挠你，能得为国捐躯，也是一件荣誉事，可惜我老了，在这一面是一点用也没有。”

“我想将来对日作战总是各尽其职，该做的事多着呢，各人守住各人的责任，那也就是了。”

黄俭之抓抓他那发亮的烟袋，无望地说：

“唉，我还负得起什么责任？满心以为这一二年能转得来的好运，我还能有一番作为，照如今这局势看，那都是梦想，不足一论，将来只是你们的世界。”

“也难说，我的目的还是能给下一代争取一份自由，我总想着把自己的生命交给战争，——当然不是说自己打自己。”

“这二十几年来自己也跟自己打够了，如果没有那许多消耗，我们的实力是会更强盛！”

“那也难说，多少年的战争也打得出点实地的经验，——当然那也很有限，现在都是立体战，从前许多经验变成

一点用也没有。”

“不错，有的是一点用也没有！”

黄俭之不知道想到什么地方去，在他们的中间，就只是沉默，还是李大岳想起来问着他：

“您看，我怎么和我姊姊说？”

“我想，——”黄俭之象深思似地抓着下颏，“你不必早说起，她要是知道了，就会睡不着觉。到走之前和她说，还不等她愁闷，你已经走了。那就好。我想，我想你总是开春走最好。”

“不。姊夫，我已经打好主意，元旦那一天动身，也还图一个吉利。”

“怎么那么快！那只有两三天的功夫了，总得备点酒饯行，壮壮行色，那么也好，就是新年团聚，一举两得，大家可以好好热闹一场。”

这一天果然那样，两支跳动的大红烛增加几许快活，远近的爆竹，又是喧天地响着了。

虽然只有七个人，他们也坐在一张圆桌的周围，静婉不能参加，可是她也贪着这份热闹，坐到圆桌旁的大躺椅里。

他们第一杯互祝新年快乐。

第二杯祝远行人一路平安。

这时候母亲有点愕然了，李大岳立刻就说：

“姊姊，我还没有跟您说，明天我就要动身了。”

“动身？你要走了？”

“是的，我想走了。”

前者的语调充满了惊异，后者的声音转为低沉了，同时

还把头埋下去。

“你，你怎么早不跟我说呢？”

显然地母亲被这突来的消息震住了，她的声音都有一些改变了。

“我本想早说的，后来，后来，想了想，还是按下去了，怕您空挂着一份心。”

母亲沉默着，静玲赶紧插进来说：

“妈，您还是高兴点吧，给幺舅助助威风，好让他一路安顺。——”

“孩子，我不是不知道，说起来我们是仅有的骨肉了，我哪能不惦记他？”

说着的时节，她已经掏出手绢来擦着湿润的眼睛了，接着又关心地问：

“你到哪儿去？”

“还没有一定。——”

“你又是这样子，说不定十年二十年不见面，你再回来的时候姊姊的骨殖都化了！”

“您不要这样说，我不久也许就要回来的。人事是顶难定，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快就要离开。”

“妈，我们还是高高兴兴给幺舅饯行吧，要他走也走得痛快，我们都还预备了一点纪念品给他，您也想想给他点什么好，幺舅来，我和你对一杯！”

“我们尽量吧。”

静玲也不回答，头一仰，一杯酒灌下去了。她根本就没有尝到味道，只觉得火辣辣地一股从喉咙里一直流下去。

“这样不好，静玲，空心酒不能吃得这样猛，你又没有量。”

黄俭之很有经验地说着，李大岳也就干了杯，果然静玲只觉得头重脚轻，全身不由主似地，象有什么从胸口升起，一直冲到头部，哇地一声，有点要呕似地，她强自忍住了冒上来的酸水，可是眼角那里却挤出两滴泪来。

“你看，没有经验是不成的，只凭一股猛劲自己吃亏！快吃一口菜吧，压压就好。”

静玲听从父亲的话，心才定下来。静宜静纯都和大岳吃了一口酒，母亲只是深思似地坐在那里，菁姑本来是没有事似地吃着，忽然她也举起杯来，很伤心似地说：

“唉，我也敬你一杯酒吧，有两句诗说得好：‘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你这一去谁知道哪一辈子才回得来呢！”

她一边说，一边好象忍不住似地抽咽着，当她猛地把酒杯一灌，眼泪跟着就下来了。李大岳不知道怎么好，他也只好喝了一杯，可是她那最后的一句话使他不高兴，所有的人也觉得她不应该，母亲更被她那份神情引得落下泪来。

“万一我要是能生还，希望您还硬朗地健在！”

李大岳也报复似地说了一句，那倒不是只为他自己，看见惹动他的姐姐在垂泪，他才不甘地和她说一句。

“呵，呵，我没有什么纪念品送你，还是吟诵放翁的一首诗相送吧，——”黄俭之说着，把酒杯送到嘴边，然后一边摇着脑袋，一边唱：“士如天马龙为友，云梦胸中吞八九，秦皇殿上夺白璧，项羽帐中撞玉斗，张纲本不关狐狸，

董龙何足方鸡狗。风埃蹭蹬不自拟，宝剑床头作雷吼，忆遇高皇识隆准，岂意孤臣空白首？即今埋骨丈五坟，骨会作尘心不朽，胡不为长星万丈扫幽州，胡不如昔人图复九世仇？封候庙食丈夫事，龌龊生死真吾羞！”

“真好，真好，想不到爸爸还会唱得这么好！”

静玲的那一口酒淌下去了，她就鼓着掌。

“咳，日子过得真快，俭之，你还记得么？玲姑儿怀抱的时候，不是爱听你唱诗么，她一听见两只小手就要拍着，——如今，快二十年了，你看她还是那样拍着手。”

母亲的这几句话，把全桌人的眼睛都引到静玲的身上，她倒有一点不好意思似地涨红了脸。原来吟过诗，很显得一点伤感的黄俭之，这时又抬起头来，摇晃着脑袋，就又哼出来一首：

“唉，想起来月日如水，真是‘一事无成老已成，不堪岁月又峥嵘。愁生新雁寒初下，睡起残灯晓尚明。天地何由容丑虏，功名正恐属书生。行年七十初心在，偶展舆图泪自倾！’雄心虽在，老境堪伤。——”

“爸爸，您怎么倒颓气起来了？现在不是国事已定，不久就要有出头之日。——”

“小孩子，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还不是黎民遭劫，没有老百姓什么好处的。”

静玲对这句话很不赞同，她又要说，坐在她身旁的静宜，偷偷拉了她一把，她才不再说，这时候李大岳也背诵了几句诗，他说那是陈思王曹植的诗，他昨天才看来的。

“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

仇，将骋万里涂，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泗淮驰急流，顾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他显然没有经验，他的声音很生硬，静玲低低地问着静宜，曹植是不是曹子建。静宜点点头，静玲就又轻声说：

“那么他就是那个七岁赋诗的诗人了？”

鞭炮不断地响着，一个旧的结尾，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一切都好象是不同了。

十三

元旦的大清早天还没有亮，李大岳就起来了。他正在收拾什物，静玲就敲着他的门走进来，跟着静纯也来了。

李大岳笑着和他们说：

“你们都起得这么早做什么？”

“我昨晚上不是和你说好了的送你上站？”

“我倒忘记了，——”李大岳故意这样说：“其实就在大门一别也就是了，大冷的天，老远的跑到车站，你又不能跟我一同走。——”

“哼，你可别这么说，要不是这个家我也能去。”

“静纯就不要去了吧。——”

“我当初不大要和别人走一条路，不过今天我也是特意送你到车站的。”

这时候，静宜也来了，她的手里还捧着一件毛线衣，递给李大岳，还在说：

“这是我送给幺舅的，你送我一对穿着绿色羽毛的虎皮

鹦鹉，我就送你一件草绿色的毛衣，物件并不好，还用得。”

“你们真都送我东西，那我太不安了，你看，静婉送了我一条围巾，静玲送了我几本书，还有一顶帽子，静纯送给我手套毛袜，都是又好又着用，这些年我一个人惯了的，倒是你们都对我好，使我有点受不住！——”

“不要这么说，真要算是礼物，那可寒伧得很！”

“那我就收下了，——唉，我本来还想一个人悄悄走动，吵醒了你们的母亲，那可就太不好了。”

“母亲早已起来了，她等着您呢，阿梅下去给你预备早饭，怕也就要端上来了。我下来的时候妈还说过要您上去。”

“唉，这够多么不好，临走还要搅得上下不安！”

当他们走进母亲的房子，黄俭之也在那里了。他就很恭敬地说：

“姊夫，姊姊，您们都起得这么早！我本来想不再惊动您们的。——”

“你的东西收拾好了么？”

“我也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当军人的照例简单，只不过一个小皮包，一条毛毯，——”

“那怎么成？——”母亲忍不住说了，“大冷天，只带一条毯子够干什么的？静宜捡一床丝棉被给他带着。——”

“我不用，姊姊，我们惯了的，——再说我也不知道哪一年才回来，带走了就不知什么时候才得还。”

“也许你还来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

母亲忽然又伤感起来了，静宜赶紧就提醒似地说：

“妈，您不是说过么，有人在路上，大家都该快快活活

的，不然就不吉利！”

“是呀，我也没有哭呵——”母亲说着用手绢擦干眼角上的泪珠，过后又象记起点什么似地说：“我还差点忘记了，这是我送你的一只表，我早就看到你缺一只表，如今出门在外的，更用得着了，样子不大好，倒走得准。——”

李大岳走过去，接过她从床边拿起的一只夜光手表，很感谢地说着：

“谢谢姊姊，您真看得到，我真就是要一只表，昨天还想去买，也忙乱得忘了，您倒给我想着了。有夜光的更得用，战争的日子是不分昼夜。——”

还没有等他说完，黄俭之好象等不及了，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交给李大岳说：

“大岳，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您昨天不是和我吟诗相送了么？”

“唉，这也是和吟诗差不多，不中用的东西，这是钱，你说它没有意思，可是少了它又行不通；许多人都看不起它，可是没有它又办不了事。你过过数，不多，只有三百，就是凑个零用。”

“姊夫，我又不是小孩子，再说我还有钱用。——”

“你有是你的，这算是我的一点小心意，咱们不必客气，你就收下吧。”

李大岳只好收过来放到衣袋里。这时候早饭弄好了，他们就又都围着桌子坐下来，再怎么样提着兴致，每个人的食欲象都不大好。忽然听见几声汽车的喇叭，跟着老王就上来说：

“舅老爷，汽车来了，有什么行李先运上去？”

“没有什么，我这也就下去了。”

他就站起来，向每个人说过再见，连头也不回，匆匆地跑到楼下去。除开母亲，每个人都随着他走下来。母亲只在提醒静宜：

“不要忘记买好的水果和点心呀，在路上少不得要吃的。”

静宜立刻就叫老王到她房里提出两大包，他们就一齐走到下面。

室外，寒冷的空气吹得人打颤，李大岳就在门口拦住他们，只有静纯和静玲和他一同走出去。

他们上了汽车关好车门，老王才必恭必敬地脱帽鞠躬，嘴里还在说：

“谢谢舅老爷的赏，祝您一路福星！”

可是关在车里的李大岳并没有听见他的声音，马达转动，车起始移动了，他只能从车窗里窥视着站在灰茫的天地中那座褪了色的灰色大楼。楼上楼下只看见一两间有灯光，其他只是一些黑洞般的窗户。

只是一瞬间。那一切早已丢在身后了，汽车已经在大路上奔驰，路显得很柔软，因为上面盖满了爆竹的残骸。显然时间还太早，店铺的门还严闭着，没有行人，只有夹着尾巴的饿狗到处嗅着。在曙光中，街灯还疲惫地睁着它的眼睛。

他们都不说话，一直汽车在车站停住李大岳才说：

“我是西去的，开到西车站。”

汽车转了一个弯，又在另一个车站的前边停下了。付过

车钱，他们一齐走进去，几个挑夫抢着跑过来，看见他们只是两小件，就又失望地站住了。

“我很久都没有到车站来过。”

静玲说，好奇地向这个冷清的车站望着。

“怎么会这么少的人？”

她忍不住又问了一声，可是静纯没有给她回答，一直到李大岳买好了票，才告诉她这条路一直乘客不多，这又是一班慢车，人就更显得少。

“为什么你要坐慢车？”

“我要在××下车，快车在那里不停。”

这时他们已经走进车站了，进了栅门就看到没有机车的列车静静地躺在那里。正当他们走着的时候，后面一个人追上来，原来是剪票员，他不知道从哪里才钻出来。

“天很冷。——”

李大岳故意向他说了一句，他就缩着颈子回答：

“可不是，这趟车客人又少，清闲得很。”

他们跨进车厢，这一节车里只有一个人躺在长 椅 上 睡觉。在厕所附近还有一个火炉，可是没有燃，车里全充满了寒气。

“好了，你们请回吧。”

“不，送你当然要等开车，否则就没有意义。”

“唉，那么，坐下吧。”

又没有什么话好说了，看看表，时候已经差不多，听见长短的口笛，接着车猛地一动，李大岳说：

“挂上车头，你们请下去吧，大概就要开车了。”

他们握过手之后，走下去，李大岳又随他们走下车。静玲只专心地望着那喷着白汽的机车，和那一下一下雄壮的喘哮。这时静纯忽然说：

“幺舅，到那边去、要是好，给我写封信来，看有我合适的工作，我也去。”

“好，好，不过……”

李大岳还没有说出来，列车已经起始蠕动了，他跳上去，他们向他摇着手，静玲还跑了两步，和他说：

“我不要到那里去，我希望我们在战斗中见面！”

十四

当静玲回到家里的时候，静茵的一封信正从邮差的手中送来，老王只一怔，可是静玲已经拆开信，边走边读着了。

“——不错，××的事件简直是一个晴天的响雷，把人们全给震呆了。谁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有的绝望，有的沉郁，当然也有漠不相关的人。后者是那些在外国人鼻息下生活的人，他们从来不走出租界一步，在S埠，这样的人可也不在少数。但是最可气的是那些投机者，那些没有良心的不正当商人（最近才知道有些贵妇人和大官员也改头换面地在那里面出现），他们的心中没有国家，没有民族，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象一群绿苍蝇似地在交易所里。我用这个名字，一点也不过分，我去看过的，因为那许多人挤在里面总是不断地嗡着。可是他们并不是那些买主或是卖主，他们只是一些伸手指头的，打电话的，全是替别人经营的。那些人

呢，躲在自己的公馆里，做着更富有的梦，他们不顾国家民族的危机或利益，当着事变才起的时候，他们就一致向外抛，债券的价格就止不住地惨落，在这个商业都市中居民的心，更显得不可终日了。

听说有一个妇人，她的消息早，先就抛出××万，只是几天的功夫，她就赚了××万，可是这些卖空的人希望消息还不好，价格再向下落，他们就可以更多赚些钱！

这是什么一种自私的动物呵，我想除开我们，这个可怜的国家，不会有哪一国会有这样无耻的公民吧？整个的民族是在不是全昌就是全亡的枢纽上，可是他们只为自己的私利打算，把人心弄得更慌，把国本弄得更动摇！

记得高尔基就对商人表示憎恶，因为他热爱生活而商人是剥取生活的，那还是指的一般商人，这些投机者算什么呢，这些贵妇人算什么，这些大官员又算什么呢？

一想起这些分子，我就觉得灰心，这不能说是我的意志不坚固，这些民族败类实在使人气短。你说是不是？

幸亏另外有一面，那是无数张青年人坚毅的面庞，那是无数颗不甘屈服的心，他们用歌唱，用呼号，把那涂着柏油的马路震得苏醒了，把郊外的原野响彻了，他们原来没有所谓领导者，他们本身是一股力量，他们是内发的，向着祖国的自由生存迈进；我想你也许知道，在十一月底不是有几个人被捕了么？他们各有不同的职

业，也算不得是青年，（当然，他们也许有一颗和青年人一样跳动着的心。）

我想这些事我用不着详尽地和你说，在报纸上你一定也看到了，不过那些人呢，有的真是爱国家爱民族；有的也还是趋时取巧，不值得我们敬仰的。

说起来那中间还有一个女子。可是她的表现使我失望，她是在××事变解决后才投案的，因为你知道在××事变中，这件事也是条款之一的，如今她知道没有什么大的危难，所以她又走去做‘女英雄’了。可是当她被捕交保释放了后又来传她到案的时候可不见了。这自然苦了那个保人，同时，更有不少的人加以指责。本来这件事是该批评的，那些无聊的家伙们故意渲染，好象要我们所有的中国女子要为她一个人负责似的。同时还歪曲地说着那些被捕的人，也诬蔑了我们的纯洁的爱国行动。这是不公平的，我几乎哭出来，可是她那时候还是在渺茫之中，她使得我们有话都说不出来。

自然在那些人中间有不值得我们爱戴的人，中间有一个我观察得更清楚，早在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我就看见他了，他是一个假仁假义的家伙，他还年轻，可是故意装成老态，当我瞻仰遗像默默地流泪的时候，他却在咋嘴摇头，做出不胜惋惜的样子，他的连鬓胡子只在抖着。最近还听说市长请他们个别谈话，他表示出来的志愿不过是想做点事情，譬如治理一块地方。……

我想我还是不要写下去了吧，为什么我要把精力花费在这上面呢？我相信只要青年们不是盲目的，他们也一

定同我们一样看得清楚，就不会上这种人的当。

再说二十五号那一天呵，当着那个消息传来的时候，人们简直疯狂了。（那当时我还想到投机家也该疯狂了，其实他们也可怜，这一次事件不知有多少人要为之倾家破产。可是那些达官贵妇人当然没有损失，他们的消息，准而早，还正好又发一笔大财哩！）卖报的人在街上奔跑，随着他们的脚步，爆竹就响起来了，那天我正在路上，我看见人们是怎么笑着的，那些爆竹是怎么开花笑着的，那些国旗是怎样笑着的。已经知道了那个消息的人，还掏出铜板来买一张有几个大字的号外，这使他们格外开心，你知道，在这个城市中，人是不大笑的，而且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在提防别人。那一天他们可笑开了，许多人，真是许多人都那么笑着，当然他们的想法不一定相同，可是他们衷心漾着喜悦却是一件事实。

只有那些长了呆板的脸的日本人没有笑容，当我回到我的住所的时候，那个没有表情的日本哨兵还是抱着上了刺刀的枪站在那里，他的脸就显得更平板，枯燥。

你知道那还正是耶稣圣诞，教士们用大声音通过空气在空中述说救主的福音和灵异，许多热闹场所都格外显得活跃，头一天晚上还是外国人的世界，今天就都不同了，歌唱充满了每个角落，人们象过年节似的那么相互祝贺，当然也有许多人假借这个名义去追求个人的欢乐，其实我以为如果我们能站起来，不再受别人的侵略，就让那些爱欢乐的人去欢乐吧！

再过一天就是新年了，那里的居民准备好好地庆祝一番，我也想快乐地过一下。玲玲，你知道我自从离开家之后，我就不曾有过快活的日子。我这么说并不是抱怨，——抱怨人生是最懦弱的，在苦难之中，我没有那份心肠快乐。我想你住在家中，也和我一样吧？如今一切都到了一个头，该有一个好的开始了，我准备翻动我那尘封的快乐的心情。

这时候，我告诉你，我倒想起家来了。可是你千万不要给妈知道，省得她又惦记我，过年，过节，家里最有趣味，也不怪旧人的诗句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我遥想你们在家里一定过着一个愉快的新年。我想到大姊，我很关心她的健康，我也想母亲，我想她也时常想我的。还有许多人，我不絮絮叨叨地问询了，我倒很盼望你得暇的时候给我一封详细的信，说说家事，这点关切是我想不到的，我想总是情绪得到闲暇，我才变成这么琐碎，你不会埋怨我过分地麻烦你吧？

十五

静玲才上了楼，母亲就叫住她，突然问她：

“静茵的信说些什么？”

“没有什么事，她给您拜年，——您怎么知道她有信来呢？”

“你大哥告诉我的，都象你，什么事都背着我，生怕我知道，——”

“不是，妈，您不知道。——”

静玲有点急，她就更说不出什么话来了。

“是好孩子就快点替我写封信要她回到家里来，我真想看看她，什么责任都由我担，她可以住个把月再回去——”

“我想她怕爸爸不原谅她！”

“都有我就是了，你爸爸也不会骂她，你 还 看 不出来么，他自从戒了酒之后脾气可改得多了。”

“好，我告诉她吧。”

“记着，要她赶着年前回来，我们又可以好好过一个快

活年，可惜静珠那孩子。——”

“妈您何必管她，她不配做您的女儿！”

静玲的那股气愤仍然是不可遏止地发出来。

“什么配不配，还不都是我的亲骨肉。去吧，快快去写信吧。”

母亲的语音低下来，可是这时候抱着青儿的静宜走进来，静玲才放心地走出去。

她才走出来就看见菁姑从三楼下来，不断地用她那尖嗓子嚷叫：

“这可安静多了，这可安静多了。——”

她的眼睛朝天望，简直不知道她是说给别人听或是说给她自己。那只花猫跟在她的脚后，不住声地叫着。

静玲站住了，想问她指什么事情说，一想起是元旦，就不愿意和她惹气，只故意和她说：

“菁姑新年快乐，——”

“噢，原来是你在这儿，怎么你倒记得起我么？我有什么快乐，还不是凑合着过日子，能吃一口饱饭也就是了，说起来是可比不得你行，正枝正叶没有一点含糊。——”

静玲的心里老不高兴，心里想：“你跟我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呵！”一看见她头上戴的一支红绒花静玲就又说：

“您头上的花倒真漂亮。”

“怎么这也碍了你们的眼？难道我就不配戴这一朵花？”

静玲不愿意再和她争论，就一转身，进了静婉的房，她正和静纯说着话。

"你看真气人，她简直跟我找别扭！"

"谁呀！"

"除了菁姑还有谁？——"

"不要理她，只当没有她这个人就是了。"

这是静纯说。

"那怎么成，在理论上说不通，她这么一个人原来在宇宙中生存，怎么能说没有呢！"

"讲理论那你更应该原谅她，生理上心理上都算是变态，那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倒不想多说，我只想改善她。"

"她都是快要活过去的人，还谈得到改善？不要管这些小事，眼光放远，该做的大事还多着呢？"

从静纯的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使静玲觉得很奇怪，她自己的心里也想着不该再计较这些小事，因为连静纯都这么说。她就转过话头去向静婉说：

"听说医生答应你三月就可以起来了？"

"是的，唉！这日子过得真难受，再过几个月我就又能自由自在地活着了。"

在她那苍白的脸上，勉强地带着微笑，随后又有一点气愤和一点感叹地说：

"与其这样活着，还不如爽爽快快地死。"

"死后也许还有美丽的天国。"

"什么天国，人死了就完了，化成灰化成泥！"

静婉的回答倒使静玲觉得不好意思下来了，她心里只在想："真是一切都变了，"她忽然记起来母亲的吩咐，她就

说：

“我要紧赶着给二姐去写信，妈说的，妈要她回到家里过年。——”

“年有什么好过的，回到这个家里来可没有什么意思！”

“妈既然说了，我只好照办，回不回来那就是她的事了，我只告诉她这是妈的意思。”

她说着站起来向外走去，静纯也伸了一个懒腰，说一声：

“你还是歇歇吧，我也回房去。”

静玲走到静宜的房里，她以为那里很安静，没有想到悬着的是那一对翠绿的虎皮鹦鹉，在小床里咿咿哑哑的是学语的青儿，他的手里还抱着一个洋囡囡，她一看就知道那原来是她的。

青儿看见有人进来，就丢下手中的玩具，张开手臂向着她，她走近床旁，把洋囡囡抱在手中，很温存地轻轻拍着。

这许久她简直忘记它们了，她好象一个不尽心的母亲，一朝归来，悔恨地抚抱着自己的儿女。看见它的脸脏了，衣裳有的也破了，她的心不知有多么伤痛，正在这时候，静宜推开门就走进来，静玲不及放下，脸只是红涨着。

青儿爽性哭起来了，静宜赶紧把他抱起来，笑说：

“多么美丽，小五，你跟孩子抢洋囡囡！”

“不，我没有和他抢，他要我抱，我没有抱他，——”

“你，就抱起来洋囡囡，是不是？”

“我只要抱一下，我还是给他的。”

静宜说着就把洋囡囡送给青儿，可是他只挥着小手。

“你看，小孩子都有气性，不要玩你的东西了。”

“活该，我给他放在床上就是。”

她说着，放下去了，用右手掠着头发，“我本来想到你这间房子里写信，图个清静，想不到更热闹，我看，我还是回到我自己的房里去了。”

“不必，我就走，我问你，你们学校还在上课么？”

“怎么不上！××事变解决以后更要死板板上课了，好象学生的责任已经尽到了，别的事都不用管，自然就会天下太平似的！”

静宜对于她的议论象是不发生多么大的兴趣，她就又把话扯到别的上面去：

“你是给静茵写信吧？”

“是她的信，问起大姐来的，她很关心你，——”

“你回信告诉她吧，说我呀，——我——还好。”

“妈还说要她回来，她的信里也说过年的时节最想家，你猜她会不会回来？”

“她，她不会回来。”

静宜坚定地摇着头。

十六

静宜抱了青儿出去之后，她就在桌上铺好纸，坐在椅子上，呆着眼睛在那里发愣。不知不觉地她又把笔杆送到嘴里，咬了两下才拿出来。想了想，她就这样起始：

“——不错，一切是在变，世界，国家，还有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外表的变原来看得很清楚，也很自然，想不到内容也在变，在这个无往不至的变动之下，我该告诉你，——”

她就告诉她家里的人口愈来愈少了，那个李大岳，那个当兵的舅舅才在元旦走的，他走向遥远的地方，走向战斗，他能成为一个好战士，她在信里是这样写着：

“——不要看他那粗野的个性，可是他有一份良善的心肠，这一年的日子够他受的了，他真象一只关在笼

里的野兽，却也好，在这许多日子中使他能正确地认识善与恶。他绝不会只做供人支使噬人的野兽，他有理性，他投向民族解放的战争，他再不会用他的勇敢为自己增加罪恶，这一点实在是我们值得高兴的，——”

她又告诉着静珠也走了，可是她的走只带来耻辱，因为她：

“——只追求个人的快乐，她不是早就说过么，她是来游戏人间的，可是她再也不能把自己落到粪坑里去呵，她简直是落到里面去了，（除非是你，我们自己的姊妹我是不会说起来的，因为我已经起誓忘掉她，从记忆中涂去她，）你从前再也想不到，她把自己的终身交给什么人？你猜猜看，就是那个靠日本人做官的××专员，杨凤洲呵！你想得到么？从前她过着怎么糜烂的生活，我也不觉得痛心，她的行为，却使我悲伤到极点了，我简直解释不出，为什么她会走这样的一条路呢？我当然不相信门第，我也不以为我们比别人优越，可是在我们姊妹之中竟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却使我非常难过。她离开家了，她忘记了我，我也忘记了她，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原谅她的，我也不会理她，再怎么说她也给我们一个大污点，想不到我们的名字，会和汉奸这两个字有了这点关系！——”

关于父亲，她写着，他再也不相信他的好运气，可是他

已经失去了挺身而起的勇气。他不想做，也不能做，他的豪气早已消沉了，写着父亲的脾气象是好了些，这自然是由于戒酒的缘故，可是他的固执和自信还是依然的，而且还有一份不该有的恐日心。说到静婉她就这样写着：

"——我们那个多感的姊妹已经在床上睡了许久了，我真不敢想假使有一天，医生若是说我也要睡到床上一年或是二年那我可怎么办呢？你相信我会自杀么？你知道她自杀过可并不是为了这个缘故，一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自杀的，我不赞同她这个举动，我也不要问她，在她自己也闭口不说起，完全象没有那么回事一样，可是这许多床上的日子真难为她，我想她一定思索得很多。在这里，我该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凡是别人送给她的东西，她总要先放在太阳下晒过或是用酒精消毒，好象她是唯一健康的人而我们都是传染病患者。你说这可笑么。我想这也许因为她想得很多的缘故吧？不过孤独的幽思却把她解放了，把她那多感的心张大了，把她那迷惘的眼睛也张开了，她看到除开她自己还有别人，除开她所追念的人，世界上还有这样多的人生活着，这是一个好的转机，我盼她早日康复，她那衰弱的病体和她那十八世纪的少女的精神！——"

说到静纯，她是这样写着：自从青芬死去以后大哥显然是变了，青芬只过了悲惨的一生，她是完全牺牲在这不良的社会制度之下；写着先前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静纯，由于青

芬的死给了他极大的打击；一面看他至今还没有续娶，也许是他自己的赎罪吧？写着他曾经追随过艺术至上的大师们的身份，也曾堕入魔道？可是如今他不同了，写着他也张开那近视的眼睛远望，不再只从眼镜边敌意地看着人。写着当他送李大岳的时候竟能说着若有适宜的机会也愿意去参加战斗的话，真是值得惊异的，写着让我们默祷他能更强健起来，做一个有力的斗争的分子。

说到静宜，她就很明显地写着：

> "——她没有变，变的也许是她的身体，她显得更弱了，这是一件很使人不放心的事，她还是那样成天忙着，现在她的事，还更多了，因为青儿全是由她照料。她真可怜，她没有做母亲的那份愉快（这句话是从书上看来的），可是她有那份麻烦。她从来不抱怨，可是她一天一天地瘦下去了。她不愿意看医生，她自己说医生并不能治她的病症。可是到底是谁为她安排这个命运呢？她成天只过着既无望又琐碎的日子，难得她的性情还那么好，有时候，我劝她，可是她并不把我的劝告当做一回事，有时候还不耐烦地阻止我，夏天的时候，我们都在紫金山，我是多么努力想使她和我们青年人再合到一起，但是她显出没有力气，疲惫，一只火把给我们的是光明给她的只是火亮，这不同就在这里，我真为我们的好姊姊犯愁，她凭什么就要这样子把青春消磨殆尽？我要为她叫着不平，可是在这不平的安排中她过着平淡的日子。她既没有忧愁，又没有喜悦；她也照样有一

份纤细精致的情感。失去了悲哀和失去了快乐的是最能引起人的哀伤，是不是我记得十九世纪中俄国农奴解放那些失掉了自由的人已经忘却自由是什么引起了有识者的悲哀，大姊的精神我想也陷在同样的境地中。就说这次我收到你的信吧，我告诉她你很关切地问到她，她象是想了一下才和我说：'——说我呀，——我——还好，'从这语气中我又听得出她也深解生活的无趣；可是她为什么就不能改善呢？我知道，大姊对你是好的，她有时就和我说起你来，还是你直接给她信吧，好好说服她，即使想牺牲自己也该有所谓。我倒常常记得父亲说起过的一句话'长姊若母'！我就想到那也好，就使她做高尔基所描写的母亲吧，我知道这是一个梦，但是许多事还不都是由梦实现的。让我们相互地来努力吧，当着我们伟大的战争要来的时节，我们需要多多少少那样的母亲呵！——"

说到他们的母亲她也肯定地说母亲也变了。最大的变化是她的心胸开阔了。她说母亲还不是因与小事情都化不开才度过几十年不愉快的日子？她又说只是日子不愉快还算不得什么不是，还造成她衰弱的身体。可是现在不同了，她说：

"——母亲自己说过她什么都看开了，她再不为那些琐碎的事烦自己。只有那个多嘴的菁姑她没有变，她还是那么讨厌，她的身体也就能保持住不再坏下去，真是也难为妈，这一两年来的事实在也很够她受的了。她

真的能善自排遣，这的确也是难的，就说静珠的事发生之后吧，妈一句也没有说，全家人都沉默，除非在极难过的时候，妈才提起过一次。妈倒还关心你的，你不记得在去年年前她也要我写信给你要你回来，那时候她还说起你来了，她说只要你肯回来，那么就住一阵再走她也不干涉你，这是她的真心话，她不骗我们的，我想如果可能的话，你就回来一次也好，人们都很想你，爸爸不会呵责你，母亲还说过那些事，都由她承担了，我在殷切地等待你的回音，——”

最后说到自己了，她只简单地写着：

“我也变了！我的门牙变成假的，而且我也不再爱玩我的洋囡囡了。”

写过后，她又贪恋地看看那个躺在床上的美丽的洋囡囡。

十七

静茵并不因为母亲的盼望和静玲的纵恿就回到家里来，她只是这样回答着：

“……与其要我回到家里去，还不如把我留在外边吧，我不是不想念家的，我不是不知道母亲的心的；正因为我知道得太清楚了，所以我不能回去。我生怕我陷在感情的泥淖中，使我无法自拔，我想还是把我留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吧，要我在奋斗中生长，要我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尽我的最大的力量吧。

“我答应回去的，等到那一天，真的‘太平’了，我就立刻回到母亲的膝前承欢。……”

“唉，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死到哪方去了！”

听着静玲念到这里，母亲半伤感半激愤地说。

“妈，不要这么说，那个日子就要来了。”

“来了？——”坐在一旁的父亲忽然站起来不服似地说：“你说，来在哪里？是哪年哪月哪日？”

“我怎么知道呀！爸爸？我不过就那么一说。”

“既说了，就得负责，中国人就是有这种毛病，言行都不负责！——”

“俭之，俭之，算了吧，何至于气粗？”

母亲看见情势不大好，赶紧拦住他的话头，可是他并没有听从她坐下去，他还是在说，只是声音稍稍平和了点。

“我倒不是气急，我就是争的那点理。”

“有理的世界不是这样子。”

静玲也不依不饶的把头一偏说。

“你们这些年轻人只知道空嚷，实际上一点用也没有。就说自从你们高嚷救国以来，我们的国家，你们救了多少？”

“爸爸，您这可叫我怎么说，那又不是车载斗量的事，不过我知道，要不是这些年青人在‘空嚷’，华北早就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

“有什么可变，大不了给日本人拿去，可是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凡是入侵中原的外族，总是被我们同化，以致走向衰亡的路。你看蒙古人、满洲人，还不是同样，——”

“历史并不是循环的，而且还有一说，那些人原来只是武力胜，文化低落，才有那种结果，现在我们的敌人可不同，他们什么也不见得比我们低，那绝不会有同样的结果，……”

“武力不必说了，文化他总还是我们的后辈，至今他们还离不了汉字，——”

“爸爸，您有的估量得太高，有的又估量得过低，譬如您所说的——”

正在这时候母亲不耐烦地拦住她：

“你们在争些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明白，算了吧，听听无线电，这一阵正该是丝絃说书。”

母亲说着果真就把床头的收音机一旋，那粗俗的歌唱立刻就充满了屋子。

他们哑然地笑了笑，又各自拣了一个座位坐下。过不多时静玲受不住那声音，独自走出去了。

这些天她的心里也很烦，自从××事变圆满解决之后，人们的心都松弛下来了，在静止的状态之中，人们都在等待着。那只是茫然的等待，事实上说起来，什么也没有。

“我们的工作难道就这样停顿下去么？”

当她在学校遇见了赵刚的时候，她就忍不住嚷。“自然不是，可是，……”

赵刚又只是烦躁地抓着他那个光脑袋，他又说不出什么来……

“我真不知道，哪一天才真的枪口向外！”

可是他又忽然记起来李大岳，计算他的行期和途径，他正该到那一带地方，他想着也许他又陷在那个圈子里无法不又把枪口向内。“那才冤枉透了，白等这许多日子，一点什么也没有得到，临了还赶上那么一水！”

这是她自己的心里在想着，于公于私，她的心都得不到那一份宁静。所以这个旧年，大家过的再乏兴致没有了，谁也打不起精神来，光明的影子只一闪，想不到那是一个火

种，落在那方的土地上，燃烧起来了，使人们遭受那灾害。

在年初一的大清早，人都还没有醒，忽然在上面响着极悲哀的哭声。

听到的人以为是在梦中，醒过来，睁开眼，那声音更大了。

静宜披了衣服，走下床，看见静玲也起来了。

"你听了么？"

"听见了。"

"走，我们去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拉开门，那声音更大了，一下就分辨出是从顶楼上的楼梯灌下来的。

"多晦气，大年初一，又是她，我们必得去看看，省得一下又要把妈吵醒了。"

她们到了楼上，才看到菁姑的门大开着，她坐在地板上大声地号着。

"菁姑，菁姑，您这是怎么回事？……"

可是菁姑并没有理她，在她的身边那只花花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她的两只手不断地拍着大腿，她的哭声夹着许多语句：

"我的宝贝……呀！我的心肝……呀？你可撇下我了，我也不能活了，我的孩儿呵！"

静玲十分厌恶地用手紧紧抓着她的肩头，用力地摇着，才使她的哭声象断了线的风筝一般，戛然地停了。

"菁姑，您为什么这样伤心?"

"怎么你这么大的一个人，还看不见么！"

菁姑说着，把眼向上一翻，简直看不见她的黑眼球了。她用极不和气的语调回答着。

“一个猫死了，也犯不上伤这么大的心呵！”

“我就只是这么一个亲的热的，你还不许我哭！”

她一边说着，一边就翻着衣襟抹着流下来的泪珠。

“菁姑，看这么大年初一的大清早，谁还不图个吉利，再说大家都还没有起来，——”

“怎么你们什么都干涉我，我就是这么一块牵心肉，它死了你们还不许我哭，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早就知道，这院子里容不得我了，我还不如死了好——”她还没有说完，忽然又抽咽着，终于又大哭起来了，“我的儿呀！……你可看不见了，……谁还给我作伴呵？……谁还替为娘的出气呵，……我那苦命的宝贝呵！……”

静玲站在那里牙咬的发响，实在气不过了，她一把抓起那只死猫，就朝楼下跑，那个菁姑象疯了似地起来就追，静玲早已一股烟似地跑到楼下，到了院里，把那只死猫朝天边外一丢，就什么也不管，又回到房里，她正奇怪菁姑为什么没有追出来，就听见“俭斋”里有男女的语音，她听得出来，那一个是父亲，一个就是一边在说一边在哭的菁姑。

十八

早来的春日很急迫地就把寒冬挤开了，花草还来不及点缀这个世界，自有成千成万及时行乐的游人在这才从严寒下苏醒过来的大地上穿梭似地逛着。他们也很匆忙，生怕耽误一刻便再也追不回来似的。他们正象世纪末的行乐者一样，以为人生的乐趣就在这最后的一滴了，谁也不肯放过，谁也不肯平白地过去。

每天，从两个车站里流出来大批的旅客，他们很快的就滚到街上，用茫然的眼睛望着四方，然后很快 地 便 拔脚就走。他们要走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才来的呢？这在他们自己怕也是一个难以答复的问题。

满街上都是那些陌生的旅客。有的是从乡间来，有的从沿海的大都市来，都是赶来鉴赏这个古城来的。有的为留纪念，偷偷地把一方大域砖装在旅箱中。挺着大肚子的，油头粉面的洋场少年，娇滴滴的美女，还有一批从外国或早或晚回来的留学生们，到处“卡拉卡拉”地对着镜头，好象锦绣

江山只要在他那底片上留下影迹就万事皆休了似的。

在课堂里，当着那老先生正摇头晃脑地高诵低解两都赋的时候，黄静玲偷偷把一张纸条送给赵刚，那上面写着：

“你说，这算怎么回事，日子就该这样过去么？”

“等到下课我们再说好不好？”

“我不，我偏不在乎这个老古董，我简直受不了。”

“怎么办，我们又跑不出去，点名的还没有过去。”

正在这时候，一个同学被春睏抓住了，从坐位上滚下去，惹起大家的哄笑，那个老先生瞪着眼睛望，过后就象唱一般地吟出来。

“是乃朽木也，是乃粪土之墙也，……”

当着这许多声音爆成一片的时节，静玲就大声地和赵刚说：

“你走不走，我要跑出去了！”

赵刚只做一个手势，要她再等一下的意思，笑声还没有停，下课铃声就响起来了，大众都很欢欣地哄着出去了。

“这不成，——”静玲很优心似地和赵刚说：“日子怎么能过得这么松散？看看学校里面，看看整个的城，说好听的是充满了和平的气氛，说不好听的是麻木不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努力，……”

她非常激动，她的脸涨得通红，她再要说下去的，一下被什么哽住了，说不下去，只是用一双那瞪得溜圆的眼睛望着赵刚，等待他的解释。

可是他许久什么都不说，只是默默地走着，不断“咯咯”拉响他的骨节。正在这时候，宋明光迎面走了来。

“喂，正好我碰见你们，这一个星期我们到××园去远足，要我来通知你们，……”

还不等宋明光的话说完，静玲就用力地摇着她的头，嘴里连珠般地爆出来。

“不去，我不去，我没有那份心肠！……”

宋明光只是微笑着和她说：

“黄静玲，不要气急，谁也不会有那份心肠去游玩。你去了自然会明白。”

这才挑动了她的热情，她殷切地问：

“是么？是么？星期日几点钟？从什么地方出发？”

“上午六点到学校来，我们一齐去就好了。”

“好，我一定来，我一定来，我们到什么地方去谈谈好不好？”

“不，我还有事，我还要通知许多人，回头我们再找你们去。”

当着他们走到布告栏的前面静玲就说：

“你看，你看，这不是星期郊游的布告么？”

“再仔细看看！”

静玲果然听从他的话站下来看着那张画得很好看的启事。在空白的地方画着一幅很美丽的风景画，特意说明有丰富的午餐，还有直达的汽车，只要到××宿舍签名，一点费用也不收。

“那真奇怪，既然有布告，宋明光何必又特意来通知我们！”

“你还看不出来？那是另外一回事，——”

“噢，怪不得我不相信有那么多钱，可是为什么那样巧，都到一个地方，又是同时？”

“那就难说了，去看吧，在这广大的社会里，有各种不同的事，睁开眼看吧，我想我们还很需要磨练呢！”

“我也这么想，我真看不惯，这是什么岁月呵，许多人还在梦里活着！自从××事变全解决以后大家都在伸直身子喘一口气，好象天下太平了似的，他们象是再也不需要战争了，我不知道我们真要是和敌人打起来，他们抱什么态度？”

“什么态度？那些学者名流正在两方请愿，想把这个城算是文化城——”

“文化城有什么用？”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保持超然的态度，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日本的，谁有力量就是谁的，可是千万不能使这个城受一点损害，’这就是他们全部的最高的理想！”

“那不是汉奸卖国贼的论调么？”

“还用说，你看看那批人，哪有一个好的。”

“假使我要是有力量就把这些忘记国家的民族败种都杀了。”

“轻点，当心他们全把我们杀了。”

正在这时候，远远有一堆人走过来了，走到他们近前，中间跳出一个来，一把抓住静玲的手臂，那原来是Mary柳。

“That's you，我很久没看见你了，How do you do？最近你看见静珠么？”

"没有，没有，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静玲很不耐烦地想把自己的手抽出来，可是那个柳女士一面不自然地笑着，一面紧紧地拉住她。

"Will you join in this Satutday's party！"

她用鼻子一翘，指着那张美丽的广告，还没有等她回答，她又说：

"要是去的话，我就可以代你签名it is a merry party。"

"对不起，我早另外有一个约会，——"

静玲也假做出顶客气的样子，那个Mary柳就狠狠地盯了赵刚一眼。过后就有声有色地说着：

"Oh I am very sorry，我真对不起你们，我希望你们有一个sweet time-I好，下次我再约你吧，Bye-Bye-Bye-Bye！"

她又投到那群人中，向着前面滚去了，静玲极其厌恶地望着他们的背影过后就和赵刚说：

"走，走，碰见这个怪东西，真气人！"

"你以为她怪么？她很有路道。"

在走着的时候，赵刚和她说。

"我不信，她有什么路道！"

赵刚把声音放低了，轻轻地说：

"她不是中国人……"

"真的么，难道她是日本人。"

"那也不是，她大约是高丽人。"

"朝鲜人不是有许多有志之士，时时都在和日本人对抗的么！"

“不错，那是最好的一些，我们中间就有，还有一些可是什么都不懂，一味玩乐，忘记自己的国家。”

“不错，有这种人，我想Mary柳就是这一类。”

“你怎么知道？”

“有人调查过，她不是说课余给人做家庭教师么？你想哪一个家庭会要她，她不过借这个名字来遮掩，和那些日本人来往。”

静玲好象打了一个寒战，这是她再也想不到的事，不过她还有点疑问。

“那么为什么她也参加我们的爱国运动？”

“那也是计策，免得露出马脚来。”

“真可怕，我一点也想不到——”

“有许多怪事真是解不通的，按照我们的想法他们已经受了这么多苦难，就该充满了反抗的精神才对，事实上可不然，所以我们随时都要注意，随时都要提防，免得上当。”

“一点不错，我们都得小心。”

十九

因为春天来得早，一切倒都象征着进步，尤其是静婉的病，有显著的起色。每天她不再躺在床上，她扶着床边，走到窗下的软椅里。温和的阳光，象一件适宜的软衫，披在她的身上。她望着外边的景色，望着那冒着白气的地面，使她充分地感到宇宙间无比的生机。

她正自静赏着眼前的景物，狗的激愤的悲哀的鸣叫引出她的注意。她望过去，原来那只狗顺着墙跟奔跑，后面就是气急败坏的菁姑在追赶。她有点着急，无告地转身回去，恰巧静宜抱着青儿走进来，她就得救似地向她说：

“大姊，大姊，你快来看！”

“什么事——？”

静宜一面应着她一面就跑了过来，这时费利正着实地挨了一棒，悲哀地夹着尾巴嚎。

“你看菁姑把狗打成什么样子。”

这句话好象并没有给她多么大的惊讶，她只是默默地站

在那里望一会，过后就仿佛很平淡似地说：

“这些天她都是这样子。”

“为什么呢？一只狗也惹到她？”

“自从她的花花死了以后，她就常是追着费利打——”

“她的花花死了我还不知道！”

“不知道也好，省得不高兴，就是年初一她大哭一场那一天——”

“那太不公平了，一只猫死了她哭得死去活来，一条狗活着她又把它打得死去活来！”

“唉，提那些干什么，天下不公平的事多着呢——”

正在这时候，老王气喘咻咻地走进来，静婉比谁都着急地又把他挥出去：

“去，去！站在门外，有什么话快说！”

“我是来找大小姐的。”

静宜听到就转过身去问着：

“你找我有什么事？”

“有一位客人来看您，还有一个名片给您。”

静宜走到门口接过那张名片一看，原来那上面没有中国字，只印着：“Joseph D.a Lang B.A M.A.Ph.D.”她看不出来什么就问着：

“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自然是中国人，好象还来过似的——”

她想了想，过后才象稍稍悟到了似的，心里想着：“大概是他回来了。”她就和老王说：

“你把客人让到客厅里，就说我跟着就下来。”

“是，大小姐！”

她的心起始有些跳动，她觉得这有点不应该，可是再也平复不下去。她一时间不知道该把青儿放到哪里才好，终于她把孩子交给阿梅，自已就急匆匆跑回房里。

她掠了掠头发，又洗了脸，把那失去颜色的嘴唇，又涂了一点口红，跟着她就觉得太鲜艳了，又用手绢擦下去，她换了一件衣服，心里有点急，她想坐下去静一静。可是她的心不住怦怦地跳着，她自已不住地暗自说着：

“这又算是怎么回事，犯得上这么急么？我又不是没有主意，再说我也这么大了，心该定得下来，照这样子可怎么成？”

尽管她的心想得这么清楚，可是她的心还是不断地跳着，愈想静，愈静不下去，反倒更跳得凶了。

“管他呢，就这样去见见他也就算了！”

她站起来，走出门去，恰巧这时候菁姑走上来，她的心里暗自叫着：

“真倒霉又碰见她！”

菁姑好象有所等待似地又在楼梯那里站住了。她不得不硬着头皮走过去。

“大小姐，您这是到哪儿去呀？”

菁姑故意尖酸地问着，她那两只溜圆的眼睛不住地上下打量，她明知道躲不过她去，就很爽快地回答：

“我哪儿也不去，下边有客人来，我到楼下去。”

“噢，怪不得——，”

她只吐出来三四个字，过后就象一股烟似地升到楼上去

了。

“活该，总是遇见她！”

她低低地咕噜着走到楼下，她的心仍自跳着。当她用了很大的力气推开客厅的门，那个客人已经很快地冲到她的面前，用力地握着她的手了。

那个人显得满身都是活力，可是她那么衰弱，好容易把自己的手从那有力的手掌中缩出来，坐下去，从那哽住了的喉咙里只说出这几个字来：

“你，你回来了。”

“不错，我回来了——。”

可是他们的谈话，就此停住了，她只是埋着头坐在那里，连看也不敢看，连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思想和行动都走了后退的路，尽管这样想着可是她自己觉得脸上一阵阵的发烧，而且她的心的跳动连自己都听得很清楚。

梁道明好象一时间也没有话好说，他只是把啣在嘴里的烟斗用力吸着。吐出来强烈的烟气飘在空中，使静宜忍不住咳嗽起来了。他很抱歉似地一面放下烟斗一面说：

“I beg your pardon，我真不应该——”

她仰起脸来，她的眼睛里包着震出来的泪水勉强地露出笑容，望到他那模糊的高大的影子，她赶紧用手绢擦着眼睛，他那清楚的轮廓才在她的面前显出来，乘着这个机会，梁道明就问着：

“你看看我变了没有？”

“你……”她吐出这一个字，又仔细地把他打量一番，然后才说：“你没有变，你的身体好象更好了。”

其实她的心里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她不喜欢他那个夹在鼻子上的眼镜。

“我的心也一点没有变！”

为了表示他的忠诚，他用手掌拍着胸膛的左上方，使它发出通通的声音。

静宜不大愿意听这些话，她就赶紧用话岔开：

“你什么时候回国？”

“三天前到S埠，我就赶着来了，静宜你好象——”

她没有说话，只是低着头玩弄着桌布的角，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站到她的身后了。

她感觉到他那呼吸的热气吹进她的发里，使她的头皮有一点痒，她更不敢抬头了，也不敢动，一直到他那两只手扶在她的肩上，她那瘦弱的身躯就起始可怜地抖着。

她知道他的脸有一点冷，她茫然地向前望，前面没有人，她的心一点着落也没有，要是她自己一个人的话，她真的要哭了。

“静宜，静宜，你想想看，这么多年的心不变，怎么，怎么，我就打不动你呢？”

她没有回答，她吐不出一个字来，她的心简直是秋风里的一片落叶，它要落下去了，可是她还不知道该落在哪一方。她受不了这情感的折磨，她只是摇着头，她心里想，他要是在我的对面有多么好，那我就可以给他跪下去和他说：“你饶了我吧！”

“Do give me the last chance 你给我这个最后的机会吧，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多么需要你？”

她还是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坚决地摇着她的头，终于在她的肩上，那一双大手掌的重压撤下去了，她的心也轻松了些，她不敢望他，她只知道他迟缓地移动他的脚步，一句话也不再说了，默默地又和她握一次手，他把那夹在鼻子上的眼镜取下去放在衣袋里，低下头去，用手绢擦着鼻尖，她想说一句什么话的，可是她忍住了，她望着他的背影缓缓地移动着，走出客厅，走出屋门，一直缓缓地走出大门。他再也不曾回头，她的眼泪不断地扑簌簌地落下去，才一转身，几乎跌下去，正巧静玲回来，一把抱住她，很关心地问着：

"大姊，你这是怎么回事？"

她说不出来，可是她的眼泪兀自不断地淌下来。

二十

这几天她一直是在愁苦中过着日子，她的心极不安宁，她不怕自已的忧伤，时时使她更难过的是为了她的缘故使另外一个人也陷在忧伤之中，这许久她的感情总象一池静水，她想不到这水会淹没一个灵魂，想得急切的时节甚至于她都后悔她的拒绝了。

一天的下午，静玲从学校回来，她得意地跑上来向她叫着：

“大姊，大姊，幺舅有信来了！”

“是么？从什么地方来的？”

静宜这时候还独自躺在床上，一听见静玲的话赶紧从床上坐起来。

“从××来的。”

“噢，他原来到××去了，我真想不到。”

“走，我们念给妈去听吧，妈不知道要怎么高兴呢！”静玲说着，就拉了静宜的手走出去，才走出房门她就象记起

一件大事似地说："我还忘记了，大姊也有一封信。"

"怎么我也有一封信？"

"不是信，是一个请帖，你看。"

静玲说着就把一个浅粉色的信封递给她，一眼她就看到那个印好的住址和人名，她那愁绪的心立刻就象一朵花似的开放了，她连看也不看就把那信封装到衣袋里。

"大姊你怎么连看也不看？你不去吃喜酒么？"

"我知道了，我不去吃这顿喜酒，走吧，我们快点到妈的房里去。"

当他们进了母亲的房，恰巧父亲也坐在那里，她们一听说李大岳有信来，就很高兴地催着她念出来，静玲就读着：

"——我以为这一路我该走得顺利，没有想到路上出了事，耽搁这许多天，可是尚堪庆幸的是当着这封信到你们手里的时候我已经平安地到了××，而且已经过了三天既快乐又自由的日子！

从××出来一路都还好，到了××正巧赶上路上不平静，这一下就把我这个外路人给困到那里了，既不能进又不能退，足呆了二十多天，这份罪是想象不出来的。

我简直变成一个可疑的人物，在一家小旅店里天天要受那些警备队的盘查，以前我改名换姓住在那里，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找到一个在司令部里服务的同学，他把我接到司令部去住，我才免去那份麻烦。（中略……）

离开××是二月初的事，所有当地的驻军都要向北

撤，我就是随着他们军队走的。

我倒很同情他们，他们多半是亡省的人，他们一心一意要打回老家去。

走到××的时候，他们停下来了，我和他们中间的一小部分又继续地朝北进。

渐渐的一切都不同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挺起来象一个人似地活着。说是一个人也许还不恰当，他们都象一个战士那样。他们事事都认真，事事都努力，充满了青春的气象。一切社会上的丑恶都不存在了，人们简直是在理想中生活。那张张和善的笑脸和那双双热烈的手来迎接我，一直把我送到××。

这里花开在人的脸上，万人相爱的温情使我也变得年轻了，歌声随时起伏，象海的波涛，我那麻痹了的情感在它的冲击下复苏了，这里随时都在准备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这个战争迟早就要爆发了，你们谁要来么，我张着两臂等待你们。不，不是我一个人，是这里的千千万万的人……”

二十一

星期日的早晨是一个好天，赶着那满天的灿烂朝霞，他们那一大群人就从学校出发。许多人都没有起来，整个学校还死沉沉地睡着，早上的太阳把他们错综的长影投在地上，露水闪着星星般的光。每人 把 分 得的面包装在自己的行囊里，就一面歌唱着一面行进。

“拿起爆烈的手榴弹。
对准杀人放火的法西斯。
起来，起来。
全西班牙的人民。
为了你们祖国的自由和解放，
快加入为和平而战的阵线。
起来起来！
向卖国的走狗们，
作决死的斗争。

保卫玛德里

保卫全世界的和平

…………

…………”

脚步随着抑扬的歌声起伏，穿过长街穿过短巷走出了那巍峨的城门，一条向遥远伸长的路躺在他们的脚下。相交的枝柯，浮着嫩绿的海的颜色，微风吹动的时候，那海也在荡漾着，金黄色的阳光就从枝叶间的空隙溜到地面上来。

他们挺着胸膛，手拉着手向前行进。红涨的脸和那发光的眼睛，还有那从张开的大嘴里吐出来的强悍的歌声，使那早忙的乡人呆住了。有的站在路边呆望着，半开着那合不拢的嘴，有的手扶着锄头一手遮着阳，向这大路上望过来；他们就是那样用迅急的脚步唱着走着。

“赵刚，你看，你还记得这里么？”

静玲指着路边的一座高大的建筑向他问。

“我怎么会不记得，——迟早它也要在我们的歌声下摧毁的！”

“我也希望有那一天，可说薛志远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了？”

“还用问，怕早已化成泥土，唉，一个人，一个有用的人，社会就是这样子！”

赵刚好象带了一点感伤似地说。

“空叹息，有什么用，——”

“我不是叹息，我有我的愤恨，看吧，将来总有一天我

要使它不再存在！”

“我们大家努力吧！”

静玲说过之后，用手绢擦着额上渗出来的汗珠，虽然天不热，可是这一路已经使许多人出汗了。有人提议停下来休息一下，可是大家一致反对，他们就毫不间断地朝前走。

走过一半路程的时候，忽然在后面响起来大汽车的吼声，他们这些人站在路边。转眼间就有十几辆大车飞快地跑过去，那上面也装满了人，在车窗口填满了红绿的颜色和响亮的笑语。

扬起来的灰尘，使他们每个人不得不用手绢捂着口鼻。赵刚低低地说：

“这是他们。”

“他们比我们走得晚，可到得早！”

向大钟不服气似地说着。

“那有什么关系，这点短长我们大可不争，他们有钱，他们有势力，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不过说说就是了，要是我一个人的话我倒要撒开腿和他们赛赛！”

“那也白搭——”这是静玲说，“难道你还赶得上汽车，我倒不信？”

“你不信我倒可以试试，赶得上赶不上是一个问题，可是我能努力去赶。我就能一口气赶到××园，你信不信？”

“算了吧，这有什么争的必要，留着精神等一下再用不好么？”

“等一下有什么用处？”

向大钟又颇感兴趣地问着。

“没有什么用处，你又在想打架么？”

“我不想，别人不打我，我是不打人的，”

正说着的时候静玲着实地给了他一拳，可是他只笑笑，嘴里还咕噜着：

“你打我不算……”

“你们看，××园已看得见了。”

赵刚指着，别人顺了他的手指望过去，看到插在云山中间的那座金碧辉煌的亭阁，它只露出一点或是一半，可是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它闪着不可直视的光芒。

“好了，我们就要走到了！”

谁这么松一口气似地说。

“路是无尽的，一生一世也走不到一个头！”

谁又这么说。

“先生，我只说眼前的这点事实，我可没有和你谈论大道理。”

“大道理也好，小道理也好，我们就快要到××园了。”

每个人的精神都振作起一些来，雄壮的歌声顺着他们的行列走，扫动了树梢，摇颤了人的心．他们是唱着这些的：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

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二十二

当着他们走到××园的门前，就望到一大群人都站在园门的广场上。

“这是怎么回事？”

“谁知道，走过去看吧。”

应和着他们走过去的歌声，那些人也唱起来。赵刚就很高兴地说：

“是我们自己的人，他们都是别的学校的。”

“那为什么他们不进去呢？”

“总有个说头，你看，你看，半山上的园门好象在关着。”

“可是你看园里的小山上，不都是人么？他们怎么进去的。”

“等一下自然会明白。”

才说完这句话，宋明光就气喘着跑过来，赵刚拉住他问：

"怎么回事？"

"他们不许我们进去，你说可气不可气？"

"凭什么不许进去？"

"就说游客已满，不能再进去了——"

"我想也许是那批坐汽车的家伙在捣鬼！"

"那也说不定——"

"我们打进去吧？"

向大钟捋起衣袖来叫着。

"打也打不出结果来，还许坏了事。"

"我们不可以买票进去么？"

"他们说不是票的问题，是容量的问题，许多游客也给关在门外了。"

"什么问题不问题的，只要冲进去，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那也是真的，我们冲吧？"

静玲附合着向大钟的意见，可是宋明光却说：

"再稍稍等一下，看有什么办法，真要是没有办法，我们也只好那么办。"

他说过后又走开了，忽然又有几辆小汽车开来了，赵刚就说：

"你看那就是杨子乔——"

"那是秦玉，我看见过她。"

"不错，是她，我上过她的课，"

"不用说，沈礼群一定来了。"

"你看那个象骆驼似地弯着腰的不就是他么？"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谁知道他们，大约是及时行乐吧。不是他们从前组织过雅会么？”

“呸，现在还他妈的雅会，真没有人心。”

“这阵管那些闲事干什么，他们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吃闭门羹。他们要是进得去，那我们也能进去了。”

才说到这里的时候，人群猛地移动起来了！他们抬头一看，那两扇打开的门再也关不上，一股强大的人的洪流一直朝里涌进去。

“就是这样子，说好的没有用，这也就成了——”

谁的嘴还在这样咕噜着。走进门，才看到门后还有两排拿着木棒的童子军，看样子是来防守的。

“真怪，还派童子军来守门，——”

“不是派来的，方才汽车装来的。”

“噢，又是他们的事！”

向大钟说过这句话，就好奇地看着那些童子军的脸，他们多半还是十几岁的孩子，脸上露着莫明其妙的神情，他们的队长显然不在那里。

“唉，你看张国梁那小子，——”

向大钟象发现什么大秘密似地指着迎面半山亭里的一个背影，赵刚赶紧拦住他。

“就是他也好，可千万不能再动蛮的，怕惹出更大的事情——”

“有什么事情，我偏不信？”

向大钟不服气似地说。

“你不记得上次惹出来的事？”

“我就不明白，凡是这种狗倒受正当的保护。”

“不要发挥吧，我们是来远足的。”

静玲这一句话把向大钟的嘴给闭上了，却撅起来，同时还用那鼓得象牛一样的眼睛，狠命地朝上面盯了一眼。

当他们几个人在走着的时候，方亦青就说：

“我是不大愿意到故宫故园去玩，那份凄凉的景象使我受不了，从前的那份华丽没有了，满地人高的草，破瓦断栏使人不堪回首！”

“那倒不一定，你看那边的××阁就崭新，好象才造起来似的。”

“那真怪，上个月我来还不是那样子，那我倒要去看看！”

果然，当他们走近了，更看到那副堂皇的气象，金红碧绿，把它装成一个象才完成的建筑那样辉煌。

在门边他们看到一块小木牌，上面写明这是由美国人Geolgo Z. Gosso捐美金一千圆重行修整，特留芳名以资纪念。

“这真岂有此理，中国的历史建筑，为什么要外国人化钱修理！”

方亦青气愤地说。

“这倒不是。中国人的也不该接受，尤其是这种不明不白的外国人，也许他就是一个私运军火商，也许是一个流氓，在外国也许还犯得有案，跑到中国冒险来了，一朝成功便把他的臭名字挂在这些名胜的地方，——”

“算了吧，不要管这些事情，这些名胜也不过是那么回事，整座园子还不是耻辱的纪念？当初只为一个人的游宴享乐，就把该办海军的钱来造这些了，从此中国就走上恶运——”

“也许当初还是要皇上看看海是什么样子，你看躺在前面的××湖在从前人的眼里，大约海也不过这么大。”

“你看中国的舰队在哪边了？”

黄静玲故意地这么说着，她原来指的是在水面上浮着的几只大游艇。

“来，我们比比眼睛看，那是些什么人？”

“我们来，我先说不象学生——也有女人——还有老头子——他们在吃茶呢——呵啊，他们奏起音乐来了！”

“你说了这么半天也没有看出是谁来，我倒看出来了，——”

“你瞎说，我看不出来，你会看得出来，我就不信！”

“你看，那边有一只船在打牌。”

“那也真怪，跑到这里来赌钱，真是个污点！”

“他们本身就是个污点，一定是些大肚子商人，也跑到这里来凑趣，——”

“不要说那些，赵刚说他看得出来船里是谁，我倒要他说说看！”

“你看，那不是我们的文学大师杨子乔，他那个秃头我早看出来了，”

“噢，不错，不错，他倒不在寒斋吃苦茶了。那些人不必说了，那是一些风雅之士，赶着这个好的天气来赏春了！”

“唉，这些人，他们简直忘了这个时代！”

“不，不是时代丢下他们，你不看他们还是钻到陈旧的中间自满自足么？”

“听说他们最近又提倡和平城了，他们只希望和平不管用什么代价换取，只要和平，他们只要那无耻的和平！”

正当黄静玲发挥她那激愤的言论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穿浅绿西装的男人，用他们不大听得懂的话向他们说：

“对弗住，请侬让一让，我呢要来拉格达拍照。”

看到他手里的照像机，还有一个已经在××阁前面摆好了姿势的细腰女子，他们就知道他的用意，躲开他的镜头。他们倒不谈什么了，反倒用好奇的眼睛望着他们。

黄静玲低低地向李明光说：

“这大概是从S埠来游历的。”

“不错，男人女人都象，那个男人的身材象女人，女人倒真象一条蛇。”

这时候那个女人又用娇滴滴的声音说：

“今朝格天气真好，风也唔吧——哎 哎 侬 那 能 轧 慢呢？”

“顶好侬弗要动，也弗要讲闲话，格格就快来，顶好侬立开一耐，格只牌子交关弗好看！”

“外国人格牌子有啥弗好看，格样子拍出来才留到真正格纪念。”

“我弗欢喜——”

那个男人不满意地摇着头，跟紧就从衣袋里取出小梳子轻轻地梳着。

他们的争执还没有完，那边忽然起来了歌声，顿时山上山下都在和应。他们也唱起来，这两个男女呆住了，在水上游乐的人也把脑袋从舱里伸出来惶惑不安地向四面张望，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事。可是他们那充满了活力的青年的声音，使这××园都在微微地抖着：

“农工兵学商，
一起来救亡，
不分男女性，
合力奔前程，
我们不要忘了救国的使命，
我们是中国的主人，
　　　中国的主人，
莫依恋你那破碎的家乡，
莫珍惜你那空虚的梦想，
按住你的枪伤
挺起你的胸膛
争回我们民族的自由解放，
…………
…………
看自由的烽火，
燃遍了四方！”

二十三

气候由温和走向燠热，五月又来到了人间，日子清朗过一阵，渐渐又被郁闷罩住。好象一切都有了办法，人们静心地等待着，终于又感觉到一切都没有办法了。那又是无尽期的等待，使那些沸腾着热血的人顿时失去了忍耐，看看天还是蓝得那么美丽，人也全活得那么安娴，——甚至于安娴得使人厌恶。有的人焦急着，急忙赶来瞥着这古城最后的一瞬，有的人那么平稳，不但要这个城就这样下去，还要它保有永远的和平，可是那些青年人，几次按捺下去胸中澎湃的热血，终于为了表示他们的毅力和决心，准备扩大纪念五月四日。

“那真应该，这几个月我们的工作太松了。”

黄静玲一听到赵刚的通知，就由衷地发出她的赞同。

“我也觉得这样，去年冬天我以为战争就要来了，没想到过了这么几个月平淡的日子，紧张的情绪拉长了，弄得人不知怎么做才好，我现在都不敢说我们的对敌抗战什么时候

才起始！”

“该来的时候一定要来的。”

这是向大钟说的。黄静玲立刻就说：

“你说的是废话，那不等于没有说一样？不过五四那天开会，为什么一定要在××大学？”

“我不知道，他们就这样通知我，我也不知道是谁决定的。”

“你不记得那个李××么，每次他都不同情学生运动，他不就是××大学的教授？”

“他还是主任呢！那他从前是有作用的，我想在一致为国的号召之下，他们也不能有什么异议吧！”

“你倒能容忍这些人，我就不成，我以为这些人都有一种劣根性，难得改好的，最危险的是这些人物，今天效忠国家，明天效忠敌人，凡是大家的意向所趋的，他总不赞成，还有那个陶××，近来也走着反动的路，听说那个新的学生组织，完全是在他们的操纵之下。”

“到时候再说吧！我们什么都不怕，我想他们也不忍心有什么阴谋，你说是不是？”

静玲只呆呆地坐在那里，既不回答，也不用点头或是摇头来表示她的意见，她始终还是不相信那一群人。

五月四日到了，各学校的学生都到××大学，会场里挤满了人，台上也全是人。

“你看主席台上怎么有这么多人？”

“谁知道有几个，根本就不是学生，你看那个又矮又小象病鬼的就是陶××，××大学教授。”

“噢，就是他，……”

“你看他身边站着的那个又高又肥的人就是李××，那个家伙顶不是东西！”

“那为什么要他们也在主席台上呢？”

“现在到底哪几个是主席还弄不清楚呢，你不看到现在还不宣布开会，一定有什么争执。”

“难说得很，说不定会出事，全场都这样闹嚷嚷，只要有一个人挑动就会出事情的。”

忽然歌声起来了，有一半人在唱“保卫中华”。

可是当着这支歌唱过之后，又有一半人在唱“保卫马德里”。

主席台上的纠纷还没有一个结果，当着歌声停止了，叫嚣和骚动，就使全场的秩序更不好，有人在喊着口号，两边各自叫着不同的口号。

“真怪，今天童子军来参加的可不少！”

“那一律是××大学附中的童子军，他们本来要维持秩序的，怎么取了一个包抄的形式？”

“那谁知道，——”

“管他那些个什么，别惹上我，要是惹上，我先把他们那些木棒踹断再说。”

这是向大钟忍不住地说。

“我们不能存这份心，我们一向反对内战，都是学生，怎么还能自己人和自己人打，那太——”

还没有等赵刚的话说完，忽然四面起了喊杀的声音，那些童子军已经狠命地挥起木棒来了，向大钟才伸出手去，不

知道谁给了他一拳，可是当他转过脸去的时候，打他的人已经不见了。

台上的人扭着滚到下面，下边的人也分开堆在打着，那些××大学体育系的学生们，象牯牛一样地在人群中冲着。

那个矮小的陶××，自己躲在一张椅子的后面，指挥那些打的人喊叫和喧哗，使那间会场几乎要撑破了。

"我们走吧，他们的人多，——"

赵刚一手捂着那个淌血的鼻子，一面拉着静玲，静玲的眼眶上挨了一拳，青肿起来，连人都不大看得清楚。

"好，今天可上了当！我怎么连路都看不清？"

"你们跟着我走，他妈的，今天他们打不死我，我就打死他们！"

这是向大钟在吼，他的一身不知挨了多少木棒和拳头，可是他的右手也握着半截木棒，他就用力地挥动，走在前面，赵刚和静玲跟着他。

可是当他走到门外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并没有出来，他就又挥着木棒打进去。

又打到里面，才看到他们两个被三五个童子军包住了。那时候许多人已经陆续地退出来，这一面的人少了，所以那一面可以用更多的人来应付。

向大钟什么也不顾地钻进去，他用他的短棒打飞了两根长棒，过后就空手夺下一根木棒来死命地扯住黄静玲的手向外跑，当他们跑到外面去，他们都感觉到一阵晕眩，他们想不到阳光还是那么好，树叶还是那么绿的，向大钟就和他们说：

“你们快点回去吧，我还要进去！”

“你还进去干什么，走，我们一块回去吧。”

赵刚紧紧拉住向大钟，他们一齐走出了××大学的门，走在路上的时节，赵刚说：

“我真想不到，——”

“我可想到了，可是我想不到我的眼变成这样子肿胀还不说，连人都看不清楚了。”

向大钟鼓着嘴巴静静地走着，一下象忽然记起来似地说：

“你们听见陶××那小子说没有？他一面指挥那些人打，一面还得意地叫‘什么人民阵线一打就散了，只用棍子一打，就散了！’要不是离得远，我早把那个猴崽子给抓下来。”

“我看这种民族的败类迟早一定要做汉奸的！”

静玲忿忿地说。

二十四

“你看你这又是怎么回事，总是出岔子，——”

当着静玲回到家里的时候，父亲还在院子里，看见她就说。

“我自己不小心摔的。”

她很不自然地扯了一个谎。

“快去找你大姐，看擦点什么药好，怎么这么巧，你大哥也摔坏眼睛，你也是这样！”

“噢，大哥也把眼睛摔坏了，我还不知道，——”

“你从哪里能知道呢，快点进去吧。”

她赶紧跑进去，她一头钻到静纯的房里，他还仰天躺在那里，可是眼睛上全扎着绷带，听见她的脚步，他就问着：

“谁？——”

“大哥是我，是静玲。”

“呵是你，你也回来了。”

他茫然地伸出两只手，她就赶到近前握住。

"大哥的眼睛怎么回事？"

"让他们一下把眼镜打坏了，碎玻璃刺伤眼睛，——"

"呵，那不很严重么？"

"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到医院去过了，他们说一个星期就可以好。"

"我的眼睛也打坏了，我没有戴眼镜，只让他们给打成一个乌眼睛。"

"好，我们倒都受了眼睛上的伤！"

从那绑得很紧的绷带下露出一个极勉强的笑容。

"那怕因为我们是一家人，"静玲也笑着说，"可说当时，我并不知道大哥也去了，我没有看见你。"

"我看见你来着，我不便招呼你，一打起来的时候，我可就看不到你了。"

"你们学校的人多么？"

"这次不少，还不都是由于环境刺激的？许多人都觉悟了，认为再也不能醉生梦死的过日子，所以就都起来了。"

"这倒想不到，你们的学校一向是学术至上的。"

"那你还不知道近来的情形呢，一向破破烂烂的校舍，今年忽然大兴土木起来了，要造宿舍，要造图书馆，还要造大礼堂。"

"这是为什么？"

"谁知道他们安的什么心？管庶务的人自然高兴造房子，那里面总有好处，可是明明地不是给日本人造么？有人反对，可是一点用也没有，这些天正在加工赶造。"

"我想起来了，你们的校长最主张把这里划成和平城，

所以为附和他的意见，他就大造其房子，一面贯彻他的主张，一面也算是安定人心。”

“安定什么人心？就因为他这种倒行逆施的举动使许多学生都把眼睛张开来了，他们不再只做一个书虫，他们又投到青年人的群里。”

“那么说，这一次你们学校参加的还不少。”

“不少，不少，顶少也去了三分之一，这就是很难得的了，事情原来就是这样，空的道理不一定讲得通，具体的事实可以给他们很好的教训，从前我们学校的学生，最相信我们的校长了，就是因为他张口文化闭口和平才使这些青年人觉悟过来，我——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都是青年人，原来应该站在一条线上，好大哥，你好好休息一下，等我们的眼睛好起来，再仔细谈，这两天你一定闷得很，我可以每天替你读报，告诉你重要的消息好不好？”

她把手抽出来就去找静宜，可是静宜不在房里，她想得出她在母亲房里，可是她不愿意去，就也躺在床上。

她并不感觉到疼痛，她的心里充满了喜悦，那是因为静纯也站到他们这边来了。这真是她想不到的事，她深知他那固执的脾气，一经进来，他是死也不回头的。

第二天早晨她在报纸上看到那个李××的专论，他一口咬定这次事件有政治背景，而且还象有那么回事地指出主谋人，那几个人，当然在思想上都有一定的倾向。

“这可真是见鬼——”静玲气愤地跑到静纯那里说，“你看到没有，那个李××的文章？”

还没有等到他回答她自己就又说：

“我忘了，我念给你听。”

她说过后就把那篇念了一遍，静纯也忍不住说：

“他还是用的血口喷人的老套子，你想谁跟他去对质，只有任他一个人随意说，结果把事实都歪曲了，社会上的人不知道真情，反倒受了他的蒙蔽。”

“我再告诉你，昨天打死了一个人，大部分人都受伤了。学联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陶××是被告，我倒要看看这场官司。”

“你放心，他不会出庭，他有人保护，我们可没有，我们的热血还被他们当成一种阴谋，你说我们够多冤枉？”

“一向也是如此，不过将来总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

“不错，是我们的世界，那时候大家都生活得好，不再这么悲惨，……”

“那还不知道要哪一天呢，总得在和日本人的战争之后吧？在我们这个敌人之下，一切的理想都不能实现，所以我们必须先打倒这个敌人。”

正当他们说着的时候，忽然她听见一个极轻微的声音叫着：

“静玲，静玲，——”

“大概是静婉在叫你，你去吧。”

静玲走出去，正看见静婉倚着她自己的房门，她就很惊讶地说：

“怎么三姊，你都能站起来了。”

"可不是，这两天我的肺好得 多 了，我 觉得出来了，——"

可是看到她那副样子，她就赶紧扶着她说：

"你还是坐下或是躺下吧！——"

"好好，我还要坐到窗口下，——其实我的肺每天都在进步，我自己知道，到十月十日就可以完全复原，那时候我就和好人一样。"

"你怎么能知道？"

静玲疑惑地问着。

"久病成良医，自己总知道自己的身体。我将来说不定真要去学医，要不学看护也好，你的眼睛是怎么一回事？"

"摔的，"

"你怎么还不告诉我真话，早有人跟我说大哥和你都把眼睛打坏了。"

"你既然已经知道，何必还故意问我？"

"我试试你——说起来这也是我焦急的一个原因，我就想能快点好，好了之后，我也好和你们在一起，我的生命不该白白浪费掉。"

"好，我欢迎你——不过你还是得先好好养病。"

二十五

春天是早已逝去了，初夏的燠热，被从南方吹来的薰风增加了力量，变成不可耐的炎暑，鸣蝉在林叶间干枯地叫着，更使人觉得闷燥。

学校放假了，日子过得更没有趣味。母亲原来还打算到紫云山的，却被父亲给打消了，他的意见是：

“今年比不得往年了，时局说不定有什么变化，家里的人口又少，发生点什么事可就太不方便了。”

“也好，也好，免得心悬两地。”

母亲也这样说，她的身体显然好起来些，不过她的心还总是那么脆弱，过一下她又说：

“我们还是回到南方去吧，一来是叶落归根，二来也省得提心吊胆过日子。”

“看吧，有合适的机会再说，时局的变化也不会怎么大难，难说真的还有一天拿××城当战场，我不信，我不信，中国人没有那份决心，日本人也不敢！”

“爸爸，那可不一定，——”

静玲不服气地说，她正从外面回来，她的脸上，淌满了汗。

“快去，快去先洗个脸，回来有什么话再说。”

母亲催促着她，可是她只用手掌把脸一抹，就坐下来，抓起衣襟来扇着风。

“大清早，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去送同学入伍。”

“入什么伍？”

“干部训练团，专预备把学生训练成军官。”

“还真有学生去？”

“可不是，我们班上一个姓向的同学就去了，他们在××训练。”

“那还算好，总比空嚷实际点——。”

“我们的号呼也并不空。”

“去吧去吧，我看你都热，先去洗把脸，有什么话回来再说不好么？”

母亲不耐烦地说，她生怕静玲又和她的父亲争论，会惹起什么不快活的事。

静玲这次果真听从她的话站起来出去了，可是当她走出去之后，父亲又微笑着低低地说：

“静玲还算一个好孩子，耐苦耐劳的，——”

“那你为什么还总说她？”

“自己的儿女哪能不管教？其实，我是不放心她，怕她出什么事——”

“那就不让她上学也好。”

“做事不能因噎废食，那一下她们更要说我顽固了，将来是他们年轻人的世界。”他说着眨眨眼把溜下来的眼镜扶一下，“人不可拗天，天是什么，说句应时的话，天就是时代。”

母亲对于这些话没有什么兴趣，她莫明其妙地望着，正在这时候静宜抱着青儿进来，她就很高兴地张开两臂把孩子接过去，父亲皱皱眉，自己也捧着水烟袋下去了。

“怎么这些天他们都没有信来呢？”

母亲忽然想起来问着。

“幺舅有信来过，他说正在受训，不久就要出发——还说不一定会回到我们这里来。”

“茵姑呢？——”

“她有信来，她还说暑假没有事要静玲到S埠去玩一趟，静玲和我商量过，我把她拦住了。”

“呵，阿弥陀佛！可别走开了，这份冷清我真受不了，我但盼有一天大家都回来，团圆欢聚那够多么好，可惜青芬她是永远也不会来了。”

想到青芬她的心一软，俯下头去，把抱在怀里的孩子轻轻一吻，跟着她就想起了静纯。

“静纯在家么？”

“我不知道，他的门总关着，在家不在家看不出来，我又不大去打搅他，——”

“唉，他怎么办呢？我真替他发愁，好象他也不打算要填房了，可是说孩子也会走了，照这样下去，也不是事

啊！”

“慢点也好，这份年月少一个人，也少一份累赘，还保不定将来变成什么样！”

“外边有什么风声么？”

母亲被这一句话惊住了，赶紧问着。

“没有，妈，我不过这么一说就是了。”

静宜赶紧带着笑和母亲说，母亲这才放下心，那张变了色的脸稍稍恢复过来一些，她低低地说：

“我可禁不住什么事了，”

可是第二天九点钟的时候，天正下着蒙蒙雨，在迷茫中卖报的孩子扯破了喉咙边跑边喊叫：

“号外……号外……”

“谁看芦沟桥中日大战的号外，”

“看两军开火的号外，四大枚！”

静玲赶着叫老王去买一张进来，她的心开了一朵大花，匆匆地看了看那几个大字，就跑到楼上去，把那个号外交给父亲、正在听收音机的母亲。刚换了节目，那个报告员说：

“……今晨六时许日军向城内开炮轰击，步兵亦节节进逼，我军为自卫计，奋起抵抗，现两军正在战斗中……”

母亲的脸又吓得变了色，她不知所措地问着黄俭之，可是他仍然很镇静很沉稳地说：

“不要紧，不要紧，打不了几天就要停止，你放心好了。”

静玲又匆匆地跑开，阿梅正遇上她，就说：

“五小姐，下边有客人来看您。”

“有人来看我？——”她一边说一边已经飞快地跑到楼下去，一看见站在门口的那个人，她就叫出来，“赵刚，原来是你。”

“你知道了吧，——”

“怎么不知道，这，这，——”

她说不下去了，他们紧紧地握着手，他们的面容一点也掩不住心底泛上来的喜悦。

“你要不要到前线去？”

“我去，我去，去杀死几个敌人！”

“不是去打仗，是慰劳。”

“好，那我也去，什么时候去？”

“我们正在筹备，大约后天清早去，你什么事也不用管，只是后天清早六点钟站在秋景街口，我们有大汽车来接你。”

“说定可不要忘呵！”

“怎么会忘，就是怕你家里不让你去！”

“不要紧，我可以撒一个谎，几天回来？”

“早去晚归。”

“那更好，一点关系也没有，赵刚你的嘴怎么总也合不拢？”

“我不知道，我从心里想笑……”

赵刚说着就笑起来了，他也没有说再见，一转身就跑出了大门。

二十六

“这一天毕竟来了，亲爱的茵姊，我的手简直都在打抖，我的心充满了喜悦，时不时地我自己都要笑了，我可以说，这是我最愉快的时候了。

可是我们也忍受了急雨前的那份郁闷——那几乎要闷死人，一切都在走和平的路，有知识和没有知识的人都抱着同样的见解，那真使我们失望，以为两年来的奋斗都化归乌有，可是我们咬住牙，不说也不放松，终于争来了这一天，唉，我们简直是笑开了。

我们在战事发生后的第二天组织慰劳团出发去芦沟桥，我也去了的，（这件事父亲可一直都不知道，我扯了一个谎，）我想你一定没有去过芦沟桥，是不是，那是一条相当长的石桥，永定河就在它的下面翻滚着。我们去的时候正看到那挟了黄色沙石的水流呜呜地流下去，据说有的时候，它干涸得只剩一个龟裂的河床，在那里我们看到守卫的士兵，可是我还能看到那没有被沙

袋遮住的一对对桥柱上石雕的大小狮子，据说每一对有一种不同的姿态，我们的兵也正象那些英勇的狮子守在那里，他们已经过了三天三夜的战斗，可是还是他们守在那里，一直到现在还只有他们这一团人和日本人作战！我们说：

‘弟兄们，你们辛苦了！’

他们就用那朴实的语言回答：

‘先生们，这算不得啥，跟鬼子打当炮灰也没有话说，就是他妈的人少，忙不过来，饭不吃都挺得住，觉不睡可不成，可是这两只眼还得瞪得大大的，一个不小心——先生蹲下去！——’

那时候他猛地把我一推，我就倒在地上了，我们同去的人也都伏在地上，一大串机关枪‘哒哒哒’地打过来，呼啸着从空气里穿过去。

等着枪声静下去的时候，我们又站起来，唉，这可糟了，我们每个人弄了一身烂黄泥，再怎么样，我们也提不起兴趣来。每个人带着一副哭丧脸，可是那个兵笑着和我们说：

‘先生，亏了昨晚上那场大雨，要不然俺们也占不了这座桥，我也砍不了六个鬼子头！’

‘怎么你们昨天晚上还打了胜仗——’

‘可不是，在先的时候俺们只有一营人驻守，后来又调了两营来凑成一团，可是上边有命令，敌人不开枪，我们也不许开枪，——’

‘怎么会有这样的命令？’

‘谁不说呢！那不是先要俺们先挨打才能还手么？’

‘从七号的早晨六点起，俺们就守在那个小县城里，一点施展也没有，整整挨了鬼子三天的打。鬼子可真有他妈的一套，先用大炮轰，再上步兵冲锋，他们就是不会喊杀，怪不得没有那股杀气。顶讨嫌的还是他妈的鬼子飞机，一天到晚在头上旋，有时丢炸弹，有时又用机关枪扫射——可真怪，你先生今天来，福命大，飞机一架也没有来！就是飞机来了，也不用怕，炸弹有眼睛，你要是不怕，心想得开，它也炸不上。’

那时候他就天真地笑着，当时我们真想听他的战斗故事，可是我们又不便催促他，只得等他自己的叙述。

‘可巧那晚上下了一场大雨，上头下了命令，要俺们去摸鬼子营，这一下可是他妈的真开心，赶着吃饱了喝足了背上大刀带着手榴弹，那股气就不用说多么冲啦！雨还是愈下愈大，我们一个个收拾得利利索索的，我们有一营弟兄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光着脚，人不知鬼不觉地就到了鬼子们的跟前了。手榴弹一丢开去，简直把他们给吓慌了，没有炸死的抱着枪转头就跑，稀烂的道，穿皮鞋只打滑哧溜，俺们就抡起大刀来从后边赶上去，有一刀两片的，有带着一只手的，还有只削下来半只脑袋的，有的逃不开命，一转身，两手一举就在我跟前矮了半截。他妈的那一阵人都变成疯子了，就是俺老子在面前也顾不得，照样还是一刀砍下去，这一下矮了的半截又倒下去了，——俺们就是这样又占领了这座

桥。’

那时候我们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看见他那发光的红脸和他那随时不懈的精神，我们都不敢说，送你一条毛巾，送你一盒香烟，或是送你一筒罐头了，那值得了什么？他们怎么会稀罕那些东西，我们只能当着他们的面献出我们那一颗热诚的心和不断的沸腾的血，要他知道这些人真的是永远和他们站在一起。

当着我们要走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他又很诚挚地说：

‘先生，到后边好好宣传宣传，俺们不要什么吃的用的，只要多派弟兄来和我们一同作战。要我们能休息一下，缓缓精神，到摸营的时候就可以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

这要我们怎么样回答呢？这全是我们的能力以外，可是我们又不能拒绝，免得伤了他们的心，我们只得唔唔地含糊应着。

那位团长，我们也看到了，还是他到前线来视察的时候，他只有二十多岁，身材很魁梧，一张赤红脸，可是他的嗓子却是喑哑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就是在这三天之内，他失去了声音。）他拍拍士兵们的肩，张开嘴象说点什么，可是他的声音只在他的喉咙里转，他不断地点着头，脸上也时时挂了微笑。

当我们和他相见的时候，我们为表示最高的崇敬，向他致敬礼，他也向我们还礼，可是他那象一座小山的汉子，在眼睛里竟转着泪珠了，我真的看见了，一点也

不假，当时我也觉得我的眼湿润了。

过后我们就随他走回司令部，他再三表示守土是军人的责任，愿在国民的督促之下，为国家努力。

茵姊，这才是我们的军官，这才是我们的士兵，后来我才知道喜峰口光荣的战役，就是他们造出来的。

那天晚上，我们又回到×城，虽然相离只有八十里，什么都不同了，这里的人照样的安静生活着，一点也不紧张，完全是太平年代一样，难道说这就算得了沉着或是算得了镇静吗？忙的只是我们这些学生，我们又要大规模发起募款慰劳运动，发动全市大中小的学生一致参加，还有在街上奔跑的就是那些卖号外的孩子们。我才回到城里就买了一张，想不到在那上面写着日本武官，向我当局要求停战，这是真的么，我不相信，我想我们的当局决不会接受这个要求的，最后，那些英勇的弟兄们他们不会再退后一步，不论是由于敌人的进攻或是由于长官的命令，这一点我想我的猜想该不会错。……”

二十七

第二天清早，她早就坐在大门那里等候那个送报的人，在第一版上很明显地印出来双方休战的约定。

“真岂有此理！——”

她骂了这一句，却不愿意再看下去了，正在露台上站立的静宜叫着她：

“静玲，有什么消息？”

“没有——”她毫无兴致地摇着头，“仗又不打了！”

“那也好，省得——”

“有什么好，日本人还不是用缓兵之计，等调来大兵，再来大打一场！”

“你不要在下边说了，拿到上边来看不好么？”

这提醒了她，她就拿着报纸走上楼去，把报纸递给迎过来的静宜。可是这时候，静婉也在房里轻轻叫着：

“大姊，大姊有什么消息念给我听听。”

她们就一齐走进静婉的房里，静纯也穿着拖鞋 走 进 来

了。静宜就读着：

“自今日起，双方正式休战——”

“怎么？——”

“呵？——”

每个人吐出不同的惊讶语调，好象都觉得是意想之外的。

“大姊，快读出来吧，倒底怎么会休战的？”

静婉不耐烦地说。

“还是由日本武官要求，说是失踪的兵士已经寻获，所以各事均愿和平解决，还有几项条件：——”

“又是什么条件？”

静纯厌恶地问着。

“第一：双方即将停止一切作战行动；二，双方军队各回原防；三，双方约束军队此后不许发生类似事件；四，芦沟桥一带之防务由×××军，将对日敌意甚深之×××师调开，另以其他部队驻守。一共是四项，——”

“结果怎么样了？”

“还不是接受停战，如此而已！”

静玲气愤地说着，接着大家就沉默起来了，只有静宜还很用心地看着那张报纸，别人都紧紧地闭着嘴巴，正在这境况下，黄俭之就踱进来，静宜把报纸送给他，自己先悄悄地走出去了。

“你看，你看，早就不出我之所料，结果还不是停战而已！”

父亲不知道是惋惜还是得意，他不断地用右手掌拍着自

己的膝头。

“好了，好了，这还有什么说的，我早就看透了。”

“爸爸，您看不透，——”

静玲忿忿地说，她的两眼里都气得包着泪，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好。

“我怎么看不透，我早就知道这个仗打不成，你看，这不就完了么，还不算我看得透？”

“您也许能看得透那在上的一群人的心，您看不透的是那些真正和日本人打仗的人！”

“难说你看得透他们？”

下半句她低低地说出来，这已经使每个人都觉得惊讶了，把眼睛都望着她。

“你说，你说，你什么时候看到过他们？”

“就是昨天，我随着慰劳团到前线去过，——”

“好，好，你怎么也不事先和我好好商量一下，你，你，人小鬼大，这，这，这怎么成？”

“爸爸，请您原谅我这一次，您不知道这一阵我的心有多么难过。前线的士气再好也没有了，他们还在下雨天那晚上，打了一回胜仗，消灭了几百个日本兵，可是如今又要休战了，——”

“不休战，怎么敌得住日本大军？”

“休战不也是白搭，明摆着是日本人的诡计，他们一定在等候关东军，开到了之后，自然有大攻势，为什么我们不能乘势一鼓而下，先打毁了他们的巢穴，使他们没有立足之地，即使他们大军来了，也要费一番力；可是现在倒休战

了，等着别人安心地派兵遣将。——”

“中国人倒不在这上面注意。”

“我真奇怪，怎么就会只有一团人在打呢？×××军到哪儿去了？全中国的军队到哪儿去了？难道到了今天还存一分妥协的念头？只要烽火一举，全国各地一齐下手，总要打出个样子来的。”

“谁不说，我们这些老百姓都看得到，怎么他们那些负国家之责的人看不到？”

“不是看不到，有另外一种想法，”

“什么想法？”

“那就很难说，这种种事实又有点惹起我的悲观来了，我真不知道中国要走上什么样的命运！”

这是静纯的话，他说过了，就站起来，又走回他自己的房里去，听得见他砰地一声把门带上了。

“这真象夏天的一场雨没有下痛快似的，天 又 闷 爆起来。”

“可不是，就是这样连心里都好象在出汗。”

静婉这样说着，她的眉头又皱起来了。

“我还听呢，我的大小姐，我的腿都软了。”

阿梅说过之后，又回到母亲的房里去，这时候父亲恰巧貌若安静地上来。

“也许我们也在调兵？”

“看吧，看吧，这件事总不能就这样算了，——”

“那就只有我们吃亏的，好容易有了个出头之日，又这样平白地葬送了！”

每个人都不说话，父亲也只眨着他的眼睛，显出来他的心也极不安宁，到最后他才说：

“我们全家也得有一个准备才是。”

三个人漫然应着，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那上面去，就是想着的时候，也觉得：

“——那可要准备什么呀！”

二十八

连串的大炮，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也震跑了十天来和平的幻梦。首先是母亲惊讶地叫着：

“哎呀，不好了，日本人攻××来了！”

阿梅张惶地跑出去，正遇见静宜也不知所措地从自己的房里出来。

“大小姐，大小姐，这是怎么一回事呵！”

阿梅带着哭音说。

“不要怕，还远得很，——你听听，这声音是从哪方来的？”

“不要怕，不要怕，我自有办法，——”

黄俭之这时也走进来，说着的时候，声音也有些不自然；炮声还兀自响着，不曾停止。

一声尖号，使每个人的心都抖了一下，那个菁姑从顶楼简直是滚下来了！

“可了不得了，可了不得了，我看见炮弹飞，差点，差

点打上我！”

“不要胡说，又不是晚间，你看得见什么？——”父亲怒冲冲地阻止她，过后又平了点气和她说：“好，你搬到楼下去住吧，省得在上边受惊。”

“我可不搬，我可不搬，我连楼都上不去了。”

她缩在一旁，大声地干嚎着。

“随你的便吧，你可不能这样大惊小怪，弄得人心惶惶，——”他说过之后，又转向静宜：“静玲和静纯呢？”

“他们一清早就出去了！”

“这些日子还朝外跑什么？”

“他们好象是募捐去，静玲也许是到妇女慰劳会去缝点什么。——”她说了这两句，又恳求似地说：“爸爸，他们也都不小了，任他们去吧，他们又都是为国努力。”

黄俭之不说什么，他跨到母亲的房里去，静宜就走到静婉的房里。

“大姊，大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静婉简直是哭起来了，她的脸吓得一点血色都没有，一听见炮声，就用两只手掌把脸一掩。

“不要怕，三妹，没有什么事，一会儿大哥他们回来就知道了，——”

她走到她的床边，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她觉出来她的身子在微微发抖，就用手紧紧地拢着她；可是她并没有能使她镇静下来，她自己的身子也好象抖起来了。

炮声还是不断地响着。

“姊姊，万一日本人打进来，你行行好，我是跑不掉

的，你先把我打死再走，不要让我落在那般禽兽们的手里！”

她的泪淌下来，她把手紧握住静宜的手。

“你怎么想这么多，没有那回事，根本日本人也不会打××，就说真有那么一天，我也不能丢下你不管，要死，我们也得死在一块儿！”

静宜说着的时候，不知不觉地也流泪了，可是她强自忍耐着，装成很镇静的和她说：

“你还是好好躺躺吧，看他们回来说些什么，我想爸爸总也有个打算，——”

她把她安下去，想抽出手站起来，可是她简直一点也不放松，还是静玲气喘着跑回来，她们听着她说：

“不要紧，还远着呢，在××一带，就是上次打仗的地方，不过这次他们运来大炮飞机就是了，还用不着怕，看样子这战事还是打不长！”

她忿忿地说，满脸上不知是汗珠还是泪珠，她把大褂的衣襟向脸上一抹，就露出她那一双冒着光的眼睛，她不会哭的，她的眼睛里正烧着愤怒的火焰。

“好了，三妹，你不用怕了，五妹的话比什么都可靠，——走，我们一齐到妈的房里去一趟，爸爸在那里，方才他还问起你来。——”

“他会说我又跑出去吧？”

“不，爸爸不会说你了，不过他很惦记你，好，我们回头再看你来。”

当她们走进母亲的房里，就看见母亲仍自哭着，看见她

们进来，黄俭之就说：

"你看，静玲回来了，她一定得着真实的消息，——"

"我不信她，她时常哄我。"

"妈，这次我才不哄您，他们还是在那边打，不会打下去的，我们这边人还在讲和平呢，不会打得长的。"

正在这时候，老王送进一张号外来，静玲就接着说：

"妈，号外来了，您不信要爸念给您听。"

黄俭之果然就念着：

"……敌人不顾一切条款，又以大部向我猛攻，我军亦奋起抵抗，战事激烈，但和平尚未绝望，准备于不屈辱之原则下，求得谅解，免致生灵涂炭……"

"他妈——"

黄俭之都气急了，冲出半句三十 年 来 没有出口的粗话来，想到在自己的女儿面前，赶紧又吞住了。

"我真不明白，向日本人要求道义，正如同向盗贼要求慈悲一样，这可是怎么说的！"

"我不说么，这战事打不起来，我们这边还在要求和平呢，人家在这十天内，表面是和平，内里可一点也不放松，又是火车又是轮船，连军队带军火，都运了来，可 是 我 们呢，真是要求彻头彻尾的和平。"

静玲说到这里，咽了一口唾沫，又接着说："您还不知道呢，为了表示真心的和平，街上的沙袋都取消了，工事也在拆除，——可惜当初那些热心工作的老百姓呵！"

"我真不明白，他们这样背天而行可怎么了！"

"爸爸，天是什么？"

“天还不就是民意？国家原以民为本，难说他们真要把这些好百姓，全送给日本人？”

“那也差不多了，不看街上的这些难民么，他们好容易逃进来，也没有人管，简直就变成讨饭的。有许多壮丁，早被日本人强征了去，平飞机场，筑工事，人家紧着做，我们紧着拆，这倒正好是一个对照！”

“当初做官的也不能这样，总还有一个皇上，尤其是守土有责的人，那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真得有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那份决心；现在简直是一些汉奸小丑，一点旧道德也不讲，——”

“新道德也不允许人做汉奸走狗，他们全说不上道德这两个字！”

“您还没听说吧，过几天我们还要在××寺建醮，超度为国而死的亡魂，我真不明白，这可有什么用？”

“前两天报纸上说××教的×主教也训令全国教友和信友恳切祈祷和平，我也不明白，那能有什么用！”

“都是迷信，一点实际也不讲求，——”

这却提醒了母亲，她先和静玲说：

“好孩子，神佛可不能胡言乱语的，——”她又转向了静宜：“宜姑儿，把孩子放下，到佛前烧一股平安香，你们听，炮声小下去了，我一直在默诵佛号，才感动了神佛，这可不能不信！”

二十九

“静玲，芦沟桥的事件，是一个大兴奋，可是那只象一个闪电过去了，天上还是一片阴霾！

我想得到你们这些天过的是什么日子，我这里也是如此。应了第一声炮火的号召，民众们都起来了；成立了许多会，有的人真是摒弃一切，预备为国从军；可是过后就消沉了。我们整个的国策还没有定，还在彷徨之中，其实还有什么可迟疑的呢，乘我们的敌人还没有预备好，我们应该立刻动手，不是全存，就是全亡，难说这一次又要蹈‘一二八’上海抗战的覆辙么？

嫩江抗战的英雄是马××，现在芦沟桥抗战的英雄是吉××，S埠人这种崇拜英雄的浅见，也不是好事，其实那些无名英雄更值得我们崇敬，可是现在我们崇敬却无从，我们的愤恨倒有了着落。我不明白北方的民众怎么不能有所表示，至少也得杀几个汉奸，给我们的敌人看看，要他们知道中国人真正的民意！一直到现在，我

们热血的兵士拿头颅和敌人拚，却容那些无耻的家伙和敌人周旋，这真是天下的一个大矛盾！我的心烦得很，我简直写不下去了，我急迫地等着你的回信，希望从那里能看到好消息，关于大局的，还有我们那个家的。”

接到静茵的信的时候，静玲的心里正有一腔发泄不出的愤慨，她立刻就提起笔来写：

“当我在这里写信的时候，炮声和轰炸声不停地在我耳边响着，有时在夜静时分又顺风，偶而还听得见机关枪的声音。可是我一点也不怕，许多人都不怕了，并不是麻木，实在是惯了。

我们的烦燥，全不是笔墨所能写得出的，前两天当着一切障碍物拆除之后，简直看不出这是战时景象。照样买卖，照样活动，可是人的心可在痛苦之中；可是那些弟兄们就不同，他们没有从国家得到些什么，却无条件地把自己的性命交付给国家。是的，在这些人的铁血的意志之下，我们才不会亡国，在他们的忠勇之下，我们才能赶走我们的敌人。

就说这一两天的事吧，日本兵大队开到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在那里原来有我们军队的营房，当时我们军队的指挥官立刻向上峰请示，你猜我们的长官怎么说？要那些有血有肉的汉子无论如何不准冲突。

这也许是长官的爱部下的心吧，可是那些汉子们受不了这些，明知道日本兵已经把营房包住，明知道军令不

可抵抗，他们一齐朝着那个指挥官跪下去乞求地说：

'请您先砍鬼子的脑袋，过后再请您砍我们的脑袋吧！'

就是这样子，他们冲出去了，这自然有一番争战，他们也许砍掉了不少日本兵的脑袋，可是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就把那个小站给轰平了，自然他们也很少逃得出活命，不过我相信他们死的时候，也是笑着的。

可是那些达官贵人的心，就难以推测了，就是昨天还有一件事，有四十辆载重汽车从芦沟桥附近的××村运来大批的日本兵，冲到我们的××门，当时就攻城，我们的守军并没有完全遵从长官的命令，一面把城外的打退了，就是冲到城里来的也全加以包围，变成俘虏，正在这时候，自有那些'中人'又来调停，认为双方全是误会，把那些瓮中之鳖又都放了，可是不久炮声又响起来，那些被释放的俘囚又来攻城了。

唉，说起来就是这样子，你看一个人怎么能忍受呢？而且近来鬼子的飞机不断地在头上旋，这使我们的精神受到多么大的威胁呵？我又想起来汪××的话，他们仿佛很有决心似地说：'人与地俱成灰烬，使外人一无所得！'可是为什么不派兵来？为什么不立刻全国动员？为什么不立刻对日宣战？凡属积极的事都不做；却消极地要我们和这城化成灰烬，无论如何是不能使我们心服，也不能使我们甘心的。

那些在高位的人们，自从事变发生以来即努力和平，一共有二十天的样子，到底哪条和平之路会走通？从日本

飞机上还飞下来这样的传单：‘脱离凶狠的×××军，断绝他们后方，是华北老百姓们一致的希望，并且最低限度的义务。’

这样，那些被人打了迎面巴掌的长官也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了，他发表那通电报，把自从七月七日以来的事故加以说明，于是在这最后他才声明要尽力防御为了我们的国家，这也许是一个好转机；可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想他也无能为力了。

民众却是很可爱的，只要他说话，人民就供献自己的财力。第一件：撤去的沙袋又得装起来了，一时没有那么许多沙土，就把垃圾装在麻袋里，士兵换装成警察，他们安然地站在那里，市民们安然地和他们谈笑，好象老朋友一样，我想如果宋××有那个决心，人与城真的只好俱亡了，一同去奔赴死的人，自然很容易成为好朋友，是不是？

不过，我想他们不会有那么坚决。

民众却真是可爱的，他们守在许多路口，等候换防回来的弟兄们，暑药，西瓜，我们许多学生们在唱歌，有时候替他们打水洗脸。他们的脸上和他们的身上，全是泥土；当我们帮忙他们的时候，他们怪不好意思地躲着，终于很老实地笑了，渐渐地他们就说起来：

‘唉，俺们哪里还想得到会回得来？一连人只剩下三个，鬼子的炮火真凶，飞机又时时来下蛋，把地都打翻了，何况人？我们谁都看不见谁，就是一片黄尘，我们只听见自己弟兄的呼号，唉，唉，我们就是差飞机大

炮，一点也挨不上鬼子的边。只要碰得上，他妈的，要不一刀砍两个不是好种。’

他的话不错，他们真是不容易生还，打死的不用说，轻伤的爬回来就差不多了。重伤的就躺在那里，日晒雨淋，虫咬狗啃，饿死渴死，或是把血流尽死了，我这就想起来，我们那些学医的人，难道他们只能躲在诊疗室里天天过着舒服的日子么？

我呢，我真着急，我想用力，可不知道该用到哪里好了，亲爱的茵姊，让我们在战斗中相见吧！”

三十

第二天早晨，飞机的声音把人们从睡梦中嗡醒，静玲高兴地跳起来，心里想着："好了，我们的飞机到了！"

她赶紧披上衣服跑到外边去看，在布满阴云的天空上，正是两架旭日徽的飞机在低空飞翔，她厌恶地朝地上吐了一口口水。

当她再抬起头来，正看到那飞机的后边冒出一股白烟，她的心里正在想，他们来放毒了，那白烟却渐渐地成无数的小白点，翩翩地向地面上落下来。恰巧有一张 落 在 墙角那里，她就跑过去拣起来看到那原来是一张 属 名"华北救国会"的传单，在那上面，照例又应用他们那 一 贯 的挑拨离间，又是说日本完全没有侵略领土的野心，又说政府冷淡了华北，又说××军完全没有战斗力，又说华北人民应该赶紧起来自治。

她看完了，气愤地把它撕成更小的碎片纷纷落到地上，正在扫院子的老王，过来拾起那些纸片就搭讪着和她说：

“五小姐您看这时局要落到怎么一个份上？”

这问询虽然很简单，也很难答复，她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才好，她不忍心骗他那么老实的一个人。

“不要紧吧，不是昨天有了通电，那就得 好 好 打一阵了。”

“可说万一这里守不住怎么办？”

“那那，我想不会，——”

“我也这么想，昨天门口拉车的老胡说，咱们的兵可真能，日本兵看见就跑不动，象老鼠见了猫似地，咱们的老总就要他们朝东跪下，一刀削下了五个脑袋！——”

“有那么快的刀？”

“可不是说么，我说‘我不信，’他就说‘哪个儿子撒谎，磨剪子的老江亲自和我说的，’老江还和他说那些把刀都是他开的口。”

“那怪不得，不是他的手艺好，就是他的嘴好，——”

雨落起来了，炮声又响起来，象很吃力地钻过那紧密的雨脚，机关枪声却能很灵巧地透过来，它好象一点阻碍也没有。

她走到屋子里，觉得出玻璃窗都震得打抖，老王也跟在她的后边走进来。

“五小姐，您听这是哪方的声音？我耳朵背，就听见嗡隆嗡隆的。”

“我，我也听不出，多得很，有远有近。——”

“那就怪了，我怎么还觉得地动呢？”

“那怕是炮弹和炸弹震的——”

“五小姐，咱们不逃难么！”

老王又低低地凑到她近前说。

“逃到哪里去？都锁住了，一步也走不开，——不过也不要紧。”

“那就好，那就好，鬼子没有人性，别又象那年八国联军进北京，那可真是活该百姓遭殃！”

静玲没吭声，就又走上楼去，这时候，人们差不多都起来了，母亲正在怜悯似地说。

“唉，这么大的雨，打仗的兵们怎么受，真是收人的年月。”

到中午，一片号外声把雨声都搅乱了，孩子们不顾雨水会淌进去，张着大嘴在叫。“瞧号外呵！——瞧×××军克复××的号外，——”

跟着老王就拿着那张号外进来了，人们都聚到母亲的房里瞪大了眼睛只为看那几个特号字排的象标题一般的新闻。

“好了好了，这一下子日本人丢了根据地，××就平安了！”

静玲兴奋地叫着，母亲接着就念了一声佛号。

“阿弥陀佛，那就好了。”

“妈，您打开收音机，听听里边说些什么。”

“真是我这一向都不打开它，我都怕听，唉，难得有这么好的消息。”

母亲一面旋着一面说。收音机里传出来这样的声音：

“本台确讯，××及××已经克复，”

“您听，××也克复了！”

"这下子日本人更没有办法，他们只得退兵了，退不及还得被中国兵消灭。"

父亲还显着他那份镇静，他不说什么，只是微笑着，静玲早已跑着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躺在床上的静婉去了。

正在这时候，赵刚跑来看静玲，他是特意来告诉她日本人已经打过××，那边正是军官训练团的驻在地。

"那向大钟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那边打的很厉害，方才的爆炸声音，好象就在那方。"

"不是说我们各处都打了胜仗的么？"

"那谁知道，我也有点摸不清，走，你跟我到街上去看看好不好？"

"我怕我爸爸不答应。"

"你去问问，我在这里等你。"

"好，我去问问看！"

她去了一下之后，又带着笑脸回来了，后边还跟着静纯。

"你认得吧，这是我的大哥，——这是我的同学赵刚。"

"我好象在哪里见过。"

"走，我们去吧。"

他们三个就走到街上，雨还在下，可是他们的心是炽热的，每听见炮声就好象很在行似地侧着耳朵试探它的方向。

街上的人也在笑着，关了许多日子门的店铺，这时又把幌子挂出来，慰劳队和救护队塞满了街头，成群的日本飞机仍自在天空中翱翔着。

人们并不怕，虽然没有高射炮却用那空拳向着天空做势。

在××大街，遇见两个空手的兵，他们的一身都是泥水。静玲就很兴奋地迎上去说：

“同志，你们从哪里回来的？”

“××，——”

“呵，××，有个姓向的你认识不认识？”

“你先生是说军官团的吧？”

“不错，就是军官团的，——”

“那我不知道，我们是增援的部队。”

“你们打得怎么样？”

他先摇了摇头，然后才说：

“不成，上去就打散了，连珠的机关枪打得个密实，干什么都来不及。”

“他们军官团呢？”

“那不知道，怕不会有好结果。”

赵刚的心里一沉，想着：这一下向大钟可完了。

除开了私人的关怀之外，也想到整个的战局，尽管看着那些欢欣的市民们，他们也打不起一点精神来。雨还是下着，他们乘着雨回来，赵刚又回到学校去，在分开的时候赵刚说：

“有什么消息常通着点，要是有向大钟的信息更得告诉我，不管好坏！”

静玲点着头，最后和他说：

“学校住着不方便，可以住到我的家里来。”

到晚间，随着深沉的夜色，枪炮的声音也寂静下去了。整个的城都象死了一样；到第二天早晨，当大地苏醒过来的

时节，这个城还死沉沉的睡着，没有人声，没有市声，更没有枪炮声，天板着那死沉沉的脸向下望着，人们也仰着那没有表情的脸望着天。

静玲早晨又跑起来等号外的时候，老王就悄悄地和她说：

“五小姐，可不好了，×××军全退了。”

“没有那回事！谁跟你说的？”

“扫街的人清早来说的，他说是汉奸卖了国了，宋××连夜跑了，×××军的全体南撤，……”

“我不信，我偏不信！”

静玲执拗地摇着头。

“您不信就到这街口去看看，一眼就明白，可是您别走远，看一眼就回来，否则这个责任我可担不起。”

“好，我去看看就回来。”

她偷偷地溜到街口，伸出头去望着。街上简直没有行人，摘下了帽徽的警察指挥工务局的大卡车拆除工事，——正好把那些沙包填平了坦克车的陷坑。没有兵了，可是破烂的军帽和军服街旁倒有的是，每一家都还关着门，这个城仿佛从此就预备长眠似的。

她看过这一眼就走回来，正赶上那个报差送报来，在极重要的地位上印着这几个字的大标题：

“时局急转直下，宋××长离×赴保，×××代理委员长职务……”

那么倔强的孩子，也忍不住嘴一撇，眼泪就顺着鼻翼的两条纹路淌下来。

三十一

“××简直变成一个死城了！——”

静玲就这样起始她的信，她又忍不住流泪了，这三天的日子象过了三年，一分一秒都是提心吊胆地过去，一切的希望也都没有影子。

“——你知道我是顶不爱哭的了，现在我倒变成终日以泪洗面了，你相信么，我写着这封信的时候，我一面还在流泪呢！

这几天，死一般的日子够使人的精神和身体受折磨的了，我们是一城的死囚，既不能进，又不能退，只在这里等候敌人的宰割，我们将有什么样的命运，如今我一点也猜不到。

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刺激，也许我太不能应付环境了，我竟变成好哭的孩子。我为陷在这个城里的千千

万万居民哭，我为我们的国家哭，可是更使我想起来就难过的，还是那些为国而战的士兵。

现在的××，完全陷在无人治理的情况下，说也怪，还是那么井井有条的，这就是我们这些百姓呵，他们只是一群驯顺的羔羊，静卧在那里在等候那个拿着尖刀的屠夫。

可怜那些伤兵们，他们挂了彩回来好容易钻进这个城门楼子，就看到这个景物全非的局面，他们破口大骂，可是还不得不赶紧脱下那套制服把枪丢在路边，换上便衣，从此就在街头过着乞讨的生活，谁还尊敬这些卫国卫民的勇士们？谁还会高高地把他们举在头上，从此他们的命运不过是看着那些行路人的脚底而已。

当×××军撤退了的那一天傍晚，忽然又听到一阵沉重的枪炮声，当时大家都还以为我们的人打回来了，失去的欢快又爬到我们的脸上，到后来我们才知那是反正过来的保安队，以为到××来可以和×××军会合，谁想到来到了城根，倒冷不防受了日本兵的一阵攻击，他们就带着俘虏朝西下去了。

关于这件事，我想你那里一定也看到详细的记载吧？有人还说到人道的问题，可是，试想一想，我们的敌人什么时候和我们讲过人道？而且这几年来身受的苦痛把他们的灵魂都压扁了。一朝得着复仇的机会，他们自己也不能做自己的主宰了。至于说到妇孺，我们的孩子和女人，不知道有多少直接间接地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了。

可是当他们完成了这工作，扑向自己人这一面，想

不到却受了日本人的无情的射击；那情绪是可以猜想得到的，该正象一个向着母亲怀里扑去的一个孩子不提防却扑了一个空！

在城里丑剧不断地扮演着，沐猴而冠的新贵用那不知羞耻的嘴这样说着：‘兄弟这二年来革命就是为打倒政府，不为别的，说我是汉奸，我就是汉奸，说我是卖国贼，我就是卖国贼！’他要警察收缴军械过后，又连同警察的土枪一并送给日本人，这些天警察们又用那根半短不长的哭丧棒了。

那个跑到××的宋××发表书面谈话：‘本人近来因火气上冲，耳鸣殊甚，不能与大家面谈……’还有一个将官也说自己在吐血，这倒真应了‘病夫’这两个字的评语。

日本兵虽然还没有进来，他们的司令官的布告早已张贴出来了，我知道他们迟早还是要进城的，——

那些负治安之责的警察们已经在准备了，家家传信，要大家把碍眼的东西收一下，说是怕日本兵进城会挨户检查。

亲爱的茵姐，我就是不相信，××就这样落在敌人的手里？”

她才写完这封信，忽然有一个生人推开门进来了，她极其惊讶地站起来，那个人立刻把眼上的墨晶眼镜摘下去，她才看出来是李大岳。

“幺舅，你怎么来了？”

她立刻跑到他的身前，抓住他的手，很关切地又说：

“你在这里很危险，万一被他们抓去，——”

“就是因为这里太危险，我才来的。”

他微笑着回答，他的精神倒很好，皮肤黑了些，显得比从前更健康。

“幺舅，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才到，才走进门就先来看你，——”

“你还想在这里常住下去么？”

“不，当然不，三两天我就要走，我打算带走一批学生。”

“带到什么地方去？”

“不远，就是西郊的××山上，——”

“到那里做什么？”

“准备训练打游击。”

“幺舅，我也去好不好？”

“我得看你的父亲的意见怎么样。”

“您还没有看见我爸爸吧？”

“我方才不是告诉过你了么，我才进来。”

“噢，我忘记了，你告诉我，你这半年多的日子怎么过的？”

“我不用告诉你，如果你跟我走，早晚你就会经历的，那时候你自己告诉你自己吧！”

正在这时候，老王又进来和她说：

“五小姐，外边有一个，有一个穿破烂的要见您。”

“好，好，我先到上边去看看。”

李大岳说着先出去了，静玲却有点莫名其妙，她反问老王一句：

“你让他进来没有？”

“您这是怎么说的，这样的年月我会随便让人进来，我自然要他在外边等，我还真就没有看清楚他，我是隔着门缝看的。——”

“那么我也先隔着门缝看看是什么人再说。”

“那也好，那也好！——”

她赶到大门那里，找到门缝一看，她立刻就把门打开了，高兴地叫着：

“向大钟，想不到是你，快点进来。”

她和他拉手，原来他的魁梧的身材，显得瘦下去了，他不但穿的破，脸上也全是污泥。

“你这是怎么回事？”

“我讨饭回来的，——我就是一个叫化子。”

“前些天，我们还问一个弟兄，他说他是××来的，问起你来，他连影子也不知道，不过他可知道你们的损失很大。”

“不用提了，三千人只滚出来三四百个，这一回可真够我受的。”

“回头再谈，快进去吧，你也得先洗洗脸，换换衣服，我想我大哥的你穿得着——”

“我不要长衣服，我就穿短的好了。”

“也真巧，我的幺舅也才来。”

“呵，他也回来了？”

“可不是，不过他三两天还走。”

“我跟他去，反正我这一条命是白捡的了，我还总得好好和鬼子拚！”

“好，好，我们回头再谈，我告诉他们给你预备水，我到上边给你拿衣服去。”

三十二

当她才走上楼去，母亲就叫住她：

“静玲，你来，我有话跟你说。”

她顺了她的话，就走到母亲的房里，原来除开静婉，大家都在那房里。

“你和你么舅说过要去打游击，是不是？”

静玲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

母亲立刻就忍不住地说：

“怎么，玲姑儿，你怎么也要离开妈妈？”

可是母亲的话，却被父亲拦住了，他就说：

“她走开也是正理，青年人，将来总要出事情，还不如早走开为妙，不过，我不赞同你去打游击。”

“爸为什么？”

“因为你是一个女孩子。”

“女孩子为什么就不能去打游击？”

“不要和我辩论，我就这么办。”

“假使我是一个男孩子呢？”

“那我决不留难你。”

“那么爸爸，我倒愿意跟幺舅去。”

这是静纯接过去低沉地说。

“怎么你也要走？”

母亲张着两只愕然的大眼睛问。

“妈，我是要走，我想跟幺舅在一路，再妥当也没有了！”

黄俭之没有话说，他只又问了一句：

“你有那决心去么？”

“我有。”

“好，那你去就是，你们都走了也好，省得我多担一份心，现在连我也摸不清日本人的路道了。”

“他们都要走呀，那我们，我们……。”

母亲说着哭起来了，黄俭之仿佛看开了些的，解劝着她：

“在这种局面之下，他们走，倒是一条活路，——”

“那我们呢，我们就在这里等死吗？”

“我们不要紧，这两天出来的还都是旧人，就是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多少也总有个关照。静纯呢跟着他幺舅，没有错，一年半载就可以回来，玲姑儿到茵姑儿那里去吧，有个照应，茵姑儿也真能干，难为她这么些年——”

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也闪着泪光，可是他顿了顿，把这点情感抑压下去，又接着说：

“爸爸不是不明白世事的人，到时候总得放开你们，这

份‘国破山河在’的岁月，我把你们都留在家里干什么？从此你们一个个都是国家的孩子了。”

大家都没有话说，静宜也低下头去垂泪，不知事的青儿，看到有人在哭，就哇地一声哭了。

“好，我们再不谈了，用钱先告诉我一声，给你们准备，哪一阵方便，你们哪一阵走，但愿将来，将来我们能平安相见！”

“唉，”母亲哭着说，“我们哪一辈子才见呵！”

“不久，不久就可以见到的，我总还打算回南边去，只要有适当的机会，咱们全家都走，玲姑不过比我们早走一步，静纯呢，只要逃出这个圈子，哪时都可以到南方去的，当然有一天我们的军队又打进来全家还在这里相见，那自然是最美满的，可是，可是，——”他说着不断地摇着他那个秃亮的头，“那怕不可能，不可能！”

若是在平时静玲一定又要争论一番；可是这一次她不敢再说话了，她只是低着头，两眼望着他，她不敢看别人的脸，她没有哭，她却随时提防着眼泪会迸出来。

如果往常她要是得着机会到S埠去，那么她也会被快乐填满，一心都是丰富的幻想；可是现在她的心被什么塞住了，没有一点空，没有一点兴趣，她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一直到父亲说：“好了，你们各自去预备吧。”她才缓缓地移动着那两只仿佛生了根的脚走出去。

“好妹妹，你要是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呢？”

当她到了静婉的房里，静婉就紧紧地拉着她的手哭着说。

“爸爸说了，道路平安了全家都回南方去。”

“唉，我可怎么走，我到现在还不能站起来，我是一定要死在这里了。”

“不会，三姊，你不能这么想，路不只一条，我这一走也说不定怎么样。你看现在还没有通车，通了车又不知道是怎么一份情形？听说××也被日本兵封锁了，如果不能通过，那又怎么能上轮船，反正我们青年人有一个高远的目标，谁知道能不能达到？只要尽了自己的力，也就是了。”

“你看，我连力也不能尽。”

“两三个月后你能好了，那时候我们说不定在江南见面，手拉手向前跑！——好，三姊，你休息一下，我还得到下边去。”

“幺舅回来了？”

“是，另外还有我的一个同学，——”

说到这里，她心中一想：“糟了，还没有给他到大哥那里要衣服！”她就赶紧离开静婉的房，走到静纯那里去。青儿正爬在他的膝头上，他的面前就是青芬的相片。看见她进去，他就把脸转过来。

“大哥，你给我几件旧衣服好不好？”

“是你穿？”

“不，我的一个同学，他才从××跑回来，那身衣服简直不能穿了。”

“他在哪里？”

“就在我们楼下，我留他住在这里，他也准备和幺舅去打游击。”

“好，等一下我自己给他拿下去吧。”

“可快一点，他已经等了好半天。”

她说完就又走出去，正碰上静宜走过来，就和她说：

“我正要找你们去，爸爸说一切都不可声张，怕万一那些用人生歹心害了你们不好，连累了家也不好，记住，碰见他们也跟他们说，要注意，千万可注意！”

“是，我知道，我就要到下边去，——”

她一边应着一边走下去，她生怕大姊又拉住她说些什么，她自己知道她的心已经象一片在秋风中抖索的叶子了。

当着她走到楼下去，从那没有关紧的门正听见向大钟洪亮的语音，她轻轻地拉开门，又把门关好，就看到李大岳正坐在那里静心地听着，她也拣一个座位坐下去，向大钟光着上身，正在指手划脚，满嘴飞着唾沫星地说着：

“——那可怪，打了四小时，谁都找不到谁了，他妈的鬼子也看不见我们，我们也看不见他们，就是蹲在高粱地里乱放枪。我们的工事经不住鬼子的几炮就给打烂了，要不是跳得快，早就给埋在里边……我们那个熊队长一看找不到人了，他还吹集合哨，这可把我气急了，我自己一边跑一边骂：‘这兔崽子，这阵还吹哨，怕日本人找不着呵！’……等我跑到他跟前，照着他的屁股就是一脚。……他一踉跄，就把他妈的那个宝贝哨给丢了，他回过头来一看是我，他就咆哮起来：‘向大钟，你冒犯官长！’……我没有好话说，我只是破口大骂：‘你还吹雄哨，日本人正找不着我们，——’我提醒了他一半，可是他还觉得满有理的，指着他身边的一架轻机关枪，向我说：‘我不叫人怎么办，这架机关

枪，’……我的气一来，就把那架枪抱起来，嘴里还是骂：‘这他妈的算个鸟！你拿子弹，我们两个干！’……我们两个才走了几步；鬼子的机关枪就朝这边扫过来了。我们赶紧换了一个方向，跑几步，卧到那田洼子里。……那时候我真想再揍他两拳，因为这都是他招来的祸，可是我一看他，他的脸发白，袖子都红了。……我当他没有种，给吓坏了，我小声地说：‘不要怕，队长，等过这阵咱们再跑，我们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得好好跟他们干一气！’又说：‘你的袖子上那里来的血？’……他一听见我的话，自己一摸，脸就更白了，叫着：‘我挂彩了！’……这一下子，我可麻烦了，子弹又得我背上不算，还饶上他这么一个大汉子要我架着走，……有时候我可真急了，他又走不动蹲在那里，我就想：‘算了吧，他妈的，反正也逃不出去了，我先赚几个再说，’我就一个人把住那个机关枪干了一阵，倒是我们那个队长比我惜命，他说：‘不要打了，引来鬼子的机关枪，我们两个怕不成两个大马蜂窠？’这我可没有听他，可是鬼子也没有发现我们，鬼子的飞机还不断地在头上转……我可真不明白怎么滚出来的，我想九成九是完了，日本人还不包得严……我们的队长也又淌汗又流泪说他完了！……可巧我们摸到一个老百姓的家，只有一个老头子蹲在白菜窖里，我把那个队长送下去，我呢，我就换上他给我的一身裤褂，顺着他指给我的路连夜跑，跑了一夜今天清早赶到××门，我就装成难民混进城来了。”

向大钟说完了，用手把他的脸一抹，吐出一口白沫来。李大岳静心地听着过了一会，就向他问：

“你们的×教育长怎么牺牲的？”

“那真可惜，我虽没有看见，告诉我的人可亲眼看见的，平常他就是跟我们一样穿士兵的服装，出事的那一天，也不知道怎么一阵心血来潮，他把衣服换了，又是高筒皮鞋，又是指挥刀，还骑了一匹又高又大的马，那还用说，他比谁都高了一大头，被日本兵发现，就是一排机关枪，他连一声也没喊出来，就连人带马栽到高粱地里去了，真可惜，他很有一套，人又好，全团的人没有不对他好的。”

“那个赵××呢？”

“他本来不在我们那里，他在×县打了一个胜仗，听说我们这里出了问题，他就赶着到这里来增援。他来得真急，我想他一定知道我们都是些没有见过阵势的，他在路上就被鬼子的飞机追上了，紧跟着投弹，先就把他给炸伤了，可是他真不含糊，照样要汽车开来，后来又是一颗炸弹直接炸中，人和车都飞了！这，这才是我们中国的军人！谁象×××，会跑到日本人的手下来做官，真他妈的不是好种！”

“不要这样说，也许还有别的关系，我是一个军人，我总不相信军人也会象政客那样无耻。”

向大钟一眼看见静玲就和她说：

“你给我借的衣服呢？”

“呵，我大哥一下就送来。”

“我还等着衣服要出去。”

“你到哪里去？”

“我去看赵刚，——”

“吃过中饭再去吧，还得早点回来，保不定哪一阵就要戒严。”

“我知道，要是戒严之后我还没有回来，那我不是让他们给关进去，就是留在赵刚那里。”

“好，我也知道了。”

三十三

李大岳他们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只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再见了，静纯和向大钟也不见了，静玲还知道，赵刚方亦青也随他们走的。

可是到静玲要离开的时候，她几乎被一家人的眼泪给绊住了，母亲虽然最忌远行人要上路时家人的眼泪，可是这一次她连自己也管不住了，她不断地抹着眼泪，她的嘴里一直重复着：

“唉，我的孩子，咱们哪一年才能再见呵！”

菁姑简直尖着嗓子号叫，父亲用手绢擦干了眼泪谴责地说：

“你这是怎么回事呀，万一被外边人听见怎么办？”

“哭，还有假的么？——”菁姑把脸一沉就收住了泪，“生离死别本来是难受的，又是这样的年月，谁知道路上遇得上什么呀！”

“你这是怎么说话？”

父亲听不惯，就不高兴地和她说。

“好，我不会说话，我还是回我的楼上去，我知道我不合别人的眼，可惜枪子没有眼睛，要不早就打死我，顺了别人的心。”

菁姑说过后一跳一跳地跑上楼去了，静玲始终没有说话，父亲表示很满意向她说。

“处社会就是这样子，多看多听少说话，逆来顺受不要在人面前逞强……”

静宜只是一边流泪一边为她清理衣物，她仔仔细细检了一次，又要她自己看过一次，生怕有什么不妥，静宜又看了一遍，在一个衣袋里她找出一张捐款收条，她就说：

“真险，要是被日本人搜出来，可怎么办，那他们一定说你是抗日份子。”

“我想他们也不会查得这么细——”

“可别这么说，你一定得小心，出了事一家人可怎么办？”

“路上你小心就是了，万一出了什么事，你就提孙××，他是我的老朋友，我想为了我的儿女，我也只得和那个丧心的汉奸卖一回脸了。”

“我记得，爸爸，我知道小心的。”

可是当她去和静婉告别的时候，她又紧紧拉住她的手，她是连哭带说：

“好妹妹，你就是这样离开我了么？你就是这样离开了我么？”

静玲勉强地笑着，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她只得劝她好

好养病，过后不久大家都会相见了。

“我的情形可不同，一来是我的病，二来是××的情形，也许城是无恙的，可是我早已躺到地上了！”

“三姊：你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你应该要强硬起来——”

“是，我知道，如果我不死的话，我就和你们走同样的路！”

“好，我等着你，我等着你，——”

静玲就这样子离开了流着泪的一家人。当着她坐在车上的时候，她自己就哭起来了，她还象从前似地抓起衣襟来擦，低头看到那华贵的衣料她又不忍地把两只手背在眼睛上抹着。她的心又一下落在她那可爱的洋囡囡的上面，自己都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她就赶紧忘了它。

那正是大清早，星星还挂在天边，街是静悄悄的，只有车夫的脚步和送他上站的老王的咳嗽。远远望到车站了，它也是静静地躺在那里，可是当她走到近前，才看见它是被旅客和行李给挤满了。

把行李摆在站口张望着，左右看那个约好了的李明方是否已经到了，她想也许她会看不出她来，那是父亲的主意，不许她平日的装扮，要她打扮成一个十足的阔小姐，甚至于她的头发也卷起来，一缕一缕地打着圈子。

正当她看着的时候，去买票的老王气喘喘地来到她的近前，哭丧着脸说：

“五小姐，我挤了半天也没有挤进去，人多着哪，象铜墙铁壁一般！”

“好，你看着行李我自己去买。”

她从老王的手里把钱接过来，就跑到票房的前边，她简直看不见窗口，黑压压的全是人。

“糟了，”她心里想，“今天要走不成了！”

正当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一个工人模样的人轻轻地和她说：

“小姐要票么？”

“要，要，”

“要几张？”

“一张，一张就成。”

“我这有一张给您吧，——”

他把一张票送到她的手里，那是头等票，她就把一张十元的钞票给了他，他又轻轻道着谢走开了。

她走到站口，挥着手，把老王叫过来。老王就把一只衣箱放在肩上，一只提在手里，嘴里还在咕哝着：

“还是五小姐能，有办法，我连票房也没有看见！”

车站里，列车无言地躺着，凡是买到车票的人都用极匆忙的脚步，赶着上了车，老王把她送上车去，箱子放好，才必恭必敬地站在那里说：

“五小姐，您还有什么话吩咐没有？”

“没有，没有，回去告诉老爷太太和大小姐，就说一切都好，请他们放心。”

“您什么时候回来？”

“我——”她接不下去了，顺手从钱袋里取出两块钱送给他，“这是给你的，留着买烟抽。”

"我哪能要五小姐的钱！我只盼您快点回来，好再侍候你几年！日子长了，我，我可就怕等不及了！"

"别说这个话，把钱拿去，等我回来有钱了再 多 多 赏你。"

"好，那，那我就好了。"

老王伸出他那粗糙的颤巍巍的手，把钱接过去之后，给她鞠一个大躬。可是当他抬起头来再看她的时候，他那两只火眼变成水汪汪的了。

她不说什么，把情感和言语都哽在喉咙那里，她望着他那迟缓移动着的背影朝车站的出口行去。一直到她什么也望不见的时候，她才坐到座位上。这一阵她才感觉到被家人丢开了那种悲哀，她低下头。

汽笛低沉地叫着，车开始蠕动起来，她把脸贴向车窗，望着那晨曦笼罩着的大好的城头，那面一方日头的旗子无耻地招展着。

三十四

迅速行驶的列车把一切都丢在后面：城池，房屋，树木，小河。倚在车厢里的静玲，把车轮击打着铁轨的有规律的声音，都幻成不屈服的叫喊。眼前的景物飞一般地倒驶下去。

她忽然记起了李明方，她就站起来想到前边的车厢去看。才站在过道那里，就看到前面的一节车象装满了的箱子一样，无论如何也下不去脚。她又颓然地坐到座位上，茫然地想着：

“这可怎么办呢？她又没有来，到××住到什么地方去？再说要是遇到盘查我也不能说是她的姊妹了，我也不能说是到她的家——”

当她被这些烦乱的问题所扰的时候，车嘎然地进了站。月台上的木牌写着××门三个大字，在这里她看见那凶眉恶眼的日本兵值岗，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稍远的地方有一架机关枪，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车边，有两个军官模样的人，

顺着列车把他那长着杂乱的胡子的脸朝每一个窗口 张 望 一下。过了许多的时候，这列车才继续行驶。

没有几十分钟，又停住了，那是××。车上的人低低地说，芦沟桥就离这里不远，她就把眼睛极目地望出去，可是她看到的只是那无边的土地，她的眼得不着一个着落。而且在这里她也看不到那咆哮的永定河。

在××列车停了更久的时候，从另外铁轨上飞驰驶过去的都是那些装满了日本兵和军火的车，在这里，曾经有过激烈的战斗，在报上说起来是早已化为平地，她所看到的虽然不是溜平的地面，却也找不到一间完整的屋子。半截墙和一堆瓦砾，还有烧焦了的梁柱，狗在那上面嗅着，随即失望地走开了。

在树林前面的草地上。成群的战马在啮着草，它们有时也象得意似地仰起头来嘶鸣，在树林旁的小河里日本兵赤裸着身子在游泳，他们那粗犷的笑声把林中的鸟惊得在天空盘旋。

她的心象被绞着似地疼痛，她盼望车能即刻开驶，可是因为这个车站上的员工已经不见了，执行管理的是日本兵，所以他尽是把那些兵车放行，却把他们这列车给停在这里。

她只得装成睡着了的样子把眼睛闭起来，一直到车又开始驶行，她才又睁开了眼睛。

原来只需要二小时半的行车时刻，如今却用了 十 一 小时，当着火车快要到××的时候，已经是暮色沉沉了。

车渐渐慢下来，也经过一番激战的××市区，眼睛只看到废墟，夕阳里染血的旗子在灰紫的苍茫中翻飞，短促的不

与人喜的号音在空中激荡着。

“到××了！”

人声在空中激荡着。

“到××了！”

有人这么说着，各自都有了一番戒心，早就知道这是从××出来的人们一道难关。每个人都象深思似地想着。

车终于停下来了，人们又从那一长行的列车里漏出来。她也随着人们走下来，一个脚夫拿了她的行箧才在走的时节，突然觉出来有一个手轻轻地拍拍她，她的心一沉，回过头去，才象一块石头落了地。

“李明方，原来是你，我还当你不来了呢。”

“你坐在哪里，我就没有看见！”

“我也没有看见你，我还想到找你，可是连看都看不过去，不用说走了。”

“我买的二等，可是挤在三等里，好不容易，真难为这一路！”

李明方长长吐了一口气。

“一路上都在耽心，我想你没有来可怎么办！我坐的是头等，买的飞票。”

“连车票也有卖飞的，真想不到了，一块到我家去住些天吧。”

“看吧，我还要赶路。”

这时，她们已经随了人的流走近栅门了。在栅门的外边，有两排日本兵，在那后边还有几个便衣的日本人和中国人。他们用那冒着凶焰的眼睛在每个人的脸上扫着，随时有

不顺他们眼的，就给拉到行列外面去。李明方看了黄静玲一眼，她们两个就象姊妹般地并肩走着！

走在她们前头的是一个商人模样的旅客，不知道那个日本人怎么看上了他，一把抓住他，他的脸立刻就吓得雪白，那张嘴简直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我，我，……”

她们全被这情景抓住了，停住脚步呆呆地看着，可是一只手把黄静玲一拉，同时还有那粗暴的声音在叫：

“看什么，还不快点走！”

她们吓了一跳，走过去才回头看，原来就是那个帮助日本人检查的中国人，他乘着那个日本人和那个乘客打麻烦的时候，用他的手不断地推着拉着：

“走走，快点走，他妈的，再不快点老子要打人。”

他虚举起拳头来，并没有落下去，那些乘客就象赶着过栅栏的羊群，迅速地钻出来。

她们站在那里看了一下，才满怀感触地移动她们的脚步，她们的心里不断地说着：

“中国不会亡，中国还不会亡！”

走出车站，天已经黑下来了。两旁的街屋也是一片瓦砾，黑漆漆地躺在那里，只有那不十分亮的街灯，照着那条冷静的街。

黄静玲默默地随着李明方走，她自己连方向都辨不出，可是她知道李明方一定很熟悉，因为她的家在这里。

还没有走多远，就到了一座大桥前，在河的那边，灯火照样辉煌地照着；可是这边却是死一般的黑暗，在桥头，穿

制服的巡捕大声叫着：

“快走呵，快走呵，就要拉桥了！”

于是那些可怜的羔羊，又争先恐后地挤进去，过了桥，那些没有地方可去的，就把行李摊在路边，身子坐上去；可是她们很快地就叫到两辆洋车。

人照样地挤着，还都是那么高兴，戏园，酒馆的门前堆满了人，笑语在街上嚷着。巡捕用木棒没头没脑地 打 着 车夫，汽车和电车挤着在街上奔跑，把那个交通巡捕忙得只是淌汗。可是当他打起手势来还一点也不含糊。

“这就是租界！”

三十五

黄俭之这几天都成夜睡不着，天一亮，他就爬起来了，穿好衣服，一个人背着手在院子里转。

全城都还是寂静的，他的这座屋子也是寂静的，一想到偌大的一座楼，只住了五个半人，他就不得不摇着头：

"完了，完了，一个个都散了，还有什么运气，想不到老了的时候倒要做亡国的人民！"

他转了一圈又是一圈，时时望着那深掩着的窗门，和那变得发了霉的黑色，他的心全被不愉快给压住了。

当他正走到大门那里，忽然有拍门的声音，跟着从门缝里送进一封电报来，老王把电报送给他，就回到门房把收条打了图章又送出去。

"好了，好了，静玲到了××！"

他简直是说给自己听，接着又说：

"这可真是好消息！"

"您说，您说五小姐平安到了么？"

“还没有到，不过，把顶难走的一节走过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就走进去，他赶着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些还在睡的人，大家果然都很高兴，母亲更愉快地说：

“我早就许了愿，只要知道小五到了天津，我们全家吃一天斋。”

“好，好，听凭你吧，在这个现世的年月，我们还求些什么？还不是求个平安？我就知道今天日子好，才起来喜鹊就迎面叫了三声，我猜就要有喜信，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个大喜信来了。”

“可是静纯自从走了以后也没有消息！”

母亲很关切地说着。

“他怕什么，他是一个男子汉，再说又有大岳，一点事也不会有，——去，去，阿梅，告诉下边，今天吃素，怕晚了他们又都预备好了。”

正在这时候，忽然老王进来说：

“老爷，孙大老爷来拜您——”

说着他捧上一张大名片，他接过来一看，心里一怔，不知道有什么事，就说着：

“先请客厅坐吧。”

他匆匆站起来，想先到“俭斋”去换一件衣服，他才跨出门，老王又过来很严肃地低低说：

“还有一个日本人，另外有八个日本兵，在门外站上了！”

“怎么，怎么，这是什么事？不要慌，不要慌，我去看看就明白了。”

他的嘴里和老王说不要慌，可是他自己的心里可真慌了，他下楼的时候心里就在想：

“是不是静纯出了事？把我给牵上了？或是他们查出静玲的旧案，来逼我交人？要不怎么会有日本人上门？”

他急急地换了一件长衫，就三步并两步地跑进客厅，那个在维持会中得意的孙仁甫拱手微笑地向他招呼，他也照样拱着手回答。

“俭翁，俭翁，很久不见了！”

“仁翁，仁翁，久违，久违！”

等他们两个对拱过手之后，孙仁甫才恭顺地向他介绍那个日本军官。

“这是沙田大佐，最近调派的日本特务机关长——这是黄俭之先生！我的老朋友。”

沙田大佐既不会说中国话也不会拱手，只是把嘴唇上的小胡子一皱，露出一排发着黄光的金牙。

“请坐。请坐。——”

黄俭之说着自己先就下位坐下。

“俭翁我们几年不见，你的气色倒很好，哈哈，哈哈！”

孙仁甫首先说。他还是那么好用哈哈来结束他的话。

“唉，我就是过惯了这闲散的日子，好象无忧无虑似的，还说不上什么气色好，老兄近来倒很忙，真是能者多劳。”

“有什么法子呢！赶上这个年月，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何忍那些老百姓流离失所？这也是无可奈何聊尽棉力，

服务乡里，哈哈，哈哈！”

“您这拯民水火的苦心，真不可埋没。”

“可不是么，还有那么混帐东西骂我是老汉奸，说我是汉奸，我就是汉奸，是非自有公论，何可争一日之长短，俭翁，您说是不是？”

还没有等黄俭之回答，他接着又说下去：

“这次造府拜访，也是诚心诚意，请您出山共维大局，将来事毕之后，再归隐山林，您说好不好，哈哈哈哈。”

这几句话象一盆冷水从头上浇下来，他打了一个寒战，可是他又不得不装成很镇静的样子说：

“您这一番盛意我非常感激，只是贱内身体不佳，家事缺人照料，恐怕没有法子抽身，这一 点，这 一 点还请您原谅。”

“我，我倒没有什么，哈哈哈哈——”他把眼向斜处一瞟，“沙田大佐也是这个意思，我想在三十六小时之内，您下一个决定吧，我们过天再详谈。”

他说着站起来，那个沙田大佐，也站起来，黄俭之气得两条腿发抖，可是他只好勉强地把他们送到门外，看到那八个又短又粗的日本兵。

客人走了，他简直是爬上了楼的。他气急了，到了母亲房里，脸变成青白，母亲很关心地问着：

“俭之，有什么事？”

可是他却这样回答：

“走，我们一定得走了！”

“什么事呀，俭之？”

“我黄俭之是贰臣，是汉奸，那你们就别想，别的是假事，这一点我还弄得清。你们来逼我，我走，我不受你们的气，哼，咱们看谁拗得过谁！”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我不愿意说，打点打点咱们明天走！”

“走，这么多东西可怎么走？”

“不成，这里不能住下去，拣要用的带在身边，其余的就存在这里好了。将来我们的军队打回来的时候，我们再回来。”

“明天走，天啊，你要我怎么办啊？这真成了晴天的霹雳了，你简直是要我的命！”

可是他并没有留在她的房里，他把要走的消息告诉每个人，要他们赶紧准备，可是那个菁姑又坚决地反对。

“要走你们走，我可不走，我有什么怕的。”

“你不走，要你留在这里丢脸！”

“我也丢不上你的脸，我丢我死去的丈夫的脸。”

“呸！别说这种话，赶紧得弄好，明天一路走。”

“要走我得跟他一块！”

她说着，就指着那个人高的照相镜框。

“你要疯啊，谁为你扛那么一个大东西？还不可以把照相取下来，卷好用纸包起，镜框将来再配也就是了。”

“那，那只好委曲他了——”

菁姑好象还是不十分情愿似地应着，可是黄俭之没有那么多的功夫和她说话，他又匆忙地跑到楼下。他四处看了看，觉得有办不完的事情要办，他反倒什么也不想做了。把

水烟袋捧起，好象很悠闲似地抽着。他的心思也很杂乱，简直抽不出一个头绪来，他想着：走，走，拿什么走，走到哪里去？

“去天津也可以，那边说，还可以找得到寄住的亲友，可是怎么走呢？包汽车，怕没有人肯去，坐火车日本特务机关的人还不下卡子？跑，哪里跑？好，那可 怎 么 办？想不到，想不到我黄俭之有这么一天！”

末了这几句话他叫出来了，这正好使推开门进来的老王怔住，他笑得满脸堆皱纹，口吃地说：

“老爷、老爷，我们的四小姐回来了！”

“谁，你说是谁？”

他好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四小姐，就是结了婚的四小姐。”

“去，去，我不见她，说我不在家！”

“老爷，她已经上楼了，在太太的屋里说话呢！”

“怎么？——”他陡地跳起来，他的眼睛不断地眨动，把水烟袋朝桌上一放，大声地吼着：“谁叫你请她进来的？谁叫你请她上楼的？你这个混帐东西，我的家，难道我做不了主！——”

当他正在跳着的时候，静珠和静宜已经站 到他 的 面前了，静珠低低地说：

“爸爸，您这一向好！”

他站在那里呆住了，铁青着脸闭紧了嘴，一 句 话 也不说，他那一只眼仍是不停地眨动。

“爸爸，您不要气了，我，我来向您认错了。”

静珠说着，流下两行泪！

“我没有那份福命，我沾不得那么好的亲戚！”

“爸爸，您不要说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您总得高高手让过她去，到底她也是您的女儿啊！”

这是静宜在说着。静珠这时候悲伤得仰不起头来，她把脸伏在静宜的肩上。父亲好象也站不住了，他的嘴角有一点抽动，从他眼角那里滚下两颗大泪珠，他咬咬牙，又忍住，还是那么强项地说着：

“坐吧，坐吧，——”他挥着手，同时把自己安顿在一张圈手椅里，“不用说他们是要你来劝驾。”

“不，不，爸爸，他们也没有和我说，我也不做那样的事，我来是想尽点力，给您一个方便——”

“你有什么方便给我？”

“我早就知道您要走的，我打算派我的车 把 您 送到××。”

“你的车还不就是那个汉奸的车，我，我不坐！”

“爸爸，您听我的话，就要利用那点关系才可以把您平安地送到××，这是做女儿的一点真心，此外我也知道我不能讨您的欢心，您还是好好想想看。”

他果真坐在那里想了，想过后才消去脸上 的 怒 容回答她：

“好，就照你那么办，明天清早五点钟开来，我明天就要走的。”

三十六

咆哮的海把她载向自由的口岸，在蓝得可爱的海面上，白色的海鸥任意地飞着，凭栏倚视的静玲心中时时这样想：

“我就是那个自由自在的鸟，飞向遥远的地方。——”

这真是一个寂寞的旅程，当着船才开的时候，她一个人只是睡在床上过了二十四小时，她就能自如走出来，站到外边望着海和天连起来的边沿。好容易逃出了敌人的魔手，那些青年人在舱面上又起始歌唱着，而且每个人都很快地就做了朋友。

她还清晰地记得，当着轮船从河开到海口的时候，那些横暴的日本兵怎样跳上来翻箱倒箧，可是在他们的前面早有他们手下做事的中国人，奉命大叫：

“检查来了，检查来了，快点把箱子都打开！”

在这大声之外，他还悄悄地说：

“碍眼的东西赶紧丢啊，扔到河里去，——”

她看到那不死的人心，她又坚定地反复想：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被船劈开的海水翻滚着，泛着雪白的花，向后移去，留在后面的是一条白色的长痕，还有浮在水面的污秽的杂物。

她忽然想起了家，到××的时候，对于×城的消息就不十分清楚了，可是现在她走向遥远的地方，不知怎样她忽然记起了两句：

“离愁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眼前可没有春草，无边的海充满了视野，她想，在世界上海大约是最纯洁的了。

终于海还有它的尽头，眼看着碧绿的水渐渐转黄了，轮船已经进了江口。

那群青年人早就聚拢在船栏杆那里，向遥远望着了，同时，还不断地用手指点着：

“我看见岸了，我看见岸了！”

那个说的人边说边跳，他的胸中已充满了喜悦，可是人们顺着他的手指望去，那不过是一条黑线而已。

但是那条线渐渐地粗起来了，于是看得出那是土地，在土地的上面是树林。

船鼓着轮机前进，每个人都嫌它慢，可是水手却在说××口就要到了。

“××口？——”有的人就惊喜地叫着，“不是‘一二八’的时候×将军守的么？”

“可不是，就在那边——”

这时船好象转了一个方向，那个人的手就指点着那一带深密的丛林，人们都伸着头望过去，想看到那座炮台或是伸

出来的炮口；但是什么也望不见，只在同一个 方 向 的江面上，看到几只停泊的军舰，那一半以上是悬着太阳旗。

“真讨厌，又是它们！”

人愤恨地咒着，一个宁波水手，从吸着烟卷的嘴边说出来：

“东洋小鬼邪气坏，伊老早来S埠开仔交关个兵船，怕没几日就要打起来了。”

“打起来怎么办？”

“格有啥，中国兵也交关，打就打好来！”

这时候走进更狭些的江面去了，这边是工厂，那边是堆栈，多是外国人的产业，江面上也停了不少只外国兵舰和商船，静玲的心里就暗自想着：

“怪不得别人说S埠不是中国的一角，就看这些象是属于外国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怎么办？”

船愈向前行进，她愈看得清楚，那高大的楼房，接连不断的大码头！最后她真看到那摩天楼了，下 边 的 电车和汽车象小玩具似地行驶着，这时她突然觉得有一点怕了，她就和船上认识的在S埠有家的那位×小姐说：

“万一我的姊姊不来接我，千万劳你的驾把我送到她的住处。”

“没有关系，你不用客气，这里我熟得很，我一定把你送到。”

她明知道静茵不会来接她，一听到这些话她悬着的心才放下去。

船好象不在移动了，水静静地从船边溜过去，满江都是

船，有的船小得象一半花生壳在水上漂着，车马行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就要到了，我们还是坐到房里去吧，你不看那些脚夫已经从小船攀上到大船上来了么？他们是要抢行李的，许多没有来过的生客要吃他们的亏。”

这是那个×小姐说。

她看过去，果然有许多人象猴子一样地攀到舱面上，他们已经起始在抢别人的行李了。

一个老妇人被抢，赶上去拉，又被那个穷凶极恶的脚夫给了一拳，那个孩子也哭起来。

她呆呆地在那里出神，很想去帮他们的忙；可是×小姐和她说：

“我们赶紧去照顾自己的东西吧，万一被他们抢去也麻烦。”

她的胸中充满了不平，也只好怏怏地去了，她再回头一看，舱面上全起了这样的纠纷。

船停定了，更大的嘈杂，使她的头脑都发胀。这时一个穿制服的脚夫上来了，她们就把行李全交给他，由他又找来了一个人。

她们随着他们走下去，经过了海关的检查，立刻就把行李送上路旁停着的一辆汽车，把钱付过，那辆车就开了。

“你的姊姊是住在×××路，××里吧？”

“你的记性倒好，我还得看看——”说着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记事册来，看过后就点着头：“不错，是的。”

×小姐就吩咐那个汽车车夫去把车开到那个地方。

正是下午四五点钟左右，天很热，街上塞满了汽车，象成串的羊群，一头一头地走着，可是走得那么慢，使她的心里不耐烦。

“怎么汽车走得这样慢？”

她终于忍不住说了。

“你不知道这时间正是下公事房，所以车子特别多，过这一段就好了。”

“这是什么路？”

“这就是大马路。”

“噢，大马路，——”

她想起来五月三十日的事，她把头从车窗那里望向地面，她看不到陈血的斑痕，就是说那值多少银子的红木路面也看不见，那只是一片黑色的柏油，有的溶了正象那在太阳下指挥车辆的辛勤的印度巡捕的脸色。

街旁都是人挤着，吵着不断的话语，不停的脚步，还怕这条街不够热闹，许多商店门前的播音机张开大嘴在叫着。

这第一个印象给她的就不好，她好象被人压挤着不能自在地吐一口气，而且那么多陌生的语言都象很凶地朝她说。

“你喜欢S埠么？”

偏在这个时候×女士这样问她。

“我，我还说不出。”

她微微笑着，这时汽车停止了，×小姐就说：

“你到了。”

她显得有一点慌急，拉开车门走下去，自己把两件箱子也拿下去，正待要拿钱付车费，×小姐就笑着和她说：

“不用了，我们就交个朋友吧，想着到我家里去玩。”

那个车立刻就开走了，转一个弯再也看不见，她心里想着：

“她的家我还忘记问，她的家在什么地方？”

三十七

她吃力地提起那两个箱子站在那条里的前面望着，可是许多招牌早已把那里名遮住了。看见里口的一家纸烟店她就很客气地问：

“劳您驾，这是××里么？”

一个数钱的店伙连头也不抬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算是他的回答。

“您知道这里面有一家姓黄的黄小姐？”

“啥个黄小姐，个许多人家，啥人转得清爽，侬自己到里厢去寻好哉！”

她听不懂那许多话，只知道他有点不情愿，她也就不道谢了，提着箱子走进去。

她记得是二十号，可是迎着里口的门牌就是三十五号，走进去的时候，原来才看到里边有几条平行的小路。

她好容易找到挂着二十号门牌的黑漆大门，就高兴地拍着。没有回应也没有人声，她再仔细看，才看到门上的尘丝

和蛛网，她又用力地在那生了绿锈的铁门环上敲着，这时好象从天空上落下的声音：

“寻啥人啊？”

“有位黄小姐在这里么？”

“走后门去，走后门去，——”

那不是回答，是对她的吩咐。无可奈何地她又提起来两只显得更沉重的箱子绕过了一条小路，她一家家地数着知道那是二十号了，就朝里边一个正在烧饭的女仆问：

“请问这是二十号吧？”

“啊是，找哪一个？”

“我找我的姊姊黄小姐，我是才从××来的。”

“噢你进来吧，——”那个女仆很平静地说着，把门为她拉开，她就又提着那两个箱子走进去。她的心不由得怦怦地跳；她想她就要和分别几年的茵姊见面了。

“她住在二楼亭子间，就是这上边。”

那个女仆还是毫无表情地指着屋顶说。

“你是她的用人么？”

“我不是，我帮她的房东的。”

“她在家么？”

“我不知道，你到二楼上去看吧。”

“好，谢谢你，——”

她赶着上楼去，离开那个阴暗潮湿还发着一股臭气的厨房。

“亭子间，好美丽的一个名字，天热住也许好，冬天可受不了，——”

她一面迟缓地跨着楼梯一面想着。楼梯也很暗，她很仔细地一步步走着，一直到把楼梯都跨完了，迎面却站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她喘着，满脸都是汗，那个女孩好奇地问她：

“你找哪一个？”

“我找住在亭子间的黄小姐。”

“黄先生她在二楼，我领你去。”

“好，好，——”

她又走下来，原来那个亭子间是楼下和二楼之间的一间矮小的房子。

“她不在家，她的门锁着。”

“你知道她到什么地方去了么？”

“我不知道，也许她去吃饭——”

“那么我在这里等她吧。——”

她说着把箱子放在地上，掏出手绢来擦过汗就扇起来。

“你是她的朋友么？”

“不，我是她的妹妹。”

“唔，你是黄先生的妹妹，我是她的学生，我给你拿把扇子来。”

那个女孩说着又跳到楼上去了，她拿来一把蒲扇，还有一杯冷开水。

“真谢谢你！”

她接过杯子一口就喝了，那把大扇子又给了她 清 冷 的风。

“要不你到我家里坐坐吧。”

“不，不，这里就很好。”

“那我要上去吃饭了，吃过饭再来看你。”

“请你把杯子带上去吧，我不要了。”

她安静地坐在那里，看看那个“亭子间”，不由得想起来家里的那座宽敞的楼房，随后就想静茵这几年一定过了很苦的日子。

这时一个黑影从楼梯上来了，她睁大了眼睛望着，就立刻跳起来叫：

“二姊，——”

那个黑影跳上两步也叫着：

“小五，怎么，怎么，你怎么会来的？”

静茵一跳上来就把她搂住了。许久她们都再也说不出话来，静茵只是喃喃着：

“我真想不到！我真想不到！……”

等一下，她才象记起来似地说：

“把门打开，我们坐到里面去。”

静茵站起来打开门，她就看到那间房子，真可以算做“斗室”了，一张床，一付桌椅，此外就是一个书架和一个洗脸盆，此外什么也没有了，什么再也放不下去。

“二姊，你一直就住这么大的房子？”

静茵笑着点点头，就用洗脸盆替她倒一盆冷水来和她说：

“你先洗个脸吧。”

“你真大了，要不是你叫我，我怕不敢认你，这些天我正惦记家里，不知道有事没有？尤其是你，我怕日本人会捕你们，怎么，你倒有胆子跑出来？”

“不跑出来怎么办，他们不会放过青年人的，连大哥也走了，——”

“大哥到什么地方去？”

“他跟么舅去打游击。”

“这我可真想不到，他去打游击，我连做梦也想不到！大姐呢？”

“大姐还是那样子，她的身体，我看更不如从前了，今年那个梁道明回国来看她一次，好象在做最后的请求，大姊回拒了，三天之后，他就和另外一个女子结婚了，这些男子的心理我真猜不透！”

“你也犯不上用那么多的精神去猜，告诉我，家里的人还都好吧？”

“都好，都好，爸爸还说呢，路要是通了他也要回到南方来。”

“南方？南方怕也要有战事了。”

“那就好，我们应该发动全面抗战，二姊快告诉我，这里最近的情形怎么样？”

“说起来话长着呢，我们还是先吃饭去吧。”

“就在家里吃不好么？”

“家里就没有饭吃，——”静茵苦笑着：“我每顿饭都到外边去吃。”

“怪不得楼上那个小姑娘说你，也许到外边去吃饭了，你真辛苦，每顿饭都要跑出去！”

“我是吃过了，我陪你去吃吧。”

说过后，她们就又把门锁起来，手拉手走到楼下去了。

三十八

“我们真是着实地苦闷了一大阵，自从‘七七’事变发生以后，我们都准备迎接全民抗战的到来，没有想到，还是纹丝不动，好象不是打在自己的肉上似的！连援兵也没有！”

“你们只是苦闷，我们可是焦急了，想去干也干不了，耳闻眼见是敌人的大炮和飞机，我们还相信义和团时代的大刀片，到了，不成功，溃散了，有守土之责的人乘机一溜完事，把大好河山和千万老百姓都白白地交给敌人，你说这种事可气不可气？”

“过去的事也不必说，现在可好了！”

“好些什么？”

“这里也要和日本人打起来，也还是日本人来寻衅，不然，我们决不会动手。”静茵说到这里顿了顿，又接着说：“据报纸上说，昨天有日本海军到飞机场，他们坐的是机器脚踏车，卫兵阻拦，他们把卫兵打死了，中国保安队把他们也打死了，——”

“打得好，打得痛快！”

“看今天的晚报说，今天两边会商了一天，情形很严重，住在北区的居民，已经在搬家了。”

“怪不得我们今天经过大马路的时候，有那么多的汽车！——”

静玲自作聪明地这样说着，可是静茵笑着说：

“那不是，天天都是那样子，逃难人不大经过那条路。”

“我就不相信，为什么要消极的逃，而不积极的打！”

“是要打的，一定要打的，——”

“既然要打，为什么不快些下手？几次的教训还不够么？先把日本鬼子撵出去再说，单等别人都准备好了，才来动手，那不是要多吃亏！”

“我也这么想，可是他们还是交涉会商，好象一辈子也弄不完这一套，——我问你，你累不累？”

“我不累，下船之后好象还坐在船里似的，这一阵完全好了。”

“那我们到外边去看看，我可以领你去看看S埠的夜。”

说着她们付过钱站起来，走出了饭馆，已经是夜了，强烈的灯光照着，仰起头来也看不见一颗星星。

“二姊，我从来不怕的，可是到这里我有时觉得可怕，——”

“有我你什么也不必怕，——其实住熟了也就好了。好，你等等我，我到那边去打一个电话，我不能出席妇女救国会的干事会，这两天我们的工作正忙。”

当着静茵去打电话的时候，静玲一个人站在街头，说起来这算是一条僻静的街，并没有许多车，人也很少，也很悠闲，灯光把法国梧桐的肥大的叶子很清晰地照到地上，可是在那边，一个醉了的外国水兵走来了，朝她一扑，她闪过去，那个兵就象一条死狗似地睡到马路边再不起来。

这一惊，吓了她一身汗，她不愿意再独自站在那里，她就去找静茵。可巧她正打完电话，她们就一齐朝北走过去。

那条横街是一条颇为宽大的路，许多辆卡车、洋车和铁轮车在街道中间流着。在堆得很高的物件的上面，还坐着垂头丧气的人，一辆过去了，又是一辆，好象永远也没有完似的。

“你看，这就是特别现象了，从来没有人在夜间搬家，这都是因为风声紧，许多人都搬到租界里，这一两天，旅馆都挂出客满的牌子，房子也都涨了价，而且没有人介绍，简直找不到。”

“难道租界就是乐土么？”

“我也没有说呵，不过大家总觉得真要是战事起来，租界一时可以不受影响。”

“将来怎么样？”

“那就很难说了，难道我们还会拥护租界的存在？不过现在，它倒是有一点作用。你看，汽车来了，我们可以坐一圈，看看大致的情形。”

那辆高大的两层汽车，就在她们站的地方停下来，她们上了一条狭窄的钢梯，就到了上层，一直走到最前面坐下来。

“我还从来没有坐过，这倒看得清楚，怎么，等一会它还把我们送回来么？”

“只要你不下去，当然它还原路回来，你看，你看，街上有多少踯躅的人，那些带着行李的，到晚上找不到住处，就只好睡在街边了！”

静玲朝前望去的时候，好象在空中的红灯绿灯就一直向她的怀里扑来了，她好象在躲闪着似的，静茵就用一只手拢了她的身子，低低地说：

“不要紧，不会出事情。”

可是街上有那么多人奔来奔去的，从她的眼睛看起来，好象轧在汽车的下面了，可是那辆车还是毫不顾忌地横冲直撞过来。

“我看得真眼晕！”

“那么我们回去吧，”

“没有关系，我倒不怕，就是有点担心，到了S埠，我真成了一个乡下人了！”

当着她们坐的那辆车从原路回来的时候，马路上还是不断地流着搬家的车子。

“你看，我想今天一夜怕都有人搬家，有许多人搬家真可笑，真是一草一木也都是好的，——”

“妈要搬起家来怕就是这样子，怪不得这么几年总想回来，也没有回来得成。”

这时，她们又走在路上了，在那偏僻的路边，已经有人睡在那里，所以她们走着的时候必须很小心。

静玲忽然想起来问：

“二姊，你离开家的这几年里，你不想家么？”

“我有时候也想起来的，不过我一想到更大的更重要的

国，我就把家忘了。怎么你想家了？”

“我倒并不是想，它一直在我脑子里晃，好象我现在是做梦，一觉醒来还是睡在家里的床上，你说那时候我是欢喜呢还是不欢喜呢？”

“我又不是你，你怎么要我猜你的心？我知道你是才离家，自然有点不惯，——”

“说起来我是一直在家里长大的，连学校的宿舍都没有住过，——”

“人是愈磨炼愈好，咬住牙根没有过不去的事，这就是我在外边奋斗几年的经验，你看我变了没有？”

“你比从前黑瘦了点，可是显得比从前更有毅力，我呢？”

“你长大了，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全了，唉，我有个这样的妹妹，真值得骄傲！”

她们走回里口的时候，静茵又掏出铜板来买了一支洋蜡，静玲就问着：

“买它干什么？”

“你不知道我们的房东十一点钟就关总电门，没有它，我们只得摸黑了。”

三十九

事情的发展已经到了顶端，再也没有转圜的地步，在北区，日本的军队布防了；接近那一带的地界，有几日几夜陆续不断开来的正规军防守。

“如果你不怕，我还可以领你到北区走一转回来。”

这是静茵对静玲说，静玲就霍地站起来，回答着：

“我什么都不怕，要是能去我们就去看看。”

“昨天还有人去看，不知道今天又怎么样？你要是有那兴致，咱们就去吧。”

她们各自掠了掠头发，把衣袋里的物件，仔细看了一次，就一同走出去，这一次，她们搭上了一辆向东北的电车。

人并不怎么多，被这几天不好的情形搅动得人心更不安了，有许多人爽性就躲在家里不出来。

电车转向北走的时候，乘客就更稀少了。过了桥，到了北四川路，一辆车里不过有四五个人。

路边的店铺早已关上门，有的还在抢运货品。有些人还在边路上走着，不过他们的脸上多半带了惊慌的神色，好象试探着前进似的。

有一批人不知道为什么转过身来就跑，后边的人也转过身跑了，电车也匆急地向回头开，不停地响着铜铃。

“什么事呀？什么事呀？”

她们问着，可是没有人回答，只是那个卖票的无精打采地说：

“他们嚷着东洋兵追下来了。”

“那你们不朝北开了！”

“还开什么，回厂去了。”

“请你要它停一下吧，我们要下去。”

那个卖票的扯一下小铃，电车就停住了，她们 就 走 下去。

跑着的人早已停住了脚步，站在路边向北望，她们两个却挺了身子朝北走。

有许多人看见她们这样走着，也远远地随着她们。当她们走到××路的时候，一个巡捕拦住她们。

“我们的家还在那边，我们必须得去看一次。”

“那你们去吧，可快点回来，不知道 哪 一 阵 就 要 出事。”

那个巡捕的好心倒打动了她们，尤其是他那北方口音，更使静玲高兴。

“我最喜欢听北方话，我不喜欢南方人的话。”

“我们可也是南方人呵！”静茵提醒她。

“不是你说，我还忘了。”静玲笑了笑。

过了那段横路，可以说一个中国人也看不到了。日本兵在街上走着，在路角防备的浪人们却象盗贼似地把枪械横在身上，指手划脚地不知说些什么，她们走过去的时候，所有的眼睛都随着她们，就连两三个在街上走着的外国巡捕，也把好奇的眼光射在她们的身上。

她们不管不顾地朝北走，人是愈来愈少了，几条无主的狗在街旁徜徉着，它们都饿的看得出一根根的肋条，夹着个尾巴在路边嗅着。

走到一个地方，静茵就指着一爿楼窗告诉她：

“这就是我从前住的屋子，——”

“是不是你说看得见日本兵的那一间？”

“就是，我自从到S埠就住在这里，最后才搬到我现在住的地方。可是我还爱我这间屋子，好象它对我更适宜些。”

静茵恋恋地望着那爿窗，一直看到远远走过来的一小队日本兵，静玲才拉着她：

“二姊，走吧，他们不知道我们看什么，怕过来找麻烦的。”

她们又转到一条街上，这条街原来开满了日本商店，现在都关了，携男带女无可奈何地坐在自己的门口挥着扇子。

“做日本商人也真苦，我相信他们一定不喜欢打仗。”

“不过商人多是自私自利，此外什么也谈不到，中国商人何尝不如此？生怕个人蒙受损失，根本想不到国家民族的利益。这些人实实在在都需要教育，再教育！”

“教育得太多，反倒更糊里糊涂了。”

这时她们走到铁路上分界的地方，带手榴弹背着大刀的保安队大声地向她们叫：

“干什么的？”

“老百姓。”

“回去，这里不能通过！”

“不能通过，难道你叫我到日本兵的防区？”

这是静玲的话，一时可难住了他们。他们用眼睛死力地看，代替手的搜查，觉得没有什么，其中的一个才温和些说：

“快点走吧，向西拐弯一直朝南——”

她们听从他们的话，就急匆匆地跨过铁路，走在那荒凉的街市上，那边一个人也没有，在一片不平的广场上，还看见“一二八”烧毁的遗迹。

“这一次我们可能复仇了！”

“么舅在‘一二八’打掉两个手指，这次他也能讨回这笔债来，还得加上利息，大约得要敌人的一只手！”

“其实赶来做炮灰的还不是他们可怜的老百姓？有野心的政客，残暴的军人都还躲得远远的，可是这种悲剧只要那些无辜的人扮演。”

静茵叹息地说着，她们已经转上那条南北的大路，她们站在路口上朝北望着，忽然楼上伸出一个全副武装戴了钢盔的士兵朝她们挥着手，她们只得急急忙忙地朝南走了。

‘一二八’的时候，这一带全打平了，都是后来修起来，可是这一次——”

“那怕什么，没有毁灭，就没有建设，但愿旧的一切都毁去，新的再生出来！”

她们再朝前走着，看到两旁的街屋象是很冷静的，可是里边早已住满了兵，大小路口都是堆积起来的障碍物，在那后边已经有士兵在把守。

“我想不到我们的兵也这样好看，你看，他们真英武，脸多么红，身体又结实，——”

“北方没有兵么？”

“那不同，没有这么好看，虽然忠厚，可是显得有点笨，——”

“可是在这里，几年都没有兵的影子，那是根据淞沪停战协定，我还是头一次在这里看见我们的兵。”

“这么好的兵，几年来无缘无故地不知牺牲多少了！”

静玲喟叹似地说着，这时她们已经走近了车站那一带，静茵就指点着和她说：

“那边就是车站，你不看见么，那座新建起来的大楼，准备在那上边架大炮，一直可以打××司令部。你看那边，原来的篱笆都推倒了，不是有许多兵在赶筑工事，还有安机关枪的么？听说我们也有预备，这一次我们是打定了，也很有把握！”

静玲的眼忙碌地看着，她的心里也充满了喜悦，她又想哭了，她看见过那些挨了打的兵，还没有看见过想打敌人的，她呆呆地看着那些年轻的兵脱去了上衣忙碌得一脸的汗，可是他们时时笑，她真想跑过去和他们说点什么，她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只是紧紧拉着静茵的手，不断地说：

“这下可好了，这下可好了，……”

在铁栅栏的那边，正有许多市民把脸挤在铁栏中间望过来，他们眼睛里面同样燃烧着喜悦的光，他们也在重复着这同样的话，他们的后边，车辆和人群拥挤着，守着栅门的印度巡捕用他那大而细的嗓音叫着：

“快进来呀，要关栅门了！”

被这声音惊动的静茵，赶紧拉了静玲的手走着，当她们走到栅门那里，那个印度巡捕翘起大拇指来低低地向她们说。

“中国兵，刮刮叫，东洋人要吃不消！”

那张黑脸得意地笑着，好象忘记了他自身的苦痛，她们挤进来，还回过头去，贪恋地又好好望一眼。

四十

“怎么还不打呀，怎么还不打呀，我都急得慌！”

又过了一天平静的日子，静玲就不耐烦地说，才只两天她就对那个亭子间发生极大的厌恶，她情愿一天到晚在路上走着，不愿意把自己关在那囚室里，这正是下午，炙人的阳光很强烈地照着地面。

“下午四点还有一个会，你和我同去好不好。”

“我不去，我不去，昨天一个会把我开够了，成天尽说那些空话有什么用。我看S埠的人连开会也是赶时髦！”

“不要那么说，五妹，社会里的关系当然不如学校里单纯，——那么四点钟我一个人去，你在家里好好睡一觉，晚上没有事，我们一同去看戏吧。”

“我不爱听戏。”

“不是旧戏是话剧，今天表演一个新剧本‘原野’，我想一定很好。”

“好吧，那我去开开眼。”

到晚上果然她们就去看，走在街上，看到不穿制服的人，在街口，还有增派的岗位，多半是外国人，也有中国人，静玲就不解地问：

“怎么中国人去当外国兵？”

“那不是兵，那是万国义勇队。”

“他们是帮我们打仗吗？”

“不，只管维持租界的秩序。”

走到戏院，灯光冷清清地照着，静茵就说：

“也许今天晚上停演，不然的话一定人很多。”

“我们到里边去看吧。”

里边也没有几个人，不过售票处的小窗是开着。

一张没有兴致的脸正填在那里。

走进去，还没有一半观众，每个人也都显得那么不安；可是他们还是看着那出被表演的戏。她们也坐下来听着那节紧张的对话，到幕落下去的时候静玲就说：

“我不耐烦这些个人的恩仇，现在是一个国家要和一个国家拚的时候。”

“不要那么说，每个作者自有他一番苦心，该说的他不能说，他们的苦痛比我们的更深刻更尖锐。”

“也许我的心太不消停。”

“那我们再看一幕再走吧！”

说着的时候另一幕已经起始了。可是才演了一点，幕布又落下来，有人抬出一块木牌，上面写着：

“凡属义勇队员，即刻归队报到。”

“这是怎么回事？”

“情形一定更紧张了，走，我们走吧。”

她们也随了许多退出的观众出去，外边也还是很寂静的，她们朝北谛听，也听不出一点声息，可是街上的人很少，连夜间叫嚎的跳舞场也安静下去了。

“走，我们到那边去看看。”

她们就向北走，见着有向南来的人，肩上还放着行李。

“怎么打起来了么？”

她们拦住那个人问着，可是那个人摇摇头走了。

路是愈走愈黑了，风吹着衣襟，向前飘着，快要走到交界的铁栅栏那里，就听见粗暴的怒叱：

“不要走过来！”

她们停住脚步，看到灯光下围聚的巡捕，向边上一看，原来在房檐下正蹲着不少人在望着，他们的眼睛在黑暗中发亮，向着同一个方向闪着，她们也照样躲过去。

通过那强烈的灯光，北方是一片黑，看不见什么，天和地是同样的颜色，但是依凭记忆她们知道那里有房屋有街道，有新造起来的工事，还有那些沸腾着热血的兵士。

那些人都是静心地在那里等候，只过一些时，静玲就又觉得不耐烦了，和静茵说。

“我们走吧。”

“好，这可算是一段长路！”

“我不怕，你知道我们时常到××园远足。我们都是走来走去。”

到她们回到家里，已经过了午夜，一切都还是那么寂静，正当她们开门的时候，住在楼上的那个小女孩跑下来交

给静茵一封信，她忙说：

“谢谢你。你还没有睡觉？”

“我特意等你们，不是邮 差 送 来的，我想一定有要紧事，又怕放在门上丢了，我就坐在楼梯上等。”

那个女孩子跑上去，把一个甜蜜的笑脸隐在黑暗中，静玲就问着：

“是谁的信？”

静茵把烛摆好；就着烛光看起来；

“噢，原来是静珠的！”

“我不要看，撕了它，她不是我们的姊妹！”

静玲很气愤地说。

“她这么费事托人带来一定有什么事，我先看吧。”

她拆开信，就着烛光读下去。

“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该怎样给你们写信才好，这两天我以为我自己也死了，可是我没有死，只有我们没有死，我的心在抖，我的眼泪在不断地流，——”

说是不要看的静玲这时也把头凑过来看下去。

“就是在静玲走了以后全家也都预备到××去，这是不得已的事，因为有人逼着爸爸要他出来和日本人合作，他就一气走了。

“为了方便，我就用我的汽车去送他们到××，我知道全家人都上了车，连青儿也在内，当着那辆车开到

××河的渡口，好象车夫下去交涉过渡，那辆车不知道怎么一来就自己溜下去，我——不敢想当时的情景，我只告诉你们那辆车一直就沉到河底去了！——”

“哎呀！——”

静玲只叫了这两个字，就半张着口，呆在那里：静茵也看不下去了，手索索地抖着，眼前是一阵黑，又一阵白，她们象失去了知觉似地兀自定着，静玲忽然就到静茵的耳边悄悄地说：

“三姊，这是真的么？”

静茵并没有回答她，她好象没有看见，却又机械地读着出来：

“我不明白天为什么安排好要你们最不喜欢的姊妹来报告你们这最不幸的消息，把愤恨全丢到我的身上来吧，我们都是极悲哀的人，我们都是无家的人了，可是，它却给我极大的教训，使我知道了，我的憎和爱。不要理我，也不要问我，这个不肖的儿女，对于家，对于国，能做些什么？”

她是一字一顿地把这封信读完了，她们却觉得那么空，又那么实，烛光摇曳着，突然悲伤象崩溃了一般地急流出来，一个哭出来惊人的惨恸，那一个也疯狂般地倒在床上大哭起来了。

“妈妈呀，——爸爸——”

“我的大姊，我的三姊——”

谁也不能安慰谁，谁也不能劝解谁，同样地陷在悲伤的泥淖里，她们同有一颗在打着抖的心。她们拉着自己的头发，裂开自己的衣襟，终于那两个无告的哀伤的灵魂，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

“我死也想不到，我死也想不到呵！”

“妹妹你不是常说的么，国家比家还重要——”

“是呀，我知道，他们才和我离开呀！他们的话一直在我的耳边响着，他们的脸也在我的面前晃，姊姊，姊姊，你想我怎么能不哭呀！”

“我也受不了，你看大姊就在我的眼前。”

“哪里，你指给我看！”

静玲猛地站起来，朝黑暗的房屋看着，可是那什么也没有。

“姊姊姊姊，我们到外边去走吧，这里要闷死我了，要闷死我了。”

静玲边哭边说着。

静茵一面应着一面从床上爬起来，当她才站起来的时节，几乎摔下去。她们很快地就扶持着走下楼去了，走出里巷的门，安静的街路，驮着她们那不稳的脚，她们哭着走着，过了一条街又是一条街……

当疲乏使她们不能支持的时候，就在路边坐下来，路边有更多无家的人在酣睡，他们的叹息和他们的转辗反侧声正应着她们的低微的啜泣。

于是她们又站起来走着，清冷的夜风把她们的眼泪吹

干，可是从心底又流出来，她们走着哭着，哭着走着，她们就是这样地走尽了那漫漫的长夜。

不知不觉地她们已站到桥头上了，她们相偎着站在那里，河水潺潺地从她们脚下流去。夜虽然将尽了，天地还是安静的，她们默默地站在桥头向北遥望，望着那不可见的家乡，天边的一下两下闪烁的火光，照着她们那肿胀的眼睛。

“天要亮了吧？”

“不，那是火光，你听，你听，枪声起来了。”

“呵，真的，枪在响着。”

天又是一亮，象烧红了似的，接着又是轰的一声。

“大炮响了！还有，还有，机关枪也在叫！”

多少人应和着这声音从睡梦中起来，赶到这桥上来瞭望，更紧密的枪炮炸开了他们郁结的心肠，他们不断地叫着。

“真的打起来了，我们的国家在为我们复仇了！我们该笑，不是么，家没有了，我们有国，我们都是国家的儿女！”

晨风拭去残留在她们脸上的泪痕，阳光从海的下面射出它的第一条光线，她们那为极悲哀和极快乐的情绪所激荡着的身子，渐渐不战抖了，她们紧紧地抱着，想在迷茫中看到那失去的笑脸，当她们回过头来的时候，那许多张兴奋充满了喜悦光辉的笑脸，更使她们硬朗起来了，她们又转过头去，就那样静望着被枪炮震翻了的天边。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日么店子

附　　录

我怎样写《前夕》的（代跋）

这正是年尾，十二月的寒雨无尽止地落着，把暗夜披上了一层白翳——那不是光亮，那是雾气和水气的混凝质。我感到寒冷，站起来，寥落地拨下火炭上死灭般的陈灰，才看到那燃烧的红的杠炭；想到它还不曾熄灭，心中很快地就感染到一份温暖。是的，还有热，还有一点光，使我的思路不致无凭地又驰回万里外的那座孤楼上。那正是大热天，中午的太阳吊在空中炙烤着，我一身都湿透了，把笔向桌上一丢，便跑到××那里去，好象喘不过一口气来似地和她说着：

"我完了，我完了，……"

"什么完了？"

"我的长篇，我的……"

不等我再说下去，她早已伸出她那揉面的手，握着我那满是汗水的手，由衷地笑着：

"我恭贺你，我恭贺你！……"

挂在脸上的汗珠纷纷地落下，因为我也笑了，她就赶紧送给我一张毛巾，使我能好好揩拭一下，免得总是那么湿润。她是我们一个姐妹般的可敬爱的朋友，她能了解我，知道我并不夸大自傲，她所恭贺的并不是它的空言的伟大，而是三年间不断的辛苦的工作。

是的，如今我写完了，我象孩子般地高兴。我躺到我的床上——不可耐的炎热很快地就把我的背贴到竹席上；我又站起来，在房里踱步；我又走到楼下去，走出门，我感到这样松快，甚至于对那田边的小野花我也要告诉它我的情感。除开自已私心的一点喜悦之外，那个结尾也使我高兴，——那不是结尾，那是一个开始，——就是对我们的敌人日本的抗战的开始。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和书中的人物一样，真是不知道怎么样，象脱去了一件污秽的外衣，到清水中自由地泅泳着那样高兴。

于是我就开始了，那正是敌人用威猛的火力和我们的军队在上海作战的时候。天空被远射炮和飞机搅得昏乱了，地面被炸弹和排炮震得战抖着，而人们的心却在无比的狂热之中。生死都不足虑，只要我们能打下去呵！天的阴晴和月的圆缺都系着人们的忧乐，更从那高低清浊的炮声中推测着敌我的情势。只有战争，只有这一条路了。所以到了上海近郊撤退的时候，就只看到一个个低垂的头和哭丧的脸。但是那八百人又把人们的心镀上一层金，多少人象朝圣似地鹄立在对河的街上，扬首翘脚地向北望去，飘在灰暗的天空中该不只是一面旗，那是若干人的不死的希望呵！终于那一夜来了，响朗的钢炮打碎了沉寂的夜，象打在每一个人的头上。

人们都惊惶地从温暖的床上爬起来，在那震碎了的黑夜的缝隙中钻着。向北望，那也是一片黑，什么都看不到，那炮声却一下也不肯停歇，好象要把天地打翻个身似的。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祥的预感却比夜更浓黑涂抹在人的心上，就那样坐着等待天明，炸碎了的夜一块一块地掷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去，新的早晨又来了！随了第一线的阳光，响着那嘶哑的卖报孩子的叫声——才知道那金光消暗了，最后的一支希望沉到地下去了。我曾经几次在大炮和炸弹的震响之下掷笔而起，失去再写下去的力量；这一次我愤怒地站起来了，把原稿散乱地丢到地上，我想为什么还拿这无用的笔消磨我的精力呢！我厌恶它了，我厌恶我自己，我再没有那份安静来描述那死沉沉的家，我知道那时候若是有一支火种，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它烧掉，留给我今日的追悔。当时我虽然没有把它毁去，我却冷淡了它。因为我也在悲愤中要做离开的准备了。一直到我离开那个城的时候，使我才象一个旧友似地记起它，把它带在身边，在我那简单的行箧中占了个地位。

于是它就跟随我来度着艰苦的时日了，在广州，敌人只是来轰炸，每天都觉得生死茫然，我还是不停地写着。到后来又不得不走了，在广西的僻静的小县里，不得不停下来，过着极无趣的日子，我也不曾忘记它。到了重庆，我的生活方式有了极大的变更，我起始做一种对自己无益对别人也没有好处的事，我象一些伪善者一样站在讲台上，最初弄得我手忙脚乱，到后来，我安定下来了，就在那荧荧的青灯下，在那粗糙的纸上写着——我不是写着，是生活在他们的中

间，他们的苦乐我全有份。所以到结尾，人们都笑了的时候，最后我也就笑了。

我不是没有悲伤过的，那沉郁无望的空气压得我喘不出一口气，当那无欢的妻子过了一节无欢的时日后不得不丢开她那才生育的婴儿而死去，我也着实不愉快了几天。当朋友关心地问到我的时候，我仍然很伤心地回答着：

"青芬死了！"

"怎么死的？"

"为了生产，孩子生下来，母亲却死了……"

但是等到友人知道我所说的不过是小说中的人物，便笑着劝说我一番走开了。可是生死的悲剧，不是一直在人世间延续着么？我还哭过的，当我写到那个垂死的妻子（青芬）最后告诉那个自私的丈夫（静纯）："不要说人家不了解你，你也应该先了解别人……"在这简短的话语中，恰道出她一生的忧痛。而多少人，为了不能了解，就酿造着人生的酸酒，为自己或为他人的不情愿的饮啜呢？我还记得清楚，当着我所写的那个城陷到敌人的手里，那个对现状极其不满意的老人，也还应着良心的召唤，带着残余的家人（因为要走的早已都走了），抛开他自己建筑的楼房，还有他自己的安乐窝"俭斋"，向自由的土地奔去。他不懂得什么大的国家民族观念，而几年不如意的生活却引起他的愤懑；他还有他那一套的日本不敌论；（抗战前这是在朝在野的一部重要的论调，）可是他还比那些对国家有责任有职务的好些，带着他那下一代的希望（青儿），从那死城中逃出来。不幸的是走到河边，当着汽车夫下去的时节，那辆汽车竟自己开到

河心去了！我不敢想象，那一家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在一刹那间是有怎样的情绪，是发着什么样的哀叫：那辆车依然不能停止，（那只是一转眼的时间，全车就 沉 到 水中去了，）留在人世的，怕只有那不断的水泡吧。

人们说我的处理太残忍了，但是残忍的是现实。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睛也是泪涔涔的。这一点，我是用来纪念我的一个友人的全家，他们就是这样牺牲的。而在我的小说中，凡是想走的早已走了，车里面只是那个多 病 的 母亲，过时了的父亲，还有那个变态的菁姑，不知道为什么要牺牲了一生幸福的静宜，还有那多愁善感的静婉和那个没有母亲的青儿。由于这些人的死亡，才激起了静珠的心，她原是一个游戏人间，只知道享乐的女性，和一个小官僚（后来就变成一个大汉奸）结婚。这个刺激给她一个彻底的觉悟，她才起始立意为自己，为家人，为国家民族做一番人的事。但是她的行动却在下一部小说里。（那一部也许在战后五年内可以写出来，那是一部更艰巨的工作，我以"大战争"这个题名记录这世界的和中日的形体和精神的大战。）

不知道在我所描绘的人物中谁是该谴责的，也许你们不会喜欢那个猫脸的菁姑，因为总是在别人欢乐的时 候 她 忧愁，别人忧愁的时候她欢乐，她忌妒别人的美满，她又唯恐别人苦痛不深。但是想到她这古怪的性情原是由于她早寡的生活，那是生理上和心理上必然的变态，就该能引起我们一点同情了。有的人我知道不会爱那个静纯的，一部分读者会因为他后来的转变而原谅他，同样对他好感，我在 这 里 要说明的是他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多读了唯心的哲学还

不曾变成一个神经病患者，在他已经是一件幸事。他什么都看不起，只看重了自己，他以为别人的存在都该为了他，他又那么厌恶他们。他想人们薄待了他，误解他，他自己误解了叔本华的悲观论，所以造成他那深邃的痛苦，这种自以为了不起的人自陷在苦痛中也还算是好的，有些就会变成飞扬浮躁、滑稽的人物了。由于妻子的死亡，他好象澈悟些什么；再由于更大的冲动，他居然也在沦陷后随着他那个当军官的舅舅投身到战斗中去；但是不久他就又要厌倦了，那么他的个人主义又要抬头，如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有时候不但不能帮助斗争，反而成为一个可厌的障碍。这就是因为他的热情沉静下去了，他的学识又辉耀起来了，他的眼光又放到广大的将来：——于是他想到胜利后的一切，死了自然是最冤枉的，就是这样子下去也是无成，会被人耻笑的。于是他的一切私欲又升起来了，他犹豫、怀疑、悲观、自大——胆小、怯懦，成为一个最无用的人。（甚至于是一个有害的分子。）可是这一切，也要在那部"大战争"中才能表现得明白。

可是我一想到那座阴暗的大房子，我就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我还记得我母亲的话（她已经死去八年了）："只是我一个人，身子又危弱，怎么能镇得住这所大房子呵！早晚我就要被它压下去的！"小说中的那个母亲，虽然不是被那沉郁的环境压死，她也一直不曾健康过。她是不喜欢那个家，可是她又丢不开它，她不知道怎样去爱，也不知怎样去恨；但是她刚强的个性，还会在和大岳相见的时候流露出来，既然是自己的兄弟，那么她就得说一是一，说二是

二的。可是想到是李家最后的一个亲人，她也是不得不软下去，到底人还是受情感支配的。

那个唯一深爱那大房子的黄俭之，不也是跳不出情感的圈子？那所房子是他亲自造起来的，正当他春风得意，蓬蓬勃勃的时候，所以在他的眼中心里，那才是一个兴盛的表征，虽然他也明了眼前衰败的情形，可是他相信他会好起来的，三年后他还会好起来的（这是看相的告诉他的）。怎么样会好起来，他没有想过。只希望三年后的一天他一觉睡醒了，天地都改观，他为了要缩短这等待的时日，所以他才向醉中讨生活，他看不起眼前的一些事，也看不起当道的一些人，可是他自己决没有积极的好方法。就是他的那个家，虽然他不断地用严厉的手段来治理，可是他的女儿们，依旧各自向着自己的个性发展，没有受到他的“好影响”。他不喜欢那个出走的静茵，他也同样不喜欢静珠和小官僚来往，他不爱静纯，也不爱那个忧愁的静婉，他又觉得静玲太浮嚣，总要给他惹出事来的。他也许爱静宜，——可是那不是爱，是怜悯，他知道那不是一条正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这个做父亲的人，不知道是怜悯女儿还是怜悯自己，他是刚愎的，——所以当着他做一个背叛国家民族的罪人的时候，他还是毅然地丢下一切走了。既不为名，又不为利，他是本着他的良心的召唤，——想不到却走上那条悲惨的死路。

若是生死可以由人选择，我想不会有一个人能看中了后者。因此我也无法了解为什么静宜要把有用的生命放到这无谓的生活上？她受过高深的教育，也有一份玲珑的心胸，所以她什么都能明白，凡是能走开的她都要他们离去，她自己

却担起这个陈旧的重负。——可怜的是，她担不起来，她迟早也要活活地压死。——而这个死亡，对于任何人也没有一点好处，对自己既无益，对其他的人也不好，那么她又何苦把自己埋葬在中间呢？那个梁道明，虽然不是一个理想的人物，（他还有一分呆子的狡猾，象一个进过城的乡下绅士，）可是世界本来是广大的，把自己献身给任何事物，也比那样腐烂掉有意义。可是她却固执地守着那无望的生活，只怂恿着他们到外面广大的天地中去。她自己却心甘意愿地守住那里，随着那所大房子褪色，腐旧。

天地既然是这样广大，静婉为什么还守住她那个人的阴暗无欢的角落？她不是一个现代人，该是中古世纪的一个多愁的美人，终日凭栏眺望滚在阁楼外的人海，不知怎么她的心会死死地牵住了，只是自己珍惜着这点真情，从此就伴守着无边的寡欢的岁月。别人不知道，就是那个被钟情的人也是茫然；于是一切喜怒哀乐就任着天的安排了。——甚至于想无缘无故地虚掷自己的生命，——我真愤怒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中还有这样不幸的人物存在？我恨不得从纸上把她抓起来问：“你，你要哭么？那么我爽性要你哭个痛快，——那么，你还要什么？只要你说得出，我找得到的，我就全给你。说不出什么了，好，那么要你以后爽爽朗朗地做一个人！”

还有那个可怜的妻子青芬，她从来也不知道什么是欢乐，她早就象埋葬在坟墓的中间，她又守着一分绝对的沉默，什么不说，只是增重自己情感上的负担。她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连同情她的人也不知道该向她说什么话才好，只有

那个狠滑的菁姑才能把她引说得哭了，虽然明知道她不怀好意。可是来日只要能忍得住，她连一个字也不多说的，这样她就不是一个对手。不喜欢她的人要她说话，要她争辩，要她吵闹；可是她只守住沉默，在沉默中度尽了短促的一生，当她要衷心吐出她的言语的时候，她已经和死亡相依傍了。

就是这些人物使我们不耐烦的，使我几次想掷笔而起，不再和他们厮混的。可是我还是忍下来了，因为那些走出去的，却还有一番虽然困苦却也辉煌的生活。

那个静茵，就是在篇首的时候使静宜在大早急匆匆地赶到公园中相会，她露了短暂的一面之后，就要到篇末静玲到S埠找到她的时候才又出现，在全书中只是从一些信中得知她的生活，最初她也许是憧憬着美满的理想生活，才和一个相爱的人偕奔了；可是当她跨到社会里去，才知道个人间的私情原来是这样渺小，更使她关心的却是广大的人群和无边的社会。因为这样，所以她的爱人没有下落了，她不灰心；她的孩子早亡了，她也不难过，——她已经把她的喜忧寄托在更大的目的上，而她也更坚强地生活下去，一直到神圣的抗战爆发了，她就成为中国好儿女的一个典型分子。

说到静玲，也许她有时候会惹你们笑了；可是她才真是一个值得爱的好孩子。战前几年动荡的时代中，正好把她的性格净化了，沉淀了，凝固了。使她成为我们时代中可尊敬的好女儿的楷模。不错，最初她还没有长成，两种“幼稚病”她都有。所以她舍不开她的洋娃娃和一些玩具；她也爱那个化装溜冰中的小白兔；虽然她自己也懂得否定这种不合宜的行径。在思想方面她一点也说不出成熟，过分和不落实

际的时候居多，自然这也算是一种“幼稚病”，可是，她有一颗天真纯洁的心，正如一块未经雕凿的璞玉，等到把一些杂质去掉，那么留下的只是那莹莹润泽的美玉了。人人都爱她，人人都不忍给她一点损伤——无论在形体上或精神上，可是象这样可爱的孩子，也不是没有受过迫害的。她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孩子，她更不是一个好学生，中学她是被开除了的，虽然挤进了大学的门，大学我想也不欢迎她的吧？但在社会上，人群中却真的需要她这么一个人，一个闯将，否则都是独善其身的君子，或是飘然物外的隐士，那就不知道那乌烟瘴气的情形要赓续到什么时候？——或是早已被强者吞到腹中消化了。

可是上一代的人不会谅解他们的，就是有骨肉之亲的也显然地站在敌对的地位，甚至以为国家社会到了这步田地都是因为这些青年的不安分。其实是因为国家社会不象样子，这些青年人才不安分的，正象一座要遭火灾的房子，老鼠就先感地迁出去了。是的，我是为这一代青年才努力从事的，我虽然不能站在他们的行伍中，可是我的心，我的脉搏是和他们相应合的。

我是以我对于新一代的信心和感情才用我那无用的笔来描画一些影迹，使它能附丽这不朽的青年群上而留下一个名字。我不是没有情感的，我写这新生的一代，我也就在他们的中间。——不是个人，是一群，这些为他人，为人类献上自己的血肉的。容许他们的行动有些不足或过分，可是他们的心是善的，纯正的，不自私。在这伟大的时代的试金石的测验下，他们不是死亡，就是战斗，——也许有些灰懒的，

疲倦的，追随不上他人的，可是没有和敌人妥协的，也没有落水出水的，更不说做敌人的爪牙了。

看看百年来我们的遭受吧，从历史上看到的都是血和墨写出来的耻辱，当我们生下来，看到的是粉饰的太平，隐在里面的却是百孔千疮。我们不彻底的国民性一直保留着绝对不相调和的对比，始终没有踏出来一条向前的大道。民国成立了若干年，在北京城还养着那满清帝王的余孽，还有那许多自以为是孤臣孽子的遗老遗少们。（这些人如今不是赶到东三省去给他们的的主子和日本人磕头，便留在我们的中间做复古运动。）先烈流了多少血而造成的共和国，若干年都是在旧军阀的手中而对革命者加以不断的迫害。在外侮日亟的情势下自己还是混战了若干年，从清末就提倡的科学思想却渐渐走上了扶乩念经拜神求佛的路……一直到了“九一八”，好象有了一个大澈悟，知道日本人已经实际行动了，我们一定得保卫国土，同仇敌忾；可是主张却极多：有的想哭诉，有的想祈祷，有的要先安内后攘外的，有的把抵抗订为十年百年的大计。……目标也不同：有的主张收复天地，有的主张踏平三岛，有的要保存古董古城……但是只相信自己的力量，立刻切实做去，却只是这些青年人。他们是一些在外边受了委屈还要受到父母责骂的孩子，更苦的是李大岳那个军人，他是想为民族为国家来献上头颅的，可是他找不到一条路，好好地养在家里，如果你看过关在铁槛中的狮虎，忍受人类的揶揄，那么你也能多少了解一点他了。可是他几年来只过着这极难过的日子，没有一条他可以走的路，想用力，想献上自己的生命也无从的。正如同人类不会

把关在阱槛中的猛兽放回山野一样，因为它不会供人的驱使而去残害它们的同类。所以在痛苦日子中他几乎 堕 落 了，——不，他是一个有血性的青年军人，他不会堕落的，他能控制自已，会在那落下的中途把自已抓住，他也会茫然地加到那青年的群中，他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只觉得他有一份无处可用的力气，他也不忍看那些没有抵抗力的青年无端地受到他人的残害，所以他进去了，——加入弱者的一群。可是后来，他却能领导这些柔弱的书生，武装自已成为一支强韧的战斗力量，和敌人在祖国的原野上周旋了。

可是在那阴云弥漫之中，这些青年人遭受到一 些 什 么呢？他们背负着上一代的责怨，忍着饱学之士的指 摘 和 冷眼，有力者的迫害；但是最恨他们的该是我们的敌人——日本，他们恨不得这些人死尽杀绝，那么才可以保持东亚的和平，才可以平安地讨论共存共荣的问题。在敌我一致的痛恶之下，他们的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实在是在人生的荆棘的路上走着，流淌的血染红了道路，染红了他人，那些同行者若不是提着衣襟蹑着脚步两眼看定路面上清洁干燥的地方下脚，便也只得和他们一路滚着，到了爆发了我们民族的大愤怒，这些滚着的爬起来，用残余的力量，挺着血淋淋的身子向敌人扑去，于是这只是血和火的道路了，通行 既 不 可能，那些高贵的人们就掩着耳鼻向后逃去了——不是在路边坐下来怨天尤人，做他人的绊脚石；就走一条捷径，投到敌人的怀中去。我写到这里是又欣喜又悲伤，我的心中充满了严肃的情绪，不自主地站立起来，用含着泪水的眼睛默默地凝望着那些过去的和将来的，不，永远活在我们记忆中和心

上的勇士们。

是的，谁不爱自己的弟兄呢？谁不爱自己的土地呢？谁不爱自己的民族呢？谁不爱自由呢？可是也没有人不爱惜自己的生命的。为了大目的，自然可以牺牲小我；也尽有更多的人，为了更小的个人名利，不顾自己，也不顾国家。写到这里，我的心中充满了激愤，这些出卖民族的败类从前正是显赫一时的角色，惯于说些好听的话，惯于把他人的血肉染赤自己的锋刃。有多少人就在他们的野心之下牺牲了，现在正还有许多人，也同样地遭受他们迫害，甘心做我们民族的，不，人类的敌人。

尽管这样，也是好的，在抗战的洗炼中，各人的嘴脸早已露出来了（也许有些还需更多的洗炼），敌我的界限既然清清楚楚，此后也不容再有那些夹着尾巴的狐狸施展他们的鬼蜮伎俩了。可惜的是，这些年来，不知多少有为的人，在他们的阴谋下丧生，大大地削减了我们民族自奋的力量。

马哥孛罗桥的一声炮，我们还是挺立起来了，用鲜血洗去桥身的污泥，和那两条永远不相遇的大套车的深辙，健儿们也代替了桥栏上那些残缺的石狮，守住自己的岗位。“芦沟晓月”的碑亭不只是主子的手迹，奴才们吟哦的对象，它成为一个良好的掩蔽体，遮住这些卫国的男儿。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人们兴奋地叫着，兵士激昂地向前方驱驰；可是还有一些说客们在不能两立的情势下斡旋，把一些应合着这伟大的号召准备牺牲的，从各地赶回来想共赴国难的弄得呆了，不知道怎么样才好。战争并没有停止，不过只是那一段地带；外交的往来也没有停止，在北

方，在南方。人们全被疑惧包住了，想来向民众宣传的张大了嘴，却喊不出声音来；大雷雨前的郁闷，把人们的心全都淹没了。谁知道这一次又有什么结果呢？这些年来，几次的战争不都是化成“地方事件”了么？“还要忍耐，还要忍耐，”百年救国论的有力者这样大声喊叫。可是人间实在是忍不住了，却又叫不出来，茫然地望着，怵然地想着，木然地过着日子，没有什么话好说，谁也不敢说什么，庞大的阴影压着每个人的心。见了面也只是低下头去，眉间的小山不知道是抵御什么的。谁都怕想事件会陷入了故辙，可是谁都这样地想着。众人们的忧虑和苦恼，该不是我一个人的笔所可以写出的，那时候不知道不可信的是自己，还是一切人。纷乱，无据，象沉在水中的一个人，好容易抓到一点什么可以引援的，忽然又觉出来所抓到的不过是一支芦苇。

终于，在上海，炮声和黎明一齐降临了。有的是从睡觉惊醒，有的原来就睁着眼睛守在那里；为喜悦而流出的眼泪，在眼睛里打转，正象看到一个初生的婴儿——那是母亲大地苦痛和欣快的结晶。

“这可算打起来了，这可算打起来了！”人们兴奋地想着，说着；自动地应着这神圣的召唤奔赴各处，献上自己的金钱，献上自己的力量，献上自己的生命，对于全民族和全人类的福利，什么都不吝惜的，只要能拿得出就罄其所有，这才是若干年来的大解放。从奴役中，从欺凌中，从污秽中，从无望中解放了。

不再有什么耻辱和有形的或无形的羁绊纠缠在我们个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上面了。使人窒息的沉郁已经

消失了，人们已经自由地生存，自由地为众人而死。这样我结束了我的“前夕”，迎在面前的，使我们更努力从事的是那个“大战争”。

靳　以　南平一九四三年二月四日旧历除夕

忆 陆 蠡

因为相近，因为自己心上永远怀着一点洗不去的疚恨，我虽然时时想起他，要表示我对他的怀念和关注，却不知道如何下笔了。

当我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时常希望能赶回来，出乎意外地他回来了，我们热烈地握手，说着离别以来的事情，说着敌人所给他的刑罚。可是我来了，有六个月了，我的期待是依旧的，不但他没有回来，而且没有一点信息。朋友们相对时不说到他，我们的心中却殷切地盼望他，天上的地下的出来了不少，那中间偏偏少了我们所切望归来的人。可是我一直不放弃我的心愿，希望有一天他还是回来了，因为他是一个那么有活力，那么一个不该死的朋友。

我们不相见已经有八年了，为着上海沦陷，我们都转到内地去，只有他一个人撑在这里，其实，就他的性格说，他实在是不该留在上海的。他刚强，正义感和责任感都很重，是我们的良友，有些人和他合不来。表面是镇静，寡言，甚

至有一点孤僻，只有相熟的人才知道他胸中怎样燃着热情的火焰。他怎么能够和敌人周旋呢？只因为他原来是研究自然科学的，平时又不大和人往来，就是从事文学的工作也多半是在翻译的一面，也许可以少遭一点敌人的忌妒。所以他就把这与他个性不同习惯不洽的事放在自己的肩上了。

尽管有许多麻烦和波折，最初的几年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我那时是先向南，又向西行的。随同我的只有一个长篇的开端，那就是《前夕》。我也是被一时的激情所使，看到全面的战争开始了，就想建筑一座小小的里程碑，纪念这么多年来挣扎奋斗的青年们。在上海时我已经起始了，多半是属于全篇的计划，小说不过有几万字，当我流徙的时候，它就做了我唯一的伴侣。

到了重庆，我的生活有了变化，那就是说我也到大学里教书了。可是我不是一个会说教的人，为了生活，我不得不担起这工作来，可是它是那么沉重地压在我的肩上，不只使我疲困，还使我感到羞愧。想不到，我为了生活，做了我不愿意做的事。每次上过课，我的身心都陷在疲惫之中，唯一能解救我的，还是我的长篇。那才是我心中愿意做的事，一切对于人生的喜怒哀乐，都装在那里面了，我也正象活在那中间的一个人物，我不是旁观，我简直分享他们的感情。我记得那时我们用的是植物油灯，我惯于夜间工作的，到夏天，蚊蚋的叮刺还不必说，那强光所带来的热，使我的脸上永远浸润着汗水，可是一两小时之后，我的眼睛又成为那么干涩；在冬天，寒风从上下左右都吹进来，我必须把腿包在

棉被里，才能维持体温，使我的手不致因为寒冷而战颤。

我用了三年的时间，写完了四十五万字的长篇。

那时候，在重庆，印刷出版存在许多困难，我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作品。当它最初几章和读者见面的时候已经决定了它的厄运。我自己呢，也要起始一次远行。几年来，我们知道上海的出版条件很好，在圣泉主持下的文化生活社，虽然很困窘，仍然印了不少好书。所以我想：与其在内地出版，被删得七零八裂，何必不在上海出版，那时上海，还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我也相信我的作品，没有一点违背人民的愿望和利益。

圣泉的回信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他还说自己为我设计封面，记得用紫色，加白边，还特意很精致地画了来。我就听从他的话——多亏朋友同学帮我的忙，从头到尾为我抄了一份，用编号的航空信，一封一封地寄到上海，收信者和发信者都用了许多假名，为的怕万恶的敌人检查信件加以扣留。现在使我想起来，四十多万字的原稿，装在每封二十公分的航空信里，只是这些麻烦的手续，就使我忍受不住了。我还记得，到我离开重庆的时候，还有许多封信留给我的四弟，要他每天为我寄出三封或是五封。

他收到了这些信，立刻加以整理，缺少的就通知我，那时我已经在福建了，就又写信到重庆，要他们补抄补寄。总算很幸运，在重庆存了原稿，在上海有了副本。居然第一册、第二册在上海也顺利地出版了。

再没有想到十二月八日的变化，敌人把上海整个抓住了，一切消息都断绝，后来才知道文化生活社和其他的书店

一样，遭了严厉的检查，许多书都加以没收，尤其使我们牵记的是圣泉也被敌人扣留了。

那还不是敌人的直接行动，虽然出于敌人的本意，却由法国巡捕房执行。（想起来在这八年抗战中，英、法租界当局和巡捕房，不知替敌人出了多少力，做了多少歹事！）好象是第二册的《前夕》才印出，全数都被搜去了。而在那些书之中，敌人特别指出《前夕》是抗日的，因此就找到书店的负责人。

《前夕》自然要遭到敌人的大忌，那是不必说的，尽管有许多字眼已经用××代替。如果不是坚强地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描画出多少年来和敌人的斗争，多少青年人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我实在没有写作的必要。当时圣泉不在书店，回来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以为没有什么大关系，自己去投案。这是他的一点错误，他还以为可以把事情弄得清白，免去书店的损失；忘记在敌人的毒手下，怎么能有真理和正义存在！

从此，他就再没有走出来！甚至于没有下落。朋友们用了许多方法，想知道他的一点消息；或是用任何方法使他出来，结果是一点用也没有。一直到胜利以后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的企图，仍是没有一点消息，不知道他是藏在天上人间的哪一个角落里。

从希望跌到失望里，正是这一年来我们对于一切事物的心情，我们再也不敢多问询了，再也不谈起了，只希望有一天象奇迹似地他推开门回来了，他那有力的手和我们握着，使我后悔着写这篇短文是一桩多余的事。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日午夜

靳以选集

·五卷本·



书号： 10118·652

定价：（平装）1.70元